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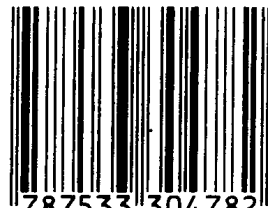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五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二五六册目次

子部·道家類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

不著撰者

上海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提要

軒轅黃帝製

朕詔文武百官同理國事有護國岐師出班奏表有奇怪鳥獸銅頭鐵額生高三丈兩翅如刀飛騰遮蔽日月昏昏在地吞石颺沙江河枯乾又傷害人民性命甚多天下無治遂詔文武百官車駕親出觀天下人民痛傷視見蚩尤畢有怪鳥難治朕前去至一大山夜見紅光紫霧白氣青霞圍繞不散再詔文武盡視皆見岐師奏言此山有名虛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朕親駕到山有一石洞不知深淺差勇猛壯士名重山身長三丈五尺使入洞內用燭火前去經三日三夜方出重山奏言中有大石匣金甲神人八員守定各執斧鉞仗劍唱云不得到此重山奏畢朕發心燒香上奏三清願臣有分開取石匣不避凶吉要知天地祕密天機之事焚香告禮三清朕遂同入洞亦有紅光遶定不見金甲神人朕於石匣見一卷經號曰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即將經出洞焚香拜禮上謝三清開看見字不常盡是天文篆書三百餘字分爲三卷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上卷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按富國安民之法下卷按强兵戰勝之術與天地陰陽萬物爲祖宗治國齊家持身不死之道皆從此經乃青陽秀炁自然結成文每字方圓一丈朕復回皇都再集文武百官議此經事之理盡言不知此義理不曾聞此經

出處朕遂行宣文天下名山洞府恐有玄妙高士弃世賢人深曉經義之事曾收此經者便許奏呈解義如通此陰符經義者朕賞金賜命天下盡無此經豈通道理朕遍訪名山洞府修道之士盡拜爲師求長生之路要解此經之義絕無人知義理盡是旁門小法自此四十餘年入道身衰皓髮如銀道也難成朕聞崆峒山有一高聖先生廣成子妙道深玄朕車駕親詣自心屈弱膝行肘步禮拜侍立告求廣成子先生指教臣自石室中得陰符經一卷不曉義理在世盡不通曉此經今遇先生感天不忘要通此經之妙道廣成子先生言此經者是上天所祕在世洞天隱此經一卷鎮天下妖魔龍神精怪當與世上有德行之人遇此經者修長生之路復昇天道求世流傳天下信道有緣之人此經要知義理天下莫能知見今峨嵋山有一高聖天眞皇人深曉此經義理廣成子同去侍見天眞皇人朕問此陰符經天皇地皇人皇陰陽造化治國治家治身長生不死復升於天界如何修道朕聞高聖廣成子先生說高聖天眞皇人答朕當時深曉陰陽造化成道之理朕道成昇天之日恐後人信道修眞者憑何經文朕乃留此經徧行於世復隱此經一卷於崆峒山又留九宮八卦分陰陽五行奪造化動天機入室登壇九宮局式璇璣立斗時分候節氣金木生殺擇眞至寶取時造化內煉輕清化神純陽之體返金靈之虎變赫火龍虛騰炎天之上入聖朝元之道集成文序又分造化陰陽日月爲象天地爲父毋八卦爲子孫太一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九宮之圖如後人獲遇此經者不得輕泄不信之人若傳下愚之人者墮九玄七祖入輪迴永不得出期後殃及子孫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黃帝問曰陰符者何也廣成子曰此陰符二字上可通天下可察地中可化生萬物爲人最尊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古之聖人內動之機可以明天地造化之根至道推移之源性命之本生死之機知者可究合天地之機操運長生之體故曰陰符也

黃帝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之神仙抱一者乃是太一含眞之炁太一者乃是北極太淵之源乃虛無煉神之道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知子在人間安曉此語一者天炁也人將太一眞炁與我眞炁相濟更要知

天時受天氣接人氣人氣接天氣與天氣相接而不死也
人若包含太和眞炁久而煉之乃爲大丹純陽也陽者
天道故神炁合道乃爲神仙抱一之道也

黄帝曰中有富國安民者何也廣成子曰富國安民者乃
煉炁之道也凡人將眞精煉成神胎名曰胎仙故聚而
成形散而成炁故與道相通道者養炁養炁者保神合
於大道故曰眞炁相濟久而用火煆煉成丹若能全精
炁煉作純陽故乃成丹換形萬神皆安國中有寶故曰
富國安民也

黄帝曰下有强兵戰勝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强兵戰勝者
乃眞炁戰退陰氣也煉體純陽金筋玉骨鶴體松形謂
之純陽故得不死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爲民以形
爲爐首者鼎也精滿於腦故用火煆煉成丹因精髓見
火火者陽炁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故曰
煉神之道存心於内眞炁自然冲和不死故曰煉百關
精髓純陽也九竅炁定下關精炁不泄者勝也

黄帝曰天皇者何也廣成子曰天皇者先天之前五刧開
化混沌之始也天皇一炁聖化萬象主天聖玉虚聖境
明皇之祖炁也

黄帝曰地皇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地皇者天皇一炁下降
於地地炁受之二炁相合主生化金光之炁乃是洞神
眞境眞皇之祖炁也

黄帝曰人皇者何也廣成子曰人皇者在天地之間虚無
至理爲天皇一炁地皇一炁太空虚中相合化金木五
星爲中宫合乾坤八卦保護化神乃仙境主中元人皇
之祖炁也

黄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何也天眞皇人曰觀天
者乃丹陽之炁純陽之物精氣運而不絶昇沉往還周
時復始包含萬象乃青陽之炁天地者陰陽之精天氣
下降地氣復昇昇而復降人在其中而不知其理天之
陽精爲日地之陰精爲月日月運而不休寒暑煎而無
息凡人不知身内亦有天地之炁天氣升降有時人知
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黄帝曰何謂不知廣成子曰頭以象天清陽之本足以象
地濁陰之源人能内含天地之道與天地齊年人身中
有眞陽之炁藏於陰精之内精炁者眞炁之母眞炁者
精炁之子常將子母相守故不死復歸其源爲人不知
時日天樞之上天元一炁主之天樞之下地元一炁主
之天樞之中陰陽眞源主之人用天時混元正一之炁
上下無窮與天地齊年乃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黄帝曰人用者何也天眞皇人曰聖人存精養氣以保形
神人不知者貪慾亡精用心失神勞形散氣更不能使
其神氣合道不知天地之昇沉日月之運轉故死也以
其分受日月之炁若能觀此天地與我同耳爲人不知

天地之理陰陽之旨若合天地之體則至矣此乃人之用也

黄帝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何也廣成子曰天受一炁內合五星之正炁而稟清濁之源地受一炁故生二儀復昇於天造化以成三元布列四時中有五炁推運共成五行五賊者則五行之正炁也人能賊天地之炁奪陰陽之造化混三元之返覆復四門之往來一炁皆同故成道也乃五賊也

黄帝曰天有五賊如何用也天眞皇人曰五賊者是五炁也長養萬物生發之機權造化之本始天以五炁聚而成形散而爲風子能知道之源者藏於身中分而滿於體內精氣與天炁相濟久而煉成丹是五行之正炁也天炁下降地炁受之而不相離人在其中五炁之內若能賊之故不死也吾今二十萬二千歲矣皆因知五賊造化返復之理也吾今傳受五賊之理子與吾皆同子若不知五賊之理故有死矣若能從吾之言賊天地五星之炁則不死也乃五賊之理也

黄帝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何也廣成子曰人身中亦有五行之正炁五行正炁者五臟之氣也五臟之氣者五賊也水得其一者人腎屬於水未生之前道爲之本先生左腎象北方大淵之源造化之本爲青陽之炁號曰青龍屬木次生右腎屬金內有眞精主五行之正炁號曰白虎乃是白元君一炁二腎內生白脉二條上湧朝元通靈陽之宮復降下通於巽坤中有五炁聚四時合於乾艮出天甲入戊已之內乃道生神之始人按天時相接天地之炁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中理五炁聚而入於絳宮達於筋骨昇而朝於鼎內復降湧泉入於中黃之宮混合萬神故青陽至首群陰皆散更用五行正炁內濟共一鼎煉成丹故不死矣乃施行於天也

黄帝曰宇宙在乎手何也天眞皇人曰宇宙者天地也陰陽萬物之本受陰陽而成形陰者地炁陽者天炁天炁下降地炁受之地炁上騰天炁接之天炁地炁相交陰陽感契萬神生化成象上古聖人把握天地陰陽造化之元機機者在於用知者得而守也守者道也而不死也故曰宇宙在乎手也

黄帝曰宇宙在乎手者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地交合宇宙不散內造化生神立陰陽神機則成大道大道者無爲也無爲則命不亂命不亂則神不移神不移則精不散則氣不絕更以道氣通行而固身若運於精火相隨煅煉成金丹者乃自然也吾知宇宙之機運而連連行之合於天地之作勿令放也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矣乃宇宙在乎手者也

黄帝曰萬化生乎身者何謂也天眞皇人曰萬化者神也精不散而神不離神室者萬神聚會之鄉在崑崙之中

五炁聚於內人能將眞精炁結成神胎朝於鼎上故曰至聖萬神皆聚而爲一凡人移精失炁而不能保神是不知生身之法生身之法陰陽之道故曰萬化生乎身也

黃帝曰何者生身之法也廣成子曰從一炁所生而不知一炁之造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受一炁化成三炁神氣精此乃生身之法也

黃帝曰一者何也天眞皇人曰一者天地之根陰陽之祖萬物之首乃生神也子能知眞一之炁而萬物自生則不死故曰一也

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何也廣成子曰天以斗運爲機人以心爲機心者神也神機合道乃鬼神不測人未生之時先受一炁爲命然後父母二炁相合故乃成形胎元生神故爲性之源人能澄心如天地動機故同天地乃因性靜心機合道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人心機者如何用也天眞皇人曰人心者機本也人能存心守神而不忘機用心者百神之元也安心者養性也是以聖人安其心而抱元含眞含眞者安性也以心爲性以炁爲命炁絶則命亡皆亂於性也失其氣故死矣若人如天炁澄清故不失於性也性不失則炁不散炁不散則命不亡命不亡則形不滅也天地者性命之本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何也廣成子曰天道者清陽之炁也故以純陽爲本人能含造化純陽之體如天地之陽而不棄也人受一正之炁體養萬神純陽之理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如何用也天眞皇人曰天道者人之本也父母者人之始也人能留形於本而不失於始調神合道故曰立天之道也

黃帝曰如何留形不失於始也廣成子曰人不憂愁思慮而不失其本去疾病勞苦而不失於始也失其本者自亡其命失其始者形還下土若人能心靜無慾而存神炁不失其始者知理也

黃帝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何也廣成子曰天之毋者太易內藏陰陽二炁日月也日月未分聖化生神神名太一之首日月又分爲陰陽陰陽分其五太五太者五帝五帝又分八卦八卦朝於中聖化爲九宮乃是太一之神宮立其五斗內有中斗日月星奇北斗受機斡運陰陽陰爲機者死陽爲機者生陰陽合機爲之道太一將生殺之機周游八卦移星易宿返陰爲陽乃長生返陽爲陰殺者死也天之四時造化八卦循環人身中亦有爲人不知爲陰而殺乃死晨轉輪廻失其人身人能致修者道也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何謂不失人身殺機不死者何也天眞皇人曰太

一鎭在九宮出入有時召太陽君回入陽殿四時移換八卦朝元萬神都聚殺陰返陽排列星辰歸其金關之内聖境太清正陽白元君也若人知此天發殺機能將太一眞炁隨機應化返八卦純陽復歸乾坤之祖炁使合混沌九天生神之章乃爲天道永得長生依此造化爲眞人也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黄帝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何也廣成子曰冲和一炁發者動也故天運不絶殺機者變化也龍者天炁也風也蛇者地炁也火也人能運精炁上下往來奪之造化故玄機若去六慾動於機權如天地之體人在其中有眞陽之精炁名曰蛇上通天元之炁呼吸而上下相應地動之機起而離陸故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黄帝曰人身中如何用天眞皇人曰臍下一寸三分者氣海也中有眞精一合按於地土中有二經通於腦腦中有府名靈陽之府有二穴左曰太極之穴右曰冲靈之穴上通天炁下至海源故曰呼吸天炁下降地炁上騰二炁相接則養眞精名曰龍青陽之本下者爲蛇則元炁也二炁相交成孳久煉成丹故不死也乃陽神超於身外乃人身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黄帝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何也廣成子曰人發殺機者去六慾七情靜則靜於情意動則動於神機内用神炁上下相合守於神者陽氣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返覆乃陰陽昇降人之返覆呼吸徹於帝耳一吸天炁下降一呼地炁上昇吸者天炁呼者地炁我之眞炁相接也人能下運地炁至天上故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也

黄帝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何也天眞皇人曰天生萬物人爲萬生一物之首也故天地相合而長養萬物人能用精炁相合而萬神皆喜天地故不棄而相逐神在其中神者乃天道也而好淸若濁而神散不合天道上古聖人因精養神存炁養精合於天道乃爲眞人天有一炁地有二儀中有三光四時共備五行相列六合相生七政爲機八卦乃同九宮布滿天地五斗璇璣人亦有之人能受天地一炁相和諸神配合兩儀大丹乃成一炁上下無窮四時中有一炁播於中土五行顚倒内六陽上朝金關七眞常居體内八卦共起元宮三光混混白雪飄飄七政功成黄芽内長九宮貫串萬象乃合天道故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也

黄帝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何也廣成子曰天性不可亂神炁若亂故不知所以神伏藏者性如朗月自然通道巧者内使天機外事不可入故伏智藏神也乃同天道拙者爲人不知自有神炁合道縱心信意生情一任散失神炁不明天地造化亂認陰陽故有死也乃性有巧拙也

黄帝曰性有巧拙如何伏藏用也天真皇人曰性者神也不可動也故神定炁和元炁自降伏者不貪嗜黍慾藏者藏於神光炁入絳宮萬神聚會之鄉伏藏而不動萬神不散故曰伏藏神定造化久煉成道乃性巧不拙也

黄帝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何也廣成子曰九竅者心有九竅內藏九氣上者三清之炁中者三皇之炁下者本元之炁乃精炁神也出入有時混而為一外通耳鼻口目陰中也三要者神氣與精相合玄牝玉戶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通三皇之祖炁乃三要之道也動靜耳目口鼻也目觀則心動耳聽則神移口談則氣散鼻馥則精髓化為陰濁之水若故令靜而不動則心中二竅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氣海上通泥丸此真炁相通故使神氣動機玉戶自閉穿脊腰過三關而朝北极陽宮動而保養真神上古聖人云動則動於神機靜則靜於心意精氣神是三要也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也

黄帝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何也天真皇人曰木去其火則不灰人去其悪性則不死木中有火火發必焚其真炁乃成煙燄即上昇而歸天火煆木為灰爐而歸土凡人性悪為火火出則神散神散則氣離氣離則身死真陽之炁歸於天濁陰之質歸於土謂火從木生即以水救之即不灰人起火性以柔而救之即身不壞人之火發而萬神皆散故死也人能制火禍不能尅乃成大道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也

黄帝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何也廣成子曰國中有姦久而破國身中有邪久而亡身國去其姦則邦寧人去其情即身安去姦者六慾七情三尸也人能制姦邪者成其大道也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也

黄帝曰如何得安身也天真皇人曰萬物盗太虛真炁人腹中有蠱盗萬物之炁而名虰蠱虰蠱者化為佞蟲佞蟲者賊我之鬼鬼亡我之神氣散我之精血死我之形也人能知陰陽造化起真火煉陰邪之姦故殺虰蠱不令為害故得身安逸成大道也

黄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何也廣成子曰上古聖人用神機測天地陰陽昇降有時要知火候之數下火依時戊己宮內本始生神之母也知者復歸其母勿令放失更受天炁為青陽之首合地炁真陰之毋我之神氣精在其中五炁皆全心靜無慾用火煆煉煉成純陽造化成道鬼返陽蒐情陰盡滅松形玉骨百關無漏上達於天界乃為真人也故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黃帝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眞皇人曰天生者人歸元道正發復昇生也內合天作至道生眞道隱在世其人能測聖機內明外通天地故知者不死也天殺者爲人不信天道任意損失精神炁故害物不過天數而死故也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黃帝曰天生天殺如何用也廣成子曰爲人修道不知天時歸根復始錯認根源故死也若人知天時眞炁歸根復命要知造化者乃有虛無眞源陰陽合一爲五行正炁也乾坤相勝要知進退乃無生死夫人道爲本若不知生殺者是謂補不足而損有餘道之理也故曰天生

天殺也

黃帝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何也天眞皇人曰天以一炁而長養萬物天地炁散萬物盜之萬物炁散人以盜之人知盜萬物之眞炁養形更知昇降順天時接天炁奪之造化長生不死乃人盜萬物之天炁故成道也人不曉造化者爲萬物復盜人之炁即因五穀而生即因五穀而死乃人被萬物復盜之而死也

黃帝曰人盜萬物如何不死廣成子曰人受冲和之氣而生故不死也既稟受有情慾而死也若能存一炁故保神天以一炁而生萬物更與陰陽相和五穀共備人乃實腹强骨不失精炁神故不死也三盜既宜者人能盜天地萬物之炁以通神明與天地相宜三才以安人之精神與天地同而好清靜是以聖人恬淡虛無眞氣存元精神內守豈得死也故食飽者而傷於精血太勞者而散於神炁心起情慾者萬物豈得不盜之也故止飲食而身自輕止思慮而神自靈止嗜慾而神自清故乃得道也何勞外求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也

黃帝曰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何也天眞皇人曰上古聖人食天炁而有時自然百骸調暢引太和眞炁注於身田即五臟清涼六腑調泰關節自通精神以安也食時奪其造化乃成大道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

黃帝曰元炁通百關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炁柔弱穿筋透骨養神安精皆使關節通流豈不知理炁者人之本始也本始者天炁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炁之昇降陰陽往還有時受之一炁長養萬物若靈芝逢冬不死如人得道不死乃元炁通百脉關也

黃帝曰動其機萬化安何也天眞皇人曰神機內用千變萬化自然成道故機者開其天關玉戶自閉而火發天關鍊髓純陽乃火相從久鍊而成丹故曰機也萬化者炁結成神朝歸於金闕自然安神安身久而不死也機者寄也人運機而化身無窮內外通神道合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也

黄帝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何也廣成子
曰人知外象有吉凶之兆即禱而信求其應不知自己
身中有神外可通天地内可修鍊成道顕自己陽神通
聖何勞外求因精生炁精者炁之毋神者炁之子此爲
三寳鍊成真人乃謂神仙故曰所以神也
黄帝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道機
何也天真皇人曰日月者陰陽至精也故運而致數周
遊天下寒暑相隶六十日爲一周四周爲一備尅天地
之意也定於日月周遊於道故曰出入日月在於數中
數者一也一者氣也氣結而成神神明自出神明者陽
精也無不鑒而無不照也是以聖人窮日月之交合神
明出焉知天地之造化奪陰陽之機擢故生神也而出
幽入冥故數在一而成人也而道者無爲也機者心機
也善能發陰陽之造化入於無窮之數此道無爲之正
也機者發也聖人得之機擢九陽六陰合其一者日月
有數大小有定也
黄帝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見何也廣成子曰爲世人貪恭
嗜慾而好慾縱婬亂者爲不知天道而亡其機昧其精
而奔其神也莫能知者天道機寄陰陽不知也不識造
化所爲不知者亡精神散血氣焉得知也欲要知者静
心養神固氣保神靈而自知道也見其神也故曰天下
莫能知莫能見也

黄帝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知輕命何也天真皇人曰
是以聖人窮於大道可通天地陰陽之理者固其命也
聖人得知固其氣不失其精也精氣相合而生成大藥
皆因知造化鍊神不散固氣通神也凡小人不知性命
之本而不得保精神乃亡其身命故不守其神而婬於
世乃失其精神輕其命而不自保故死也君子久而行
之可以固窮小人輕其命也常以輕神失命亡其身故
曰君子得之固窮而小人輕命也
黄帝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何也廣成子曰視秋毫者不
見泰山聽嘿喙者不聞雷霆善聽者非耳聰也察音聲
者而自殺之善視者非目明也察色者而自殺之瞽者
不見日月之光察聽陰陽交合久而行道得長生也聾
者不聞雷霆察通日月往還久而行道得久視也夫視
者内見其機聽者内聞其聲此兩者合道也故曰瞽者
善聽聾者善視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中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下

黃帝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何也天眞皇人曰絕名弃利元炁自守絕巧棄智盗賊無有絕於聲色更用元炁抱一守中勝貴人十倍太上用大道至於天下爲聖師藏火於中源久而不動動而自然合於大道焉用智巧故離其慾而勝師十倍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

黃帝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何也廣成子曰三返者三元也天元眞炁居肴靈源眞炁居中本源眞炁居下是以精氣者師也心者君也形者鑪也用精日夜遇三元上下無窮而用之兼倍精神元炁不散形體不衰而通於晝夜晝則日用而明陽得夜炁內動陰炁於外陽炁者精神之本也陰炁者敗我之形也若能精神遇三元之祖炁上下混而爲一如師使之萬神俱其一化其神晝夜不停陰魄俱消三陽獨居於內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也故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也

黃帝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何也天眞皇人曰用心者意動也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命亡故死也心正者是神定也制者則心正一炁之源內動之機萬化皆通心亂則萬神皆廢故去情意則萬神不失於物也故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也

黃帝曰機在目何也廣成子曰道之遠者在八化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含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目睫飛鉛故神機在目爲其間有神室內動之機在目而明也非常景通道見陰邪自滅眞境返正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也

黃帝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何也天眞皇人曰以天道而化下方萬物自然生乃大恩生也不可以色慾縱其心而使其意亂則邪恩生故有死也安其心以保其神自然流通豈不知烏不染而自黑鶴不浴而自白蛛不教而成網燕不招而自來如此自然恩生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

黃帝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何也廣成子曰迅速如雷霆陰陽正氣也人能食風氣用陰陽之氣上下精氣蠢然而已行道運動陰陽神氣內交眞精上移而入於腦中復降迅速如風雷三元布滿而百骸火飛鍊陰而返純陽是以聖人速了道也內修眞體自妙如瑞草受陰陽冲和之氣故不死莫不蠢然也

黃帝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何也天眞皇人曰至樂於神者陰陽之本也至者定也定於心意陰陽自合至靜則廉也目不觀於色而神不移其炁內保自然至樂於天眞也去其慾靜其心定其意守其神抱一至靜而入新換舊乃達於道聖人致性命合於天道志剛則廉也故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也

黃帝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何也廣成子曰天乃清陽之

氣至私者猶發也則生於萬物人在其中復正神也若能收藏元氣補養天眞更能善用其功而成道也謂之至公精氣周身知者依時運用上入泥丸下入海源會於中宮以接元氣度元關朝金闕三田相灌百節俱通周身火發久而鍊之得成仙矣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

黃帝曰禽者制在氣何也天眞皇人曰禽者鳥也鳥者心氣也故飛騰而有時氣者虛無之發人能致其氣久鍊爲仙也禽者南方火也人能致其道使眞氣久而如禽飛在太空人能擒收在中元鍊成正陽乃得爲飛仙矣故曰禽者制在氣也

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何也廣成子曰生巧者死於命人能定心除六慾七情者神定道生也若心生慾情性巧者神散命亡死之根本也心死永得復生乃生死之根也

黃帝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何也天眞皇人曰聖人恩生於道凡人恩生於情亡其身害其命也損有其餘而補不足有餘者心有情慾補不足也精神散也縱心起慾色是恩中生害而亡其神也若能澄心不倦其神自明是害中生恩苦志修心而不亂則害忘也保其神也故乃成道和快於心滅於歡樂而保精神忘情無慾至此爲聖人也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也

黃帝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何也廣成子曰凡人知有天地文理言聖人外像不知我自有大地陰陽我藏也陰陽者鬼神不測之法也天地通大小幽冥之理愚人所作不知我與天地陰陽時物皆同耳天地之理聖人之機也至道之苗萬物之本陰陽之宗故變化無窮乃至於道至精我之有也道之自然萬物有物我爲哲也陰陽之非勝者我同而勝也勝者我之神也神者至道之源也故我靈而陰陽同聖天地也二炁結而萬物皆同神炁超時聖於大道也吾曉大道包含天地明哲盡矣旨眞之理我自然聖化三清也黃帝稽首再拜謝聖君指教愚昧臣方曉大道聖君遂駕雲鶴昇空而去黃帝回輦而還都矣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下

陰符經三皇玉訣三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其書述黃帝得陰符經問於廣成子及天眞皇人皆稱黃帝問而二人荅詞旨鄙淺前有黃帝御製序一首文尤謬陋葢粗知字義道士所爲也然金明昌中范懌作陰符經註序已引之則其僞亦久矣

黃帝陰符經註二卷

〔金〕唐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註序

深達天機者乃能該天道之妙求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盖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賾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爲修鍊之術或以强兵戰勝爲養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冥然熟察其精眞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

陽者先剖析而註解之能窺其壺奥測其涯涘矣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已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决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爲此耶遍來瑩然子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

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鋟板印行遍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僞入聖而出凡握陰陽乎掌上撮日月於胸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爲序予欲不言盖有美不揚友之辠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已丑獲澤孟綽然序

黃帝陰符經註卷上

金陵道人唐淳註

神仙抱一演道章

夫神者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舌爲言在鼻則聞香在手則拳握在足則行晝則爲想夜則爲夢呼則來遣則去在心爲志言爲文章無質之間聚散無迹入則爲情狀出則爲虛無散則宇宙九夷無所不至隱則微塵芥子無所不入存乎丹田出世爲神仙若昏昧爲下鬼而有餘神

散者意聚者氣氣行則神行氣聚則神聚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在丹田氣結爲胎真氣不散神明自來故神炁相守豈不爲長生之道神是炁之子炁是神之母道經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淳曰子母相守神仙之道施真人曰神炁若不散保爲長生人也仙者僊也凡人爲神仙仙字人傍著山凡人修鍊性如山嶽神氣不動不搖故人傍著山也夫神仙二字得道之人稱也喻人稱郎字者爲有財寶見之稱也抱

者包藏之意也一者道也故言抱一者演道章上是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觀也上音官字下音貫字仰者觀俯者觀觀者六門之觀想也釋氏云攝景歸心謂之觀想故謂之六門之鎖閉內不出外不入名觀行法仰者觀也觀者見也觀見天道北斗直下太一真君炁也名曰太一陰真君曰太一含真炁是也凡書云散之爲元精施之爲萬靈合之爲

太一放之爲太清太一直下真一運行太一直上北斗直符斗者爲柄但觀北斗月建以天道觀正月建寅道在演是也周而復始運行不絶一氣升降日月流行五星六曜森羅萬象無不運行故曰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發生萬物天上天下仙宮人世胎卵濕化一根一苗一枝一葉一花一子有情無情皆受道炁而所產也故萬物內外莫不是道也故見天道運行又觀

人道不別於天道也人道太一兩腎堂間中黄上赤下黒左青右白其包五行混無一點真一之道名曰太一太一者水之宗號北斗直符者心之七竅也日月者心腎也人無日月以心腎爲日月天無心腎以日月爲心腎五星六曜五臓六腑森羅萬象者是皮毛骨節三萬六千精光神也道經云不出戶知天下也河上公曰人身喻似天地之用也又將自己太一運行日月循環直得真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水上火下五

臓百脉生津氣津液血神自然通流五行四象八卦萬神自歸太道百骸九竅自得通靈手握太一性命固窮若是依天道運行豈不與天地齊壽矣故曰執天之行盡矣是故聖人指天道喻人觀天道之運行執天之行無不成神仙者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得賊則昌失則亡七賢云五星五嶽五臓五方五賊五賊五行之義洪儒珎重之言無不包也

淳曰天地用五行遞相爲尅伐相生相投也天之五賊木水金土火地之五賊金木水火土見聖人言天之五賊逆行陰陽顛倒相返也地之五賊隨地順行故人有生死矣若見天賊隨天賊而運行故人只有生而無死也故曰見之者昌矣且見地之五行金生水之類也天之五行則不然也即水生金也且見水氣上騰化爲雲在天上天屬金雲氣上騰至天故曰水來生金子見母現本形化爲雨也易曰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是天道逆行也且見地之五行木生火天之五行則不然也火生木也在人則爲氣在天則爲太陽真氣發生萬物則是陽氣入木枝葉發生薰蒸萬物木石皆榮故曰火生木也豈不是天道乎故聖人指天之道要人体天法道人則不會逆行若要長生須行顛倒法如何是五行顛倒法但取心火發於腎水水見火化爲氣其氣上騰至於肺肺屬金是水生金也其水化爲金液此是金液來入肝肝者木也心者火也

火來生木肝臟榮旺目生光明其黑白自分明木得火之性金得水之情南方火來生東方木北方水來生西方金四象二儀復配入戊巳土故云五行不順行四象合入中宮名曰五行顛倒術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真一子曰此二十字少則少焉妙則妙焉是謂泄天地互用之機陰真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東方甲乙成金砂朱雀翱運生金華金華生天地齊人會此言合至道

内外同於天地道志鍊其情修爲神丹點化四大輕舉飛昇豈不爲神仙之道乎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在心者五行真炁也以心爲主動則五行隨之故曰五賊在心也施行於天則並用其心須依天道一切善惡由心造凡有施爲且合天爲道心有作用合天之五賊而運用施行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此神仙下手修鍊之處賢聖匠手陰陽權柄也陰陽者日月也日爲龍月爲虎日爲汞月爲鉛日爲離月爲坎日爲火月爲水日爲陽魂月爲陰魄日爲炁月爲精日爲性月爲命權握宇宙者性命在乎手也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在天爲日月在人爲精氣天以日月運轉人以精氣運行呂真人曰有人問我修行法遥指天邊日月輪魏伯陽參同契栽歌曰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扶日月安爐裏微

微勝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人識識者便是神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邪得死素問上古天真論曰余聞上古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始張夢乾曰攝乾坤於掌上聚散三辰握日月於襟前捲舒八景道德經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其日月在心腎其心好動其神好泄漏其精華是故聖人制伏心不動權握腎不泄以至無漏堅固故身輕乃長生久視豈不爲神仙下手修鍊之處心腎相交精炁逆流萬化生乎身故曰神仙作用之機變下鬼爲神仙救死人爲活人是宇宙在乎手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此是三百字內元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十六字是杜光庭加此文理也淳曰天發殺機者秋三月也西方金氣生霜降能殺萬物也金能尅木龍蛇入蟄萬物可殺道

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龍蛇起陸者春三月也萬物發生天地發陳龍蛇起陸秋殺春生道之理春泰卦秋否卦春生秋殺天地否泰之義也

人發殺機天地返覆

人發殺機者莫大於不孝罪在不赦故天地返覆也修殺者運一氣而昇騰三尸自死殺滅九蟲造化金丹純陽爲體故名殺機天地返覆者造化一氣故令死者返生故陰陽天地返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一氣也合發者昇騰一陽初動也萬變者萬物變化也定基者萬物皆悉運動也名曰定基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法性本一根性不同也卫甘草甜黄蘗苦本即一氣一根性各差互人有巧拙之性可以隱密伏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此言之道也禀五行而生故知

五行之性情各逐五行而用事皆在隱密伏藏也劉子曰山狙見巧終必招殃山狙者猿也善能避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王見巧令養由基射猿由基欲射山狙抱樹而啼知由基善射莫能避也必見死也故曰因巧招禍人雖至巧不能得死者非天巧也耶。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在心心有七竅三毛內隱二竅藏陰陽之所一孔爲陰一孔爲陽以爲輔弼帝若乃心王也故心有九孔也三要者耳目口也目可視其色耳可聽其聲口可納其味心之九竅受其聲色口爽故令納邪可以動乎在三要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爽邪味心竅不納邪可以靜也老君曰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夫人分七十五等上二十五等中二十五等下二十五等上中下分爲九品上等上品心有九竅中等上品心有七竅下等上品心有五竅至下等下品心實無竅名曰愚何異

蠢物乎三要之說乃防於心此動靜死生之門戶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火生木者天道逆行也木生火者地道順行也禍發必尅者地道順行也木罰而自焚天道逆行者木旺而自禁夫人身之道順地之用事順行則死用天之道逆行則生夫人身爲木自發火心無明不覺敗壞其身及事至禍發必尅此則愚人也若夫聖人以身爲木以心爲火焚其

源修煉其身暗換形質而成聖人矣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婬邪惑心氣動神散也時動必潰神氣離乎身心潰散也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民散則國離

知之修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遭遇聖人得傳口訣知修鍊之法子午卯酉功勤而行之以鍊凡胎濁骨獲無窮之壽謂之聖人

黃帝陰符經註卷下

金陵道人唐淳註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老子曰以身爲國以精氣爲民衆神爲萬性淳曰精能養形氣能養神精氣神爲壯之道也可能運精鍊形謂之富國存神保氣謂之安民聖人外指家邦爲喻以身爲國一身之內鍊精氣以修大道老母曰甘酒珍饌伐性之戈矛也婬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不覺敗壞其身故民散國離演法者演教法也章者明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者萬物盜天地之氣養形萬物人之盜者人盜萬物養其性命故立身活形也人萬物之盜者不測萬物情性返被萬物盜人也盖萬物之情性者鍊穀之法也人之所食不宜大飽鍊穀之法五日一候內使大數鍊穀如彈上九竅眼如蜂窠煆鍊大便退滓之法太陽如雪如白膏所結也小便之法四十九日可以

小便中溺出朱砂也故曰天地又被萬物之盜
萬物又被人之所盜人又被萬物盜之有此三
盜不能出離人能奪萬物之精氣運用而錬穀
腸胃如酥酪運元氣而絶粒出離萬物乃令絶
食非也老母曰天地盜萬物盜萬物使人不得
常榮盛而有衰朽萬物盜人使不得常少壯而
有老死也人盜萬物使不得常存有此三盜皆
不覺不知互相盜其精氣是盜其形也日月不
可闕乏則飢寒疾病生矣如盜精氣者動而行

之則太和充溢芳華鬱暢百脈皆榮三關流潤
矣故不能善用盜者返被萬物之盜也故能善
盜其形賊其精錬其氣以保長生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盜萬物萬物盜人人盜萬物皆合宜也不
得過分如失其此道者先當伐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其時百骸理者飲食知時百脈自安飲食失
時五臟不和靈物受病百骸不理也動其機萬
化安天機運也呂真人曰天機深遠下手東修
循太遲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
胎仙之處楊氏註難經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
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者性命之本道士思神
比丘坐禪皆聚真氣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有
神龜呼吸真氣非口鼻而呼吸也口鼻是氣之
出入門戶也丹田為氣之本源聖人下手之處
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炁也動其機者機心
也施真人曰心為使炁神養成胎萬化安者老

母曰食者非貪飲食所食者盜萬物之精炁蓋
形能食其味神能食其氣也若以時而食其形
則動其機以用精則萬化安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有陰陽禍福之神不知自己身中有出入
神也能為了其生死也人則知手足舉動之神
也不知天機發動用之至神也故曰神中神也
人則知口鼻內出入之氣不知丹田有真一之
氣故曰氣中之氣也人則知五穀之精不知本

來有真一之精故曰精中精也老君曰精中有
精氣中有氣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老毋
曰人則知祭祀之神不知自己身有三萬六千
道精光神能爲出世之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是
生數又有成數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數者
三十輻也三十輻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金木

水火共十數土無正形隨四季而旺在四方各
五數四五二十更加十數共三十輻一月之用
也如是之運動也天地作數人之氣此月數之
用也月數者九九之數令人從冬至一日數九
九八十一日是大陽之數也五日一候十五日
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月有周欽萬
物生成各有定分故大小歷皆有定分聖功生
焉神明出焉修行之士若依日月之數抽添運
用補接增加日遠死途漸至生路既脫凡軀修

鍊真形神形俱妙豈不爲神仙乎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天地萬物遞相爲盜莫能見之矣是賊盜天地
之機也天下莫能見者是盜賊之無色聽之無
聲搏之無形呼之無名故天下莫能見也莫能
知也窮一炁之造化觀萬物之發生故莫能知
也化書云仰寥廓而不見其跡處虛空而亦無
聞神明且不遠君子常正其心顏子曰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明恍惚不可

爲形象也淳曰恍惚者有無也故聖人明有無
之源窮造化之端修之則形成而有象故謂之
莫能知莫能見也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小人各正性命也君子得其性命固窮其
性命恐有無常至故悟其性養其命乃得延年
則長生矣小人得其性命不能守皆亡其命失
其性甘酒嬉荒志猛不固其性命故曰輕命也
易曰君子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者外修陰德内錬心神固窮養命以保性命乃君子也凡小人舉止不合陰陽日月不顧性命王法而自稱我強瘖中昧其神道内無寸真外行不仁腐宿無恩常懷荆棘天地不容陰公奪功奪算然有壽而殃於子孫故曰小人作也故輕其性命也

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夫強兵戰勝者百萬人戰十萬人十人打一人豈不易強兵戰勝也君子思而詳之非兵法也

袁淑真人曰夫用兵者雄豪入戰乃獲其勝使黄公三略呂望六韜孫子十三篇以少敵多以寡敵衆以弱敵強廻敗作勝此三兵法也豈用師衆而敵寡者也淳曰聖人將修行喻兵法可以治亂直指一心喻夫爭勝心不動則百邪無所入性濁則氣亂生路遠矣心靜則道生神仙自來李冲曰強兵者大道天師萬化之主降魔劍氣若達此道貪嗔癡毒六賊無明神鬼不詳妖僞陰魔一齊潰散獨見至尊是太古玄道謂之強兵古聖之立法要降魔治亂教化天下清靜豈是鋭武強兵亂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寃引業禍累子孫為強兵戰勝者也章言孫吳韓白皆得強兵戰勝之術凡攻戰之法兵強陰謀詭詐以命煞命神鬼之行豈達陰符旨趣哉古聖人旨趣哉攝養之方是謂強兵戰勝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者淳曰着其聲色也

聲色兩忘絶利一源修行加其十倍運養固性則能専一至於精神用師者使兵也又師者兵也衆也如此言之則文理可否言不合道也李冲曰師者非兵之稱也大道真一無上至尊元始之君羣士道教文名非境向心觀用師十倍三返者晝夜用師萬倍淳曰三返者神氣精也神返氣心使神神使心也氣返精精火也火返下水上騰既濟相反運則度過尾閭通腦後脊骨腎脉之間上行夾脊雙關風府泥丸百會穴

明堂洞房鼻柱骨流入丹田復行神龜尾閭流而不絕血化爲膏此是神仙般運精氣入泥丸之處也則用師萬倍矣道通子曰一廻滿來一廻舉便與神仙爲伴侶朗然了曰有人通得泥丸穴何必區區鍊大丹又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爲根上生經曰其水上湧游於梁棟之間者是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機在目者袁叔真人曰心者欲之源目者色之

根目主見心主知心苟不知目不能辨由此言之耳淳曰目見一物無因不動心若一物無所不隨真心不疚靈物受病散蕩真元盖不能死於物也機在目者其目有漏黑白不分神光昏昧此人有死無生死於物者得道之人也目主見而心不動神氣運行而精炁不泄此人有生無死機在目者黑白分明其精無漏神光自明機在目也古云添水銀養死人死水銀養活人水銀在人主精腎書云心重十二兩藏精計二合故靈物在心其精死而水銀乾經云死於物故曰死水銀養活人乃真人也活水銀養死人修行之士精氣不能結水銀不能乾此乃死人也故水銀活則人死也凡鍊神仙者人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本不施恩合時而運動真氣昇騰萬物發生萬物承天之大恩而長久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陰陽發泄天地氣交至精施行自然有聲萬物

蠢然而生人之修行無別也子午下功陰陽作結成精坎離氣交水火既濟自然有聲如迅雷烈風者至精發泄而作其聲陰消陽純翱翔雲霄豈不爲神仙取用合陰陽皆是至精所作也老母曰人修鍊陰陽之炁氤氳如風之行如雷之聲故能通流淘清去濁五臟生津百骸調暢也真一之道存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樂性餘者樂天之道也靜者歸根也故曰靜

廉者道也。樂者天之性以至於命也。老母曰外無所求內無所惑。至樂之道也。至樂最樂也。本性無餘凡性得至真靜此則有餘。凡人以子孫歡娛之樂者非聖人之樂也。非山爲靜非市爲閙。聖人悟性則養命爲靜。得一則爲廉亢倉子曰貧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曲成萬物隱密藏機也。故曰至私。用之至

公者生成萬類各得其道也。名曰至公。正也。以公正萬物

禽之制在氣

聖人將飛禽翺翔踰如羽客者。飛禽秉一氣而上青霄人不如也。人爲萬物之靈。不能制伏道德之氣固窮養命如善用道德之氣者。如能換骨如蛇退皮如蟬脫殼人則修錬換形飛入大羅上登雲漢不亦難乎以至九天之上盡是從凡入聖　玉皇聖語曰是以九天上卿司命真君。抱純粹之精得混元之氣。方可超凡入聖。修行之士。若將混元之氣。修錬純粹之精。盡成極陽之體。而作神仙。豈是難乎。凡有所學。不見者如隔萬里山水之外大小亦然。明聖人制伏之源奪天地造化之功。假令水至冬寒而結成冰。非冷之至也。遇朔風乃結朔風者北風也。至夏月不畏其熱。畏南風能消其冰後化爲水也。夫人真精要結成丹者使北方腎氣朔風也其精結成丹藥要化真一之精。南方心矣化精爲氣。

薫蒸四大純陽。流注人無死生矣。老母曰。飛禽身遊虛空之中者。爲其氣泥人爲萬物之靈。能修養錬自已者。盡成純陽之體氣。遂能入金石而無礙。行日月而無影。豈不能變形證果御氣遊玄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貪名利厚養其家。貪婬好色廣畜資財。人見爲生道。我見是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夫人不貪非非利知分合宜。榮枯待命。自守一心常懷

君子之行拔危拯苦不害物命克己安仁積精全神死者生之根也生者死之根根死即生生死由根根者心與腎也心生者死心死則生心是神之根也腎是氣之根也心死則性寂腎死則命存心活則性貪腎活則精漏切在固守根源乃得長生久視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以陰陽二氣恩生於萬物不知萬物情性反盜天地之氣故曰恩生於害也天施恩害秋

殺春生故曰害生於恩也大小亦同內外無別道者本恩害也修之則壽長極之則命短矣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皆觀星象以文理知吉凶禍福存亡得失之事故理聖人全不知自己之生死者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但觀一物而知盛衰見一物而曉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視一物而知大道察一物而知吉凶故能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老還少出生入生故我以時物文理哲矣淳曰略以瑣見導注斯經然不立章句且光暢其文云耳

卷下終

陰符經註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金陵道人唐淳撰前有至大已丑孟綽然序稱不知淳爲何代人其說皆主於內丹中稱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十六字爲杜光庭所加則五代後人矣

黄帝陰符經集解三卷

〔宋〕袁淑眞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集解三卷》提要

黄帝陰符經集解序　　餘十二

黄帝智窮恍惚思極窈冥辯天人合變之機演陰陽動植之妙經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所言黄帝得之以登雲天信其明矣黄帝闡弘道義務欲救人或恐後來昧於修習乃簡集其要三百餘言洞啓眞源傳示於世賢人秘隱寔曰仙經世人相承俱謂兵法此經文少而義博詞近而理深先儒數賢並精註解義終省畧使中士或存或亡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驪山母云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又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聖母發明三體此乃三章顯然儒流因循然無分析今輒叙三章之要義以爲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因義亦有等威光註畧舉其綱宗後蹤冀陳其周細非厠前賢之廣達聊申後學之寡文耳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中下同卷）

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

神仙抱一演道章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淑真曰但觀天之道而理執天之道而行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天者陰陽之精氣也輕清者上浮爲天陰之精氣重濁者下沉爲地天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氣耳地積塊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中奈何憂天崩乎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氣氣中有子名曰五行者陰陽之動用也萬物纔而生爲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之五氣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之外更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經曰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淑真曰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五賊者五行之氣也則金木水火土

焉呂望註云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也衣氏曰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爲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氣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位爲五方在物爲五色在聲爲五音在食爲五味在人爲五臟在道爲五德不善用之則爲賊也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爲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人但能明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爲見也如此實五藏善能用之則爲福德而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者何也在其心故言五賊在心心既知之使人用以觀執五氣而行覩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手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爲昌乎在履官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盛豈不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能依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爲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

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界天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仙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虛廣其談也故宣尼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言不善則違此其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者與合道之體不在此間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原者皆在此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不閑理要而義深亦何嘗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此其義也

經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淑真曰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夫人心主魂之官身是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事有所此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

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厚而況耳目之前乎故曰心正可以辟邪

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淑真曰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起私情紊天地而反覆俱合於公道則千萬化無不定矣天含五氣遞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動陰陽變化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氣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興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敢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若姦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兇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有何

飜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爲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有失天地之聖君若天人俱合其殺機則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也伐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是名定機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用同其天道此即天人合發奚爲由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道德下符禮義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嘿名曰天機

經

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淑真曰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言擇善無使患生也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也至如凡情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反招其咎者何也爲不隱密不誠慎以致於傾敗耳德經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言隱密也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斯之謂也伏藏者賢人君子縱

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於機宜可不爲巧乎常能伏藏隱密巨細用之恐被嫉妬讒毀反招其咎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患咎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於身然後內觀正性外鄙邪婬善即行之不善損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修鍊而致之故曰可以伏藏也

經

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淑真曰言人九竅俱皆能生患在於要耳目口也令誠慎無令禍生莊生云人有百骸九竅六腑體而存焉人稟五氣而成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爲君臣在身遞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眼耳口也道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有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忌悉不將心視聽言

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不善者而改之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則動逢邪則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眼耳口固慎故云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也

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淑眞曰姦火喩人之性木國喩人之身使人理國安身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而成聖人也此一科聖意與其喩也爲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誡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與此火木姦國爲喩令殷勤修鍊以成聖人言木有火者喩人身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呂望註云廣成子以爲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氣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矣木中有火慎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慎勿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此國其中別有姦人賊臣包

禍以思國也篡奪苟謀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於國中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効忠良時和俗阜天下寧泰姦人縱有心無由安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始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歛苛尅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奈何不動乎又姦者不一來此隳敗之時諸姦競發其國安得不潰乎此喩上之九邪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在身心之中諸邪淫織僻亦不能興動矣若邪淫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喩邪正伏隱於身心此喩賢智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又諸葛孔明云聖人藏之於心陶甄天地黃帝是也賢人學得其法淑眞曰爲五行之善政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時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爲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淑眞曰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等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淑真曰爲將天道五行之氣不思習善之用以巧智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在世雖暫得富貴不思禍患將至反招亡敗延及後世是得其殃祿山思明古今篡逆悖亂之臣等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奥若巨海之朝百谷也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皆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各得其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

富國安人演法章

經曰天地萬物之盜

淑真曰天覆地載萬物潛生冲氣暗滋故曰盜也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泊其五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氣而生長從無形而能生有形潛自滋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氣應用無窮皆私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云天地萬物之盜也

經曰萬物人之盜

淑真曰萬物盜天而生長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也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爲人之最靈位處中宮心懷智度能反照正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氣則而用之令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等是也故上文云見之者昌也人於此七氣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

潛取資養其身故言曰盜則田蠶之類是也列子曰齊國氏大富云吾善為盜也天有時地有利天地之時利盜雨澤之滂潤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吾始為盜一年而息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已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無殃咎汝盜人之金帛奈何無事辜乎萬物盜天地而生長國民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盜之義也

○經曰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淑眞曰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位矣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富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者亦自然之理者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云盜亦有道乎曰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無此五德而成大盜者未之有也此乃盜中之道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合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

安其位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也

○經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淑眞曰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患咎與動合其機宜則萬化安矣言人理性命者皆謂飲食滋味也故左氏傳曰味以通氣氣以通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也黃帝曰人之服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果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人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不生疾患長壽保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亢倉子云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時適則人無疾人無疾則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則人得於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命也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將何有國哉但三盜盡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澤及昆蟲化被草木舉動皆合天道之機宜則陰

敎理人道之用也動其機萬化安天道之體也張子房頌曰三盜相因遞代偷食時敎理炁和流金砂五內如風雨不礙皇家作貴侯鍾離眞人滿路花云人人皆有道迷者不知源天生天殺理妙中玄樞星斗晷運逐時遷澄心忘愛慾順序調神慧通覺性靈圓既三才三盜宜安富國豈爲難食時敎固理鍊丹田无妨市井不礙作朝官綿綿胎息炁養嬰兒任從烏兔往然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崔明公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矇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是謂陰陽一陰一陽道之理也呂眞人曰衆人以聲色厭顯爲神聖人以杳杳虛寂爲道道者神也人但遇雷電之威風雨之猛心生畏警而謂神不知此天地萬物皆自希夷虛寂中來是不神而所以神也鍾離曰神者妙而无方陰陽不測之謂也但知萬物從陰陽而生長殊不知陰陽自不神而生焉不神者至道也虛寂者无爲也故曰不神此不神之焉

淑具曰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効出焉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六合之內爲至尊者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言六合之內類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萬物有動植功力深妙至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至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育從無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力而生大小有定分不相踰則小不愛大大不輕小故莊周云鵬鷃各自逍遙不相健羨此大小有定之義也又言上至王侯下及黎庶各依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俗稔時和名曰太平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叔眞曰盜機深妙易見而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是種植之機不知所獲之深理何名爲機緣已之先無知後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已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知者在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若何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晴嘿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至守一存思精以修習竊其深妙以謹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輕命之機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習才學武畧不辭勞苦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貪華寵辱或軍旅傾危或貪婪損已或在財色禍生雖暫得浮榮終

不免於患咎爲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以輕命也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至神之理此其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眞集解

强兵戰勝演術章

經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淑眞曰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言人眼貪視邪色則不聞正聲耳貪聽邪聲則目不覩正色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着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也但心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思慮白思慮白則舉事發機皆合天道比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用師也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言上之身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情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用師也宣尼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義

也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慮若審於謀慮輕爲進退立見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別以爲師喻切今修鍊保固其身非眞用師也且道德之士嫉惡如讎敵者賊也賢人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勦邪妄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也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諸葛衛公李靖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是以致君堯舜之階成身於榮華之地然後謂强兵戰勝之術以爲輕命之機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傅說以處玄枵之望矣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是也

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淑眞曰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覩無厭則意荒但能誡目收心則無禍敗之患也是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躭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

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也故亢倉子云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梁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休息也此言心生貪婪於物則反爲物所盜使人禍敗也故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至者形其煞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道不得將以耽養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此乃心生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於物者皆由目覩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誡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平和之性以保壽固躬也

經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淑真曰天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生長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也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地也故老子云生而不有爲而

不恃長而不宰也

經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淑真曰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也迅雷者陰陽擊搏之聲烈風者莊生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也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無不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覩其威令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感恐懼之心各自警誡修身慎行也以此理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淑真曰志尚廉靜心無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也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性必無餘故家語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不顧於物不徇於財貨

則理國安家無淫刑罰不越國章身無過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恱逸情性怡懌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作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爲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憂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爲聲色所撓而性靜逸神貞至廉也故元倉子云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體義存乎至靜者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師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爲軍心懷恱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兇剋敵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淑眞曰天道是出陽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者至公也天者至道也言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有形陝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覩覩

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心慮廣博包物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乃至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爲天下之可覩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爲軍將之體能用心隱密機必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上清下正明將勇兵强剋敵摧兇功業茂盛故云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禽之制在氣

淑眞曰鵬摶九萬積氣而昇鵾鶬搶榆決起而下皆制氣進退自由也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氣者天地元和之氣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爲利禽鳥運動皆以翅鼓氣以心進退翺翔雲霄人不如也言鳥在空中尚能乘制元和之氣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已況人言最靈不能善用天地道德之氣固躬養命以至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氣則逍遙太虛大羅飛率禽鳥不足方也爲軍師之體善用

五行休王之氣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爲難故云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淑眞曰愚人徇物以貪生爲生之理者促壽也賢人損己以求生道德眞妙者固躬而不亡此言人之在世貪生而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育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周云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壽之理任自然之道而年壽長永及後代眞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絲滋味膳饈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生太過役心損慮爲促壽之根故曰生者死之根也死者生之根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軀不貪財不徇物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餐霞服氣

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死之象也殊不知此長生之根耳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師之體能知幸生而必死畢命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爲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强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淑眞曰君子免害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幸恩而起害害生於恩耳此言人心向背恩害至生本來無害元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即恩生於害也至如賢人君子小人有危滯得人濟拔懷恩感德終身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保守恩德誡慎始終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己過反生怨害之心此幸恩而起害故曰害生於恩也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幸至道生成之德修行善政反樸還源則無害可生於恩亦無由生害不將恩害撓性守靜黙以生眞利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

見也爲將師之體不負皇恩不憍榮寵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無由生害害亦無由而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故云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淑眞曰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電雷霆水旱災蝗而生憂懼不知有道德政教淳和安撫黎民轉禍爲福以此時物文理惟聖我知之矣天地文理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體自然之理也言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異觀雷霆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水旱災蝗恐之反身悉懷憂懼也愚人以此時物文理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靜臣効忠貞犍鵲不[illegible]烽無燧兆人安樂寰宇清平縱天地災祥無能爲也聖我以爲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亡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合生於郊今生於朝恐朝亡矣太戊恐懼側身

修德思先王之政布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爲災夫子曰存亡禍福皆由人與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則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也又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皆積有歲年兆庶和平人無飢者何也爲君臣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旱水不能爲災也水旱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爲福易死爲生故曰聖我以時物文理夫爲軍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怪獸銜營野鳥入室此時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恩撫士卒轉禍爲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也故曰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章下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思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云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

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終

陰符經集解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袁淑眞撰是書前有淑眞銜稱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其里貫則未詳也其本亦分三篇引驪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之說惟末附一段祇五十八字又與諸本不同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宋〕俞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註序

蘇爲淛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然不炫燿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使夫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已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乎於人哉言之豈足乎於人哉至正八年十月望日眉山師敬書

黃帝陰符經註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解

浮石居士程君樂訂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施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瞬有養息有存而須臾不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强不息則與天

爲徒矣。盡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天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

虛行。即在人。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能立其誠而不爲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修鍊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為天。腹為地。心為人。其法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俱降。升則木火為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無已。是為吾身之天地反覆。二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暗合。蓋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言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鍊也。又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修鍊之一端也。如子華子。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皆然。或者執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穢術為強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為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知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修鍊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于中夜靜坐。凝神聚氣于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

不敢為之先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大知若愚。大巧若拙。則其性伏藏于內而弗為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邪即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也。靜

則無視無聽而謹窒其兌靜而誠也君子動亦
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
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為之焚故曰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為之破故曰姦生于國時動必潰修鍊之法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安則火無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為火所

克也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為姦所潰也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盖亦即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時謂天地之時吾能食其時而與天地合則百骸理機謂人心之機吾能動其機而與天地合則吾身之萬化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非世俗所謂靈怪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于靈怪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為之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嘗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狀如雞卵相似地局定于天中則如雞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盖皆虛空而虛空處即天也地所以懸于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于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

轉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黄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虚空之中而晝夜不離黄道隋書謂日入水中妄也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大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于地底之虚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温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則潛于地外在北方

之虚空處而陽氣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盖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朞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乃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有數而春耕秋穫之失時也遂爲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凡三年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爲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盖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然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

動也小人得之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絶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之衆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

心生於物死于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動是生于物也逐物而忘返是死于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普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大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所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潔而不貪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爲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

禽之制在氣

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雁來孰使之來

禽之制在氣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敷榮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聖則不可得而測也旣以

爲不可測則不復窮其理雖以之爲聖不知其所以聖也我以時物文理哲哲則可得而知也知者窮其理以致其知則天地雖聖吾亦得而測之況時物乎夫時物之文理即天地之文理也不知天之文但觀天之時宜不知地之理但察地之物情何必索之高遠哉終篇又有百餘字或以爲注或以爲本文如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謂天地間陽盛則勝陰陰盛則勝陽如水之浸物蓋以漸也朱紫陽雖以爲注文而不解然答門人之問則深取其說愚故并及之

陰符經註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俞琰撰琰有周易集說已著錄琰本文士故是編所注較他家具有條理其闢脅谷以容成之術釋強兵戰勝之義尤爲正論其本亦合爲一篇而人以虛愚一百十四字則兩存經文注文之說

黃帝陰符經註一卷

〔金〕劉處玄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一卷》提要

原缺

黃帝陰符經註序

陰符真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沖虛穫遇真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真皇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閫域往往高舉遠致躡景升虛不爲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爲之註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辭傍引曲說真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岐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爲虛語深可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賾索隱爲之註解坦然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也濟南畢守真命僤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爲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疑辯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則真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望寧海

黄帝陰符經註

長生子劉處玄註

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五眼圓明也明其天眼慧眼法眼道眼神眼五光明徹則五蘊歸空見其天道也天中復有天外天在地之上清炁天也至高八萬四千里高天也在人身各受天之一炁炁有厚薄沖和則生賢聖逆而散則沉下鬼道者天地萬物之外虛无之體在人身暫見亘容以虛心則至性與道相洽也執者守眞而不僞悟正而不邪天者天生於萬物也天生萬物天生成不收亦不取濟十方三界萬民亦不望其報只要一切衆生悟天之道理盡而明矣要人萬事不憎不愛如天之平等人之有情悟天之無情便是報天之恩也若不依天理縱濁惡邪婬多病夭壽死沉地獄受苦盡則墮於傍生失其人身若依天之道常善則炁和常清則明性常忘情則保命常無染

則明道常不犯天條則無罪不修世福抱道全其眞福不殢傍門小法頓明无爲萬法所以三界無拘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者天無賊非世之盜賊亦非人之六賊却是甚賊也天有五方正炁在人身中爲神之母也周天十二時中自然抽添運轉至妙無窮謂之無中有天地傳陰陽秀炁生於萬物人食五穀養形滓穢沉於水火五穀之精在人身中保而爲命也命得性而久性得命而壽命者北海之烏龜也一丿有常抱則成形也五賊者眞陽也天之眞陽見其眞陰五賊盜其北海之寶寶之者昌如萬物人之盜也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在心者五行顚倒也在心則眞水上昇也逆則心竅不通腎水下行死路也世之不達聖人之道不行道之人皆如此古之悟道賢達之士多異說世人各執所見

分別高低正能容邪邪多謗正邪法余觀恰似螢蟲之耀正道有似日月之光夜暗則微光且顯若見日月之光輝照徧十方三界豈見螢耀也聖人掌握宇宙陰陽變通地天交泰萬化生乎身萬化成形也萬物之中唯人一物至尊至貴也奪造化内修身外之身謂之得道通萬化外救物衆衆生悟金枷玉杻石火風燈世之夢幻遠濁惡而近於清善外應人道内行太上祖佛之眞趣萬法歸一混世而性如蓮出水謂之全其德此乃上仙萬化之明達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之天性各有善惡巨微所慕文武道俗貴賤高下人之性自古至今投胎換殼販骨更形如蟻巡環未曾暫止人心之機日常萬變各有巧拙正邪深淺慈毒孝逆寬窄長短清濁賢愚愛憎是非察其心機則知人性也立天之道天之道愚不知天之恩大春溫夏煖秋涼冬寒四時而變態生成萬物濟於人世富貴者錦衣美饍貧賤

者糲食麤衣各各如意道生於物朴散以為器粧點人間如花似錦萬民歡樂天之道以定人也賢者明天道之理暗行天道不言而善應夷德不令人知洪禧不望人報人若依此行天之道其德以定濟於人也内懷通達之慧人要萬化俱明萬法俱通萬物無私萬塵無染性通於命命通於天天通於道道通於自然内全其道外全其德謂之賢聖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者煖極則變涼涼變金風金變於朔氣萬木凋零枯落龍蟠巨海蛇蟄還窟冬至一陽生漸生和氣至春分萬物生萌龍蛇起蟄於陸地人發殺機者人性乃純陽之靈耀也人心總所愛欲於世之萬物之有戀火宅恩愛七情爭名競利所迷酒色財氣種種徽愛所著無有盡期念念欲情皆屬於陰也性著於陰下則腎海金竈泄上則重樓玉汞消寬迷鬼散眞性無主外陰旺則内陽衰逐物死沉下鬼人若

頓明至道悟徹萬物之有謂之陽殺其陰性如皓月心清似天萬里無雲自然光顯森羅萬象人發殺機散盡群陰自然蒐清蒐靜陰陽顛倒天地反覆造化生成三丹而結出天地之殼蛻形顯身外眞身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人性通於天也合發則心盡於物也人通徹人間世夢明知榮枯寵辱成敗禍福哀樂生死古今之常事也人通天理眞榮而不枯眞寵而不辱眞成而不敗眞福而不禍眞樂而不哀眞生而不死明道之常也道常而通萬變定其性之基本也至性通極無物萬變自然萬通如上善方圓曲直萬派清通於江河淮濟入巨洋而混成歸一謂之深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古之悟道之人內性善巧方便哀人外如惡拙可以伏藏內光隱而不顯也河上公云如美玉處石似明珠在蚌蛤禽之異巧鸚鵡能語鐵籠拘囚拙鳩訥聲萬枝縱橫所

以世人偽巧則生萬禍眞拙則生於清福故天不言而自然變通天無情而自然不老人要明於天道忘言則窮造化之妙忘情則明亘古之容人之所欲多巧則多慾多情則多患忘世斷情則乃樂道保命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九通之陽徑未通者九陰之邪扃也人心方寸空虛內有靈明上人心有九竅中人七竅下人五竅心無竅謂之愚人邪陰生性濁陽耀降神清在乎三要天光有日月星地寶有金玉珍道通有鉛汞眞可以動靜天動則三光照地靜則三寶通妙明則三靈結動者動於形也靜者靜於性也古之賢隱混世而不動心居山而不著靜形明有有動中靜通無無靜中喧動靜俱忘則得道之常妙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人之心日常觸處不萬變之惡於木

者乃人性也念發無明火則焚其木之性也禍發必剋違吉而凶喪福而禍也剋者殺於真也姦生於國者太上經云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佞詐人生於國難以萬民無事也時動則必潰散也愚者非理亂於世必遭刑法也不以智治國以無事治天下太平民安也知之修鍊非燒五金八石之修鍊修性命則達理通玄三教謂之悟道常救物哀世知天愚而謂之積德自黃帝之悟道有此陰符經周時金輪王悟釋有此金剛經自成佛之後號釋迦牟尼佛金剛經三十二分言其道妄除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四相心上無萬慾也如天無雲性如朗月自現圓明正性也性者如樹之根也身者如人之形也萬法者如樹枝葉也陰符經造化之趣如開花結子也世人學道謂不能盡通其理各分別執根梢枝葉開花結子各執自是他非有四相心未除謂之傍門也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生天殺者春溫和炁天生於萬物至秋深金風動萬物枯槁天殺也生殺道理天无情而自然也天地萬物之盜天地四時而變通造化生成萬物萬物之中所藏天地陰陽之秀炁萬物所盜秀炁也萬物人之盜人所盜萬物之精奪天地之秀炁也泯欲念清靜保守命也人萬物之盜人所欲萬物之華景眼觀五色耳聽五音舌餐五味醉飽腥羶縱邪生婬喪命樂極則哀人若棄世而悟無情則外物不能所盜也三盜既宜所盜無窮至寶造化成形世之萬斛珠珍難以酬價也三才既安歸依三聖教明三乘玄悟三皇上運三光倒推三車耕透三田周天三火爐結三丹神現三陽昇上三天真而不朽生而不滅盡於物道也真與道同體則安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

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食其時饑時遇美饍而不愛逢糲食而不嫌也不殺生食羶腥亦不修齋養葷素但饑時不論麤細困時睡閑時唱快時吟要坐則坐要卧則卧要住則住要行則行放四大無拘自在則百骸理也十二時中對萬景只要眞心常湛然動者不可動於心也內現實光應物動於形機者聖人賢人君子謂之智將軍謂之計常人謂之機小人謂之脫空聖人爲智大理深世人不能盡明其理懷妙智口應常機信者聽善者從萬通闡化頓悟則安靜道生也人知其神而神世人只知地祇陰神而神也以木雕泥捏神爲神愚者不知凡造一分愆過則天降一分禍患殺害猪羊廣燒錢馬祈禱有病則求安有禍則求福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不知天上陽道至神各分方位暗察人間善惡世人造善三年不經千日而降吉祥人若造惡千日不經三年而降禍患世人不知萬物之中最靈最通者自

己元神有通天徹地輝耀古之賢聖盡是悟道修眞從凡入聖西天一佛至二十八代佛未修行時都是衆生爲六根清淨五眼圓明泯四相名爲佛佛者人之性也性者神性是神神是性只是異名釋門性除四相謂之佛道門神忘四相謂之仙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數夏至晝六十刻漸減一陰生也冬至晝四十刻漸添一陽生也卯時東海日生酉時西山日墜清靜經云大道无情運行日月日者慧光運而抽添有數月者人之命也男子十六歲全其二八眞金若不悟无情三年減一兩至八八六十四卦盡則腎海枯竭也多欲則未卦盡而夭壽節減欲則益壽延長盈而虧則人死圓而不缺則人生大小有定大者道也道大包含天地小者微也論微之妙入於毫芒運而天地不能量用而鬼神不能見自然有定於方寸聖功生焉天之道也天大恩生濟人養形道聖功生救人修眞神明出焉

隱而神遊於三宮顯而神通於八表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
窮小人得之輕命
其盜機也萬物之機所盜天地之炁天下
莫能見天大恩生莫能知愚者只知自能
養其身不知天垂恩而養萬民春種秋收
夏結冬藏應時霜雪雨露滋榮萬化世之
知天恩者性通明達也君子得之固窮窮
通道則天地通天地通則萬化通萬化通
則神通神通則應機萬變抱一無離而閑
然顧眞返朴小人得之輕命小人得時欺
謾天地不敬賢聖不遵國法不仁不義自
強他弱害物傷人慾極則天報君子重性
得通賢聖小人輕命失墮傍生

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
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聽人之目乃五臟之看窓也通風
則覩於外物也如紙席僻風相隔似瞽者
不能見外物也外景不入於中則空中有

眞響亮善聽無聲之聲也聾者善視但世
之俗氣到耳則如聾也道念到耳則聞邪
言者亦如聾也正理擇其善者耳竅通也
似鑿壁透外光入於中也視無物之物乃
明恍惚之妙也絕利一源忘貪而清平也
亦泯利貯財損有餘而患不足也用師十
倍至閑明有十倍功利物愛人有十倍福
三反晝夜一反上元賜福氣降而清也二
反中元赦罪神異而靈也三反下元解厄
命通陰變爲陽也用師萬倍世人興販物
貨萬苦千辛更廣有利者難取一倍利悟
道修眞全其性命得無窮福壽住仙宮寶
所受天上富貴譬喻人之求福利則及萬
倍便海變桑田永居不夜之鄉眞樂何至
只萬倍利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生於物著於物外也死於心死則通於
靈物也世求生則性歸死路達道則守死
神遊生路道與俗生與死路異相違也機
在目外目視於物心動於機也利而有害

貪而有爭也慧目視靈物明於天機知道要妙物我俱泯也俗機益於已損於人道機損於已益於人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布炁生物而不有而大恩生萬物生成也萬物不得天地之炁不能造化成形天大恩生若無恩者天不望其報也人恩惠見其有者望其報也天恩與人恩異也迅雷鳴則甘雨降天地生萌烈風動則浮雲散萬里天青莫不蠢然蠢動含靈胎卵濕化莫不被受天之一炁生何況萬物之無情之物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常樂道性之無餘厭身世之有餘我無喜則無憂人有歡則有愁悟恬淡得之真常迷聲色失之幻夢至靜性廉至靜則盡於物也性廉如蓮不著於水也達道之人居塵不染在欲無欲磨開寶鏡應物之形影何礙有一等不達中邊悟道之螢爝認至靜棄有著無有取捨之妄想分別高下誇

得道之妙世之如麻也按太上道德經云善言不美美言不善正道真言不美邪法偽傳多美管見之明愛其美所以著於邪不能達大道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施恩不令下知至私也生成濟於人世至公也人之有道如石中藏玉世之肉眼未見其珍頻磨頻琢異日功成現身外之身朴散成於大器人之無道似蠹木之樹天眼有日見用斧用鋸片時朽爛號得魂飛魄散濁性永墮幽冥修道哀世苦盡甘來造惡福謝萬禍臨身天意順者逆行逆者順行君子之上賢達崇於道德天報預至私盡至公小人之下匹夫競於色財天報先至公終至私

禽之制在炁

禽之制百禽異勝者南山赤鳳也通輕清之炁性靈則乘風入於九霄在炁濁則沉地清則昇天因下濁而上清烏龜吸乾北海吐輕清元炁八百一十丈乃九九之陽

數也龠之三寸沖和與元炁相接不散炁
通神神通道道通自然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
恩
生者死之根世之求生之厚利多則害身
入於死路也死者生之根抱道不求生德
多則全身入於生路也迷者晝貪世實夜
喪內珍悟者坐忘世夢卧守內眞恩生於
害七情恩憐於偽六賊暗害於眞害生於
恩害生者慧劍斷愛欲也於恩者達道知
天恩也穀食則人無害鷄居則情無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愚者喪命告天求安
日常積愆禱聖求福賢者知保命則自神
靈無罪則道福洪人濁惡天地降其禍人
清善聖賢賜其禧大地衆生總造業不改
禱聖賢爲禍難免中華女男都崇眞有志
不祈天地善福常侵我以時物文理哲我
以周天十二時窮萬物之變文俊顯萬華
理明顯爲通哲極闡萬化自然清靜無爲

也自然道也淸者天也靜者地也炁者性
與道體同也爲者施恩不望其報也萬物
造化與人造化無異也天地運炁物通變
也玉鼎烹鉛則金爐鍊汞也七返通靈九
還丹結姹女離宮則嬰兒坎户也龜蛇蟠
遶則龍虎咆哮也前朱雀行則後玄武隨
也金翁守庚辛則黃婆伴甲乙也巨海撈
金則崑山鑿玉也黃芽長則白雪生也玉
花開則金蓮結也三光照則七寶明也二
八無虧則六三無缺也金木間隔則水火
相逢也恍惚之中則隱顯難測也道之用
也

黃帝陰符經註終

陰符經註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金劉處元撰處元即王重陽七弟子之一也其說

參以佛經前有明昌辛亥寧海州學正范懌序

黄帝陰符經註一卷

〔元〕侯善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一卷》提要

黄帝陰符經註序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真不宰測之彌深玄微衆妙孰可則之曰黄帝陰符經焉陰者内著陰靈之性符者外契純一之真叅真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目日不爲弊瞽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陰符經序　侯註　一

黃帝陰符經註 陰符者性命純一之道也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註

觀天之道。

神變適清陽之炁者是也。

執天之行盡矣。

德與天通其機盡於此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行不順必賊其命五神通耻見之者自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天之五賊本在于心心通五神施行於天。

宇宙在乎手。

靈樞運變如掌天地之機也。

萬化生乎身

萬神通化體道爲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心與天性同德故爲心之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無爲獨立不改人道相通以定其心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龍蛇亦受天地之性起陸者施天地生殺之機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人行誅戮天覆地反故天人合發其機也。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人性與天性契同善惡變化無不定其基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拙之性皆從道化無不伏藏其理。

九竅之邪

耳不聽而目不明精之妄施焉得其正乎。

在乎三要。

一者太始之元二者遍显之通三者胎光之凝

三一之政是謂至道之要也。

可以動靜。

靜則大道寂然無心動則神用感而通玄。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木中隱火禍發則灰燼其形人之有性無明則

自喪其真。
奸生於國時動必潰。
治身不正其神散亡。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在亡不失其正則善養元神上合虛無之道
是謂聖人之德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因天之生殺因天之殺生殺之機本道之至
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
物盜天地所從其化。
萬物人之盜。
人盜萬物所計其生。
人萬物之盜。
物極自反復盜於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逓互相盜自令其宜天地人倫自安其分。
故曰食其時。

故神用不失其節也。
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百關之正動合其機一真遍變萬化自安。
人知其神。
祈於外化背失正宗。
而神不知。
本真實有日用不知。
不神所以神也。
非爲外聖自巳天真。

日月有數
躔度依時明而合數。
大小有定。
至神通道定合其宜。
聖功生焉。
元神顯化至道生焉。
神明出焉。
日無疵病身外有身。
其道機也。

神明出化乃盜天地之機也。

天下莫不月。

率化之性。皆明至道之中矣。

莫能知。

日月而不悟其理也。

君子得之固窮。

君子悟之固親其理。

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悟之不專其理。背理順生。自輕其命矣。

瞽者善聽。

神光不明。善聽其聽。

聾者善視。

塞耳不聰。善耻其明

絕利一源

不貪外貨。專守一源之道。

用師十倍

守一無雜。師資十倍之功。

三反晝夜。

神明象帝。至道相通。三一混元。晝夜不失其正。

用師萬倍。

三一晝夜無虧。師資萬倍之功也。

心生於物。

見物情遷。神不居妙。

死於物。

心有所着。轉於生死。

機在目。

目為五神之戶牖。開闔有生死之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施惠愛。不以仁恩。物之從化。而大恩生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怒雲暴風。無不蠢然。承天地大恩而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天施惠愛。物性至樂有餘。靜則靜安常道之中。

廉則廉用神變之至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玄德無私。故能成其私者。無用不在於此。

故能至其公矣。

禽之制在炁。

神真羽化承天地正炁者哉。

生者死之根。

人生之死乃出死之生也。

死者生之根。

人死之生乃出生之死也。

恩生於害。

道施恩德物性為害害及恩生則福兮禍所伏。

害生於恩。

物性從化承德之恩恩及害生則禍兮福所倚。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以用也文善美也若人用天地善美之理理猶正也正達無為妙通玄化從凡入聖是謂至真。

我以時物文理哲。

獻執者以用時物善正其哲哲猶智也然聖用時物為人其機未嘗至於聖矣。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註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姑射山太元子侯善淵注不知何許人其本合三篇爲一而末有人以虛愚以下一百十四字註較他本頗有文義而傷於簡畧

黃帝陰符經解一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陰符經諸家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解一卷》提要

黃帝陰符經解小引

陰符經者古之至人將以明道而其意未可暢也故篇中多微辭元旨以意測焉而不能入適今得漪園先生之解讀之而後知奇器之進乎象者知見所不能契非神而明之即言猶之乎射覆也先生統一聖真妙析玄理千古微言昭然如日易稱知至至之殆謂是歟昔之解陰符者或曰韜鈐或曰導引攝籥捫燭去之愈遠遂使學者不得其解而并昧其言不得其言而并昧其道先生獨契而

獨言之至道固待人而明也夫然元又謂先生有陰符而後解陰符則經一陰符也解亦一陰符也夫陰符者象帝之先情量莫寄則讀者其必不知以知之不見以見之而後先生之解可入乎噫世有郄生當不至河漢焉耳矣

萬曆辛丑春日晚學顧起元頓首書

黄帝陰符經解

秣陵焦竑弱侯註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是謂聖人

天之道無心也天之行無爲也觀而執之則心無其心行無其行豈復有餘事哉天一也而分爲五行五行盜天氣者也然分之而五則賊攢之而一則昌非見之曠能一之能一之則五行在我不以心運而以天行生天生帝自本自根宇宙在其掌握造化皆其根葉矣此古至人化人爲天拆情歸性之道也所謂天性非他人是已所謂人心非他機是已人主而靜了不可名

其可名者心之動機也動而忘反漸離其天惡乎定立天之道以定人者遡而上之知動出于不動爲出于不爲也動出于不動則無動爲出于不爲則無爲人一天矣情一性矣故曰五行順行平地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法寶順行爲生顛倒爲殺此殺機也在龍蛇爲蟄在人爲靜人知飛騰起陸者龍蛇之神不知蟄乃所以起也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知旋轉天地者人之不能知靜乃所以動也故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我歸其根天復其命此天人合發也而萬

化定基焉是立天定人在此伏藏間耳此豈人所不可能哉性有巧拙皆可藏伏何也五賊在人散于九竅九竅之邪由三要三要者耳目口也邪也自無而趣有可今也自有而無無亦可其動其靜皆在我耳然是靜也離動求靜遠于千里轉動爲靜秪在一塵故火生于木反以焚木姦生于國反以潰國動生于靜反以害靜誠知動之所自生如火生于火姦生于國也而修

之鍊之訣其出門便求歸路即事物並作之內造混沌未鑿之先則子母玄同徼妙合一雖遐燎原之勢彌蠹國之姦有不難者顧其觀而執之者何如耳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

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見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有生必有殺有殺必有生不能使之然不能使之不然皆天之理也至人立生殺之先而竊其妙機處其殺不處其生故名曰盜雖然三才皆盜也何者天地人物莫非一氣天地分人物之有物分人之有人分物之有虛無之中如巧相竊者故易曰作易者其盜乎蓋易也者生生而不窮用之而益有盜他人之物然亦此意也三才皆盜而人為術妙人能盜造化之機處其殺不處其生則三盜宜三才安矣盜即下食其時動其機之謂時者丹家所謂活子時詩云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是也食如龜書食墨之食言與之適相當也機指殺機而言動其機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也食其時識未萌也而百骸理心有天遊六鑿不相攘矣動其機情盡冥也而萬化安天德出寧雲行而雨施矣時之無作機之未動含元自歸我尚不立無神也乃百

骸萬化自理自安則不神而神矣夫月掩日而光昏度月而日耀月對日而明奪違對而月明此其小大之數有一定者故月之有明日假之也日近而明自斂百骸萬化之有累識生之也識去而累自已然則聖功之出于無聖神明之生于不神也復奚疑哉嗟乎此機甚微不易見不易知也見之者昌知之修煉者聖以之固躬特其餘事耳苟非其人至于輕命者往往有所蓋大道之體荒分未央小器小根難于湊泊故

觀空以歸真也而昧者以蕩心體無以遺照也
而謬者以喪檢此君子受之爲不器之大道小
人竊之爲無忌憚之中庸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
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
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
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
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
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瞽善聽聾善視以其絶聲色之利一視聽之源
故十倍衆力乃其理也況學道者乎人能自晝
而夜三要皆反視不以色視于無形聽不以聲
聽于無聲味不以味味于無味反流全一六用
皆廢斯人也上合太初而不見太初之無下合
羣物而不見羣物之有以之握造化之柄透生
死之關倍于衆力有萬萬者不然種種色相認
以爲實一得一失生死隨之此生于物死于物
者也生死也由于見可欲三反也成於觀天道
得喪之機實在于目二者之中目爲尤要矣順
爲恩逆爲害順爲生逆爲死晝夜三反害之死
之非恩之也然迅雷烈風天若無恩而萬物得
之蠢然而動是大恩生於無恩也人能逆我欲
流反窮流根至不生滅其于復性奚難之有夫
枯槁者以寂滅言性不知至樂性餘不爲靜縛
也流易者以和樂言性不知至靜性廉不爲動
轉也葛玄曰棲神于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蓋
得此意此理至公不離至私百姓之日用者即

道也在禽而制之以氣耳禽古擒字易以從禽
也左氏不禽二毛皆作禽蓋心有是非氣無分
別心有是非故老子不欲以心使氣氣無分別
故陰符欲以氣制心氣制心則太浩常存情根
內廢雖萬境交馳一念不作如盡馬牛如幻男
女夫誰爲撓哉老子云專氣致柔莊子云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靈幻云一氣孔神張平叔
云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皆指此而言故曰

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生死死者不死人能當生而不生未死而先死則長生矣嗟乎生死恩害相爲循環衆人常處其生處其恩此以天地文理求聖于迹也逐其子者也聖人常處其死處其害此以時物文理求哲于心也守其母者也順逆少分聖愚胥壤乃其性豈有異哉降本流末而本未嘗喪散樸爲器而樸未嘗離一能反本還樸復歸其初則性道即此而在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解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考戰國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葢已不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黃庭堅以爲即筌所托註其書者自筌而後凡數十家或以爲道家言或以爲兵家言或以爲神仙家言竑此註雖引張永叔眞土擒眞鉛眞鉛制眞汞之說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實以佛理解之與劉處元註相近葢竑與李贄友善故氣類薰染喜談禪悅其作此註仍然三教歸一之旨也

陰符經註一卷

〔清〕李光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軒刻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陰符經註一卷》提要

陰符經　安溪李光地注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天之道明其理也執天之行述其事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之相害者也恩生於害故見之者昌見之者觀天之道者也若知其在心而施行之則執天之行者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此申五賊在心之意天性存於人而人心乘於機故人心卽天心立天之道所以定人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賊之所爲也天地人各有殺機合發焉而萬變定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者目二耳二鼻二口一大小便各一三要者耳目口也性者至靈而至虛至靈是其巧也至虛是其拙也以至虛善靈之用故可以伏藏也九竅各有邪而其感動之機在乎三要衘動則逐於邪矣守靜則歸於性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
謂之聖人
木之生火光燄發矣而足以燼其木國之用姦使
令順矣而足以潰其國此其相生者適以相尅也
反而觀之則以殺爲生見五賊者必昌矣然非伏
藏其性靜其三要者孰能察其機握其機以善用
其機哉故惟聖者能之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因上篇殺機而言天道有生有殺故徒知生之爲
生而不知殺之爲生者不明天道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自其精氣之相尅制則名之曰賊自其精氣之相
把取則名之曰盜彼爲我之賊我爲彼之盜其實
一也天地亦資萬物以自益者也人與物互相資
益者也食其時順而盜之也以生爲尅者也動其
機逆而盜之也以尅爲生者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人知性之巧可以運用是知神之神也不知性之
誠可以伏藏是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相推而明生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物育此
所謂神之神而人之所知者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
得之輕命
盜機則隱乎至無以生萬有乃所謂不神之所以
神者故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法修
煉之聖人也小人不知此而輕命則亦如木之以
火自焚者而已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絶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
用師萬倍

此又發明上兩篇之意無所以生有殺所以爲生
者以其精氣之源一而不二故其精氣之用動而
愈出也如瞽聾者有所廢故有所專人能絶利欲
而一於源本則其功也比於用師十倍矣精專之
至反復晝夜而不休則其功也比於用師萬倍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禽之制在炁
三要之中目之感物最速其所見者則心生所不
見者則心死是此心動靜之機目爲之也是故以
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鳥之以氣相制雖雄鷙者
不敢動也制者殺機也然能制則聰明生而精神
益此所以有十倍萬倍之功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此下又推生殺之類言之。迅雷烈風二者。天地之怒氣也。似乎無恩者然。而萬物生意蠢然發動大恩於是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人之至樂而無憂。至靜而無求。恬淡而自足。似乎至私也。然而性之餘裕。足以同物。性之廉潔。足以惠物。大公之道。於是行矣。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以殺生之理推之。可見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以公私之理推之。可見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水火者養生之具。而蹈而死亡者多矣。此所謂生者死之根。而害生於恩也。

後論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人以為聖人者。通天地之文理。推而高之也。我以為哲人者。不過知事物之文理。引而近之也。我固不敢以愚虞聖。而亦不敢以奇期聖者此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靜者道之本也。殺機之所極。生機之所伏也。無所作為。故曰自然。浸者道之用也。殺機之所發。生機之所乘也。更迭而出。故曰勝。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聖人以靜為本。是能制其心。以體自然之道者也。洗心退藏於密。非律歷之所能契。言其無形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聖人以動為用。是能妙其術。以乘陰陽相勝之機者也。八卦甲子。與鬼神合其吉凶。皆聖人所用之

奇器。視之律歷所不能契者。此則有象矣。

陰符經亦衰世之書。大氐老氏之苗裔。知其意者為之也。五賊三盜之云。語尤險惡。然其本指。則老子所謂反者道之動云爾。通以儒者之言。則豢養者酖毒也。患難者藥石也。逆制其性。所謂害我之賊。然而可以昌。順縱其心。所謂恩我之親。然而可以亡。德之昏明。命之融短。國之興衰。軍之勝敗。孰不由是。雖然見此機者。必歸之於至靜。其故何也。靜雖天地之本。而自人觀之。則殺機也。魏伯陽云。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反本還寂。外則彫槁。非昊羲文王。孰能於此見天地之心哉。於是有得然

後可以察虛盈之幾語屈伸之感萬象變滅不以撓其志亂其胸矣故靜者心符也見其機而順之者用符也雖曰陰陽相勝而道主於陰故曰陰符也

此於學者不爲無益然而號則不可易道尊陽豈曰陰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豈曰殺哉

陰符經註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陰符經文意刻酷五賊三盜之名尤爲奇險光地註義純粹頗能補苴其罅漏其註禽之制在炁謂以心制目以目制心如禽鳥之以氣相制雖雄鷙者不敢動似較李筌註爲順然此書本筌所僞撰自作之而自註之自必不失其本意可不必與立異同況此本禽之制在炁句次在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之下故此註會通四語以立義漢魏叢書本次此句於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二句下則義有難通矣傳寫互異莫可究詰楚失齊得輾轉安窮既非儒書要義亦聽其各存一說於天地間耳

道德經二卷

〔清〕胡與高註　胡與宗解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雲水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德經編註二卷》提要

叙

昔我先師孔子之見老聃也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若夫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然則老子其猶龍耶蓋傾倒至於如此故

老子者非異端之人而其書質與深淳尤非異端之書也依古以來迄唐虞為中天而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老子之書以斥奢傲禁貪殘崇尚無為又宗治身治世殆異世而同揆歟自漢

而降或祖以清談或崇為教主或尊以神聖道君之名而於其書之微妙元通粹然一出於正者多附會而穿鑿之顯與吾道相倍知之者難註之者尤不易也年友胡雲山種學績文胸中

深博無涯涘而特精於黃老家言雍正甲辰被放後同車出都時以所註道德經見示且云吾將刻以問世子盍為我序之余反復繙閱覺與少時所讀古本多昭然若發矇者極欲援筆序

之而行李倉皇匆匆別去負約者幾卅年矣茲仲君樾屏既鐫是編復以書來督敘予惟老子一書三代而下好之者衆矣獨我紫陽夫子之言曰漢文帝曹參只淂老子皮膚王導謝安何

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使朱子淂見此本必許為深合吾儒道藴也豈徒柱下史之功臣已哉雲山有子三人俱以文學顯尤邃於醫

葢以黃老之學世其家者也并
書於序以貽之
乾隆歲次戊辰來溲月年眷弟
黃蘭谷頓首拜譔

道德經編註序
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
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先儒
謂殷尚質而孔子以為與
周俱文勝何歟夫質之趨

於文者勢也欲復文而盡
返之質是猶驅江河而行
之山也一於文而不救之
以質則奢泰巧偽之弊不
知其所終極賢人君子閔

時病俗進之所以質而救文而後之治天下者亦嘗師其意而有效此老子道德之篇所繇著也董子書僅五千餘言牢籠百家包

含萬彙多合於孔子惟以禮為忠信之薄又以衟德仁義軒輊升降與孔子異趣吾安知其非疾當時之文勝而為是激論歟又安

知其非惡世之為禮者徒知習儀以飾而世忠信之實假仁義者借以濟其詐力之私而不本於道德故攻其病而投之藥石歟然

其諄諄乎慈儉之訓多裨世為知足知止之論佳兵不祥之戒蓋有與周易相發明者文帝用之以幾刑措曹參用之以致寧一也

士凡儒碩可從而厚訾之
寧但其書廣大源遠而末
華分襍家者流俱爭托以
為重自神僊養生陰謀縱
橫刑名用兵諸人率借之

口實其後賌對輩妄援以
售其說而道德之旨闇而
不章鬱而不發且為天下
詬病嗚呼是豈老子之過
哉河上以之注僞而陋嚴

君平之指錄繁而無當其
它言老子者私智曲說又
每以誘為幽影陽岱瞻胡
君予同年友也其學無所
不窺常以餘力撰道德經

編注詮者訂之舛者正之
既沒厥弟樹屏氏率其子
姪輩鋟板行世予及讀
之殆深合乎老子以質救
文之義淵詞深旨窮推求

通不謬於聖人其信之傳後無疑也若真西山宋潛溪之所以論老子者則又有同異於予不實引而怪舉孔子文質相勝之說以

發其端或亦有取註此書之意也夫旹

乾隆戊辰孟冬月年眷弟

潘偉拜撰

道德經註自序

世之言老子書者輒曰黃老家言是豈定論哉蓋靈樞素問諸篇闡微發奧明養生之旨作醫學之宗爲天下後世頼者至深且遠然推其義特養身之書而非明道之書也若道德經一篇法天效地明道推心始於一德之莫名終之彌綸而莫竟匹夫守之而身修公卿大夫守之而家國治有道之主守之而天下平持此道也而刑政胥乎太古禮樂化乎本初舉一世而登諸無懷葛天之上不其盛哉嗚呼大舜之垂拱無爲夫子美之如是書發明無爲之旨至精至悉自當與聖賢經傳並垂弗朽

何至例於子書之列而莫之究謂非學者之大闕也歟余年二十後習岐黃術及老乃究性命之旨竊以爲內經諸篇代有明者繹釋已詳獨此一書雖間有註說多穿鑿不經且梓氏相傳形天莫辨爰於舟車之次遍訪名都古本而閱之因爲考正其文註釋其義俾後之學者得所指歸焉是爲序

昔

雍正甲寅歲十一月念六日後學雲山胡與高書

例言

一經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六下經四十五爲漢河上公訂定今舊本相沿上經於知人者智章分大道汜兮以下另爲一章下經合天下有始與見小曰明爲一章竊按分者義實相聯合者義絕不貫自屬後來舛錯茲特仮古本改正

一經文刻本雜出有此作某字彼作某字此多數字彼少數字異同莫辨今亦仮古本按其文義之當否及其字義聲韻之叶與不叶斟酌校定至所點者仍於經文音釋後註明一本作某以俟識者考核

一經文舊本每章或摘章內數字或自撰數字以爲章目按以本章之義多不該括且亦各據所見無一相符今悉刪去特仿朱子中庸章句以第一章第二章列於各章之後而逐章立言之旨亦即於本章之下註明俾讀者便於體會

一經文體義精深其章句有似連非連如上篇第一章常無作一句欲以觀其妙作一句有似斷非斷如第十章載營魄抱一作一句有上下聯絡似連上而連下似連下而連上如下篇第十一章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作一句爲無爲作一句第三十一章若肖作一

句久矣其細作一句之類不爲句讀多有訛讀者故圈點以尊經不敢妄加惟於章句則以實圈逗之

一經文諸家註釋雖多合少間有採用其一二語以貫入講章內不便標爲出自某氏惟下經知不知上章襲蘇欒城全文故特冠其姓氏於上以明非勦說之意

道德經上篇

黟陽胡與高編註
弟　與宗附解
弟　與宣　與誠　參訂
男　維璜　維遜
姪　維道　維錦　維遙　校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徼古弔切音皦

右第一章此章乃全經之要也。以道爲體。以玄爲用。以無爲經。以有爲緯。八十一章大旨總不外是。首句上道字是道。下道字言也。言道固可言。却非可以常言也。上名字則是道。下名字道中指出一名也。言求道中之名。固可以名。却非常可以名也。於道之中。指其無處而名之以天地之始。無非常名矣。於道之中。指其有處而名之以萬物之母。有非常名矣。道體如此。故學者體道於身。非無不納。常使其無欲以驗其虛靈變通而觀其妙也。出道於行。非有不周。故常使之有欲以審其動靜出入而觀其徼也。有無皆道。而分其用。故謂之同出異名。然二者雖同出異名。而貫同本於至虛之中。惟於至虛處。又有虛念以容之。則包涵無旣。而天下之理悉集衆妙之門。卽在是也。

附解章爲全部開篇。經言道。蓋根之無始之始。由無而在則有道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有萬物。其存之人則日朴其體之身。其推之天下國家則日無爲日自然。而要其用則總歸之於玄。故玄字貫全部之綱領。章分兩段。首萬物之母句。上以道言。下以體道言。章內常有常無。亦說道之用。上說蓋分其用。則有有無之與合。其用則以玄宰之。凡經文有無二字對待而亦皆如此。者皆卑言無與由無而有自有歸無則又無其體而有。共用也。微未無弱僕謂當讀如邊微之微。盡指其盡處。而言卽究竟之謂非寐也。玄字卽虛告以其奧化不測。故不言虛而言玄也。陳盡常日玄者不可見。罔不容思。讓之謂

一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易去聲和叶胡限切音回處上聲夫音扶

右第二章。此章言道到純全處。必無道之可見。一有可使人知者。便非至道。如道至美善也。然使天下知吾道之爲美。便有一惡處與之相形。而始知爲美也。不亦惡乎。天下皆知吾道之爲善。便有一不善處與之相形。而始見其善也。不已不善乎。何也。天下之物。如有無難易等。大都以兩者並出。不能純全。而後相形以別其名也

是以聖人之事至大。而一以無爲處之。聖人之教至廣。而一以不言行之。如萬物之自作。而無辭。自生而不覺其有。當其始。則爲之而不恃。當其終。則功成而不居。夫既不居其功。則處處皆譽。不能分別其爲善。處處皆美。不能分別其爲美。斯大道渾然。所以長久而不去也。有無相生。謂純有則不見爲有。純無則不見爲無。有可見者。必相襍而不純故也。下數句一意。

附解 章分三段。首四句反言。見不純者不可以爲道。中六句喩言。以物之不純者。明道之純。聖人以下。見聖人能全此道。亦以其渾美善於不見。而底於至純之地。則道之本純可知。須知此章是論道。不是論聖人。卽言聖人。亦以明道也。美以外見者言。善則美之實。章內相宏俱作對待看。如物生而皆有。則不見爲有。惟有生而無者。以形之所有見矣。如事而皆難也。則不見爲難。惟有事之易成者以形之。則難見矣。如形而盡長。不有短者以顯其形象。則不見爲長。惟有短而長見矣。如勢而盡高。不有下者以受其傾壓。則不見爲高。惟有下而高見矣。雜比曰音。單出曰聲。止有聲而無音以和之。則不別其爲聲。惟有音以和聲。則見音之美於聲矣。止有前行而無後隨。則不別其爲前。惟有後以隨前。則見前之尊於後矣。作動也。不辭。無言也。不去。雖須聖人說下。然聖人渾天下於道。則道直不去於天下。非止不去於聖人之身而已。去去聲讀。蓋自然而不去。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之治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夫音扶

。一本聖人之治治字上脫一之字

右第三章。此章是聖人以無爲治天下之大要言在上者。不以賢相尚。而民不爭賢之名矣。不以難得之貨爲貴。而民不盜貨之利矣。何也。賢與貨皆可欲者也。不尚不貴。則使民不見其可欲。而心自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民。務使人人虛其心。心虛則爭盜之見不得生。實其腹。腹實則爭盜之念不能勝。弱其志。志弱則不敢有爭盜之萌。强其骨。骨强則不甘有爭盜之事。如此則能使民無知其可欲者。無欲其可欲者。且能使知其可欲者。雖知而不敢爲也。能使天下之有爲者。皆化於無爲。則天下無不治矣。

附解 章之要領。在不見可欲二句。上前四句。是推原民所以無欲之由。下則正言聖人所以使民無欲之實。虛其心者。心常淡而無思慕也。無思慕則欲不能動。爭盜之見所以不得生。實其腹者。腹常飽而無貪求也。無貪求則欲不能奪。爭盜之念所以不能勝。弱其志者。柔弱退怯之人。凡事必守。死常恐以欲而獲禍。又安有爭盜之萌。強其骨者。骨幹強梗之人。作事必磊落。不肯爲欲所率制。又弱有爭盜之裏。數句皆當以欲字貫。蓋去爭盜。總在絕欲也。求民無知無欲。不乎無欲由於無知。無知者正其原也。使夫知者不敢爲。道其流也。里爲無爲。則本正原清矣。使者溜乎熙穆。無爲而民自化。非禁止之謂。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illegible]

右第四章。此章言道之虛靈。最難測度。有不知而然之妙。通章故作疑難詞。更不下一斷語。正極力形容道之難測也。冲。散也。言道散而用之。若不見其盈。及觀其會

極處。則見衆理皆由之以出。卻淵乎有似萬物之宗焉。何以見爲萬物之宗。蓋道與萬物共處天地間。旣挫其銳而不用。解其紛而不見。與物和其光而不現其明。與物同其塵而不露其眞。究竟此萬物交動之地。而此湛然至靜者。又似若存於其中。是則物物皆其子。而可爲萬物之宗矣。若究道之原。則吾又不知誰得而子之。意者其得象於帝之先乎。

剛解章分三段。道之虛靈不測。首三句已盡。中五句。中明不測之故。末二句又究道所從出之原。宗。主也。推其銳云云。止極形道之渾淪無迹。非道有銳有紛有光有塵也。云不必認真。曰湛曰象。皆擬議形容之詞。謂萬物俱帝之云。而道且象在帝之先。則帝亦道之子矣。又誰得而子之。是倒裝語。亦是不了語。帝。天也。程子曰。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右第五章。此章言道之至虛處。無可見端。雖天地聖人皆有所不能盡。而姑就人身之一節以明之。言仁。美德也。而天地亦有不仁處。如春生秋殺。不啻以萬物爲芻狗焉。聖人亦有不仁處。如制養立刑。不啻以百姓爲芻狗焉。夫天地聖人。至仁也。而究竟不能全其仁。則知仁之爲道。有行則必有止。猶聲音之道。有入則必有出。天地之間。不猶物之有槖籥乎。蓋槖籥之爲物。空其中則不見其盡。有於中則必窮其量。是則如道之至虛處。其清濁美惡。一無可見。而常見其不屈也。虛而動。則清濁美惡。皆歷歷分明而愈見矣。道之守虛如此。觀之於人。其言多者。而多之數終窮。反不如守中者之無言而莫可量也。觀此則知道期於至虛焉可知矣。

剛解章分三段。首四句借天地聖人之有道之無爲。中四句。即物之無盡以發明道之無盡。末二句。又即人身之有盡者以足之。芻狗不恃。經毀也。言天地施生。聖人休養。未愛物而不毀物。至不得不殺。不得不刑。則輕賤之矣。此正仁所不能盡處。陰符經曰。天地萬物之盜。意亦類此。籥似笛三孔。槖籥。蓋道歛於至靜之中。常虛而無有。及動而用。則川而念不窮。藏於槖之中。其籥亦空而無有。及動而用則愈吹而聲愈出。故曰猶槖籥。屈。渠勿切。音掘。謂盡也。指屈伸之屈。中亦止靜默之謂。非中德之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此章又言道之至虛處。卽在人身。人人能養其至虛。則人人可以盡道。谷。藏養也。牝。母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言人皆稟此至虛至靈之神以生。自人不知所以養之。故其神日以散耗而速其死耳。惟有道者能藏養其神。而不至於速其死。故其虛靈之用。生生不竭。是卽所謂玄牝也。何以謂之玄牝。言此玄牝也。守之則至虛至靈。而全夫天地之氣。不能守

之。則失其虛靈而賊夫天地之精。是玄牝之門。即天地之根也。何以謂爲天地根。蓋神之爲物。本無形可見。無聲可聞。其藏於中者。似綿綿若存而不見。及其施之於外。則又自然順適日用而不見其勤勞也。谷神之妙如是。求道者甚無散而耗之可也。

附解上章言道虛而不盡此章即以其虛而不盡者屬之於人神虛神也焦竑俟曰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不測故曰神首二句言神之宜養中二句言神之所關甚大見其不可不養末二句又極言神之妙以動人之養一層深一層神以體言玄以用言惟本體虛靈斯用亦虛竅此神所以爲玄之母也曰門者玄爲人動靜之樞猶門爲人出入之樞有剎不能離意根本也曰天地根者蓋生天生地生人皆本於此人之本即天地之本故云天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即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意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右第七章。此章論求道者當於無道處求之。能不有其道。便是大道所歸也。言天地可謂長久矣。而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生物。不自生而物生。則天地自然長生矣。聖人之身。爲天下先而獨存。然所以能先能存者。以其先物而後己。內人而外己。則天下先聖人自然先。天下存聖人自然存也。是天地聖人皆以無私而成其私耳。觀此則知道之在於無道之中。一如天地聖人之不自有而已。

附解章是影射體以天地聖人作箇榜樣無遺求道蓋以道公之天下而不私使天下渾於道中而不見有道也不自生故能長生謂天地生物爲物而不自爲故物之生終古不息則天地之氣化終古不竭此天地所以長生也聖人後其身外其身亦爲人而不爲身即後章吾無身意先者立爭人之上而長人之謂存者與物中處而不隨物榮枯之謂天下先聖人自然先謂天下食福常先於聖人所以皆樂推戴聖人而聖人之身自然得以長人而先也天下存聖人自然存謂聖人之澤常存於人心所以殁世人猶思慕而聖人之身自然永久而長存也私私其身也蓋生物先物天地聖人本無私而長久先存若惟天地聖人獨得而私之則其私也亦天地聖人之無私有以成之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

唯不爭。故無尤。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正政同夫音扶 與善人一本人作仁正善治一本正作政

右第八章。此章言有道者。備道於己。而無自足之心。公善於人。而無同異之見也。謂體道之人。善能臻於其極。是爲上善。上善者殆若水然。水善利萬物。任萬物之雜投。而不自滿其量。且任萬物之紛出。而不辨別其類。是與物無爭也。人能如水之不爭。亦無自足。無分別。於衆人之所惡。而混然處之。則於道也不庶幾乎。何言之。水避高趨下。隨流不逆。是不爭之善地也。而上善之居亦如之。水含納萬類。靜深有本。是不爭之善淵也。而上善之心亦如之。水資人用。而用之者不爭多寡。是水之善

與人也。而上善之與亦如之。水能鑒物。而所鑒者不爭妍媸。是水之善信也。而上善之言亦如之。水流則迅。平則靜。盈科而進。而不爭後先。是善治也。而上善之政亦如之。水方則折。圓則旋。順水之道。而不爭險易。是善能也。而上善之事亦如之。水冬則凝。春則渙。各應其節。而不爭盈虛。是善時也。而上善之動亦如之。夫水唯不爭。故有此七善。人能不爭若水。則無入不得。又何怨尤之有哉。此所以謂上善若水也。

附解章以善字爲大綱。不爭字爲眼目。幾於道句。蓋上是推原所以善之故。下又推原所以不爭之由。道微妙玄通。無可名。幾不止不爭而已。故不云道而云幾於道。幾近也。道章頓點善字。不爭雖止二見。然不爭者善之源也。不爭二字。已開下篇柔弱善下之宗。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揣一本作揣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遺于貴切音位

右第九章。此章言道。虛則能守。謙則能行。見人不可有盈滿之意。有驕矜之心也。謂守道者。貴持之以虛。若見爲有得。便存盈滿之心。則盈滿必傾。而所守終於不固。不如其止而勿持也。行道者貴揣之以漸。若銳其氣以求進。則進銳退速。無論無得。即有所得。亦不能以常保也。不特道也。即如人世富貴之家。金玉滿堂。而卒莫之能守者。亦因其恃富貴而驕。以至自遺其咎耳。夫盈銳之無一而可如此。此所以天地間。能守之不盈。行之不銳。雖至功成名遂。而身仍退處於無爲之中。是即天無爲而恒久之道也。求道者所宜知也。

附解章首四句爲求道者示警。正恐已自詡指中四句則舉其類而極言之。爲盈銳者寫箇樣子。不作譬喻看。末二句則以退守之道指點之。須知此二句不是爲功名者說法。蓋盈銳之正退之反。見功名者尚不可留。幾見求道乎。易曰。亢之爲言知進不知退。盡進採則何裝之理。須退而不進。乃不失其正。此章之旨。正與之合。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離去聲叶平聲

字讀長上聲。能無爲。爲字一本作知。能嬰兒句以下。數能無句。一本皆有乎字。作歎語

右第十章。此章言體道德者。當以無爲爲主。有一毫作爲處。便非玄德。營。勞也。魄者。神之靈也。魂主氣。魄主神。故言魄不言魂也。一者。道之全體也。無離者。動與道合。而自然無離也。專氣致柔者。專理其氣。而使致柔也。嬰兒者。自然而柔者也。滌除玄覽者。滌除其私而玄覽其理也。無疵者。自然無疵也。愛民治國者。以致教愛治之也。無爲者。自然而治也。天門開闔者。後天之初。開陽而闔陰也。無雌者。先天之始。自然有陽淸而無陰濁也。明白四達者。用其光華而著也。無知者。自然掩著其光。如

無知也。能寧也。言載此營營之神。以求抱道之一。寧安處無為。而自與道無離也。何以見之。如治氣者之專理其氣而使之柔。寧如嬰兒之不理而自柔也。治心者之洗滌其心。而廣覽其理。寧如嬰兒之生。自然無疵也。治國家者。用其政教。以愛民而治國。寧如嬰兒之可以無為而自治也。治性氣者。用後天之功。開陽而留清。闔陰而遏濁。寧如嬰兒之本於先天。自然有陽清而無陰濁也。用智慧者之務期明白。使光華四達而顯著。寧如嬰兒之自然先覺。有光弗曜。而如無知也。蓋嬰兒之生。無為而生之。無為而畜之。其生也。不自見為有生。其為也。

不自恃其為。人為物靈。其生也長也。皆所以長萬物而不知為物之宰。則是無為之極。且不知其無為。天下之德。莫虛靈於此矣。然則體道者。亦何必自勞其神。以求其抱一。但須任其自然。與道無離。而取則於嬰兒可也。

附解章首二句是一章大旨下皆申明之專氣致柔十句申明無離之義生之畜之以下又申明嬰兒之義義專也滌除玄覽玄宅即虛宅謂虛心以滌覽其理也與章末玄德玄宅兼虛靈而言者不同疵心之累也離陰也此雖宅與後章守雌雖宅亦不同此雌字作宅是不可留者後雖字作柔宅是不可去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為作運動看謂其生也不自見為有生其生而能運動也不自恃其能運動與第二章為而不恃為指聖人之教事言亦別末句主宅即首句一宅以道之體而言則日亏以德之用而言則日宅作而樣看不得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右第十一章。此章言道中運用之妙也。言以三十輻而共依一轂。是輻與轂皆車之用也。然所以能運動者。不在車輻與轂。而在輻轂所交之隙。是當其無處。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成器。彼埏埴亦器之用也。然其所以能盛物者。不在埏埴。而在中央之虛空處。是當其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為室。是戶牖亦室之用也。然其所以能出入起居者。不在室之戶與牖。而在戶牖間之空洞處。是當其無。乃有室之用也。觀此則知道矣。是以道

常有之。有之者何。所以任體者之取攜而求之立應。乃道之利器也。又常無之。無之者何。所以使體者之靈通變化。有容無滯。乃道之運用也。歷引夫物以次及道。所謂以可見者。擬諸不可見者。欲人體會其象而自明也。

附解章是與體注在末四句有無二字即首章常有常無之旨當以無為主蓋道非有不行而非無以納者則不能靈通變化而所行亦濟猶有利器而不違於用也末二句當云道常有有固道之利道常無無尤道之用抑揚讀則輕重自出輻輪股轂居輻中為輻所奏者和土日矮黏土日埴蓋黏土使細賦以和為器也器陶埏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爽叶平聲音霜 行去聲 去上聲

右第十二章。此章言道中無爲之妙也。人之一身。目所以交色。乃五色交投而目盲矣。耳所以交聲。乃五音雜奏而耳聾矣。口所以交味。乃五味相乘而口爽矣。心寔於愛娛。乃馳騁田獵而心發狂矣。行關於得失。乃當難得之貨而行妨矣。蓋目與耳與口與心行。皆外交乎物動而有爲者也。有爲者易逐物去。所以有盲聾諸病也。惟腹則不然。腹處人身中。外不交物。靜而無爲。物亦不得而擾之。是以聖人體道之旨。首以無爲爲要。寧爲不動之腹。不爲至動之目。故言體道之功。不取動而取靜也。爽。失也。妨。𡚁也。獨言目者。舉一以概其餘也。

附解。章以爲腹句爲主。腹止取其不動意。蓋人之一身主宰在心。腹本頑然塊然。心常動。動則外物易乘。聖人取腹之頑然。使人心亦如腹之不動。心不動則耳目口行。皆從之不動矣。須知不動中有無爲在。蓋人固無有[illegible]動者。惟動而無爲。則靜固不動。動亦不動。心之說身是[illegible]說。其何由入。此正所謂無爲之妙也。心之說感世多[illegible]言田獵者。蓋舉其動之極者爲言耳。○董思靖曰。上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illegible]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illegible]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illegible]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爲吾之爲。平聲。爲天下爲俱去聲。○辱爲下[illegible]字上一本多一寵字。失之若驚句下一本多是謂寵辱若驚一句

右第十三章。此章言體道必能無而始能有也。辱。[illegible]也。

貴大患若身。倒文也。言人當寵之辱而其心反若驚懼。若自貴則不啻若六患臨身矣。夫寵辱何以言若驚也。辱之者自上。受辱者爲下。得失皆非我主。故皆可驚也。自貴者何以若大患臨身。吾所以自貴者。皆以吾有身之見。以其身爲吾之身。則不得不以得失爲吾之大患。若吾不自有其身。則此得失亦於我無與。吾有何患乎。是以體道者於此不自貴其身也。貴以其身爲天下而我無與。則此身可長寄於天下矣。亦不自愛其身也。愛以其身爲天下而我無與。則此身可長託於天下矣。道之以至無而含至有者。蓋在此也。

附解。章[illegible]謂不以己之身爲有無而以天下人之身[illegible]無必己無[illegible]人不能有所以謂體道必能無始[illegible]也章[illegible]言[illegible]之界中二段分釋之末始[illegible]字實寵辱句亦藏有身[illegible]曰寄曰託蓋謂身即可[illegible]而非我有之身仍是吾[illegible]大于富貴無非乘而去之[illegible]爲濟世矣又何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爲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右第十四章。此章言體道者。當體道之本來。自無而有

也。言道果何名乎。將欲因其不可見者而名之。則當名之曰夷。將欲因其不可聞者而名之。則當名之曰希。將欲因其搏之不得者而名之。則當名之曰微。要之此三者。雖可以為名。而皆莫可窮究。於是混三為一。而謂之為無。是以道體麗於人之身。其在上士。不見其於道獨明。其在下士。不見其於道獨昧。智愚賢否。皆道之所歸。變動無方。繩繩焉不可以一定名之。而復歸無物而已。夫既無物矣。何以繩繩變動。是謂無狀中之狀。無象中之象。若恍若惚。非有實境也。是以體道者若執意以求之。將欲迎之。而其首不可見。即欲隨之。而其後亦不可見。惟當思道之古始。本來無物。今有物。亦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執古無物之見。以御今有物之中而已。若能如是。則以無而生有。有還歸無。道之本來。悉付於我。是謂為道之紀也。

前闡章明道之本來自無而有在末四句見之前皆極形其恍惚不測似無而有微有道無以歸到無上分四段看章首至混而為一句以道言其上不皦至是謂忽恍以道之附於人而言迎之二句以人之體道而言執古之道至末則指出本旨無色曰夷無聲曰希無形曰微繩繩不絕也惚與恍則忽恍不分明也古對今言非皇古之古預冥始生蓋指渾沕之物乾坤未闢時即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之始紀者總會而有條理也朱子詩經註凡綱舉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

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夫俱音扶。強上聲。儼兮渙兮一本無兮字。不欲盈一本無欲字。

右第十五章。此章言體道者。當以無而藏有也。冬涉川。戰慄之狀也。畏四鄰。謹慎之狀也。若客。恭敬之狀也。冰將釋。舒散之狀也。若朴。言其實也。若谷。言其虛也。若濁。和光同塵也。徐。長也。言古之善體道而為士者。氣象無端。變化不窮。其玄通微妙。殆深厚而予人以不可識焉。夫既不可識矣。則不得不於其所外見。而強為之容。但見其豫兮若冬涉川。戰慄之至也。猶兮若畏四鄰。謹慎之至也。儼兮其若客。恭敬之至也。渙兮若冰將釋。舒散之至也。敦兮其若朴。實之至也。曠兮其若谷。虛之至也。有此數者之美。而又能渾俗和光。絕不與人相異。渾兮其若濁。誰得而測其際哉。古之善為士者如是。蓋道以清為內。以濁為外。獨清不濁。則動而易息。獨濁不清。則靜而難安。今之體道者。孰能用濁以靜之。而仍長清者乎。孰能安以久之。雖動而仍長生者乎。內外兼備。虛實同體。非有偏能也。守此道者。惟不欲盈而已。蓋實則易敗。虛則無際。古之為士。納至實於至虛之中。而予人以

不可識者。祇此不欲盈耳。夫唯不欲盈。則虛者常虛。實
者常實。靜者常濁而長生。動者常淸而亦長生。道之所
恃以長久而生生不已。守其故而無更端見異之變也。
士之有志體道者。當效古之善爲士者而可矣。
附解 章重不欲盈三字。分三叚看。章首至渾兮若濁。是來古之體道者立箇標準。孰能四句。正體道之眞。末三句則得道之驗。豫猶皆獸名。豫象屬。能知其行遲疑。隴右謂犬爲猶。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敦厚也。曠空也。濁以靜而能淸。能靜則心常淸定。自中無欲。疵而長淸。安以久。安而能久也。內安而能久。則外緣不擾。自迭出不已而長生生。非生存之生。謂道之在我者生生不息也。不盈卽虛。能納實。正欲妙主道之根源。能敝不新成。王純甫曰。能貴爲實取歛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也。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

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
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
不殆。夫音扶。是謂復命一本作靜曰復命
右第十六章。此章言體道者。當體道之本原於心。必能
無而始能久也。物字指身內之喜怒哀樂而言。言體道
者。當本此至虛之體。推而至於極。本此至靜之體。推而
守之甚篤。待萬物並作之後。吾靜以觀其來復之處。但
見凡物芸芸然。各歸其初出之根。歸根者何。卽吾身至
靜之地也。何以歸根於靜。人生之初。本至靜而無動。歸
於靜。是謂復其天命之始也。何以爲復命。人物之出處。

卽人物之歸虛。故復命者。乃人物之常理也。人能知人
物之常理。庶乎於道不昧。而自然靈明矣。若不知是常
理。則不知本然之至靜。勢必逐物而動。將妄作以罹凶。
若能知常。則我心自然至靜。而於物有容矣。能容則我
能用物。物爲我用而公矣。能公則我爲物主。不爲物而
而王矣。能王則可無爲而治。順生自然而天矣。能如天
則可虛可實。可有可無而道矣。能道則生生不已。變化
不息。天地之至久者。已悉歸於我。雖身已沒。而我之道
終不殆也。
附解 章言靜虛二字。是一章主宰。靜則虛。理本一貫。故下止言靜。不言虛也。復命句。承上是原其理。而況靜之當守。下則由守靜而進之。以至其極。見守靜之功大。則靜之當守可知。章內不露無字。蓋靜則無爲。無字卽括於靜字中。容公等皆指內之所蘊者而言。非效也。不可說到外邊去。且亦一串說下。非容後始公。公後始王。後始天。始道。始久也。歿身不殆。非危殆之殆。作朽字看。蓋身雖歿。而道仍長存不朽也。卽中庸悠久無疆之說。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
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不知有之。不字一本作下字
右第十七章。此章言體道者。當知無爲治身之道。卽所
以爲治天下之道也。太上以無爲化天下。故下不知有
之。其次有德可見。有惠可稱。而下親之譽之。其次道以
政。齊以刑。而下畏之。其次則任知術。務權詐。而下侮之。

夫上不以誠信待下，斯下亦應之以不信矣。是以無為之君，不出號令，一若自貴其言。如循之多畏忌而不出者，迨至功成事遂，百姓順則於不知，皆謂我自然如此。而不知有君上之化矣。

附解 章分兩截章首至有不信句見上之化民有厚薄則民應之有誠偽下見上之化民以不化化之而民自化與章首相應親譽以德惠畏以法令侮民皆信不足也信不足直接上三句不止承侮之句說下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右第十八章。此章言有為為道之病也。蓋大道行時，人情渾樸，所為仁義之德，詐偽之事，孝慈之名，忠臣之節，

皆無由見。惟大道廢，始有仁育，有義正，而仁義以立。大道廢而智慧出，始有機詐，有權謀，而大偽以作。大道廢而六親不和，始有嚴父，有肖子，而孝慈以修。大道廢而國家昏亂，始有犯顏，有捐軀，而忠臣以出。凡此者，皆原於有為也。求道者知有為之病，則當反有為而無為矣。

附解 章以首二句為綱下皆足此二句意惠與慧同蘇子由曰大道隆仁義行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足以濟萬物而加以智慧民於是始以偽報之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

九章。此章言無為為道之盛也。蓋私欲之害，有為而為者開其端。如在上者，用其聖智，則法令滋彰，民以多事，惟絕之棄之，而民利百倍。用其仁義，則恩誼過分，失其本然，惟絕之棄之，而民復孝慈。用其巧利，則貪昧詐偽，爭競成風，惟絕之棄之，而盜賊於以無有。凡所以絕之棄之者，以致治之道，備文不足以教民，必絕之棄之，而其令乃有所屬也。體道者體此理以治身，見其素而守其朴，使私欲去而天真全，則無為之道可企矣。

附解 章重末二句前備言無為之益引起見體道之要於無為也利如耕鑿之類本不必棄聖智何用孝慈出自性生亦不必暫率仁義何居盜賊貪利也本不知利自無盜賊巧利何用此所以皆當絕當棄也三者指上文各下句而言文即聖智等項以其見之事為故謂之文也屬所著也謂所絕所棄如舊則治道自有所用著也素自其外見者言朴則其內存者言少私寡欲正抱朴之法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唯上聲乘平聲食音嗣。沌沌一本作純純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止一本作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且鄙一作似鄙

右第二十章。此章承上二章而言。見道不可爲且不可學也。凡體道之人。若執意以求道。而學焉則失。如雖有道之見。而終反失道之眞矣。唯屛去一切修持。絶學所以無憂也。夫善之與惡雖不同。而同出於有爲而爲。如唯之與阿雖有不同。而皆出於有意而發也。善惡之相似。其幾如此。惟非道不處。於人之所畏者。不得不畏而已。是故以其容貌而言。體度之則。本荒兮渺舒而未艾也。乃衆人熙熙焉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以其才能而言。本乘乘變動而無所止也。乃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以其心性而言。則賦稟一原。乃我獨愚也。乃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卽以道體而言。道本至大無外。故忽兮漂兮若海之無所止也。乃衆人於道皆爲有用之器。而我獨頑且鄙焉。凡此者。雖我之異於人。而非故爲獨異之見也。誠以道之與我。本同一體。無待於學。如子之食母。本同一體。不待於求也。人不知此。故終日學之而道愈離。我惟體此。故絶學而道自合矣。

附解章明道不可學。當以絶學無憂句爲綱領。唯之與阿六句。言已之不學。不違於人之學。以下四畧。又言己之不毫大異乎人之學。末二句則發明所以不必學之故。嗜慮舉逮也。阿讀慮也。最何言相去無多也。有爲爲惡固忌。有爲爲善亦非善。何者。言舞所差別也。畏者畏爲惡也。此二句最宜者畏。盡善與惡良無所差別。然止如此說。又恐人因是而走向惡邊去。故懸接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以斷人爲惡之根。正立言周密處。意淵大貌。央中也。未央者。如日之行。未中則未盡也。熙熙和樂貌。太牢食之盛也。春臺居之曠也。泊無欲貌。兆萌動也。初生日孩兒。孩二三歲也。乘乘變動貌。遺無也。沌沌渾沌不通貌。昭昭察察明也。皆悶悶昧也。忽不測也。漂浮動也。以用也。四段中以己被人傷人抑己。絶以畢其不學之狀。末二句始結明不必學。以足章首絶學之旨。道子由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本不知性命之正。積學求益。而無以一之。則其中紛然矣。經患學者之至此。故曰絶學。若夫聖人未嘗不樂。而以道爲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又安用絶邪。貴者須善會之。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忽兮恍兮等三句。一本作忽兮怳兮忽窈兮冥兮。其俱少一兮字。

右第二十一章。此章亦承上章而言。明道不可學。以道體之無定故也。謂道得於心之謂德。彼大德之容。蓋惟道之是從而已。夫道之爲物。恍兮而不可以目遇。忽兮而不可以意測。乃忽兮恍。又若有象之可隸。恍兮忽。又若有物之可指。究之所謂物所謂象者。豈果有物象哉。亦窈兮冥兮。以歸於無而已。然此窈冥之中。其精靈正不可揜。而所謂精者。又非假設之形似。本甚眞而迥殊於幻誕而不可信。所以自古及今。道之名不可去。凡天下之萬事萬物。莫非道所閱歷而畢貫其中。吾何以知萬事萬物之畢貫哉。正以隨在皆道。而道之無定體也。

彼有所執以學道。失道之旨矣。

附解章是論道非論德。首二句從德引起道字為提綱。以下至其中有信。皆極言其體之無定。以發明道宗。自古及今至末。則申明容字。容容納之容。括在德上。其眼道本。蓋道無定體。貫萬物萬事而無不容。則德之有容非從道出乎。閱即詩經我躬不閱之閱。亦作容字看。甫始也。言始可以該於闔古今亦衆有之始終。皆道所包容也。然字即指閱字言。如云吾何以知衆甫之容於道諸正。以道無定體。故能容。若有定則滯而不能容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窪音哇。夫音扶。莫與之爭一本莫字下有能字。

右第二十二章。此章又承上章而言明道無定體。以示

下為體。體道者當公之而無所執也。古人有言。天下事存一自曲之見。則能全。存一自枉之見。則能直。自陷以受物。則能盈。自敝以化物。則能新。自少者。必能求而有得。自多者。必紛更而易惑。是以聖人之於道也亦然。聖人之心。貫有見於道在天下。不在一己。故不執己見而能公於人。於焉抱此混一之象。以為天下式。見道而不自以為見。而道愈明。是道而不自以為是。而道愈彰。以道被於天下而不自伐。故其道為有功。以道散於天下而不自矜。故其道能長久。觀天下如一己。觀一己之道。如天下之道而無所為執。斯天下之道即一己之道。而

莫能與之爭也。然則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體道者誠能知此全之之理。斯天下之道歸之矣。

附解章重抱一以為天下式句。一者合天下於一而無分乎己。無分乎人也。首六句泛就物理言。俱重上一字以起下。不執己意。不自見以下。則發明抱一之言。亦歸重舞句上義。曲對全言。即中庸致曲之曲。作偏字看。言常存一偏而不全之見。則不全。不己故能全也。枉直亦然。窪升下也。謂當窪下。如陷於窪也。盈者量能容物。物歸而盈也。弊與斂同。謂已有者藏為已敝而不留也。新者因物應物。時出而新也。即下篇末章聖人不積意。章末曲則全句。本章首六句。舉言曲則全者。皆舉也。全而歸全字內。亦藏有曲則二字。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

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有不信。樂音洛。一本無道者同於道三句。一失亦樂失之失一本作得。信不足二句一本多二焉字。

右第二十三章。此章言道雖無定體而不可執。要非隨流合衆以為道。故以自然二字開其宗。亦承上章而言也。蓋道之微旨。止在自然而已。如風雨天地自然之氣也。飄風驟雨。則乘其自然之氣矣。夫氣出於天地。一乘其自然。則不終朝。不終日。雖在天地。尚不能久。況於人而可乘其自然乎。故從事於道者。知道為自然之道。而同乎道之自然。知德為自然之德。而同乎德之自然。毋若失者之乘其自然。而同其失也。夫同乎道者。凡有道

者。亦樂得而與之同。道同於德者。凡有德者。亦樂得而與之同德。即同於失者。凡有失者。亦樂得而與之同失。其以類而應如此。夫道德本自然。而人不能同其自然者何哉。由於道德而信之不足耳。其信之不足者。又由其先有不信之。見存於中。所以志不堅守不固。如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矣。若知道爲自然。又豈有是哉。

附解章以自然二字爲一章之骨蓋道以無爲經以有爲緯自然則該有無而貫之也一部經緯之大言不外乎此故章首從天地說入見天地亦不外此二字以歸到人上從事於道以下則專就人言道者同於道三句言人本有此自然所當體備於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六句言人皆有此自然所以有類應之機末二句又推言人所以失其自然之故反復推究總見天地人物皆歸在自然上此自然二字所以爲道之宗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跂音企贅行之行去聲惡去聲處上聲

右第二十四章。此章承上曲則全之旨而反言之。以見有執者之爲患也。跂獨足者也。跨足病者也。言吾所謂道不可執者。果何以見哉。蓋道必公於天下而始全。如人必恃雙足而始能立能行也。跂則不立。跨則不行。道亦如是。體道者若執己之見以爲見。則道無由明。執己之是以爲是。則道無由彰。執己之道以被於天下。而自伐者無功。執己之道以張於天下。而自矜者不長。蓋道在天下本公而不可執。若徒執己意。則於道也。亦如遺餘之食。多贅之行。不合於物。適爲物所惡耳。故有道之士。獨能深知其理。混一合同。而不處於偏執之地也。

附解章首二句。矜言以起下有執之爲患。自見者四句正有執爲患之實。其於道也以下。又推言所以爲患之故。章與曲則全章。一正一反。前章言不爭。不爭則無惡此章言惡惡正惡其乖一一一爲示人最爲深切呂言前曰處衆人之惡。故幾於道。上善章已言之。此云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何也。蓋卑下柔弱衆之所惡。而不爭者也見是矜伐衆之所惡。而爭者也。故有處有不處其爲不爭則一。以此章蓋上章前則上下四章尤聯絡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上聲

王居其一焉一本居作處無其字

右第二十五章。此章承上章希言自然之旨而申明之。以明自然之義也。域中有一物焉。無始無終。混混而成。先天地而生。寂兮無聲之可聞。寥兮無形之可見。獨立而不變其體。周行而不殆其用。可以爲天下養育成全之母。是物也。吾不知其何名。爲表而字之曰道。因其字而強名之曰大。大非空濶而已也。大矣而仍見其優游而逝也。逝亦非隨在執着而已也。逝矣仍丸漠而遠也。遠亦非一縱無所歸也。遠矣仍悠然而反也。能逝能遠

而又能反。謂之大也宜矣。是故天地間無不容者惟道。無不覆者惟天。無不載者惟地。無不尊者惟王。四者皆謂之大。以四大之中。而王亦居一焉。則當體道於身。以為天下式。故人之為道勞擾。當法地道之安靜。地之為道發實。當法天道之虛靈。且天道之成形成象。又當法道之無形無象。至於道則何所法乎。時靜時動。時有時無。一本於自然。而無矯強造作之迹焉而已。

附釋章以大字為眼目。曰逝曰遠曰反。都包在大字內。自章首至遠曰反。是推原道之所以大。以下又以大與大相形。見道之獨大。逝如行路者之行。行不迫也。遠如行路者之無遠不到也。反如行路者之到而反也。皆發義之詞。蓋道之體不可摹狀。故就其用上摹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者。蓋以天尊於地。地尊於人。故還尾還出究竟歸於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即道。而亦云法者。因道以自然為極。道必極於自然。乃可謂道。故亦言法耳。章內言天言地言王。辭意益歸在王上。李息齋曰。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王不及天地不及道。而此云四大王居一焉者。蓋以人之一身青天怒哀樂之範圍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以王配道。正復無難。章與上希言自然章聯貫看。上章從天說到人。此章從人說到天。上章以自然起。此章以自然止。順推逆推。已開後來文家提挈照應順逆縱橫法門。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乘去聲。處上聲。聖人一本作君子。失臣一本作失身一作失根一作失本。

右第二十六章。此章亦承上章而言。以重靜二字。明自然之理也。道本自然而重。亦自然而靜。天下之物。其根必重。其枝必輕。是重為輕之根也。靜則為君。躁則為臣。是靜為躁之君也。是以聖人知重為輕之根。而終日行之。如守輜重者不敢離也。知靜為躁之君。雖有娛樂宴安之所。超然燕處而若無與也。古聖賢之君。其自處如此。奈何後世萬乘之主。而自輕躁其身。以輕踈天下。是以道之為要。宜重而不宜輕。輕則離乎重之根而失臣矣。宜靜而不宜躁。躁則離乎靜之主而失君矣。體道者其亦守靜守重焉而可矣。

附釋章為求道者而發。雖不專指君天下者。然玩其語意。則見君天下者尤當以重靜為要也。首二句說物理。言見重靜之實。守中四句正言能守之實。末四句極言不守之失。靜為君者。靜能制動也。躁為臣者。動役於靜也。不言動而言躁。躁動之甚而煩擾也。人不能有靜無動。動而不離靜。則動又何病。惟動之甚而煩擾。則病矣。輜車重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云輜重。榮觀謂宮室華美可壯觀瞻也。輕則失臣。蓋輕則若尊體褻。雖以制其臣。故失臣。躁則失君。蓋躁則眾動乘張無君人之處。故失君。然失則交失。分屬者互文省筆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行去聲。揵巨碾切。上聲。一本無是以聖人四句。

右第二十七章。此章言道本自然。合人物而皆有。合善不善而皆具。見體道者不可執著。隨在體會。則得乎道

之瑕謫。如善行者。率乎道之自然。則行無轍迹之可拘。善言者。率乎道之自然。則言無瑕疵之可讁。善計者。率其自然。則計自萬全而不用籌策。善閉者。率其自然。則守自堅固。無關揵而不可開。善結者。率其自然。則物自槙密。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知乎此。其於人也。以人治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於物也。因物付物。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夫聖人聰明天亶。何難師心自用。猶必因乎人因乎物。如是。是謂取衆人之明以爲明也。不獨聖人宜然。即常人亦然。故以不善人遇善人。則可以爲法。是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善人遇不善人。則可以爲鑒。

是不善人者。亦善人之資也。若不善而不貴其師。善而不受其資。雖有大智。終歸大迷。天下之執己見而不知自然者。往往然也。誠知道合人物而皆可以盡道。合善不善而皆可以見道。則道之要妙在是矣。

附解　章以是謂襲明句爲樞紐。見求道者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揵。限門木也。即戶牡兩端入牝孔所以止門者。結者亦曰關楗約束也。分三段看。首五句歷指事物之不自用者以關其難。聖人救人五句以聖人立箇標準。善人以下則歸到常人上。見常人皆有可取。因教人以取而警人以不取。蓋借聖人以開導常人也。當重此段。章末迷字。正爲自用者下針。蓋見善而不肯法。見不善而不知警。天下恃智自用者大率如此。故以此針破之。用以淡其任智之心。而事其自用之念。策勵下學。此等處最爲吃緊。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長上聲。

爲天下谿等一本無　重句朴一本作樸

右第二十八章。此章言道中自然之旨。以守朴爲要。體道者當藏之而勿失也。言處身以弱爲得。知剛强之雄。不若守柔順之雌。斯靜而有常。可以爲天下谿矣。爲天下谿。則道德長聚於一身。吾見其常德不離。復歸於賦畀之初。如嬰兒始生時自然之本體也。處世以昧爲得。知察察之白。不若守汶汶之黑。斯智而若愚。可以爲天

下式矣。爲天下式。則應事接物。皆有道以爲之主。吾見其常德不忒。復歸沖漠無朕之始。如無極以前自然之本體也。處道以損爲得。知進取之榮。不如守退藏之辱。斯虛而能受。可以爲天下谷矣。爲天下谷。則道德與身混而爲一。吾見其常德乃足。復歸渾然無名之母。如璞玉未琢時自然之本體也。然則體道者亦嘗思抱朴之旨而已矣。朴之爲物。藏於內則不見其美。而散而破之。則爲有用之器。故聖人用之以爲應事接物之官長。體道者宜以朴爲制御事物之大器。毋致削喪而割傷之。斯可矣。

附解曰。如詩體叶韻。大旨以守朴爲要。朴者。純一無爲。歸嬰兒之初。無極之始也。曰嬰兒。曰無極。曰朴。取其叶韻耳。其實止一朴。蓋之曰谿。曰式。曰谷。亦取其叶韻。谷以水之所歸。喻天下之歸。式。法也。謂爲天下法式。義雖不同。其實皆可互見。常德即朴。即嬰兒。即無極。曰復歸。此申言常德之無爲自然。非常德之外。又有此名目也。前三段言朴之宜守。末三句見體道者當守朴。官長猶主宰也。器。陳孟常曰。即易所云形而下者謂之器。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呴音虛。羸音雷。去並上聲。故一本作凡。

右第二十九章。此章言治天下者。當以不治治之。勿以有爲而致敗也。言將欲取天下而以爲治之。吾見其必不可得而治已。凡以天下皆至靈至虛之神器。不可以

有爲治也。夫慮天下之敗而有爲。乃爲之適所以敗之。慮物之失而用執。乃執之適所以失之。其勢然也。而不但此。凡天下之物。或行也而忽或隨。或吹也而忽或噓。或强也而忽或羸。或載也而忽或隳。大都皆極則必反。動而易變者也。惟聖人體此。知天下有治則必有亂。不如無治而亂自泯。於求治之主。所爲望治之甚。治願之奢。與治志之泰。一皆去之而弗事焉。斯天下皆無治而能長治矣。

附解。章首六句。推言治道之不可以有爲。中四句。即物理爲喻。見治亂相因。以甚言有爲之不可。末三句。言聖人之治要於無爲。則有爲之不能治天下可知。聚歸震川謂不取民田疇而伍之之取。蓋本有天下者取天下

而治之也。神器。指人物而言。以其虛靈。故謂之神。行前行。隨後。因也。謂前行而力不竭。則忽轉而從也。吹。氣出急。呴。氣出緩也。謂出急而氣不續。則忽轉而緩也。强。壯也。羸。瘠也。謂物壯而老。漸及則本强而忽羸也。載。承也。隳。墜也。隳久載而力不支。則本載而忽隳也。甚泰奢。指求治之心言。是爲之根。非正詮爲字。爲在甚奢泰後。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好去聲。善者句一本上有故字。下有矣字。

右第三十章。此章承上章爲者敗之之旨而甚言之。以明治者必至於亂。則强者必至於弱。亦物極必反之義。以警佐治者也。言以道佐人主者。當無爲而以德化天

下。不可以兵强天下。夫所以不可以兵强者。盡我以兵得。亦必以兵失。其事好還。如師之所處。人畏避而不敢行。則荊棘生。且大軍之後。殺氣干天。而凶年必有。兵之爲害如此。故善佐治者。凡事務安靜。無懷游移之見。無存二三之心。一於果而已。不敢以兵取强焉。夫治固貴果。尤須善處其果。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心愈下而勿驕。果而心愈謹慎而如不得已。果而心愈退歛而勿强。夫强且不可。況以兵乎。不觀之物。物當壯盛之時。則衰從隨之。人而恃强。恃强必敗。非佐治之道。知爲非道。則當早已。庶不至干天地之和。而神器猶可

以不失矣。此佐人主者，不可不知也。

附解：章合上下章連貫。上章為主治者言，此與下二章為佐治者言。蓋治要於無為，兵則有為之尤也。當以首二句為綱。其事好還五句，極言兵之害，所以示戒。善者以下至末，正教以佐治之道，所以示鵠。兵事言佐治者，緣其時兵連禍結，列國名卿如管狐之屬，皆以兵佐其主以爭長天下，所以不言主治而言佐治也。果勿作果敢者，即下章之守朴，謂守之固而不殺，守之久而愈篤也。猶子由曰：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讀經言其事好還一語，正自毛骨悚慄。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夫俱音扶。惡去聲。處並上聲。樂俱音洛。是以君子句，一本無是以二字。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一作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居上勢下，一本無居上勢則四字。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承上章，甚言兵之不善，見佐人主者決不可以也。夫佳兵者，實不祥之器，即物猶惡之，故有道者不事此也。是以君子尚德不觀兵，其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若兵異於居者。以兵蓋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乃不得已而用之，即用之亦不逞威，不嗜殺，以恬惔為上。雖勝而不以為美也。若以勝為美，是樂於用兵而殺人也。王樂於殺人，則上干天地之和，下殘民物之命，

兵愈勝而人愈不服，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則尚左，左陽生也；凶事則尚右，右陰殺也。偏將軍不擅生殺之權，則居左之生方；上將軍專制生殺之權，則居右之殺方。以殺方居上將軍，蓋以凶事視兵也。所以兵據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而獲勝，亦以喪禮處之。兵之不祥如此，此其所以決不可以也。

附解：章以不祥二字為提綱。首四句以不祥開端，見兵為君子所不事。君則貴左以下至不可得志句，是推原君子不事兵之由。吉事以下至末，又申明兵為不祥之故。如言不美樂殺，雖言不得志，終以凶喪悲哀，皆從心上遏殺機說，上章止就事上說，言尤凄惻。佳兵，以兵為佳也。物指草木鳥獸而言，見物猶惡兵，何況於人。

如唐李華弔古戰場文云：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皆是物惡兵景象。居則貴左，以左為尊，如曲禮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之類。用兵則貴右者，據春秋左傳楚子伐隨，季梁曰：楚人尚左，請楚尚左，則凡兵皆尚右可知。恬惔，安靜也。居上勢，謂據必勝之地也。三句語有次第，居上勢以未戰而言，殺人之衆以合戰而言，戰勝以戰後而言。邵子曰：此章喻物尤為懇切，是聖賢之盛德，湯武之用心。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夫音扶。侯王若能守，一本守字下有之字。夫亦將知止二句，一本夫字作天字，二止字俱作之字。

右第三十二章。此章結前三章無為治天下之旨而申明之，以應前章抱朴為天下式之語也。言道無定體，不

可以名名之蓋道先混兆而立如物之未雕未琢止一朴而已此朴也無形無象雖極小而處於最尊天下萬物皆道所役孰敢役道而以臣視道乎即如天下之尊莫如侯王究之侯王所以尊亦以道而尊侯王而能守此道則萬物自相安而無不賓服矣所以然者蓋天地無爲而和氣相合則甘露降人君無爲而保合太和則不號令而自均可見道本無爲不假法制自有制始有名有而不止則法令滋多萬物莫知適從而殆矣誠知有之殆則亦將知止不復以有爲損其朴則朴尚可全而無危殆之憂此知止所以不殆也不觀之江海乎江

海無爲而川谷朝宗彼道在天下抱朴無爲而萬物自化亦若是而已矣

刪解章分四段首三句言朴之體尊侯王四句言朴之化大始制四句言能抱朴之安末二句借喻以結之言物之歸必於朴爲兆朴之當宅上三章成反或正皆極言有爲之不可蓋治故此章以而爲結究益能守朴則萬物自化萬物化則無兵可冊朴立於不敢不失之地矣又何事於爲哉分四章則一章有一章之義合四章直如一章其旨自聯貫勸劍制也名尊卑貴賤之名也有名而止則尊卑貴賤仍各相安於無爲夫何殆惟不止則上有爲而民難治未兒於殆耳止非止其各止其爲也蓋爲治之道不病在名而病在爲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

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汜兮以下舊本另分一章功成而不有一本作功成不名有愛養一本作衣被不爲主一本作不知主聖人終不爲大也三句一本無也字及以其不自大一句

右第三十三章此章言體道者體道於身而無不備也

蓋道在內而不在外人能外而知人者固謂之知不若內而自知者之爲明人能外而勝人者固謂之有力不若內而自勝者之爲強優於外而知自足者固謂之富不若優於內而強行者之爲有志養於養生而不失其所者固謂之久不若養於養道雖死而不亡者之爲壽

夫既能明能強而又有志有壽則道備於身隨在而是不嘗泛兮其左宜而右有矣夫是道何道乃天地間萬物所恃以有生之道也乃當其生之而不見其辭當其功成而不有其功其於萬物愛之養之而不自以爲萬物之主夫不辭不有不爲主是則無欲也故就其無欲而言則道無朕可見可名之爲小矣若就其萬物所歸而不爲主而言則物物皆道又可名之大矣是以體道之聖人其自視每不自見其大也然正惟不自見其大故能與道爲一而道之大即爲聖人之大而聖人乃能成其大矣

附解章分三段章首至可以左右句正言體道者備道於身萬物以下至可名於大句又推言道之大見道之當體末三句則歸道於聖人見非聖人不能以體道章內小字以體言即上章之朴也大字以用言可名於小可名於大亦易擬議揣度之詞究竟道常無名大固不可名小亦不可名一有可名便非道矣強行之強勿作去聲讀蓋即自強不息之謂死而不亡言身死而身之道自歷終古而不亡非不死也凡經中言身存言不殆皆是如此說而解者以至人不生不死詮之誤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四章此章言體道者行道於天下而無不利也蓋道無象象有象者而無不包是謂大象聖人執此以行於天下其行也萬物各得其所不獲殘而相害以同安於平太之天且物與物化於淡漠雖有樂以悅耳餌以悅口亦如過客而不沉溺焉夫以道之出口本平平而淡乎無味且無形可見無聲可聞及其用之也生萬物成萬物愛養萬物而無既焉道之功用如此其行之而無不利也宜矣

附解章作兩截看章首至過客止句正言體道者行道於天下道之出口至末又推言道之功用以見道之當行天下往字是行道下往字是道既行不皆四句皆道行之效安平太平也世治日太平平太倒文也樂餌皆人所嗜好者可好之物甚多獨言樂餌以樂餌又嗜好之尤於此如過客則無之非過客矣止者不留戀也總是極寫其淡漠無欲意章多倒裝句硬句綴字句在經文又一奇法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噏音吸示使同柔勝剛弱勝強一本柔弱下各多一之字一本作柔弱勝剛強網一本作淵

右第三十五章此章言道之體即天之理雖在而莫外也言盈虛消息者天理之常天將欲噏之必先爲張之將欲弱之必先爲強之將欲廢之必先爲興之將欲奪之必先爲與之凡此者皆起於其幾之至微而發於其微之至明也是以道之在天下即天理之在人間尚柔弱而去剛強非故尚之去之也柔勝剛弱勝強人物自然之性即天地自然之理魚之在水本剛強而難脫於柔弱之網國之利器本剛強而不可以使之加於柔弱之人此道之體即天地之體天地之體無日而不在天下即道之體無日而不在天下也

附解章做戴人以審幾之學剛強敗之幾柔弱全之幾魚不可脫於淵數也利器不可示人全也蓋畢其幾之最明者以著其理所以使人以易曉章首丸包止用以作引歸重末段則柔強弱止固者極其之辟物不極則不辰故不日先而日國嗜張幾之在氣化者即盛哀過塞之謂強弱幾之在人事者廢興幾之在家國者亨幸幾之在貨利者道之體即天之理然理正在幾上兆故明道者莫要於審幾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定一本作正

右第三十六章。此章言道體無體。以無爲爲體。體道亦無體。以守朴爲體。斯道體歸於體道者而一之也。蓋道常無爲。而生物成物皆道。是無爲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萬物自相安。而化於無爲之治矣。物既化而心知啟。勢將有智巧之作。乘其欲作。仍鎮之以無名之朴。守此朴。則一切自非其所欲。而亦將不欲。至不欲而安於靜。則天下亦將渾渾噩噩。復於無爲而自定矣。此體道者所以當守朴也。

附解 章首一句明道之體。下皆詳言體道之事。無爲與朴非有二也。在道曰無爲。體之於身則謂之朴。欲作作之幾也。欲作不以作啟之。則其作自息。止此便是鎮。非有所爲鎮之方法。亦將不欲欲字。即上欲作之欲。謂欲作者。以是亦不欲作。非別有所爲不欲。靜自人心言。定以天下之大勢言。

總註 上篇凡三十六章。大要言道之大綱。不外於有無。而有無之用。不外於玄。故首章三者並出所以爲一篇之總領也。二章明道之體。三章揭道之要。皆爲求道者大道之則也。四章明道之淵源莫測。以起玄字之義也。自五章至孔德章所以申明有無之體。以發玄字之深際也。曲則全四章承上起下。明自然之義。以結玄字之意也。重爲輕根三章。又以申明有無之用。以發自然二字之實際也。將欲取天下七章言道無大無小。皆以無爲爲要。明天理之本然。以總結玄與自然之旨也。末章則取道之體。與體道之體。合而言之。以應首章而結通篇之要也。其第四章。乃道體之至要。十五六章。乃體道之實功。學者熟之而入道之大本在是矣。其二十五章。乃體道之實用。二十八章則用道之權衡。學者熟之而入道之大端。又在是矣。學者當字體句會。撫忽視之可也。

道德經下篇

熈陽胡與高編註
弟　與宗附解
弟　與宣
　　與誠　參訂
男　維遷　維運
　　維進　維錦
姪　維道　校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禮之夫音扶丈夫之夫如字處去並上聲

右第一章此章原德之體本於道非離道而有德也言上德不以德見而德全是爲有德下德守其德而不失而德薄是爲無德蓋上德無爲以道本無爲自無所用其爲下德爲之以爲全其德遂有事於爲至有事於爲於是有以仁爲德而上仁者然仁本率性而出亦爲之而無以爲以義爲德而上義者義則因事而制又爲之而有以爲以禮爲德而上禮者禮則立法制嚴等威爲之事愈多至禮作而下莫之應且爭競起而攘臂因之矣故道本無爲自人失道之眞而有爲因有德是失道而後德也德爲上德本亦無爲自德化失而習尚漓爰以慈愛率天下是失德而後仁也仁猶爲之而無以爲自仁失而德慾生因以分誼制天下是失仁而後義也義已有爲至義失而越犯作於是不得不束之以禮是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者緣人心忠信之薄而制乃禮制愈煩而人心愈偷非亂之首乎及治化愈下而權術迭出於是又有智之名不知智即非私智而爲前識其

於道也華而不實况以識敵天下使天下日漸趨於詐僞則又愚天下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而以禮亂天下處其實不居其華而以識愚天下故去彼德仁義禮之失而取此不德之德焉耳

附解章首四句是提綱通章以有德無德爲主腦上德無爲二句申上文上德下德而推言所以有德無德之故上仁四句又側承下德說見一有名目則有爲無爲俱非無爲之眞以申明無德之旨失道四句又推言無德之流失夫禮者三句又側承禮說下見禮爲流失之極前識者三句即是智之事故從禮說到智而所以失德之意乃盡大丈夫至末總結上文欲言德者舍下德而幾上德以終一篇之局上德之德其德本有元善之仁利物之義忠信之禮特渾於無爲中德且不有又何有仁義禮至以仁義禮見則德薄矣况遷風而并失之經之言豈有爲而發此然按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則太上之世其[illegible]言德而不言仁義禮也亦可知

章內上德上宝卽上下之上上仁上宝作尙字看讀重仁而以仁爲尙也義禮亦然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轂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叶正平聲與貞同轂通作穀一本天無以清句上有其致之三字

右第二章此章言德之用由於道其用必專於一而始爲德也言昔之所謂得一者我知之矣蓋得一者得其一也天之德得其一故清地之德得其一故寧神之德得其一故靈谷之德得其一故盈萬物之德得其一故生侯王之德得其一故貞使天有清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裂矣地有寧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發矣神有靈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歇矣谷有盈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竭矣萬物有生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將恐滅矣侯王有貞之德而非得一以爲用則雖貴高而將恐蹷矣夫所謂得一以爲用者何蓋德之爲用一本於退處而已卽如侯王之用至貴也必以賤爲本至高也必以下爲基觀其稱謂之間孤寡不轂非其明驗乎不觀之於物守一則專而務多則紛故致數車反無以見車之用以其多也是以君子寧守一以居賤不務多以自貴故不欲如玉之琭琭可貴而欲如石之落落難合也

附解章以一字爲主一註退處即下章弱字也如天地之氣盈則有虛鬼神之盛伸則有屈深谷之盈居窪下不居上沉萬物之生貴柔弱不貴剛强侯王之貞宜謙下不宜高貴之類章首七句見一之用之大天無以清十四句反言以見一之不可不用貴以賤爲本至末則教人以守一之方其要於居賤蓋居賤不居貴卽弱也即得一也靈藏性知來也盈容納川澤也裂缺也崩也發動也震也歇感應純也竭川流涸也殞偽生毀性也蹷失位覆亡也致數車無以見車之用蓋將欲用此又欲用彼紛援不斷也琭琭王之九猶所謂琭琭也落落薰宋倪章嘗與易謙卦彖傳參看天道下濟下濟退也地道卑卑亦退也王曰益謙流謙謙謙皆是貴退之意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右第三章此章承上二章明德之體用而歸於道也言道本無爲而德則執一是德與道相反也然道無爲動則能爲則反道之德正道之動處所生也道本自然而德則退處是道不貴弱而德自弱也然道本自然而其施而用之者則弱是用弱之德卽爲道之用所由見也是可知天下萬物非德不立而生於德之有然德非道不貞而生於道之無也悟此則言德者可知其子而并不失其母矣

附解章之旨歸在無上是推本而言無卽其體也與有無對待俱作用看不同無爲與執一反者無爲則無執

道無執。德有執。是相反也。二一如上章之一。即下句中字。道不貴弱而德貴弱益[illegible]沖則柔弱而無迹。自不可聞弱而德則宜於弱。是以有貴有不貴也。大衆言求道者當以弱爲從入。以無爲究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晩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夫音扶

右第四章。此章言有德者。體道之體。以立德之體。而自成其體也。言道無形可指。無象可執。其在上士聞道。則勤而行之。中士聞道。亦遵道而行。猶慮道之若存若亡。

至下士聞道。則鮮有不笑其爲無稽者。不知道惟無形無象。所以謂之道。若有形有象。爲庸愚所可盡識。而不之笑。則不足爲道矣。故建言有說焉。謂道體無窮無盡。即能明道者。其心常覺其若昧。能進道者。其心常覺其若退。得道而道夷者。其心常和光同塵而若纇。道體如此。則德可知矣。夫德有諧於至極者。是謂上德也。乃不自見其上而若谷。德有諧於粢清者。是謂大白也。乃不自恃其白而若辱。廣德者德被天下。而猶若不足。建德者厚自樹立。而猶若偷。德全而質眞者。本歷久如一。而猶若渝。是以道得於身。若大方之物。不委曲而隅。若大

成之器。不速成而晩。若大音不逐衆音之靡靡而希聲。大象不隨衆象之彰彰而無形。至一切天下之物。皆有可名。而道常隱而無名。所以然者。唯道善貸。盡人而可求。亦且善成。盡人可求而得。此言德者當體道以立德也。

附解　章分而大截。上截至夷德若類句。是推明道之體。下截至道隱無名句。是詳言德之體本於道之體。末二句又言道本易體。以免人體道而立德。細分之。則上截又作二段。章首至不足爲道句。言道體雖識見不能體道者。固不足與言道。建言以下至若類。言道體難窮。即能體道者亦不足以盡道。下截亦作二段。質真以上言德不易全見。有德者不致輕信爲德。大方以下言德得於身。則道全德備。自異乎人之德。夷大也。類乎等無差別也。偷薄也。渝變也。貸借也。成就也。若道善借於人而不私。亦善成就人而不寵之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惡去聲。我亦教之一本作亦我義教之

右第五章。此章言有德者。體道之用。以立德之用。而始成其用也。言由道而生德。由德而生陰陽。由陰陽而有天地人。是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由三而生萬物。夫萬物亦至不倫矣。乃其生也。莫不負陰而抱陽。是萬物者。皆合陰陽之氣。冲而和之。故柔順足用而得其生也。知此則知由道德以及萬物。無不當以冲和爲用也

明矣觀於人之所惡而賤之者王公反以爲稱是亦用
柔之一証也。故語有物或損之而反益。益之而反損者。
人常以此教人而人不覺。我且因其教而覺之。於是舉
强梁不得其死者。立之爲教父。而人庶幾知道德之用。
貴柔弱而不貴剛强也。

附解 章即前章弱者道之用而申言之。當以和字作骨。知即柔柔即弱也。冲氣爲和句載上從道德通推出和字。益爲立德者示以從入之門。以下一爲用柔者之証一爲用剛者之鑒。負抱謂陰陽於身而不離之意。冲謂融陰陽之氣融合也。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即虞書滿招損謙受益之理。强梁不得其死。語出后稷廟中金人銘。云以損益教。又舉强梁爲教父者。益損在道理上說。猶難絕用剛者與侔之心。王不得其死則自慊然懼矣。其警人尤爲强梁。陳孟常云。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益取其力之强也。故謂强梁。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以是知無
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間去聲）
右第六章。此章承上章能柔之義而進之以無爲。所以
勵勤行之上士也。言天下之物。剛可馭而柔不可馭。故
惟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則柔固足貴也。然
天下之物。有有窮而無無窮。故惟無有者。乃能入於無
間。則無更爲貴也。吾於是觀於物而知無爲之有益。與
蓋無爲之道。言其教。則以不言而見。言其功。則以無爲
而益。而天下之所謂教所謂益者。當不得而及之。悟此
則知勤行者之於道德。亦必臻於無爲而始成也。

附解 章首三句就物理引入。以下始歸到道上。見道不徒以柔爲善。必至於無而始爲極。疾驅曰馳。直驅曰騁。所猶云疾驟直馳於至堅之中。能控馭乎堅。而不爲堅制之謂。陳孟常註至柔馳騁至堅。如水之穿石。是無有無形也。無間無縫隙也。如人身營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脈得行之。又如無字即顯上章。而日月之光亦入之。皆無有入無間也。按益字即上章益字來。語意似與上章較量益損。止柔弱之謂。未能無也。無必損之又損方能至損。且得益。況無乎。此益之所以希及也。但上章益字止就當體言。此章益字則兼說到功用上。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
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右第七章。此章言畜德者以絕欲爲要。爲下士策勵也。
言人莫不愛名。試以人之名與身較。則謂名爲浮物。而
身親矣。以人之身與貨較。則謂貨以養身。而貨多矣。以

貨之得與身之亡較。則謂身亡貨亦無用。而亡病矣。不
知愛身則不能愛貨。愛貨則遺以亡身。如人愛身。則窮
奢極欲以奉身。而不能有其貨。愛貨則漫藏誨盜以危
身而多藏者必厚亡。得此失彼。勢所必然。惟不貪貨而
知足。則此身自不辱。貨不當貪而知止。則此身必不殆。
且不惟不辱不殆而已。其心不爲貨動。神不爲貨昏。則
欲念絕而此身亦可長久焉。此畜德者要於去欲也。

附解 章內貨字是失德之根。故章末知足知止。首歸在貨上。蓋生人之欲。莫甚於貨。即愛身。即病亡。亦無有不爲貨動者。孰多多字作重字看。章首三句。似商量語。中二句。似提醒語。末三句則勉勵語。爲下士說法。故俱用淺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缺鈌同。弊敝同。勝平聲。

右第八章。此章言畜德者。當以靜虛爲體。又爲中士策勵也。謂道德之大成者。其中欿然若鈌而不全。及其用之也。愈用而愈不弊。道德之充盈者。其心歉然若沖而無有。及其用之也。愈用而愈不窮。即如大直之人。不過澀切似屈。而順理而行。卒無不直。大巧之人。藏機不露似拙。而心計運用。卒無不巧。大辯之人。言不輕出似訥。而臨幾敏捷。卒無不辯。躁者心常動。可以耐寒而能勝

寒。靜者心常清。可以耐熱而能勝熱。清靜之人。不事紛更煩擾。可以爲天下表正。凡此皆足於體。自不窮於用也。畜德者而若是。則德之體全。而德之用亦周矣。

附解章首四句。正言德之實。虛則靜。故末句借熱出靜字。以足之。大直以下。皆推類以申明首四句之義。弊敝同。壞也。亦音閉。斷也。止也。義俱可通。沖。虛也。勝。當也。末句清靜爲天下正。與上文躁勝寒靜勝熱二句一例。謂天下重器。惟清靜之人。澹定不煩擾。乃可以勝其任。皆此類之詞。蓋此章爲中士策勵。不指在上者言。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右第九章。此章承上章知足之義。推而治天下。爲在上之中士以下勵也。謂天下有道。兵甲不用。却走馬而治其田。若天下無道。戰爭不息。則戎馬生於郊矣。夫所以致此者。皆由動於欲耳。欲動則必不知足。而求得其所欲。卒之欲不可得。適以滋罪取禍而致咎。是故人之罪。莫大於見可欲而欲。人之禍。莫大於已足而不知足。人之咎。莫大於不可得而欲得。故知足者。不求多。不過望。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則不求其足。而常見爲足矣。

附解章首有道無道。側重在無道上。中三句雖分三層。其實一串。蓋有欲則必不知足。不知足則必求得。根源在欲。而發暴以毒天下。則在不知足。故末句專以足字收。却。屏也。走馬。戎馬之健者也。却走馬以糞。蓋屏去戎馬不用。而專力以治其田也。戎馬生於郊。則田地荒蕪。郊野皆牧馬場矣。此二句止形容有道無道之狀。如下推明無道之由。章承上章知足之義。但上章專以貴此爲在上者發。則指封疆土地而言。貴賤又其末事言。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右第十章。此章承上章無爲之旨。推而治天下。爲在上之中士以上勵也。言足不出戶。而天下之事理。無不周知。目不窺牖。而天道之廣運。無不畢見。若必待出而始知始見。其出愈遠者。其所知終限於所出。而愈少矣。是以聖人無不知也。不待推行而遇事即能知。不必習見而遇物即能名。蓋不以有爲矜其知。而以無爲斂其知。此天下所以相安於無爲之化。而化以成也。

附解章止末三句。正言聖人無爲治天下之事。前皆反復推原所以能無爲之由。蓋理以一而貫萬。天下雖大

人物情性總皆一理之散殊所以不出戶而知天道雖遠陰陽變合總此無極之顯運所以不窺牖而見其知其見甚都是本原上理會得若出遠知少則不得其要而滉闊見以為知也聖門一貫多識亦是如此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能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右第十一章此章承上章而推明無為之義以統示在上之致治者也言學可為而道不可為蓋學貴積累必舉其為之之迹而漸益之道本自然則必舉其為之之迹而漸損之迨至損之又損極於渾然莫名而所謂為者已至於無矣為者可至於無則無為者自可無不為矣是故治天下者兵靖刑息常以無事致之及其有事則法制愈煩而人心愈擾不足以治天下治之要於無為如此此言治者必當以無為為極也

附解 章以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句為主損者去邪妄融嗜欲舉一切而盡空之也損是無以前工夫無為而無不為是無後功效無為而無不為非由無為而有為也謂無之致用無窮無盡而家國而天下一皆運於無為中而行其所無事也損至於無此境正不容易黃茂材云損而未能乘亡其損未為損也直須暫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之境也取治也經文治多作取後倣此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能 得善矣得信矣一本作得善得信俱無矣字怵怵一本作慄慄結語一本無能字

右第十二章此章承上章言道以無為極見聖人以無為之化化天下總欲胥天下而歸於無為也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其善者吾善之即不善者吾亦導之善斯不善者亦善而得善矣其信者吾信之即不信者吾亦化之信斯不信者亦信而得信矣蓋聖人之在天下其心常怵怵懼不能合天下之善不善信不信而渾於一致是以百姓皆注於聖人之耳目而聖人一以無為化之令其盡若嬰孩之能焉此為治化之極也

附解 章重聖人皆孩之句孩字着眼蓋無為以嬰孩為極得善得信則天下無善無信而渾於無天下皆嬰孩矣一章之旨皆歸注於此章首二句是聖人無為為治之本得善得信二段正聖人無為為治之實聖人在天下二句又推明聖人無為為治之故末二句則結出本旨曰無常心曰百姓心為心曰為天下渾其心頻提心字者從無為根本上立論與泛言為治要於無為尤為切至無常無偏主也信誠實之謂非疑信之信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其徒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夫俱音扶人之生動之死其徒亦十有三一本死字下有地字無其徒亦三字避一本作被結句一本無焉字一本作耶

右第十三章此章亦承上章而以無欲明無為之旨以養身也言天下之物有出之則生入之則死者何在外則六根在內則七情故當生之時六根七情原與俱來

其生固有此十三也。及其死則六根七情亦與俱往。其
死亦以此十三也。然人有生之道本於無爲。自有此六
根七情。而日役役勞擾。耗其神智以戕其生。是民之生。
動之死者。其徒亦有此十三也。此何故。以人不知有生
之道。而祇知有生之身。以至戀生之厚。而反失其身生
耳。惟善攝生者。譬如履險地。兕虎不能害。如入軍中。兵
甲不能侵。不避兕而兕無所投其角。不避虎而虎無所
措其爪。不避兵而兵無所容其刃。是又何故。以其能不
以六根七情之生爲生。而以本來有生之道爲生。故無
所戕其生。而自無死地也。

附解章分二截。章首至生生之厚。原人所以失養生之
道。下則舉善養生者以明之。徒。類也。六根。疑即耳目鼻
口手足之於聲色臭味安佚。是非佛書之六根。七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見禮運。攝。檢束之謂。六根七情。皆欲之
所縱。非極力檢制。不能磨滅。故不云發而云攝。善攝者。
制其欲以至於無欲也。無欲則利害不能擾。禍福不能
攖。生之理在我。又何有死地。虞書。舜納於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通鑑。禹南巡濟江。黃龍負舟。禹顏色不變。須臾
而龍逝。論語。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皆是
不避虎兕不避甲兵而無死地之明驗。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
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
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
宰。是謂玄德。夫音扶長俱上聲
右第十四章。此章言天下之物。皆本於道德。而極言道

德之用妙神也。謂道之體無爲。而德之用不測。所以物
之生也。道生之。物之畜也。德畜之。而此道此德。無形可
指。無勢可憑。然物生於道。則道無形而物形之。畜於德。
則德無勢而物之動靜靈蠢之勢以成之。惟天下之物。
皆原於道德。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且道之尊德
之貴。非有命之尊貴。常自然而尊貴。故物生於道。畜於
道。長於道。育於道。成於道。熟於道。養於道。覆於道。而此
道也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其變化不測如
此。謂非玄德而何。

附解章作兩段看。章首八句。是推原人物之本於道德。
下則極言道德之用之神。分言之。道以本體言。德以功

用言。有體而後有用。原其本體。則生畜之本在道。故下
段以道貫下。詳其功用。則生之畜之皆德之功。故下段
以德結上。至章首分爲者。蓋包體用而言。互文也。受氣
曰生。孳息曰畜。成形曰形。有人物之別曰勢。四句
指生初而言。長。長其質也。育。駒其性也。說文。謂教養之
作善曰育。成。成全不損壞也。熟。結實不隕落也。養。謂養
護其傷也。覆。冒保其和也。數句皆以生後而言。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
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
事。終身不救。既知其母二句。一本作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此章舊本誤連下章。合作一章。
右第十五章。此章明德之體。即道之體。言德者當勿離
其體也。謂道開天地而天下有始。是道爲天下之母。既
知道爲母而得其母。則知得於身爲德者。皆由道生。而

知其子矣子母不相離如此人苟知子本於母既知其子以全此德於身仍能復守其母率乎道之自然則身與道俱絕無背道之行不沒其身可以不殆乎譬如人之處世塞其兌閉其門一切不擾則終身不見其勤勞若開其兌以求濟其事則終身勞逐精神亦因之困敝而不救蓋逐於事爲之子而不知守此身之母也悟此則知德之母爲道畜德者信不可舍道以言德矣

附解章以道爲母德爲子者蓋道無爲德則無爲而無不爲故既知德之無爲而無不爲仍當守此無爲之道所謂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也非由有爲復於無爲之謂章內正意至沒身不殆句已盡下皆借喻以明之兌通也以路言即詩經行道兌矣之兌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道音位。襲一作習

右第十六章此章言德之用即道之用言德者當常守其用也謂人之精神聚而小之則明散而大之則昏故論明必歸之見小者也人之功力過於剛銳則易敗處於柔順則堅久故言強必歸於守柔者也是以德之爲用雖處身應世用其光於外而大智若愚仍歸斂其明於內不致察察招尤以遺身殃是即退處之常道也人能守乎常道則道全而德自立矣

附解章重用其光復歸其明句光明之著於外者也子也明光之斂於中者也母也亦上章知子守母之意用光歸明哉上二句則統一身而言身之發露處是光其本體虛靈即明五官皆有不專屬目常以道言襲因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好去聲朝音潮。足畏足字一本作是

右第十七章此章亦承上章無爲之旨而反言之以明有爲之病也言本道德以致治者在無知無行無所設施而自治者也若使我介然有知有行有設施之足畏則是失治道之眞而不足爲治矣是亦如行道者明有夷易之道而好徑以遠之也是亦如在朝者當朝已廢除田已荒蕪倉已虛乏而猶服文綵帶利劍饜飲食以

斂財貨之有餘是謂盜竊者之自誇其富也夫爲治而類於是豈致治之道哉

附解章止首二句是正意餘皆喻言以見有爲之爲病大道二句喻言悖於致治之道朝甚除以下喻言治道之虛張而失治道之眞介分明也畏屬受治者不屬爲治者句是倒裝語謂使我於大道見得分明而知之行之設施之使人有所畏也此道字蓋就其知其行其設施而自謂爲道即章末道字亦泛言爲治之道俱非無爲之道所謂道蓋渾知行設施而俱無之者也蘇老泉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斯得之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

哉以此。

右第十八章。此章言德之量本大。脩德者當擴而大之。以滿其量也。言天下恃建而立者易拔。若道德則以無建爲建。是謂善建者不拔。恃抱而在者易脫。若道德則以無抱爲抱。是謂善抱者不脫。夫無建無抱。而自能不拔不脫者。亦如人當沒世之後。本自無物。而子孫猶祭祀不輟也。道德之要於無。如是。由是以此虛無之德自近而充之遠。脩此德於身。其德乃實有而眞。脩此德於家。其德乃優裕而餘。脩此德於鄉。其德乃綿遠而長。脩此德於國。其德乃充溢而豐。脩此德於天下。其德乃周

偏而普。故以身觀身。人之身。亦如吾之身。以家觀家。人之家。亦如吾之家。以鄉觀鄉。人之鄉。亦如吾之鄉。以國觀國。人之國。亦如吾之國。以天下觀天下。前古後今之天下。亦如吾之天下。夫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正以人同此心。心同此德。無遠邇。無古今。脩德者所當自身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以滿其德之量也。

附解章分三段。首三句言脩德貴以無爲基。脩之於[illegible]十句。言脩德者當以無而大其用。以身觀身以下。則文[illegible]以己推人。見人與己同此德。益見德之當脩。脩即前[illegible]學章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意章首善建善抱。似爲引[illegible]而實全章之骨幹。蓋此二句。即指道德而言。道德未[illegible]原無可指據。故借建抱字面托出。德見道德之在人[illegible]無所以可久。亦惟無所以可大。此脩德者當以無爲[illegible]此。道德不露無言。無即藏於此二句中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螫音釋。攫音却。朘音鐫。號平聲。號而不啞一本作號而嗌不嗄。曰祥曰強二日字一本俱作二日字。

右第十九章。此章承上章。上章言德之大。此章言德之至。言德者貴歛其德於至純至粹也。言人當含畜其德。至於深厚。比於赤子之純一無僞。蓋赤子未離襁褓。未出戶庭。毒蟲不得而螫。猛獸不得而據。攫鳥不得而搏。無禍患利害之攖心。故其骨雖弱。其筋雖柔。而生稟之

純一無僞則已握之固矣。所以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者。蓋畜其精而未散。精之至也。亦終日號而不啞者。蓋情未起而無憂愠之傷。和之至也。觀赤子之和。則知生人本和。是和正吾之常德。故知和曰常。知德之常。則德之在我。無一不知。故知常曰明。能明則畜之深。養之粹。而善念不日以生乎。善念生則德已根於心。足以役使乎氣。而不爲氣攖。其德不日以強固乎。夫強由於和。則道德不向乎剛強可知矣。不觀於物。柔弱則少。強壯則老。爲道者而等於物之強壯。是謂非道之道。以非道之道爲道。則其道亦如物之強壯而不能久也。

附解章以首二句爲綱下皆申明之毒蟲不螫至據固句皆以赤子之能含明所以比於赤子之意牝牡之合四句一足上厚字以收上半篇之局一起下和字以開下半篇之局盡厚是德之完實和是德之從入必能和方能積而厚則和字又一章之骨子知和日常四句極言和之善見和之足尚未以不和反結益見入德不可以不和螫蟲行毒也據按也搏擢也牝牡即男女之謂日牝牡者取其字義雅馴借用也朘赤子陰也上章言德之大以德之用言此章言德之至以德之體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右第二十章。此章言道德必至於渾然難名。始爲貴也。謂深知此道者。必能領之。常不能形之於言。若執一言以名道。則爲不知道矣。是以全體此道而有德之人。如塞其兌而不見其來往。閉其門而不見其出入。挫其銳而不見其鋒鋩。解其紛而不見其分合。和其光而不見其明察。同其塵而不見其皎絜。卒之神妙不測。變化無方。卽在此與物混同之中。不謂之玄同乎。故其爲德也。不可得而親疏之。利害之。貴賤之。夫物之可親疏利害貴賤者。非天下之貴也。惟此德也。渾然難名。出乎親疏利害貴賤之外。故爲天下貴耳。

附解章以玄字爲主。蓋道德惟玄。所以不可名而可貴。首二句。以道之不可名提起。中七句則發明玄字之用。以體道者之於物言。末七句則著其可貴之實。以物之於道言。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況於道乎。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治平聲　好去聲

右第二十一章。此章總結前章無爲治天下之體。而反正言之以盡其致也。言治國必以正。用兵必以奇。若取天下而平治之。則必要於無事。吾何以知治之必要於無事哉。正以其所有事而知之也。蓋有事則法網嚴密。山禁樵。澤禁漁。凡可利民者。以多忌諱而不敢犯。其民有不彌貧乎。有事則紛擾煩苛。上不靖。下不寧。人生覬覦而多挾利器。其國家有不昏亂乎。有事則窮奢極欲。車雕幾器刻鏤。人多挾伎巧以媚上。而奇邪之物。有不滋起乎。且有事卽治理整飭。明法制。申禁令。法物滋彰。乃法立而犯法愈衆。令申而違令愈甚。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治天下。嘗言我無爲。不以爲病民。民自率俾而化。我好靜。不以動擾民。民自服教而正。我無事。不以事勞民。民自安業而富。我無欲。不以欲先民。民自渾噩而朴。此治天下要於無事也。若有事其可以治天下哉。

附解 章重無事取天下句。章首五句。推言治天下要於無事。天下多忌諱八句。詳言有事之害。聖人以下至末。則正言無事之實。治國治天下。理一而治殊者。蓋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治即以正。終屬有事。此所以可治國。不可治天下也。然治國與用兵。俱借作引語。不重。章內反正相形。無爲句應法物句。蓋無爲則無設施。安用法物。好靜句應利器句。蓋好靜則民不擾。安事利器。無事句應忌諱句。蓋無事則無禁令。安有忌諱。無欲句應伎巧句。蓋無欲則無玩好。安用伎巧。民化以風俗言。民正以民行言。民富以生業言。民朴以人心言。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奇復爲訞。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缺缺同。訞妖同。其無正耶。一本無耶字。奇復爲訞。奇字一作脊字。劌一本作害。

右第二十二章。此章亦總結無爲治天下之用而反正言之以盡其致也。言無爲之世其政若悶悶也。而其民反醇醇。有爲之世。其政若察察也。而其民反缺缺。以悶悶之象度之方虞其簡畧而得禍。乃禍未得而已爲福所倚。以察察之象度之方喜其精明而致福。乃福不能致而已爲禍所伏。禍福之反復如此。人止知其始。孰知其所終極也。夫求治而察察。蓋欲民之正耳。試問天下之民。果無正耶。非無正也。特見上之察察。逞智用巧。逐尤而效之。而正者亦復爲奇。至奇則怪異相尚。而奇者又復爲妖。爲奇爲妖。則民之迷惑。將日久日固而不覺。是以聖人有鑒於此。故雖有能方能廉能直能光之德。

而終不割不劌不肆不燿。致以察察招缺缺之禍也。

附解 章以極字爲眼目。首七句。一正一反。總歎人之不知其極。其無正句。主日固久句。申言其極之害。聖人以下。則見聖人能知其極。是以爲悶悶。不爲察察。以招禍。悶悶非昧也。所以形其政之寬厚渾噩也。察察非明也。借以形其政之煩擾鎖碎也。醇醇樸實貌。缺缺毀傷貌。禍福謂國家廢興存亡也。方以行言。廉以守言。直以宅心言。光以接物言。割劌皆傷也。肆。逐也。不割不劌不肆不燿者。蓋方易割。廉易劌。直易肆。光易燿。惟不自以爲方爲廉爲直爲光。所以能全而無其失也。數句總極言其有能不自用。正政悶悶而不察察之根。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治平聲。夫音扶。重上聲。早服一本作早復。

右第二十三章。此章言治國之要。亦以退藏爲貴也。言事人道之治。而能全乎天者。莫若深自斂藏而嗇。蓋能嗇則所藏必固。而道德先服膺於內矣。服膺久則所藏益多。而自厚積其德矣。德之積既厚。則發於外者。泛應而有餘。於天下事無不剋勝矣。無不剋。則可以發外者仍可以歛內。而德之用日多。而莫知其極矣。夫能莫知其極。則以藏於一己者。公於斯人。自可以撫有一國而治之矣。蓋國以德以治。有德則有國之母。而致用不窮。治自可以長久矣。觀治國由於積德。積德由於嗇。則知嗇也者。所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

附解首一句一轉。早服至無不剋句。由內而達之外。無不剋二句。仍返外而斂之內。莫知其極二句。又由人而歸之己。首句總冒。從嗇推到有國。末句總結。又從有國逆捲到嗇字。總見治國之本。以嗇爲要。治人事天錯綜語。天。謂人所得於天。即下文德字。是嗇者。以其精神斂藏。不浪費。不妄用。有類於吝嗇。故曰嗇。母猶云主宰也。長生久視作兩項看。如物能斂藏則根本深而生可長。目能斂藏則精神固而視可久。皆借以寫嗇之能長久意。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治鮮並平聲。夫音扶

右第二十四章。此章承上章治國之道。而推之於至極也。言治大國道貴安靜不煩。譬之於烹小鮮然。故有道

以莅天下者。雖有鬼蜮之人。亦無所用其神姦之術。非鬼蜮之人無神姦之術也。有術而無所施。故其術不能傷人。亦非其術之本不能傷人也。覩聖人之治。不煩擾以傷人。故亦被其化而不傷人耳。夫聖人至正也。既不傷人。鬼至邪也。亦不傷人。合邪與正而兩不相傷。則治道已極於無間。而德交歸之矣。

附解章之旨已括在首一句中。下從聖人之治順推到鬼神。又從鬼神逆推上聖人。一句一轉。總以極形其治之至。烹小鮮謂治大國擾之則亂。猶烹小鮮攪之則碎。固是然。不只曰鮮而曰小鮮。小字煞有意。蓋鮮而大。則宰割勢所不免。惟小鮮則不煩宰割而可烹。治大國者無爲而治。與此正相類。以道莅天下。道即無爲之道。章末交歸。歸聖人也。謂不傷之人。及不傷人之鬼。交歸也。不可作皆解。歸於聖人並歸於鬼神。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下流之下上聲。餘去聲。夫音扶

右第二十五章。此章承上章治國之道。而原其用於能下。蓋示以平易之法也。言居大國者。不可以威權自尊。當謙損自抑而居下流焉。即如天下之物所相交。天下之牝。物常勝乎牡者。蓋牝陰也。陰常靜。靜則柔。牡陽也。陽常動。動則剛。夫柔常勝剛。牝之所以能勝乎牡者。正以靜而下乎牡也。治國之道亦然。故大國和輯小國而

下乎小國。則小國心悅誠服。樂於稱臣。而取乎小國。猶之小國順承大國而下乎大國。則大國志驕意滿。不復防備。而反取乎大國。故大國或下以取乎小國。小國或下而取乎大國。止在能下。如此。夫大國之能下。本不過欲兼畜乎小國。小國之能下。亦不過欲入事乎大國。初無取之之心。故大與小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大可以取小。小不敢以取大。是以大者愈宜下也。

附解章之大旨首句已包括天下之交四句。即物理以明之。夫國下小國至末。方正發所以當下之故。章即孟子交鄰國意。曰兼畜人。則大下小。根於心而樂爲下。孟子所謂樂天者是。曰入事人。則小下大。迫於勢而不得不下。孟子所謂畏天者是。然小下大易。大下小難。故此章專爲大國發論。其兼言小國者。蓋以小取大。賴大

不郊必小國善下以伺其釁如句踐沼吳雖句踐能下亦由吳以强大自恃不復能下而致其沼也則言小國正所以危懼大國。經文取字多作治字看惟此章依本字之義。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行先並去聲。何不日以求得一本作何也不日求以得

右第二十六章。此章總結治天下國家者。當知道盡人而具。不必擇人而求也。言道者兼人物而無不包。乃萬物之奧。其善人身與道俱。固寿爲持身之寶。不善人卽

道德經下篇　三五

背於道。一聞道必悔悟。則亦保身之具。蓋人而不善。有一言之美。亦可市於衆。有一行之可尊。亦可加於人上。是則人之不善。其何可棄之有。夫不善不可棄。則道之合善不善而皆有可知矣。是以爲天子公卿者。與其專於求賢以求治道。不若坐而致之。使賢愚皆得以致其道於我。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正以道不擇人。人何不日以求得。而使其免於罪耶。夫道得則罪可免。此道爲萬物之奧。合善不善而皆可共由。故爲天下貴耳。

附解章分四段。首四句。統言道之盡人而具。美言四句。專言不善亦有道。則道之盡人皆具可知。立天子四句。承不善人說下。見道不必擇人而求。末四句。又推開說見人皆可求道。盡所以不必擇人也。室西南隅爲奧。古者戶不當中而近東。則奧最爲深邃。道之於物。包涵無際。其深邃亦類於奧。故曰奧。立天子云云者。蓋謂人不可棄。所以天子立於上。以主治。三公置於左右以輔治其天子三公。必用拱璧駟馬以求賢。將賢者尊。不賢者棄。則所資以致治者。終於有限。故不如坐而進之。先如春秋傳牽乘先牛十二之先。謂將命也。有罪以免。罪謂過也。非刑辟之罪。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易俱去聲。夫音扶多難之難去聲

右第二十七章。此章示求道德者以斂約之用也。言人能以無爲爲爲。無事爲事。無味爲味。無大小多少之見。

道德經下篇　三六

而與世無爭。此其人蓋以斂約自處。夫舉天下有爲有事有味之迹。必斂之以至於無。則天下無易事。而易者亦難。舉天下大小多少爭端之見。必斂之以至於無。則天下無細事。而細事亦大。語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也。故觀天下至難之事。必起於至易。至大之事。必起於至細。是以聖人於此。不自以爲能成大事也。而大事無不成。觀於天下輕諾之人。每不能復其言而寡信。輕易之人。每不能成其功而多難。是以聖人不自謂能所難能也。而難者無不能。知此則知道之貴斂約而不貴高張明矣。

附解章分兩截。首至爲大於其細句。正言欲約之用。
而舉成語以明之。下則推言所以當欲約之故。而舉聖
人以實之。無爲無設施。無事無舉動。無味無嗜欲。大小
以形言。多少以數言。報怨以德。遠斷其與論語解自別
以理也。德恩惠也。如云大小與多寡。報怨與用恩。其見
俱無也。不露無字。即承上三無字。貫下難易細大。總在
心上分別。心縱故則視難亦易。視大亦細。心欲約則視
易亦難。視細亦大。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謂圖易事
以圖難之心圖之。爲細事以爲大之心爲之。此難大字
以心言。易細字以事言。難事作於易。大事作於細。謂以
事爲易而忽之。則事難就緒。難易事亦成爲難。以事爲
細而輕之。則事愈紛擾。難細事亦成爲大。此難大字又
以事言。易細字又以心言。多易必多難。難去聲。謂阻撓
也。與上不同。不爲大猶難之。皆欲約之意。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
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
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易俱去聲。脆音翠。治幾俱平聲。
右第二十八章。此章承上章言欲約之學。在審幾微而
愼終始也。謂勢之安者易於持守。事之未兆者易於謀
慮。物之柔脆者易於剖破。禍之細微者易於消散。所以
天下事於未事之先而預爲之。其爲斯善。於未亂之始
而預治之。其亂斯弭。不觀合抱之木。其根芽生於毫末。
九層之臺。其積累始於寸土。千里之行。其步趨始於足
下。此可知凡事皆始於微而極於大。始之不可不愼。如
此。夫始固宜愼。而事有自然之理。不可造作而有爲。拘
牽而堅執。蓋有爲則紛擾不寧。而所爲必敗。堅執則膠
固不通。而所執必失。惟聖人無爲。故有成無敗。無執。故
有得無失。且始固宜愼。而民之從事。又有已幾成而忽
敗之者。何。蓋愼始而不愼終也。惟愼終如始。方有成而
無敗耳。是以常人之欲。在金玉難得之貨。聖人則欲在
無欲。不欲人所欲。而貴難得之貨。常人之學。在矜智用
謀。反乎自然。聖人則學在守道。不學人所學。而以學脈
廸衆人。復衆人之所過。且輔助萬物。使同歸於自然。而
終不敢有所作爲焉。此無敗無失。道之所以必歸於聖

人也。
附解章分二段。章首至無失句。教人審幾以愼始。下則
教人愼終以全幾。總以自然二字貫。無爲無執。是率其
自然而始之能愼。不欲不學。是守其自然而終之能愼。
其安易持等。皆以幾之顯而易明者指點。非求道之幾。
求道之幾。止在無爲無執上見。輔萬物之自然。蓋自然
者萬物之性。故聖人以萬物輔萬物。絕不着一己意。從
除也。欲以心言。學以事言。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
順。治俱平聲
右第二十九章。此章言治道以渾朴爲尚。見爲治者之

不可用智也。謂古之善為道者。渾渾噩噩。非以其道牖民之耳目。啟民之心思。殆將以其道與民相安於顓愚而不知不識。所以然者。蓋以民為顓愚之民。無機械。無變詐。民何難治。民之難治。正以其謀慮日深。機巧日出而智多耳。是以為治者。苟用智以治國。則民亦日逞其智而以強凌弱。以勇欺怯。非國之賊而何。苟不以智治國。則民亦相安於不智。而爾無我詐。我無爾虞。非國之福而何。夫用智如彼。不用智如此。知此兩者。則治國之模楷法式矣。常知為國之楷式。則與民相安於渾朴之中。而過化存神。至於不可知。不謂之玄德乎。夫德至於

玄。亦深矣遠矣。與物之鬪智者反矣。而民無不治。國無不安。卒至於大順焉。治道之不必用智如此。為治者亦可審所尚矣。

附解章首三句。是一篇之綱。正言治道之不尚乎智。民之難治二句。申明所以不尚智之故。以智治國至亦楷式句。以用智與不用智者分曉之。而使為治者知所尚。常知楷式至末。則極言不用智之善。以見智治之不可尚。亦不必尚也。微下曰深。旁周曰遠。物字即指用智者而言。司馬溫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德者獨賤之。惟反於物。乃順於道。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善下之下上聲。言下之下去聲。先去聲。處上聲。樂音洛。以善下之句下一本有故能為百谷王一句

右第三十章。此章言長民者。當以善下為要。亦前章大國者下流之義推而進之也。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而衆流滙歸也。是以聖人之於民也。欲其身之上乎民。必自稱孤稱寡而以言下之。欲其德之先乎民。必不自用稽於衆而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民上。不自尊自貴。故民亦戴之。若忘其為君。而不見其威權之重。其才識常處民前。而欲其才泯其識。故民亦安於不知不識。無鬪干覬覦之意。而為之害。是以聖人出天

下樂推之為君。而心悅誠服。罔有厭斁者。蓋以其心常善下。有能不矜。不與天下爭能。有功不君。不與天下爭功。故天下自莫能與之爭。而為天下王。亦猶江海之為百谷王也。

附解章以善下二字為主。首二句。以江海之善下。引起聖人之善下。欲上民四句。正聖人善下之實。處上二句則從聖人之善下而推出善下之化。末三句。又從民之化於善下而歸到聖人身上見聖人之治止在善下。則凡為治者皆當下也。上以位言。先以德言。前即先也。不爭與善下應。惟凡事欲上人所以不甘居人下而爭起。善下則爭端絕矣。故以不爭結。前下流章之下以交與國言。此章善下則專指臨民而言。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俱音扶長上聲舍音捨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明德之宜歛即盛德若愚之旨也言天下之人皆謂我之德雖大而外貌却似不肖不知正唯其德之大故外方能不肖若肖則德未必大而細矣何以見其大而似不肖也由我雖有三寳祇持而寳之於身不張而誇之於外耳三寳者何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者之貌異乎勇故人以不勇爲不肖也而孰知慈者反能勇儉者之貌異乎廣故人

以不廣爲不肖也而孰知儉者反能廣不敢爲天下先異乎器之長故人以不長爲不肖也而孰知不敢爲天下先者反能成器長今人不知勇之生於慈而舍慈以言勇不知廣之生於儉而舍儉以言廣不知能先之由於能後而舍後以言先是逐於外而失其内自入於死途也試以慈者之勇論人能慈則仁愛深衆志自然堅定用之以戰其戰自勝用之以守其守自固且不僅可以成人而直可以格天天鑒其慈亦將救而衛之矣觀於慈則儉與後類可推矣

附解章以首句大似不肖爲綱以三寳爲目夫惟大三句是推原其不肖之故我有三寳至能成器長又推原其大之由舍慈四句危言以警惕之見三者之當寳夫慈以戰至末正言以欣動之益見三者之當寳儉歛約也廣寛洪也儉與廣正相反然人能歛約則心不煩擾胸無滯礙旨於物而無不容納儉之所以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退讓也器者有用之成材器長器之長也謂凡器皆其屬也凡人退讓則不敢上人爲能爲人長然人不敢爲人先則凡事必鄭重周到可大用亦可小用而不居於一器所以能爲器長也慈故能勇章末以戰明之然勇之類甚多獨以戰言亦擧其甚者以例其餘衛護也以慈衛之即天道福善之謂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與音預

右第三十二章此章即兵以喻德見畜德者當以謙下不爭爲要又即上章善下而極言之也言善爲士者臨幾審愼不肯專憑威力故不尚武善戰者知進知退不

肯恃氣輕敵故不逞怒善勝戰者歸功於人不肯藉以自伐故功成而不與善用人者躬自屈抑不肯居人之先故事事皆爲之下夫此不武不怒不與爲下皆謙卑損抑盡絶爭競之端是謂爲不爭之德不爭則人亦樂爲之用是謂能用人之力而不特此天之德無爲而功成是天亦以不爭爲德德而不爭其德不且配天乎夫德至配天則古來至極之德亦無以加矣

附解章以不爭二字爲主爭莫甚於兵故以爲喻士主兵者武勇猛貌怒憤激貌人同事及其所屬也不爭之德德字亦仿指用兵者而言蓋章俱此體爲修德者寫箇榜樣見兵而不爭其德且極於莫加則修德者當以不爭爲要德之不爭即上篇曲則全章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數語是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寳。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無行之行音杭幾平聲喪去聲

右第三十三章。此章言用兵之道。柔弱爲尚。以明前章能慈則勇之義也。言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逞吾剛勇。以兵先人而爲主。寧守吾柔弱。以兵後人而爲客。亦不敢逞吾剛勇。利人疆土而進寸。寧守吾柔弱。保吾民人而退尺。是其退怯之心。竟似無行之可行。無臂之可攘。無敵之可仍。無兵之可執。而不敢以輕敵矣。然此亦非徒自守弱而已也。蓋深明乎治國家者。當以慈爲寳。故國家之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必輕殺。而喪其慈矣。是以用兵者。當兩兵相抗之際。而能動其哀心。則此哀心所致。吾知天人交助。斷無有不勝者。觀此則益知慈之可寳也。

附解章寳字本前章寳字來即作慈字看前言三寳此獨言慈者盖經文立言總在尚柔弱而去剛强故此章以借用兵而教人以禹之不必尚從勇於敢章後危言以警人之尚章分兩截無兵以上皆極摹其柔弱之狀下始申明能慈之旨行無行者軍行必有行列無行則若無隊可行也攘也以手攘取也手之力在臂無臂則謂無力也仍就也即也詩曰仍執醜虜執無兵之兵兵器抗兵兵力相抗也上下也加交兵也哀即慈以對兵好用兵而輕殺者言故不日慈而日哀然哀字較慈字尤爲懇切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易去聲夫音扶。則我者貴一本作則我貴矣

右第三十四章。此章言經中所言。皆明道德之言。欲人從根本上體會也。謂吾言本明顯易知。亦平近易行。人卒莫有能知能行者何也。蓋我之言有本。我所言之事有主。惟淡然泊然。若無知者之言。是以人不我知耳。夫人喜怪忽常。喜奇忽平。遂知我言者之希。惟知我者希。則我之言固可服可佩而足貴也。是以聖人處世。其外渾渾噩噩。似無一知。若被褐之夫。內則道德之畜於中者。實可爲人所貴。如玉之懷焉。執此以體我言。則自信我之言實易知而易行矣。

附解章與下章相表裏此章爲不知知者導以知之路下章爲泥於知者指其知之病章首知行並言下止申言知者不行由於不知也當以言有宗事有君二句爲主二句須合全經體會如言道而道之體主於無道之用主於玄言德而入德之始主於柔進德之功主於損之類未被褐懷玉是指點語蓋謂觀聖人當於內存處觀則欲知吾言亦當於根本上知也總是教人以知不可看作知希我貴之証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夫音扶

右第三十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言道德不可不知。又不可泥於知。而以執致病也。纂蘊輯註謂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當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

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爲上。不知而知者爲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泥於知。唯能知夫知之爲病者。自不至泥於知而蹈知之病矣。是以聖人不蹈知之病者。亦以其常以知之病爲病。故能去其病而不蹈於病也。覲此則知道德之不可以執求也明矣。

[附解]章戒人之泥於知。蓋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無端無緒。知於何有。故泥於知以求道。則爲道病矣。知不知。蓋身與道俱渾然。不有其知也。不知知病。則指本不知而泥於知以求道者言。非强不知以爲知之謂。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夫音扶。見音現。去上聲。

右第三十六章。此章言爲治者。當以德化民。不可以威厲民也。謂治以德爲上。威爲下。能以德化民。使民不知有威之可畏。則善不待勸而自爲。惡不待罰而自止。天下至大之威。孰有過於是。蓋民之心本明曠。爲治者不可以威怵之。使其驚惧不寧。而狹其所居。民之生本自愛惜。爲治者不可以威廹之。使其跼蹴不安。而厭其所生。夫生本民所不厭。而不能自主。惟上之人欲民之生。而不厭民之生。民乃得自樂其生。而不至於厭其生。是以聖人有見於此。自知卽以知民。而不以威自見。而制馭其民。亦自愛因以愛民。而不以威自貴。而輕賤其民。

故去彼使民畏威之威。而取此無威可畏之德耳。

[附解]章爲用威者示戒。首二句是冐。無狹四句言民不可威。夙見威之不當用。聖人以下。則正言聖人不以威厲民之實。章内吃緊在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二句。蓋欲生惡死。本人之常情。獨法網嚴密之朝。民無所措手足。常有生不如死者。則生之不厭。民實不能自爲主張。是疾痛語。亦是眞情語。其警勵上人。最爲親切。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惡去聲。繟音闡。○繟一本作坦。一本作嘿。

右第三十七章。此章爲恃勇者示戒。亦卽前章舍慈首勇之意。而危言以省之也。言人有勇。本自性生。顧所以

用其勇者何如耳。勇而敢於作爲。則以剛逞其勇。而勇足以殺身。勇而不敢於作爲。則以柔濟其勇。而勇尚可以存活。此兩者。或利或害。人以爲皆出於天。然天之所惡。則孰有知其故者。是以聖人知天之所惡。在於勇而敢。故勇而敢。聖人猶難之。蓋天之道。不與物爭。而物物皆屈其下。而善勝物。不以言令。而物物皆有以給其求。而善應物。不見於物有所感召。而物之或禍或福。已不期而自來。且繟然寬綽優裕。而於物之生長斂藏。無不善爲之謀。是天下之物。皆包含於天。天不猶網乎。其網雖恢恢而大。其網之目。亦疎而不密。而物之當惡不當

惡。卒無有一失者。勇於敢者。其咼不之鑑也。

附解章內故字着眼。蓋人以利害皆出於天。不知天因物付物。當害本視物而施。是利害雖出於天。而原乎其故。則皆物之自取。然孰此爲言。人未必能悟。故復借言天道。以明天之可畏。蓋爲下等人說法。須如此危言始覺耳。作兩截看。聖人猶難以上。見人之利害。爲人自取。不得徒諉之天。下截見人卽諉之天。而天之報應不爽。在人決不能逃。其言較上截尤警切。愛惡人之情天亦曰惡者。人之所賊。卽天之所惡。天心卽人心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夫音扶。司殺者下一本俱多一殺字。

右第三十八章。此章言爲治者。當用德化。不當用刑罰。因甚言刑罰之不善以警之也。言治天下者。刑罰愈峻。

則無良愈多。蓋有朝決囚而夕犯法者。是民本不畏死。奈何以刑戮之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作奇巧以惑衆之人。吾得執而置之法以殺之。其孰敢復有犯吾法者。第生殺之權。冥冥之中。常有司之者。非人主所得專擅也。然司殺者天。而天之道。春生夏長。非一於殺也。夫不代天以司生。而止代天以司殺。是不知代天治民之道。猶之拙工不知斧斤之用。而代大匠以斲木矣。代大匠以斲木。斧斤錯亂。鮮有不自傷其手。則代天司殺。而一任刑罰。其有不罹其殃乎。刑罰之不善如此。此爲治者所不當用也。

附解章作兩截。截以上以民不畏刑。言刑之不必用。下則危言以警之。謂用刑適以自傷。愈見刑之不當用。奇字作邪字看。所包甚廣。凡一切放僻邪侈作奸犯科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明高皇帝序是經云。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數此則經之言。其感人深矣。請爲王者之上。卽以此章下章驗之。愈信。○章並下章。俱類當敘在上章之前。合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治俱平聲。夫音扶。一本無夫字。貴生下多一也字。

右第三十九章。此章言爲治者不可有欲以病民。上章言措刑。此章言絕欲。以總結無爲爲治之旨也。言民之饑。以其上厚斂而食稅之多。民是以俯仰不贍而饑。民

之難治。以其上之紛更有爲。民是以作奸犯科而難治。民之輕死。以其重利貪財。務求生計之厚。是以好勇鬬狠而輕死。夫民之饑。民之難治。民之輕死。皆由上之自貴其生而病民以厚亡耳。唯上之人。淡泊無爲。不以生爲務者。是以民不饑。不難治。不輕死。而賢於厚亡病民以貴其生者矣。

附解章視上章尤深一層。上章言措刑。然欲不絕。則刑難措。故必絕欲。乃爲正本淸原之治。輕死以上。盡列欲之欵。須見欲之病民。下則極言無欲之善。以見爲治要於絕欲。難治者。亦云欲者蓋紛更有爲。總緣欲出而民之輕死。亦緣上以欲先民。民玆多欲而貪利危身以輕死耳。求生生字。屬民。無以生爲生字。屬上。無以生爲非棄其生也。謂不肯自厚其生以病民。卽上篇吾無身而以身爲天下意。○什一正供也。厚斂則民[illegible]

上理也紛更則難治矣安土樂業自重死也獨利爭奪則輕死矣蓋此爲言中主亦能之孰謂經言不曾治云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共音拱 處上聲

右第四十章。此章明強弱之得失。以起下數章。尚之之義也。言人之生也精合神聚。常柔弱。及其死也。骨硬尸僵。則堅強焉。萬物草木之生也。枝葉輕盈。常柔脆。及其死也。根幹朽腐而枯槁焉。故堅強者死之類也。柔弱者生之類也。夫柔弱生。堅強死。則堅強固無一可矣。是以兵強則輕敵樂禍而不能勝。木強則根幹不勝而共而傾折。且卽以木諭。木幹之強大者處下。木枝之柔弱者處上。夫天下之物。貴上不貴下。以此觀道。則道貴柔弱而不貴堅強可知矣。

附解 章爲後柔弱莫過於水以下二章之冒見人之處身處世總以柔弱爲善蓋達與人言宜柔弱不宜堅強人未必謂然故先卽人物之有形者對勘其得失則柔弱之足尚自灼然明白矣前言生死以利害言之後言上下以貴賤論之兵強不勝者兵強則驕驕則輕敵而易敗也共向也謂向下傾折不復能直上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處上聲

右第四十一章。此章卽天道聖道而合言其道之用在於無道。以起末章之義也。言天之爲道。其猶張弓者之調和乎。蓋天道本高也。乃自抑其高以就下。迨至高者抑之。而下者斯舉之矣。天道至有餘也。乃自損其有餘以生物之不足。迨至有餘者損之。而不足者斯與之矣。是天之道固在自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而能成其道也。若今之所謂道則不然。如己不能以其道被於天下。是使天下之道以不足也。而猶飾詞爲道以歸道名於一己。是損不足以奉有餘矣。夫孰能處道之有餘而自居於不足。以歸奉道之名於天下者。則惟有道之聖人。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以賢自見。是卽以無道爲道。而能合乎天之道也。

附解 章分二段奉有餘以上言天之道與乎人下言聖人之道同乎天高與有餘以天之道言下與不足以物之於道言抑其道之高以及物而物之在下者生息作長皆道也則皆天舉之也損其道之有餘以與物之不足而物之不足者咸若得所皆道也則皆天與之也損非損人以益己蓋人本不足而我又幸其不足則不足者終於不足是人之不足實我損之也損不足以奉有餘卽以人短形己長意有餘以奉天下卽公其道於天下而不私意不恃猶不矜也不恃不爲言以天下之道歸之天下於己無與也不欲見賢言舉天下皆歸於道則天下皆實不欲以天下之不實歸己之實也蓋合天下於道也無有能無不足而渾然不見爲道正所謂無道爲道之實。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右第四十二章。此章言爲治者當以柔弱之道自處也。謂天下之柔弱者。莫過於水。乃金鐵爲水浸漬則腐爛。山石爲水衝激則崩壞。是攻堅强之物。莫有勝於水。其理蓋無以易矣。即水而觀。可見弱能勝强。柔能勝剛本自顯然。天下之人蓋莫不知。卒之好剛恃强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云。人能以柔弱自處。即極汙垢之加。亦忍以受之。是器量寬弘。能容人所不能容。可爲社稷主矣。於極不祥之事。亦順以受之。是心體恬澹。能安人所不能

安。可爲天下王矣之言也。正言柔弱者必無有垢無有不祥。若反言之。見垢亦可受。不祥亦可受。以甚言柔弱之善耳。

附解章前半截。似慨惜之詞。後半截。似勉勵之詞。前從物理上說見柔弱之善。後從處事上說並見柔弱之善反復歎息總欲爲治者自審其所尚受垢受不祥即皆經有恐其乃有齊有容德乃大之意垢如謗誹之類不祥謂强梁侵陵若獲罪於太王之類不作妖祥者作妖祥則不祥爲天譴正須恐懼修省以回天豈可云順受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右第四十三章。此章言爲治者。當以柔弱之道涖民也。言有大怨者。是其剛强之氣。上之人因而調和之。然其怨不解。終有餘怨。是可爲治之善耶。是以聖人在上。務以柔弱治民。其於民之事。故止憑契爲驗。而怨端自絕。蓋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夫執契則刑法不必用。其治蓋柔而不剛矣。夫惟有德之君。以誠信御下。則專主契。用柔而不用剛。若無德之君。以明察爲威。則專主徹。用剛而不用柔。乃柔弱之治。卒善於用剛者。緣天之於人本無親疎。惟善治者。能以柔弱之治格乎天。故天常爲之默助而治化以成耳。

附解章重執左契句。前以不善引起。末以善人作收。一抑之一揚之。總欲爲治者自審其所尚。契。書契。曲禮獻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先書居右。右爲尊。左後書也。責。詰問也。司。主守也。徹。明察也。蓋和大怨。專以明察攝服

之。恐面從心違而怨不能。惟取信於契。則無事明察。人自輸服而怨端息矣。按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爲中古之治。經以治必上古乃爲治道之極。故下章進以結繩之治。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轝。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轝音豫。乘平聲。樂音洛。

右第四十四章。此章進柔弱之治而推致之。以至於無爲之治也。言善治者。國既小。民即寡。亦使其或什或伯。共相聚處。雖有利器。棄之不用。使民安其生而不輕死。安其土而不遷徙。夫不遷徙。則雖有舟轝。亦無所乘之。

不輕死。則雖有甲兵。亦無所陳之。由是使民復乎上古渾噩之治。不用書契。而結繩以爲用。甘其粗糲之食。美其毛羽之服。安其茅茨之居。樂其渾朴之俗。即鄰近之國。目可以相望。雞狗之聲。耳可以相聞。而不識不知。卒至老死不相往來。斯真無爲之治。而爲治化之極矣。

附解章分二截結繩以上言上以無爲之道化民下則言民化於無爲之治章所言本治天下之道而曰小國寡民者因其時各君各國明此治即小國亦能之蓋擧小以該大也經作於周之季世目擊政治之弊烈生民之倫薄故所言治道皆欲力挽頹風以逮追上古而此章乃其結穴讀此則知作經者之道大而思深矣章內使字皆不着力蓋過化存神不知其然而然非有勸休蓋戒以使之也章之有擧曰擧有行之辭也結繩即上古書契未敢止結繩以記事蓋民事之簡也王弼注曰淸淨之治淳朴之化非其結繩也使民不作僞耳漢文帝汲黯輩皆能用之故知結繩之治正不易復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爲人之爲去聲

右第四十五章。此章總通篇之旨而結言之。言聖人與天同道。明經之所言。蓋本天以立言也。謂凡言之信者。質朴無文。其言自不美。而言之美者。粉飾潤色。其言必不信。人之善者。實行乎物。自不必辯。而務辯者。口給禦人。其人必不善。真知此理者。理會其要。自不務博。而務博者。泛涉遠覽。於理泱不能知。人之於道亦然。蓋有道者必不積。積者必非道。是以聖人於道。常時出而不積。既以其道週諸人而爲人。而己之道亦愈有。既以其道公諸人而與人。而己之道亦愈多。是何也。蓋聖人之道。即天之道也。天之道。因物利物。而不爲物害。聖人之道。以人治人。而不與人爭。是以爲人而己愈有。與人而己愈多也。全道於己。而不有。同道於天下。而不居。吾之所言道。如是而已矣。

附解章首六句是引語歸重聖人不積上既以爲人二句正言不積之實天之道四句又推原愈有愈多之由此以見聖人之所以能不積也積者積於己而自私之謂聖與天同道正同其不積天之道爲[illegible]爲[illegible]爲爲爲動物物而有以給爲是天之不積之道聖人之道無知無爲無賢無不肖只人而有以善之是聖人之不積也判即易所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之意爲即經所云無爲而無不爲不爭者爲不恃功不居也

總註下篇凡四十五章。大要言德之體用。本於道之無爲。無爲之用。又在於歛藏。而歛藏之要。則又在於守柔弱而去剛强也。首章言德之體。二章言德之用。而三章則總言以結之。四章言脩德者之體。五章言修德者之用。而六七八章。又分言以明之。自天下有道章。至聖人無常心章。皆爲在上之修德者發也。出生入死五章。則以道德合而言之。明其體用之一致也。善建章明德之大。含德章明德之至。而知者不言章。則又合道德而論之也。以正治國兩章。明治天下之體用。治人事天三章

明治國家之體用。而道者章又合言以結之。爲無爲七章則申明道德之要在於歛藏。而歛藏之要在於柔弱。示人以入道修德之則也。吾言甚易知兩章。明道德之淵源莫測。示人以求之之病也。民不畏威四章。統言治天下國家之道。以發明柔弱退藏之深義也。人之生章。明强弱之得失。而天下柔弱三章。則淺深言之以盡其致也。天之道章。明天道聖道之一原。而末章又分合言之以總結通篇之旨也。其十三章。乃修德於身之大法。十五六章則全德於身之至要也。其二十一二十二章。則以德化民之極功。四十三四十四章。又以德化民之深效也。學者於是潛心而會焉。則修齊治平之道。舉而措之。而於道德之深義。已思過半矣。

按道德經一書自漢唐而後詮釋不下百家其銷滅無存者十有八九卽存者亦人各一見多離而少合致讀者索解不得遂因之以罷觀閒有嗜學之士苦心研究而汲古乏綆導述非車終亦莫能悉通其義則是經之旨其沉湮於圓枘方鑿之註者蓋二千二百餘年於茲矣予兄岱瞻齋就古學當公車北上所過都邑卽訪購古書縱觀博覽獨病是經之註茫若烟霧至晚年乃援筆搆思抉微發奥文不紛飾而務歸辭達較之前人註釋特見明晰書成執其抵本授予曰經之大旨茲註已備顧其中提綱段落與夫句梳字櫛向有未盡詳者予其補釋之以終吾事雖時予受命不數日而兄絕筆自是而後以兄手澤猶存聲咽不忍常讀淹忽者遂十餘載今將付剞劂取而重釋之覺五千言中實有與六經四子書相發明者非如莊列之荒唐幻誕止以寫其放達高曠之懷已也爰不揣愚昧謬爲補解以附於逐章之末俾讀者知其結搆之嚴密章法之完善源委淺深詳畧輕重井井有倫至前人註釋有當於經旨者亦摘取附入不使少存遺義留爲闕疑之端則經之生面得兄註而開者而予於兄註經婆心亦庶幾可告無負也

乾隆戊辰歲一陽月朔日後學倚山胡與宗謹識

道德經編註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與高撰與高字岱瞻黟縣人雍正癸卯舉人是書謂老子今本相沿章句多舛乃遍訪古本考正其文併註釋其義而篇中分合增改之處絕不注所據者何本未免無徵其謂老子與六經相發明亦蘇轍之緒論每章註釋之後又有附解則其弟與宗所續與高之註成於雍正甲寅與宗之解成於乾隆戊辰據與宗自跋仍其兄之餘意云

道德懸解二卷

〔清〕黄元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德經懸解二卷》提要

道德懸解自叙

桓譚有云老聃著道德五千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輩皆有是言按太史公論六家要指絀陰陽儒墨名法而崇道德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嘗讀其論以爲知言亦惟道德之文金繩啟秘玉策剖玄其言無所不該凡養生涉世治國用兵以至立言脩德成功遂名諸大事業莫不宜之玄通微妙深不可識而朝聞夕得易知易行蓋五千言中宏博淵森約舉大要三言而已曰知天也知人也知己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其知天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是其知人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是其知己而精舉微義一言而已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至簡矣至易矣一者何也天地之始也象帝之先也有國之母也繩繩復歸於無物

也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並大而不外
此無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〻又損以至於無
無為而無不為矣玄哉斯言自有天地以來道
未有高於老子者也然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太史公
自語　叙注道德者班志所載鄰氏傅氏徐氏河上
公劉子政嚴君平而後下至魏晉齊梁周隋唐
宋以迄元明代有著述不止百家而知其辭者
寥寥無人史公〻言宜其云矣丙子正月上元
閒與　潛明居士商畧百家言及五千〻文玄
牋與窮欽俟靈樞笈成續為解〻令且未運期
〻未蔵　潛明性愛玄虛尤癖道德請先為此
注以暢微言在昔　太上初生因星載誕指樹
為宗莫測鍾氣〻原未詳吹律〻本尼父聞音
歎玄德〻猶龍尹公望氣知大道〻將隱書羅
三藏經傳二卷青牛已駕紫氣無光嗣此以遠
曼哉杳矣荒荒未懸漠漠玄宗銀題霧鎖琅字
靈埋　潛明誠欲扇揚玄風遠播寰海以千古
閟業付〻下走僕何敢辭於是悉心搜研再易
玄草起二月初一二十日成叙其大意以俟明
者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東萊黃元御撰

道德懸解大要

經文簡錯其來久矣西漢河上公時已失其舊世代湮遠章句淩亂推求文義半不可通今為詳細移正考訂就班使聖經復故

又諸家傳寫互有異同訛謬百出難可強解如至譽無譽訛至數轝無轝隹兵者不詳訛佳兵者不詳之器遂使經義不通諸家隨文謬注可笑極矣此惟明太祖本不錯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今博取衆本擇其善者從之

又節次顛倒離亂無章太上傳經未必如是今次第倫序使經義承接文脉順從

又上經言道下經言德道在虛無德兼事功由近而遠自然之事今言道者載之上卷治國化民一切立德之言載之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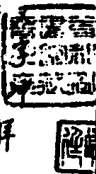
又經義宏博無所不該凡道德功名天地民物一切大業悉具於此道無往而不在非但巖棲谷飲析微談玄而已諸家謂此論道之言附會穿鑿最為不通今依本義闡發使經旨明備

道德懸解目錄 經文八十一章

知字作之

道德懸解

東萊玉楸子黃元御 字元御 號別字研農 解

門人畢維新 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常道道之本色後章所謂復命曰常也道不可道也言道如可道即非常道亦不可名名如可名即非常名常名常道之名後章吾不知其名字知曰道強謂之名曰大是不可名也以道者恍惚窈冥無物可言只是一段妙理而已未有天地之前太虛寥廓陰陽不分所謂無也無者天地之太極太極包含陰陽陰陽之內有中氣焉沖虛靈妙以至無而備萬有特未經發泄耳此無中之真宰也此太極中間白圈所謂眾妙之門玄牝之

門皆是此處此處雖是無物然實有中氣在焉未化一切形質卻是一切形質之祖是無也非室也中氣運轉陰降陽升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天地之初自此無中生化是名天地之始也既有天地則萬物皆生無化而為有是名萬物之母也此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義故常於其無欲以觀其化幾淵涵之妙所謂眾妙之門常於其有欲以觀其物力歸復之徼徼邉也中國邉外曰徼外觀其徼者即後章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天地也萬物也此兩者同出一原皆自無而來各異其名名雖異而出則同皆是此無所生化耳此無之中含孕諸有物物同根此謂之玄萬物根於天地其義玄矣天地根於太極其義更玄玄之又玄是謂眾妙之門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聽之不聞名曰希無聲搏之不得名曰微無體此三者絕其聲色體狀不可致詰辨詰也故名雖不同皆混而為一不可道也其上不至皦明其下不至暗昧縱有諸名而其實繩繩無端繩繩無際貌洋淪終不可名不可名也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總是一物而已然無者有之始也古者無為天地之始今則有為萬物之母故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有臨御諸有猶處置也能知古者無為有始是謂

道之紀綱也

知常作之

希言自然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
名字知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
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王處一焉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所謂希
者言其自然也自然維何蓋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此一無也寂兮
寥兮獨立當中而不改周行四維而不殆生
天地而化萬物可以為天下之母所謂天下
有始以為天下母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大曰
逝無往而不至逝曰遠無處而不周遠曰反
由委而歸原其原在中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王法乎地地法乎

天天法乎道道法乎自然自然者希夷之真象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兑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有名萬物之母而無名天地之始有化於無是始為天下之母也故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則天地萬物皆自此生是因以知其子矣既知其子而返本求原復守其母則沒身不殆蓋無為天地之始始生天地而化萬物一切名象紛紜錯出是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當復守其母未可逐名物而遷移也知止則天下之母守而不失所以沒身不殆也復守其母是指知止下章致虛守靜歸根復命即此

殆也是以沒身不殆故塞其孔竅也兌竅閉其門戶即下章致虛守靜義則其母不失終身不致勤勞知止故也開其孔竅濟其事務則母亂不守終身不可救藥見大者非明見小曰明莫小於無見之則明矣守剛者非強守柔曰強莫柔於無守之則強矣即守其母用其外光復歸其內明見無而守母長生而久視無遺身之禍殃即沒身不殆是謂能襲常道也襲如襲衣襲爵佩服而保守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道以至無而化至有既生天地又生萬物是自虛而之實自靜而之動也道家則不致其實而致其虛不守其動而守其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即上章塞兌閉門復守其母義萬物並作春榮秋落吾不視其方作而以觀其既復即首章欲以觀其徼義蓋夫萬物紛紜繁衍至於收藏之際枝葉凋零春夏生長之氣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是其反本還原仍歸無處重到母家矣致虛守靜以觀其復者所以歸根復命培我生長久視之祖氣也此氣是一身之母大命之根不歸其根則命原不復復命曰常方是此道本色知常曰明方

是此心真觧不知常而妄作必遺身之禍殃無有不亾知常而後身容乃見天地之寛身容甫至公大始覺私意之盡公乃協乎王度王乃配乎天行天乃合乎道體道乃久而常存禍殃盡去没身不殆也（以没身之年正其壯盛之日是謂没身不殆）上章没身不殆由於知止知止在於守毋此詳發其義道家金書玉訣泄於此章矣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閲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是無也然惚兮恍兮而其中有象恍兮惚兮而其中有物窈兮冥兮而其中有精其精甚真而其中有信蓋恍惚窈冥本来無有而至德之中備含萬有之原其中萬有悉是比無所化乃無也而非空也故其中有象有物有精其精甚真非是虚言以其中有信也信為土德其位當中衆妙之門於是焉在是以含孕諸有真實無妄也三日其中道家玄幾於此露矣土居無虜故穿貫四維而無專宮然而至虚至實是故有信以其有信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名不去者

實不爽也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其有信故無以為有土德主化生物之本以閱衆甫甫即物也皆根於此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土德生化誠信不虛也

水當作癸水

砂裏汞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之間室洞虛豁其猶橐籥乎布橐無底曰橐竹管曰籥主鄭曰籥橐以鼓風籥以吹氣者清氣上升濁氣下降虛而不致於屈虛屈動而愈復能出無非太空即無非積氣也然清自何生濁自何降降不由上升不由下升降之原皆自當中寄門攸路之家求之上下四旁多言數窮無當於是約而言之不如守中守者道家之黃婆在水火金木之交處戊己二土之介媒合嬰姹坎中陽氣曰嬰兒曰鉛中金即壬水也離中陰精曰姹女曰硃砂汞即丁火也交解龍虎兌金為白虎震木為青龍結仙胎而產靈丹全在乎此所謂玄關黃庭洞房鼎器種種色目皆其別名也守中即是守毋返本還原歸根復命莫外於此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在中先天之祖氣也人之初生先結祖氣此氣方凝陰陽未判混沌鴻濛是謂太極陰陽之內有中氣焉中氣左旋而化己土右轉而化戊土戊己運廻陽動而生則化神魂陰靜而降則化精魄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魂藏於肝魄藏於肺藏府悉備形體皆完乃成為人己土為脾戊土為胃中氣在戊己二土之間沖虛靈動衆妙皆含衆妙之門是曰谷神脾胃者倉廩之官賴穀氣培養使此先天祖氣不至虧敗是曰穀神以其先天祖氣之虛靈謂之谷神以其後天穀氣之沖和謂之穀神其實總是中氣而已非有二也谷與穀義異而原同總是先天祖氣所化人之生全在谷神其死者谷神敗也

又旋當作左旋　又特當作右轉

明當作則

永當作汞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母也竅也鳥獸之母皆曰牝書稱牝雞当稱牝牛是也疑谷虛空之處亦曰牝韓詩黃金擲虛牝是也素問在天為玄玄生神此竅中有谷神故曰玄竅精神血氣皆自此生是乃一身之母無為天地之始亦為人物之始所謂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者天人所同也不曰玄谷而曰玄牝者以其中虛如谷而有含生化之妙也谷言其虛牝言其虛室而能生化既為玄竅又為玄母故曰玄牝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即此義是此上為天此下為地而究其根原玄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蓋陽自此門而升陰自此門而降己土又旋則此門闢闢則陽升戊土又特則此門闔闔則陰降闔闢之樞全在此門故九地之陽不至下陷九天之陰不至上逆也積陽明為天積陰則為地故玄牝之門乃陽升陰降之門生天生地之本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道家鉛自此升汞自此降長生久視之原於此在焉是當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鍋胎龜息漫命歸根長養谷神以培先天祖氣祖氣盛大則

久而長存仙靈秘妙盡於此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々用埏埴以為氣當其無有器々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々用天下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有々以為利無々以為用道々出口淡乎其無味視々不足見聽々不足聞用々不可既

三十輻共一轂（說文轂輻所湊也）而其用不在此當其虛無々處軸轉莫阻乃是有車々用埏埴以為器（埏音羶說文和土也埴音式考工記搏埴々工陶人和土為器也）而其用不在此當其虛無々處受盛不礙是乃有器々用鑿戶牖以為室而其用不在此當其虛無々處容納不塞是乃有室々用凡天下々物皆生於有而其有悉生於無欲無々為用非有不可欲有々為利非無不能非有則其無不成非無則其有莫當故有々以為無々利無々以為有々用所謂無名天地々

始有名萬物之母者義正如此以中半以上為陽中半以下為陰非陰非陽之交無形無象之地正當中半是無處也有此無則有此用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希夷恍惚無物可言而及其用之則衆妙皆備不可既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在無處本自沖虛人之用之終不盈滿衆妙之門悉於此闕淵乎深哉似為萬物之宗用之者挫其鋒銳解其紛撓和其光芒同其塵垢湛同沉兮似若存所謂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與道合矣吾不知此道是誰氏之子直是象帝之先蒼天有象上帝在焉是謂象帝象帝之先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

大成若缺去其稜角則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去其盛滿則其用不窮大直若屈能屈則伸大巧若拙守拙則巧大辯若訥善言不辯大白若辱守辱則榮大方無隅有隅則廢大器晚成早成則脆大音希聲有聲則細大象無形有形則小道隱無名有名則非名可名非常名故建言有之此古語也舊注建主也謂古之主言者甚不適明道者反若昧進道者反若退夷道者反若纇夷異也詩周頌降福孔夷註周封微子于宋統承先王天子禮樂與列辟異也異則與人不類今反若類故曰夷道若纇言不示異上德者反若空谷廣德者反若不足建德者反若偷惰建主質直者反若變渝渝改變也凡此皆懷玉被褐其用無既者也

正言若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祆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

当作孰

天下之理正言每若反語福藏禍中以為福而反得禍禍乃福之所倚禍隱福內以為禍而反得福福乃禍之所伏此理玄遠熟知其極其但有反而無正耶正復為奇其正不長善復為祆其善不終人之迷而不悟今古皆然其日固久矣蓋反者道之動天道循環動而不已盈虚消長迭為代更自然之理如是是以無正而不反無反而非正也弱者道之用怯避退縮無所爭競福不能誘則禍不能引禍不必避則福不必去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污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自廢於反則適得其正矣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將欲翕之（翕合也）必固張之（張開也）張之盡者翕
之幾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強之極者弱之
始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興之至者廢之漸
也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與之厚者奪之萌也
蓋物極必反一定之理知此者是謂微明搏
之不得曰微見小知常曰明察於無形之始
故曰微明柔弱能勝剛強於此可見弱者道
之用其義如是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
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
不知莫能行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滴水穿石）
以其無物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
勝強其理甚顯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莫柔於無有而無有入於無間不必扞格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非明者不解天下希及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輕敵而不勝木強則積屈而必折凡物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自然之勢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家含德之厚純素渾朴比於赤子人有機心物必害之赤子則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其無機心也骨弱筋柔而把握堅固未知牝牡之合之男女合而峻亦舉作峻赤子陰精之至也精氣盛也終日啼號而嗌不嘶啞和之至也知和曰常道之本色也知常曰明心之真解也知常明命復而生益復命曰常益生曰祥身之禍慶也反此道者以心使氣忿不顧身曰強強者道家之忌凡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弗能長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渙兮若冰將釋儼兮其若容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孔大也大德之容唯道是從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形容豫兮若冬日涉川猶兮若畏懼四鄰渙兮若冰之將釋儼兮其若容之不放敦兮其若樸之不雕曠兮其若谷之不盈渾兮其若濁之不澄孰能濁以靜之而徐實自清孰能安以動之而徐能自生保此道者不欲滿盈夫唯不盈故能常敝而不新成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荒兮其未央忽兮其若晦乘乘兮若無所歸飄兮若無所止我愚人之心也哉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絕學則無憂所謂學者析疑辨惑較量是非之間其實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此皆多事分剖甚無用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形兆如嬰兒之未成孩童衆人皆有所餘而我獨若遺棄而不收衆人皆有所以也以為而我頑且鄙而無長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荒兮其未央望之無涯忽兮其若晦測之無迹乘乘兮若無所依歸飄飄兮若無所停止我呈愚人之心也哉我獨異於人而貴食其母母者天下之母所謂無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生一是謂太極太極者無名天地之始也一生二是謂兩儀兩儀者有名萬物之母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人物於此皆備矣萬物負陰而抱陽陽前陰後渾淪無偏故沖氣以爲和是其常也知和曰常盈則不沖剛則不和失其常矣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所以戒盈而忌剛也故物或損之而反以得益或益之而反以招損事理之大凡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所教維何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此言爲立教之綱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天下之母所謂無也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淑清地得一以安寧神得一以感靈谷得一以充盈萬物得一以滋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表正其致之一也所謂物物一太極無有餘外者若天無以清將恐崩裂地無以寧將恐振發神無以靈將恐止歇谷無以盈將恐涸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殄滅侯王無

以正而居處貴高將恐顛蹶凡貴者必以賤為本高者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之貴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則反無譽如唐堯之莫名泰伯之無稱是也道家操樸抱真不欲琭琭光明而如玉落落黯淡而如石介在顯晦之間是得真一虛無之用矣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

肝藏營肺藏魄精神之所胎也營血也營者魄之舍也魄生神生精魄欲濟水火必交金木肺金生腎水故肝木生心火載其營魄守靜專一而後水火交濟不至飛走此際當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無嬰兒滌除玄覽逐能無瑕疵愛民治國能無作為君覽以身為國以氣為民天門開闔能無雄雌天門項門明白四達能無知識此皆致虛守靜之法則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則罹禍而身殺勇於不敢則還難而身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吉凶不同其中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消長盈虛天道之常進退屈伸人事之妙天之所惡者勇於敢也知幾其神乎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玄遠難知然有其常而不變者大抵不爭而善勝安靜而無敵也不言而善應報施必不爽也不召而自來往復自有恒也坦然而善謀無心而至靈也此皆造化自然之妙是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順之則存逆之則亡背天而行未有幸免者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持而盈之欲以求益則反招損不如其已揣而銳之鋒芒太利則易摧折不可長保富貴而驕適以自遺其咎金玉滿堂勢必莫之能守四時之序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
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
以長久

徇名者失身名與身孰親好貨者喪身身與
貨孰多欲得者反亡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
者惜費而必大費多藏者懼亡而必厚亡知
足者不辱知止者不殆是乃可以長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
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
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飄風不能終朝驟雨不能終日孰為此者天
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罪莫大於
可欲惡者欲招之也咎莫大於欲得亡者得
致之也禍莫大於不知足不足者不知使之
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者富無有不足
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生則入死凡人十分之中生之徒十有其三死之徒十有其三人之本生妄動而之於死地亦十有其三死者如是之多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循利亡身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則無能使之死者矣夫何故以其原無死地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遶目令人目盲五音遶耳令人耳聾五味遶口令人口爽（爽失也謂失其真味）馳騁田獵令人心中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事多妨是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絕諸無益之事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寵辱之來若驚貴大患之逮若身何謂寵辱若驚人情好寵而惡辱則寵為上辱為下不知求寵者不寵守辱者不辱故寵辱之來得之若驚失之若驚總以無寵無辱為上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其身是以求福而得禍及吾無為身之私則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不愛其身正所以愛其身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白雄者不雄知其雄而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則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是不雄之雄也求白者不白知其白而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則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是不白之白也好榮者不榮知其榮而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是不榮之榮也常德即常道之得於己者復歸者還其本色是亦歸根復命之事也大樸分散則為器之（分散而雕刻則為器）為器者不適才效一官聖人用之因才器使則為群官之長故大

制作制不事剞劂所以保其真也

不出户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出户知天下之遠不窺牖見天道之玄情閱歷而知者不知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其地而知不見其物而名不為其事而成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其所不知者上不知其所知者病夫惟病
其所病是以不致於病聖人不病以其病夫
所病是以不病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
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
者為壽
知人者曰智自知者為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者為強知足者常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
者然久死而不亡者為壽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信言不必美美言不能信善言不必辯辯言不能善知者不必博博者不能知華而不實道家所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建立者不拔善抱持者不脱善行走者無轍迹善言語者無瑕謫善計畫者不用籌策善閉者無関楗而牢不可開善結者無繩約而堅不可解以其不爲而成故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必不言言者必不知塞其孔竅兌孔竅也閉其門戶挫其鋒銳解其紛挠和其光芒同其塵垢是謂玄同玄同者同於玄也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親踈利害貴賤皆非其常非常者不貴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跂者不立舉一足曰跂立不久也跨者不行張兩足曰跨行不便也自見者顯明而不明自是者求彰而不彰自伐者居功而無功自矜者爭長而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則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求全反虧枉則直求直反折窪則盈自盈必溢敝則新欲新必污少則得積少為多多則惑貪多愈少是以聖人知有始為天下母故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以為是故彰不自誇伐故有功不自矜張故能長總之不爭而已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自試有驗而後云爾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為要妙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夫惟道善貸且成是謂襲明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珍寶亦不善人之所保守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善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則雖智大迷是為要妙也即奧美言可以市贈人以言美於珠玉珠玉可市況美於珠玉者不可市乎尊行可以加人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尊行亦懿德之類懿德可好尊行不可以加人乎美言尊行賢愚同好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夫

惟道善於施貸又且成就是謂襲明見小知常曰明

襲明義

同襲常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上士聞道頓悟極保勤而行之中士聞道信守不篤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識解不及乃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人之從事於道者道者亦同於道德者亦同於德失者亦同於失敵同則應亂同則和也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初既同之則終必得之其勢然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不積既已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至公也聖人不能積積蓄

道德懸解卷下

東萊玉楸子黄元御字元御又字坤載別字研農解

門人畢維新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居其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其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亦無所以為下德為之而又有所以為上仁為之而無所以為上義為之而有所以為上禮為之而人莫之應則

攘臂而仍之仍之継之以争故失道而後有德失德
而後有仁失仁而後有義失義而後有禮夫
禮者尊上文飾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
識者自矜先見是大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
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
華故去彼取此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故物或行或隨或嘘或吹或強或羸或載
或隳天地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即芻靈以草為之祭祀所用祭
畢則棄之任其榮枯而無私愛聖人不仁以百姓
為芻狗任其舒慘而無私親故物或行而在
前或隨而在後或得嘘而榮或因吹而落或
方盛而強或既衰而羸或因載而成而或遺隳
而敗其境至不齊矣蓋天地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殊無厚薄於其間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乃有仁義智慧出乃有大僞六親不和乃有孝慈國家昏亂乃有忠臣凡此者鑿混沌而雕太璞皆世道之不幸也

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絶聖棄智不以精明率下民安本務故利百倍絶仁棄義不以小德示下民任天眞故復孝慈絶巧棄利不以漁奪侵下民有資積故無盜賊此三者以爲文治之不足故令有所屬使之見素而抱樸少私而寡欲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
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不澆其民醇醇不漓其政察察不
渾其民缺缺不厚是以聖人方而不至裁割
廉也後而不至劌削直而不至縱肆光而不至
輝耀斂固純樸以風天下道家之要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
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
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
不治

治大國若烹小鮮無須多事也不尚賢能使
民不爭競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
可欲之物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
心而無思慮實其腹而無飢餒弱其志而無
侈念強其骨而能力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
夫知之者亦不敢為也為無所為則無不治
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兵甲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使有樸素淳簡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安常守分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去文字記載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飲食美甘衣服安其故居樂其土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道家治民之大要也

其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去其變詐而歸純樸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扶詐妄為而不安於愚也故以智治國民以詐党是國之賊不以智治國民以愚全是國之福知此兩者去彼取此亦治國之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情反矣乃至於大順下德不失德物情之常也玄德反是

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税之多養生不贍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変詐風行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逐利忘生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而反以得生是賢於貴生而反以得死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為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性輕生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邪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再犯其殺之而弗懲者不畏死也既不畏死則殺之無益蓋常有司殺者殺天也而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

太上下知有之而已不感其德其次親之譽
之不忘其恩其次畏之侮之不信其心以其
信不足焉故有不信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狭
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狭是以不厭
民不畏死其所畏者德也有德則民歸無德
則民散人之所畏吾不可以不畏之尚德緩
刑使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民之輕死而厭
生者所居之狭賤生多壓也無狭所居則無
厭其所生夫惟所居之不狭是以貪生而不
厭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子孫祭祀不輟

、以道莅天下災祥不作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而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無以招致之也夫神人兩不相傷聖人之德厚矣故德交歸焉後世子孫祭祀不輟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以正道治國以奇道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夫天下多忌諱本以避凶趍吉而民彌貧人多利器臣下失權而國家滋昏人多伎巧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此皆以多事攖之也故聖人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躁能勝寒靜能勝熱清靜能為天下表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數語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日益所以求博為道日損所以求約損
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蓋有
為則有所不周無為則無所不至道法自然
無為者順其自然則人不知覺無不為者自
然之符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
故取天下大事也而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
經營愈家鈇鍋愈多不足以取天下矣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
然而不敢為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違以敗之執者違以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
人欲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所不學復衆
人之所過
衆人學不反本多事而過其分故
學所不學須其所過而還於本也
以輔相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
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法自然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順
其自然萬物將自化化而欲有所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欲不欲
以至於靜天下將自正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道常無名故謂之無名之樸樸雖小然是象
帝之先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賓（服賓）王德感召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大道風
行民莫之令而自均平號令不設王言自貴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朝
廷不彰君德故百姓不知帝力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
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
善者其心未嘗不自善吾亦善之則德善矣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其心亦常欲人信吾亦
信之則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猶兢兢意為天
下自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就之如日臨
之如雲聖人皆孩之以為赤子無知天足後
用机心於其閒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故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凡物以道而生之以德而畜之因物而行之
因勢而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
之尊德之貴是其天性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生之而不自有為之而不自恃長之而不宰
制是謂玄德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汎兮廣遠無方其可但於左右求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推辭功成不名自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常澹然無欲是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歸焉而不為之主又可名於大以無欲之小而反以成大是以聖人法道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不美生於誇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生於伐善斯不善矣天道循環一長必消故有無相生有終則無無終則有也難易相成易極則難難極則易也長短相形長盡則短短盡則長也高下相傾高窮則下下窮則高也音聲相和鉅甚則細細甚則鉅也前後相隨前竟則後後竟則前也自然之理如是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之而不有為焉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

弗居是以其功不去也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折之使平下者舉之使上有餘者損之使少不足者補之使多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此造物之公平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此世俗之炎涼也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為之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意蓋不欲自見其賢所以避盈而居損順天之道也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處衆人之所惡（人情惡下）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涵與善慈仁言善誠信正（政通）善治理事善才能動善時令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雖處下流而實居上善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衆流歸焉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以下而得上以後而得前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猶不覺意）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於推戴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當作伐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者譬之江海乃川谷之下流是天下之交會(交)天下之牝也(母)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小國附之則取小國(加趙)之取(伐之)小國而下大國大國信之則取大國(加趙)兵之取故大能勝小或下以取小不敵大或下而取其勢無常下則得之矣大國喜貪不過欲兼畜人小國畏亡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則大國宜為下蓋大國能下小國皆歸在己遂兼弱之志在人遂事大之心是謂各得其所欲若但小國能下而大國肆其驕溢侮慢之勢則終為小國所取是小國獨得其所欲非各得也

旹作先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聖人不積。既已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至公也聖人不積（蓄積）既以為人而已愈有已以與人而已愈多蔵富於民其富愈大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反先外其身而身反存非以其無也惟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執大象（大象大道所謂大象無形是也）則天下往尊道而貴德人心所同也往而不害則安平泰（治安泰平）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也此猶樂與湯餌而過客自止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非但過客貪餌而已也是以聖人德厚仁歸如執左契可以責人而不責於人總是盡其在我而已故有德司人歸之契而弟責之己不責之人無德所司則不然徹其左契（徹去也）而弟責之人不責之己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善而欲人歸終不得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大怨未釋而強以計和之積恨不消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怨不在大小多少總宜報之以德蓋人本無怨憾之不善橫生讐敵懷忿在心刻刻不忘終當報復而後即安世道甚勇原無抗拼一結怨讐自樹荊棘動輒被傷甚無謂也以德報之積怨自消解此為上計而道家主德非但為報怨設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而知德之真不真以家觀家而知德之餘不餘以鄉觀鄉而知德之長不長以國觀國而知德之豐不豐以天下觀天下而知德之普不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數語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為所無為事所無事味所無味圖難於其方易為大於其方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其後乃難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後乃大是以聖人謹小慎微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其始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其方安易持持維其未兆易謀其方脆易破其方微易散為之於未有之前治之於未亂之初合抱之木生於毫末至細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至卑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至近也於其始時而圖之則易為力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始而忽終也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使我介然有知介然有知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言一旦有知國家之權行於大道惟有所施為是畏大道甚夷夷平而民好捷徑朝甚修除田甚荒蕪倉甚虛空而身服文采腰帶利劍厭飫飲食是謂盜誇誇示盜賊敵國乘釁而至兵連禍結非道哉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上故立天子置三公原以道莅天下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古人贈遺必以物先之左傳以乘韋先是也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有求以得走馬可以糞田有罪以免戎馬不生郊上耶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之此君子用兵不得已之心也

夫佳兵者不祥（佳美也佳兵以兵為佳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若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於殺人夫樂殺人者天怒人怨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與凶事同例君子平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國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殺敵人衆多以喪禮處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還猶適以自害也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以農夫失業而疾亂感召自然之理也善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張果而勿誇伐果而勿驕傲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也惟道乃久強者衰之漸也凡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矣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為士者不武士勇士也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愈弱而愈強愈卑而愈尊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則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人先動已後應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不輕進不輕退也兵強則不勝柔弱如此將無堅而不剋是謂行無行（行伍以徒之爭也）攘無臂仍無敵（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仍者）執無兵無形可窺則無戰不勝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抗兵相加怒者不勝哀者勝矣柔弱勝剛強不易之理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路不離輜重以重為根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靜為君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是魚去於淵利器假於人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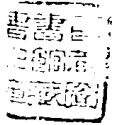
天下皆謂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相肖夫惟大故渾厚深遠似乎不肖若肖則大非極品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則強暴感服故能勇儉則衆有歸無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則處後居前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故能成器長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則兵民愛戴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凡有禍患天將救之以慈衛之顧衛順天心也非慈則天亦不能救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儉嗇夫惟嗇則鑿雕為樸還其本色是謂早復（復命曰常）早復謂之重積德（天德已失復還其舊是再積天德故曰重）重積德天與人歸故無不尅（尅能也）無不克則莫之其極（不知其究竟至於何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為居亦在分內）而可以有國之母（根本也）是所早復之天德也此乃可以長久固守其母而重積之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蓋言有宗其綱紀也事有君其主宰也雖曰易知而至其君宗則知其實難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不欲人知也

道德經懸解二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黄元御撰元御有周易懸象已著錄是書多以養生家言訓釋老子於原文章次多所變更字句亦多有竄亂謂之改本老子可也

莊子通義十卷

〔明〕朱得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九年朱得之浩然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子通義十卷》提要

刻莊子通義引

宇宙無涯乾坤無朕貿貿焉群生相禪於無窮不有淳古先覺察其主張綱維之物而示之人則最靈之賦參贊之能洎洎醉夢而莫知其形之弗賤之可恥也莊子樂天憫世之徒學繼老列嘗與魯哀公論儒道公謂國無其方郭子玄稱其文為百家之冠厥有旨矣或乃以其命辭跌宕設諭奇險遂謂其荒唐謬悠與詩書平易中常者異而擯黜於儒門不知其異者辟也不異者道也即其發微唱幽尚真恥跡之多方蓋道德優裕之後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於藝于以寓其順世開迷之心者也然則詩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則立命之方立命達於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淨守此而

棄彼乎是故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而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易曰淺其見天地之心欲見天地之心者必不忽莊子好古畜德者必不詳莊子是用通其義而托諸梓祈與若人者共答莊子之賜

皇明嘉靖庚申蜡日靖江朱得之書

讀莊評

君師之道尋跡而不幸性則賊已有跡可尋則賊人莊子之學由靜而入極虛而安蓋祖巢由而宗老列嘉堯舜擯孔顏悲龍逄比干夷齊而孩管晏者凡其不滿先聖者皆以天機未忘所務有跡時也故三十三篇皆以掃跡爲義

莊子享用只是自然其靈昭之地真見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觀其契躍鱗之樂於濠梁憐腐鼠之嚇於霄漢其所蘊可知矣

莊子意本尚無此數萬言有也何所從來乎曰言其無言知其無知乃爲其無爲也蓋無者天之體希天者非虛不能無非靜不能虛故靜則用功之始而無則本體之全其曰聖人之心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又曰陰陽和靜皆言用功非成功也

老莊論性以虛無爲指蓋就人生而靜以上說故謂仁義爲有情有跡不足以盡性

隨意出詞絕無結構莊文也如曰其生也有
涯知天之所爲之類在他人則不如此開
口外篇雜篇疑或有聞於莊子者之所記
猶二戴之禮非出一手明目者自能識也
之噲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
弑君孔子請討魯國之儒一人莊子身當
其時而胠篋篇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
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
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末篇稱鄒魯之士當

在長卿已後者所爲也大抵此籍多敷演
老子之言以發揮其精神者
莊子只是有垂訓之心故其爲言時有播弄
處欲人愛其文之馳騁而誦之因以漸見
其所指耳其自謂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
莊語故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
言爲廣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儻又曰其書雖瓌瑋
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諔詭可觀也此

乃後人表揚愛信之意
先輩嘗言莊子之書不易讀又曰不可不讀
謂造詣未同則不能通其意無莊之造詣
虛生浪死也
莊子亦周末文勝之習今觀其書止是詞章
之列自與五經辭氣不同然其指點道體
天人與同處却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故
從事於心性者有取焉
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

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
斷斷乎非莊子之言矣
列莊之書初讀之知其愛生既而覺其不苟
生不苟死余非不知其爲一時所慨憤特
惜此老一段精神倜儻偏使後世鮮察之
耳陳同父謂世間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
此書林尭叟謂此書自當獨行於世余惟
心性之學孔孟以前天下猶同風而人之
所造或不同則以欲速見小眩之也然而

深造自得者未嘗絕響秦漢以後功利詭毒舉世顛瞑焉班韓柳之風相爲馳嫋藻繪雕刻日深日繁可以山積海藏矣有志之士鼎沸其心思困憊其精力竟不得古德之末階余悲康成之徒而思反朴還淳也間嘗閱之而有覺其與孔孟相發者又自疑其一人之見也綜觀古註互有得失亦未免於一人之見蓋學未齊莊意自不能盡契言有盡而意無窮焉知莊子之意

果若是乎否也是以攄所見而爲之通亦所以見莊子非枯寂之學後世猶有知其一二者其本文詞旨明白前賢訓無遺義者不復贅說惟事理可以意會不必分解乃爲衆說狂馳不得不辨者故復費辭而不諱如門無鬼論舜武章缶鍾之類是也或謂二氏之書不嘗以儒者之學爲訓竊惟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初無三教之異猶夫方言異而意不殊鍼砭異而還元同也苟不得於大同則父子夫婦亦有不同者孰知自私用知之爲蔽而潰裂夫道哉

褚氏伯秀義海纂微作於勝國時因避地遺于滇南其自敍可考也余同門友錢塘王雲谷澗游覧四方歷三十年窮鄉絕島莫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見之手錄以歸乙卯疾將革以授余曰煩兄圖廣其傳毋使褚氏之心終泯也今刻從其情得失不易字信褚氏信雲谷也

修詞立其誠學問之全功也褚氏以前諸解多主立誠今通義略兼修詞者蓋欲習詞章者知反於性道理心性者知謹於詞氣庶乎先哲啓後之心而後世愛而傳之之物也

讀莊評終

莊子通義目錄

褚氏義海纂微其籍自擬篇目自爲後序今刻既附其籍因亦附註其目於篇目之下并存其序於後間有脱衍重出俱仍其舊

内篇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外篇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莊子卷第一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內篇

逍遥遊第一　大觀而不見世順天而不存我此逍遥之遊之旨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一作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
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
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
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
人无己，夫惟無我而大至人無己乃所以爲大也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朱通義 野馬塵埃指鵬在太虛中人之俯視
者若無可見惟濛濛然不過野馬塵埃之微

爾其飛也亦猶萬物之以息相吹也此形容
天之大言外見道眼之大廬齊口義謂天之
蒼蒼三句言人目力既窮上無所極故但見
濛濛然而已鵬之飛也既極於高則其下視
人間亦必如此濛濛然也水之積也不厚爲
下句厚風載翼之喻蜩鳩諸鵬喻淺見之人
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三餐三句又取
譬以爲鵬鳩之證小知大知結上鵬鳩小年
大年生下一段譬喻又是文之一體朝菌暮
生於糞上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而已又暮
安知有晦朔也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
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此亦寓言言冥靈之
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
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
聞於世衆人皆慕之而不及亦是小而不知
大也知效一官可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
德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合一君言主一
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亦

如斥鴳之類宋榮子則舉世毀譽之而不加
勸沮視彼三士但見可笑蓋其知本心爲內
凡物爲外也彼既知內外輕重則豈肯汲汲
然以世俗爲事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
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御風行空半
月而反飄飄然無礙其視修身求福者又不
足言矣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可
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真機御陰陽
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前而無所
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分者
是也此上舊分二篇惟湯之問棘也是已一
句或以爲上篇結句或以爲下篇起句鄙人
詳玩以爲後篇即前篇之結自窮髮至辯也
一百十七字莊子意其鯤鵬之論非臆說非
怪誕故引列子之文以證之所謂重言也故
以此小大之辯也一句結之自知效一官以
下意脉徑續悲乎之指者不當分二篇若於
窮髮之上增其謂二字其意婉然其曰乘天

地御六氣即易傳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篇末
至人無己三句諸解皆未的確推莊子通篇
之意不無差等蓋以爲無名者尚有功無功
者尚有已德至於無已則功名何存聖有可
名神則忘形至則無知蓋曰至人無已無待
者也神人無功御風泠然有待者也聖人無
名譽不加勸非
不加沮者也

北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者也北主潤
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
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
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
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
特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
在乎一氣混冥抑寧豈以南北皆謂之冥焉
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陋一時學
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爲能掠取聲利爲
急而昧夫自已之天遂慷慨著書設爲遠大

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
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
遥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
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
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强名使學者
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
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
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遥而
世俗冥迷忘真逐僞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
知所謂逍遥故中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
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
擧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
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物化其變未量故不
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
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
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
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
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噓適所以相
吹擧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
得所以爲逍遥遊也故以冠經之首其間怒
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於條
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
也自一氣分而爲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
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
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
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
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
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爲氣所使勇動疾
擧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
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
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
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
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
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
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
遥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

糾纏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
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
免爲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湯之問棘句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棘聲
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説以此句結承
上文靈椿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
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
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
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
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説今詳考經意蓋
欲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擧證首引齊
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
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
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
語觀者多不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爲結
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
非立言之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
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
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擧鯤鵬
之論不在重釋知效一官行此一鄉等語言
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
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
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
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
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
故斷之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
三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遥遊首章大意
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
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無方而不測
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
凡厥有生已私易植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
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
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
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
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爲不多而明
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有

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厲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忘己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説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纂微　夫子立而天下治猶言聖人作而萬物覩歸功於由也此言由既出世天下化其道天下自治非我之功而我猶尸爲天下主深自愧也堯稱許由無爲之揖也由之答堯意含有爲也老子曰曷嘗有治天下者哉語意亦若此由以爲受之是爲名也不爲實也名者外來之物非我所固有者將焉用之鷦鷯偃鼠在廣大之中取於自足亦何所用於廣大即此安分自足之風天下所以感之而治不待於有爲之迹也末二句以庖自比以尸祝比堯言治天下如祀神黍稷非馨明德惟歆庖人雖棄其事而尸祝之誠足以格神足以庖庖矣又何屑屑於庖人之所務哉樽俎應庖事蓋歸功於堯也

纂微　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貴道德後已先人直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梟薄邪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分足矣豈侘傺富貴哉惟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曷與哉非讓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

道之卷舒時之泰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憮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脩然得謝則可以翱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授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薄俗乃有痴偷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

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析故具述先聖拼遯之迹覩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烏了反然喪其天下焉

往而不反謂任意放言而不內省也逕庭路徑庭院也言其動靜長短之不同也狂而不信以接輿為狂而疑其妄言也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蓋神存而過化則因物賦物物各得所太和充塞於宇宙間故發此也猶時汝與孔子時其亡也子時逝之時同言猶汝所可及而許汝也孰肯以物為事比前以天下為事意進一層與孟子論伊尹大小者不動心同義四子即是許齧王被後篇可證不必強為他說汾水之陽一句意屬下文言堯既見四子之後雖居位而忘位處富貴而忘其富貴也盧齋口義謂心無見識猶聾瞽然至德之人周遊物表而世自治豈若世人弊弊然用知力以求乎治哉水不溺火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宋人章甫云云謂其所言廣大世人淺見不足以語此堯治

天下古今第一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矣乎

義海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奧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為逍遙之遊其用心可謂苦矣伯秀幸聆茲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下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丹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己以及物之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歟或

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於絶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謂無此理虛齋趙氏以夫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虛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惟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之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

迹觀其內外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返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吕惠卿註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解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不爲四子所售循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也連收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沍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毀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眞人此四人者皆

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儔註自迹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窅然四達遠在遼絕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眞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意無不貫矣我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喩四大藐姑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遙也已上四解諸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冥難以

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喩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氏得此道即今之許由汾水堯所都不離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遠求窅然喪其天下棄如敝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所邦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音枵然大也。

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扶經反澼音僻絖音曠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通義 洴澼絖未爲不善用藥也不過越難雖良藥亦終洴澼絖而已茅塞之心則滯於一而不能物物也此篇言用大順其材也後篇言養大順其性也

發揮 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材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爲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未陳朧胑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爲用哉宜惠子惟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佰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惟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恭殄之何斯概之不幸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既嫌其大而不欲剖爲室家之用當思全之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爲妙用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通義 此言抱道者無適而不逍遙雖若無用於世亦不賈禍於身惟不賈禍風動而俗成其爲用也大矣彼役役塵勞者茫然於禍福之機胥溺而不悔至於福之爲禍者又孰覺之哉此旨於養生者爲易見若主於修德當察無用之旨若謂意甘於無用而後能見物之情意安於無用而后能免物之累是尚有意也惟無意而後可語乎無用其曰無何有廣莫云者言何有則已無矣而何有亦無之言廣則遠矣大矣而廣亦莫之見不可形似

也殆無跡無涯之稱乎惠子兩問猶肩吾之
不信莊子之答則進於連叔者惠子戲莊子
大言之無用非識也莊子喻以物之在世器
識大小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知其
爲大矣而復戲其無用功利之毒有以蠱其
心也即莊子過惠子之墓而興思則其交誼
非淺淺者思故謂
之戲而非譏也
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
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斄牛
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
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
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
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
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成
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總論逍遙遊篇敷敘宏博引喻高遠
辭源浩瀚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泠風

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衆
義微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
捷徑也伯秀不揆荒蕪聚陳管見復於篇
末爲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
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
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
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冰炭交作合
彼役此無休歇期倘非燭理洞明道義戰
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
之要先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爲得
力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
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
皆超物外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
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遙矣此北冥之鯤化
而爲鵬摶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
聞狹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俾與
命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
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

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
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己天
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
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
無窮然後爲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
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
章所以證成前義啓靡遜之風警省後人
絕務外之慕桿蓋治道爲多及肩吾開言
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
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
粃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
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
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
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
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
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舉大
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喻盡性
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何
往而非逍遙遊哉
逍遙遊乃一書之大旨褚氏於卷前
標列以順化逍遙無爲逍遙推變逍遙無
名逍遙無功逍遙無己逍遙適物逍遙等
名非指此一篇而已蓋一書每篇之中各
有一意只是闡明道體之大能體此道者
無入而不自得不以世運汙隆干於太虛
之體耳若夫蜩鳩斥鷃滿天下梗楠狸狗
之甘心自古皆然者又何怪乎鯤鵬之駮
聽見笑而瓠樗斄牛求無鑒
賞也而况太虛其度者乎

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衆論也齊之者合彼此是非而一之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
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
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一 十七 夏文德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嘆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一 十八 夏文德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
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
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
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
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
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
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
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
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
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
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
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
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
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
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
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
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
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
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
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
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
三。曰狙公賦芧。芧音序。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
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

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

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

而不成。五者园音團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喪我心形對峙爲耦故曰吾喪我吾者我之心我者吾之形此一句是齊物之機通篇

種皆明此義入於無所知而已無知則物論齊矣方類也籟之可見者也人籟之類甚多言此竹衆一端耳不詳者人所共見可推也皆其自取怒者一句說萬竅以爲自能取聲而又知有誰者爲之邪說字與自己應正指天也籟可言聲而非聲可盡凡有題露處皆可言籟溺言人之小使不可復此日消之實迹其厭也如緘厭飲之求如緘滕然牢不可解也老洫老於溝渠猶言老奸也可行已言天行之妙人皆可體之於身然著於心目不可見以此朕有情而無體也情作爲也成心有見而不化也我成乎心昏而無所見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至奈何哉七十六字只形容有我之偏雖非天籟亦天籟也以明者指人心虛靈知覺而言非指天理大學明德是也何謂朝三云云與湯問棘一段文法相類兩行謂是者是之謂非者非之彼或變而反之亦姑從而許之是謂和之以是非也此以

養人之方在善用而已老子曰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此其旨也未始有物者一氣混沌之時或謂其指太極之前則太極無前也未始有物其次有物其次有對其次有是非此第世道之降亦有不得不然者故曰是非彰道以虧則太朴之喪也然而喪亦不可喪者性天在人不可泯也養其性存其朴此莊子之學也昭文師曠惠子勞神爲壹之證有始也者有有也者二除不是兩平乃承上一串說下故下文只言有無也或引無極太極爲說殊覺比擬分也者人也有不分者天也辯亦然聖人順天而不立我故懷之衆人有我而不知天故辯之故曰辯也者有所不見而然也天府者萬物皆備於我也山毫彭殤之同性各足也其異者質也理一分殊可槩此篇之旨矣末引堯事證物我對立是非蔑生好惡斯起也蓬艾之間蔽於慾而不向化也德進於日則太虛其量天光其照又何

物之不齊也哉廬齋謂子游亦有造理之見故以三籟啓其問初言萬竅後止一木舉一以例其餘也此段只說地籟却含天籟意其發若機栝謂言不虛發如射者主於中的也詛盟言勝心留戀不可解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也鷇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鷇之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與鷇音同也大道本無眞僞至言本無是非眞僞起於偏見是非起於自誇小成一偏之見也榮華自相誇詡也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若欲一定其是非則須歸之自然之天理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也若能渾人己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指點籌馬之喩只是不能虛以用物彼我立而是非起物論所以不齊也可乎可以下即聖人因物之故而撫之之道循其自然而至於不知其然此之謂道也徂

公之喻名與實同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
兩行者並存也是非起於私心道始虧後然
以造物觀之何成何虧此一段固是自天地
之初說來然會得此理眼前便是且如一念
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
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物我便是有對因物
我而有好惡便是有是非於此同一思但見胸
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何嘗有成虧鼓琴之喻最為親切自物
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
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文解因
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
今且有言至於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為是
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
不類乎此是莊文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
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
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
類與不類皆相類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

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
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雖云
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意曰
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
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億兆至於巧曆所不能筭當
初只因無字引起至此況自有而生有乎推
無適為是無適即因是也春秋一句言見於
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
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
惟其不言則為至言才到分辯處便非一也
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既
說大道不稱五句下面又解一轉其無迹
也若稍有迹即入駢虛而非渾渾矣天下之
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
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人能
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天府天理
之所會不容加損也至理無終始故曰不知

其所由來此林氏優於諸家之訓但於地籟
既曰未聞又曰聞逐一忘二之義未聞
長游 形固可使如槁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
其為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寂動
不寂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
特諮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己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惜乎
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為真我而非悟
此即籟之天也心為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
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
不必見於聲而後為籟也君可端拱無為不
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寂
心雖無聲而有聲者存乎其中如鐘鼓在懸
不待扣而後知其有聲昧者泥夫形相之起
寂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動有寂
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真聲聲
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

姓日用不知與接為搆滑神勞精而病物之
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倘能反而求
之得其歸趣則內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
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
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
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
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
德經所謂其猶橐籥乎是也闔闢之機陰陽
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
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
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成暴戾者及其機停籟
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
喻心之起寂實為至論而所以起寂者在人
精思而善求之慮嘆變慹姚佚啓態八字真
人矣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
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往變
則改易舊事慹則屈伏不伸[illegible][illegible]嘆跳釋誠

善而變慹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輕
躁而務作爲慹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庶盡經意
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
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
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閑
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徇物忘已
者一體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
是以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忘不
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烝而成菌幻塞泡
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
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
緣偶遇識破卽空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
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脂根於厚地
襲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
處囂塗神超聖境何世界之能及哉成心者
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
傳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成心

者有見不虛意必固我之總名未成心則眞
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
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成心卽當
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
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杜前惑夫
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自物成心卽師而
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
是故對物則意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
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者若曰
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
心離也雖主乎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
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
猶不若無心無爲況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
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
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
求之有餘師矣知音智與音預知代而心自
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遠

爲成心者也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
卽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
今而不齊者也而眞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
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
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
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
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
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
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
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
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
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爲一也凡得
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
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
止而非言之極議也與古之人貴眞知而遣
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眞全

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
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
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
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
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後乎無物何成
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
聲度數故不逃乎成虧枝策謂以杖擊樂據
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
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惟已好之又將以
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
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緒終身
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戲於道固自以爲
成文之子既戲於技又戲於道亦自以爲是
言彼是之各偏成戲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
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
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
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凡天下之
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

下無限若以虛空體觀之太山直細物
[illegible]而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
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
初同具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
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
也故反覆互言以破世人執著之見以開物
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黎土芥子納
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
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
子而夭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
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柰何世眼徒見萬
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水赴壑莫覲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
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
皡皡熙熙共樂清靜則羲黃帝代今日是也
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
今之辯哉並生爲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
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

若反可與知者道也堯欲伐宗膾胥敖似與
上文不貫然句有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
證無疑第事不經見無所考訂崔氏云宗一
膾二胥敖三也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對有常
有畛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
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
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
能自勝以問於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
問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
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
釋然之有後諸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
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
彼三者不待攻而自知理固然也蓋以寓言
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自是則有所非矣）曰吾惡乎知之（他不知乎外亦知於內乎）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无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通義 諸解性同情異未免習聞世俗之成說
而不體察也體用一原性情不二乃若其情
可以爲善是故人物所同者知覺不同者形
質而慾識因之識因於形則性逐於識矣而
所以爲知覺者遂有不同而其所必同者無
所思而知無所爲而覺是也故曰性一而識

萬一無而萬有惡能知其辯以上解不知同
是句大澤以下解不知所不知句若然以下
解不知物無知句所謂神矣者言其與萬物
同體而無睽也此倪辭至人之稱而有不得
不任之意若同是之問不知之對卽是上文
知止其所不知之旨處味色三節是非物我
之喻也不熱不寒不驚非
游心於無物之始者不能

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
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
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
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安生分別故
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
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道
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
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
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太上云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旣有言矣如知何曰

舍多知而求所不知因有言而究所未言
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耶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
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
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
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
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

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

【通義】此言學者所造有淺深施教者當迎其機而養之不當逆其意而沮之不從事於務言君子惟知盡心不滯於所務之事猶言不器也緣道以道爲美因循而行之由於聞見不由於衷猶日行仁義也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此瞿鵲謂我以此爲精微之造而孔子不許何也丘何足知此長梧掃瞿鵲之疑而獎進之也黃帝聽瑩正許其妙道之見下文固哉之貶言孔子教人太拘泥也皆所以誘瞿鵲而通孔子未發之意太早計正孔子以爲孟浪之意時夜鴞炙早計之喻也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言今汝行乃務爲旁日月挾宇宙大而無歸之事乎此爲其心之所安置其心思所不明者而已猶日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弱喪少年去其鄉里也大覺者通晝夜之道而常惺惺者也大夢則世人皆是也以爲孟浪以爲妙道以爲黃帝聽瑩皆是夢者此掃除瞿鵲許多聞見使其一疵不存而還其太虛之體也故結以寄寓於无而止无竟者畢竟於無所謂無無也若曰無物之境則物之外尚有無在非所謂天倪塵垢之外也通章言物各付物自無不齊之可論也腐齊謂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至使我與若辯至待彼也耶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天倪即天均和者因是而已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也亦通及

【義海】聖人無爲任物自爲故利害莫得而非有心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今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鵲乎日聞於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雖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後未充從嘆美其美是爲大早計猶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也予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易語此[illegible]非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然之滑涽於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遺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成其性遂於後文中言以破其迷覯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䇥世人

道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
者於夢中自以爲覺而君牧貴賤於其間何
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
是以此言達者喜其予當迷者驚其詭異萬
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嘆世人明此
道者至希也本章指歸正在大覺二字觀者
宜究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
子亦是寓言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
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
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
言盡惟窮神通化者以心獨之至理自見若
以前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
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
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
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
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
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
之相待義同前
後互發明耳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
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罔兩影邊之餘輝周夢爲蝶曰昔者則
非今日之夢矣可以見其平日無求無患之
若蝶夢爲周此身或者原是蝶今爲周之覺
乃蝶之夢乎未可萬物之生死變化往來理
焉不然嗟乎有生之類影而已夢而
已是非之辯達觀者其將謂之何
蚹蛇蚹蜩翼或謂蛻甲者不若鱗[illegible]翅翼
之說爲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所
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
理明矣故翻覆辯論率歸無待而止人之一
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
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
則有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人能反究至無之
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
令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
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
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衆罔兩問影章喻
世之迷者蓋多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蜩甲也
蛇蛻也與此蜩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
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爲胡蝶何耶蓋借
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
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
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爲當生而憂死當死
而羨生乎蝶之爲物無巢穴之營無饑渴之
悲翩翩栩栩游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
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
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爲至樂篇載烏足之根
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亦當於草化莫究其
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蝶飛中之得道者故
真人或夢爲之夫人之與物形分多類成宲
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
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
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率齊於
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
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哉

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進人委而順之故
覺夢泯融生死爲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分卽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
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
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
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爲覺夢視
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
莊與蝶夢與覺旣有論之者必有知之者
褚氏總論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
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
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爲許子言之
耳況孟子之所言者情莊子之所言者理
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
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
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
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
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
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紛紛榮謝萬變自形

自色自消自息幸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
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
也倘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
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衆竅比竹
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
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
與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
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
不齊齊之誠詭譎惟道通爲一有不待齊
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
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
化物何嘗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
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
光也惟造乎未始有物詁而無方以大覺
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
之物而齊之之道也因兩問景不知卽異

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
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
之所謂化卽大易所謂神游於恍惚見於
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
形也萬物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
變而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總論篇末兩喻文奇意硯使物論不待
齊而自無不齊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者
殆非空言矣金剛經曰一切有爲
法如夢幻泡影此篇足以盡其義

[illegible]

莊子內篇第一卷終

莊子卷第二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内篇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遺形之責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音畫又古馬反然嚮然。奏刀騞音麥又他亦反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苦天二反又音空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音簇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懸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通義　生有涯知無涯即世世短意常多人無百年壽強作千年計之旨有涯隨無涯其殆者形勞也爲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也殆而已矣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不養生之患其曰爲善安分盡心不衒售也其曰爲惡不絕嗜慾不矯情也不近名刑即其自謂不爲仁義之操滛僻之行也人從俗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之易養也此只是起緣督爲經一句督猶獨也總也人身背脊之脈曰督脈一身之最中由尾閭貫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之機守之以爲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曰養生而不言修德正逃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網全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爲盡年不取夭折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緣督一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文哉文哉有膝乃手足之幹四句只形容動作機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

言和順而不費力也以解牛之技擬養生言
應世當審幾順勢而不以强力制割也言得
養生焉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在其中矣
官知止凝定於常時神欲行敬謹於臨事也
纂微內篇始於逍遥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
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
生主至命之要所以修身也故此首論無以
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
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
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
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近
名近形之累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
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
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
交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
未發之指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
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

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
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庖丁一段
敘述養生要肯最爲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
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未始須臾離也
蓋天下事無大小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
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
有餘適事無厤功奏刀中音皆應物之當理
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
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
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
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言與
物無忤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敝
也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骨肉盤結曰族以
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
厥功定而後能慮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修服
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爲養生養愈至而生
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
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括無

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
不害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
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
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
之弊哉真人應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沉寂無
爲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曰道可立其爲
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
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辯

公文(姓)軒(名)見右師(官)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兀)
天(前先虔)與其人(人爲)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
也。人之貌。有與(猶)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義)
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求)畜乎樊中。神(宜作)
形雖王。不善也(音旺)

通義有與也猶曰耦也性與形爲配也言其
有人之貌而性猶與貌俱不隨足刖則其刖
者非其自取乃天數使然又於言外原其所
以致刖之故由其貪飲啄之富而入乎樊中
耳形雖如王者之坐享亦不能自適如澤中
故曰不善也天人之疑謂人有餘不足雖出
於人亦造物者爲之主故人遇患難惟當順
受澤雉之喻謂人自愛者不慕紛華也即其
有與而知其刖之非辜飭其既刖而猶居乎
右師之官則其取刖之因也保生之道出處
之機於是
乎審矣
纂微右師之介雖咎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
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氣靈復有
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
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
乎德性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於
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

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澤雉以全性爲樂富樊爲憂飲啄雖艱而不願蘄養若受畜樊中則飲啄雖餘而飛行失所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指秦失）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嗅形）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期）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有遁者）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動心）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疑作）脂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通義 此段形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擣虛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爲之天性倍棄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縣者四無係着解者四無聯屬佛言大解脫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之有生如以薪熾火所美者之死如薪盡於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主莫善於聃故存於此指窮之指疑是脂不然木也

補注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爲前言所指卽薪可見竊詳經意指應同旨云

猶云理也理盡於爲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之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爲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鑿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棲天地之全功南華寥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

褚氏總論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

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按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

凡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交忠滿心戚醮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

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巳爲方外剩法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弗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

死而不亡者壽

人間世第四

列子貴虛篇中世訓生此世字亦當以生爲義言我在衆人之中立此生道也世字六書從三十一會意指事此篇意在內不失巳外不失人是爲立生之道故曰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巳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巳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巳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通義　澤若焦句上文乎字是平字言其平原皿澤荒蕪不精若蘆焚然若以乎字屬上句

則語意爲緩矣未達人氣此言氣質如仁智信直勇剛之類強以仁義乃用智也且尚爲悅賢至死於暴人之前矣八十五字乃孔子困於盜跖之形容彼述自暴自棄之情狀此則言君子貴自守不可衒售以取忝也乘人闘捷亦用智也故曰益多雖然以下兩句兒孔子好學之不倦皆以語我來此來字雖語助詞而其聲氣則有引掖之意其庸詎可乎猶曰其是豈可乎庸乃語辭不可訓常大宗師篇內亦云庸詎知所謂云云今人亦常用此句法此章大意鬪孔顏兼善之志願于之速化孔子之虛已也

諸解大意詳悉兹不贅字義或有遺論皆附編末澤若蕉澤同野蕉誤蕉死者以國量國猶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藪栗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遭焚而蕉者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請表白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瞶也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蓋首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以顏子以虛進其本意亦正矣然出於端愨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爲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了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形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謀字以齋間謀釋之不通齋訓安爲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爲虛以待物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

不埸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得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性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實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媸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之處人間世特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翊扶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眞機聖人所以與天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闡義　孔子之時衞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爲後世所擬之文也寡不道以懽成凡事之成莫不以懽忻浹洽懽忻浹洽以不失道也鮮有不得其道而事得以懽成者此起下文二患之故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凡主人食而擇美則爨者求清潔以爲事今以心慄苟且粗食不擇其美爨者所以不須求潔清也以巧鬭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勝之策在後不然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此下即喻以見爲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亦然蓋指使事而廣言以聽其所取實喪者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執得而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忿設無由言所行既喪其實而發於危道則必忿心生而鑿空造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肆言而無所擇如獸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恬事

戒之也美成在久勉之也惡成不及改警之
也乘物以遊心因物之感而推敲以應之也
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生死一安於
理此篇只義命是大旨致命乃所以盡義不
以易心乘之此致命
之機故曰此其難者

篇評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
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水炭交爭之意覬
有以發藥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
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所逃於天地
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
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
於君親可知矣不可柰何而安之則平居暇
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從惡
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臣子者於其所難安
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
傳言之難而詳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
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
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
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
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
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出世世間法即世間
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爲出世間矣先論奉
使傳命之難卻乏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
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
誠爲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蓋
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
喻仁愛之意今謂剋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
意盡剋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
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
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爲蓋由
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
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諸本
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音去聲
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
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

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
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處
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
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爲以報其君哉莫
若爲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
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
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
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
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
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
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達之入於无
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
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或作蜃）
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
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闔之傅聵殆君命不可辭故有此問爲子擇傅而得闔亦蘧公不喪之一端也只是正身爲本迹就心和外盡恭敬不忤之道內存調停誘掖之心此亦以善養人之方然必身正而後或就或和不過其則也達之入於無疵者通其情使漸入於無顯惡此之謂就不入和不出也僕緣而拊之不時言牧馬者拍馬身之蚊虻出於忽然馬不知僕之拍必

然驚詫決裂致傷則我平日愛馬之心皆忘之矣此蓋反應達入無疵句實欲訓適頑鈍者漸漬而不驟也此承美成在久惡不及改之意

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一等矣子高猶知有本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爲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闔則知聵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己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傅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爲嬰兒爲无町畦爲无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遠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論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液樠。（莫干反）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夫柤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剝。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
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
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
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曰。密。若

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
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通義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
未必爲豪傑之知已。以爲不知己者詬厲。言
寄跡於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
以義論之。蓋以弟子謂其以無用爲趣。乃復
致用於社。是因其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
者。言其不辭社之用。乃其寄跡。非以求用也

義海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
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
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是一
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稟形爲物。汝
乃欲相我。幾死之散人。詎汝以能自役。亦幾
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爲櫟

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
必言。彼社自來寄耳。非求爲社也。正以爲社
不知己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爲社。亦
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
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
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獎借。或得譽於鄉黨
亦寄焉耳。豈以爲榮哉。惟其不
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爲棺槨。咶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
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
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

爲大祥也

通義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爲大祥二語
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
徒歟。隱將芘其所藾。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
我庇物曰芘。物求我庇曰藾。痔病不可以祭
河。不用痔病者爲尸也。舊
引西門豹事爲訓。義未安

義海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
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藾。言隱然芘其陰
也。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
謂木紋散也。杙所以棲獮猴。高名是高明麗
釋以屋宇。當從欐。列子餘音繞梁欐。樿傍棺
之全一邊者。膚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
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
人所以爲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會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五管在上乃跐之甚者視物必側頭仰面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猶日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音義】會撮音括𩕳又會古活切項權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

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前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頤隱於臍至兩髀爲脅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馬云筴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揲蓍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此段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疎散自在於德者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征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郤曲舊脫此二字誤疊吾行字郤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注】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干祿兵成者聖人與世相戚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子意同僅免刑言天下機穽深嗜欲重未有不蹈危險者不敢望無譏議之加但苟免法網是亦幸矣乎康之

禍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死之爲禍弗論即劉剸剝宮爲禍之重豈不如地乎山之生木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殉人而失己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音義】諸解已詳不復贅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後竟未有追踪者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郤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後正經文作郤曲郤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行二字議者自能鑒之

褚氏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雖人不可不盡者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

之多患名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
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逮
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爲保
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
苟進益堅拿道之心固將自化矣必輕往
以資驕志攖暴行邪顔子又陳端虛勉一
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儻免患耳前
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
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顔子至此無以進請
問其方則是所忿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
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
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
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
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諱以行盡
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顔闔將傅
衛諱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
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
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

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
而神又伸言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
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
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眞道不
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
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逮寓孔顔問答以發
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
有爲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
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
世之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　太
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人間世　通義　處
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
大抵有心則有跡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
率性矣楮氏度宜謙節無愧獨全等語尚
落思議非所
以語莊文也

德充符第五　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己則隨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
人己之同
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敎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
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通義 此借王駘以發孔子狀聖之旨觀首句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只是起下文固有不言之教二句意無形而心成言駘之德蘊於默成而不露也丘將引天下句訓引曰率尼父不若是迂亦不爲此出位之言也曾且中分於駘而自任天下爲我信不幾於安乎蓋聖天下之人之從之也彼兀者也四句言彼既兀是可嫚者也而乃爲人之先師則與常兀者不同矣其用心亦何方乎死生亦大至守其宗言其用心也爲下文喪足猶遺土張本命化守宗即老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孟子謂過化存神之意死生者人世莫大之事駘也其心不隨之而變不但一身之死生極其變而言雖天地覆墜其虛靈之體昭然獨存不與形器同變幻故其應感明見眞理息息見存無所假待是以不隨物而遷因物賦物而獨存其神也常季疑其既如此用心何不自知其凡孔子言其賾達之懷識知不存併喪俱忘其於萬物之變化往來惟凝視其出之本一而不逐於跡

是以喪足如喪土不動其心也彼爲己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其游子歸家到家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二句只言其爲己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懼之實僉云眞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中斬將刈旗正保始之徵也官府寓象四義皆言用也是有道者之所能也官府云者選用陰陽包涵羣品也神寓於形以耳目爲物象惟性靈而已此數語與橫渠由象識心知象者心言意相近一知之所知上知言明下知言照僉云一覺性之管攝也擇日登假言其惺惺之體與日俱新躋道玄遠也本非爲人人自因此而從之何肯以物爲事言其未嘗以人之來從爲念也餘註未見通暢

後游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眞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要道此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何如又彼既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爲句得其常心遂而不論成心爲句上下文義明白虛齋無隱皆從呂義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

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
義今考之郭註上首惟有松栢上首惟有聖
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
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
登絕何暇人彫下文碧虛囚之呂氏以假音
遐絕句爾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
徐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
其音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
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
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
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
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
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
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
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音義 取大者求以復其心體之明也心體明
而形骸忘形骸忘則所得者大也與堯爭善
蓋言子既以過取兀猶以過歸我是與無過
者較優劣也度子之見識尚不能自收斂也

耶遊羿之彀言在伯昏模範中舉動不失天
則乃其當然之位或有不能盡善至於犯難
者亦其所遇之命不能逃焉耳此猶孟子命
也有性焉之意與上文安之若命句相應雖
安於兀尚動心於毀譽一見先生則自忘其
怒而不知其所從來也忘形骸而事心性遊
於內也棄形骸而泥所遇索於外也改容加
敬更貌去傲也無乃稱謝之不必多言也此
見人入名利中欲忘施施之態誠爲不易有
志作聖者必入伯昏之彀而後可羿彀句諸
家訓義皆與鄙見不同存之以俟申徒嘉者
判焉上文狀其過以不當亡衆人也狀其過
以不當存能自省者也至於不以形諸口者
尤難其人也故曰寡若夫知其不可柰何安
於患難之遇如命之當然誠非盛德者不能
也此三句舊解亦欠疏爽嗟乎人之所以自
處與其所以取夫人人
者皆標準於此章矣

中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及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通義】諔詭幻怪形容其故罔要譽之辭死生爲一條即前章死生不得與之變可不可爲一貫即齊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意只是無我死生且一況兀乎可否既忘況今昔乎聃曰其可乎者蓋疑而不忍棄之辭天刑之安可解按前曰遁天之刑又曰縣解與此大同而小異此言天奪其神靈襟不啓是以逐末而不知本也然已之無趾亦天命之假於人乎耳我既不能自解安能解人此意存於言外

【[illegible]】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无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惟知其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務求全得其道矣无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楷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迎得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也形之殘兀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化曲成萬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

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通義　悶然二句與無幾何而去寡人狀其無欲寫情也不見己謂不見其相呼應者不得類謂不得其相牽動者起下文使其形句翣屨二喻見無實者飾亦無施諸御娶妻二喻見形全之貴也德者才之蘊才者德之著仲謂才全至物不能離言人情事變乃天命流行無古今終始故不足以撓真見者之性而亂其情其自致之憬然與天運同流不舍晝夜常與物同處於氤氲和煦之境此皆隨其所接生善應之道於心者時字之義偏見

在也猶明鏡之在匣因物之來時生妍媸也德不形物不離者蓋德而顯露則有方所有方所則有離有合不形則無合無離無合無離乃大合也故曰物不能離朮停則明可以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搖故可以爲修德者之師法而成其與物爲春之和旣能如此物何能離之哉是以雌雄合於前而見之而投國失之而若無可樂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諷詠此章莊之㝍孔至矣他章之譏掃假道者之迹也

【異注】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將來從資絕者翣句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

隱講師從翣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古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牆置翣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翣又置紱衾設柳翣又明堂位云周之璧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爲飾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外飾無益也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積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爲心故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五羔反

【補註】知爲孽知者智之體智者知之用此知當讀本音不必訓智是非不得於身人間是非不得沾惹於其身承上言其不溺俗也獨成其天猶曰獨成其性言性則著人而天隱矣言天則性在其中曰獨者更無他念獨成其天德不以智巧雜之也

【異論】德有所長者恢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聾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詐生焉纆纆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機誕生

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焉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覬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警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已之性情復已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承上有形無情而究其實道與之貌動容周旋天能賦也天與之形耳目口鼻百骸備也前二句意重形貌後二句重道與天以下文外神勞情之嫌此亦借惠子以鍼砭後世役於知而失德者故曰生有涯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其爲知也亦殆而已

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生不益則必不損夫性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爾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槩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登極乎性命道德之奥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猶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非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耳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褚氏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騐足以起敬於夫子辯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況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成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而尊凡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夫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醜唯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

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璽公視無脤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予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言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德充物符之謂而南華發揮尤爲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通義】三兀造道有等衆德性者之戒云　○　駘它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爲準闉跂甕㼜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末論

有形無情立言之旨耶然矣程子曰[illegible]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聖人情順万事而无情

莊子內篇第二卷　終

莊子卷第三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內篇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道則範圍萬有故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

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一作志），其容寂，其顙頯（音傀，音逵）。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

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通義 天人之古解者不一只是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也其曰天人所爲義極廣潤且如牝牡天所爲而合牝牡則人所爲也知以人而從天不恣濫顚任牝牡之道盡矣蓋天機惟生其體而寓其用人之道以其覺性而用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悶悶醇醇不起知識

以此終身不爲半塗而廢是人而不失其天也其爲性眞完全無失豈不暢茂敷榮而盛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猶曰至死不變也志苟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含蓄其曰盛指終身不夭應上文至字文如牛馬天也耕駕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如此則然後爲眞知然後是知之登假於道其間曰雖然有患一轉蓋言以人知天雖可爲盛然又有非一時可合必要於久而後見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人之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當雖天亦人雖人亦天矣逆寡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謩士言守己謨士欲爲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本其日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穿失國不恐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

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恐也所謂天時非賢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徽修可願之功將何以爲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曰宜此句即感應二義與人爲徒自有不能一者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末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自大塊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得失皆造化所爲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評上文不逆寡三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至倏忽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如此不爲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本如此狶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遊於物所不得遯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爲何形師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

可見即住法矣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文王聖道而未之見可證此章之旨

通義由知已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至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吉凶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所不知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夭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知猶有待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夫人混融乃眞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蒙謂貪約之時成虧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既酢應變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瓦虛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眞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爲惘世人逐物喪眞神喪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踵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烝重關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來於喉間是以喀爲萬物抑挫則其氣屈服而不伸而嗌言若哇易繫云失其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即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爲疑捐應是緣猶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

存而字訛耳志字訛解多牽强不通趙氏正爲志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顙頯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眞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害動於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爲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已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惟眞人乎眞人者其心蓋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

不華實若虛也邴邴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眞應也滀乎進我色厲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警乎大哉獨成其天連乎其好閉其見其根門若是則眞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蓋聖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亦一其一與天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而失其理

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藏天縱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藏之耳若謂情歸洪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滯也人以天爲父而猶尊愛之況巳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巳而身猶死之況巳之至眞者乎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眞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處陸而呴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爲何如哉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無心契之又何以掃其迹也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自骸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癢寒温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老志慮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離僱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必不爲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有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惟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爲巳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真樞潛運寸晷不停曰物曰地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善夭善老諸本皆然惟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得自篇首敘眞人之道死生之理至夫道有情有信至末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爲弔詭輒陳管見附於條末鬼帝卽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有神者也其爲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乃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互爲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而知旣知所自來則其法也有昧然者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通義 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
言而更闡之也不然云者以爲非卜梁倚不
告也守之者靜默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
九之期用功之難易也朝徹者夜寢方醒外

感未接虛明瑩淨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
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
不死不生者天地間虛靈之性亘萬古而一
如者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爲故以殺生生
生歸之攖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此中
湛寂無所擾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
成也有聖人之才得聖人爲依歸而用功漸
次不苟不易且如此況稟質之下習染之深
不奮決裂之志不求實踐之登鹵莽忱惚以
躐其等乘以易心而欲性天不失難矣哉

贅議 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啟迪人心才者所
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
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
者之輕重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
所以女偊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知才之障
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
在外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
不忘矣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視物之所

不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
定以死爲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則不能
生物矣惟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
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爲攖寧郭
氏攖同縈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
有不攖拂其心者衆人則攖之而亂聖人則
攖之而寧攖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
道之所以成也亦循常應常靜之義副墨至
疑始盧齋謂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
簡策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包絡
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
瞻者見也見徹故曰瞻明聶與躡同以言曰
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行使也待時而行使
也於嗟嘆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自
得之樂也凡此皆擬名寓意謂道雖是讀書
而後有得終歸於造物之神玄冥有氣之始
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
此狀吾性天之景造物不外乎此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苦羔反）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
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步田反）
躃（悉田反）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
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

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通義 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四子相視而笑目擊道存也故莫逆於心跰䠥鑑井其貧可見子犁謂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猶曰又將以汝爲何物又將以汝而同往也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物同出同入之意

長海 按此四人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體者吾與之爲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爲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爲句閒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圓形天地閒已爲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若此是人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沴於外而心閒無事跰䠥鑑井始實爲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爲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爲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豈可拒耶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縣解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惟順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勝天也古之所謂友者惟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又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滞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而有以見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

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
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
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
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
縈纏譬夫躍冶之金亦祗以異而鏌鎁不可
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
物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
其不得耶又況於鼠肝乎蟲臂乎覩古
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
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
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撓挑無極撓混之也挑辯之也無極無
聲臭者猶言闔闢乾坤也往待事助勞役也
而曰予之正倜生者之遺大故也反其真者
有知則生僞無知則真淳猶曰復其無知也
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禮之意率其性真虛徹
靈通之體不得已之節文不守塗轍無所歆
羨行之於我而不見形跡者也天之戮民猶
曰天限之而非天縱之畏天而非生天者也

侔於天者道也性也而形則小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此非衆中之好學者不可當此名也使人中有好學於性命之源者誠然爲天之差小之人而非人之小人矣此又勉子貢以復性之學故曰吾與汝共之大抵率性則天順情則人舉異以要同也

【義海】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遥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以反眞爲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惟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爲贅疣聽其懸附死爲疣

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爲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爲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畢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以養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恒也子貢聞方外之風離世絶俗遂問畸人答以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侔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通義】知者良知也進於知猶曰造於無知下文曰不知所以生死是也就先就後趨避也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眞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所簡謂無涕不慼不哀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文毀譽之趨避哉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以其安居於平旦清明之氣不逐於情之所偏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省之餘隨人禮文是其以爲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湛一之體炯如也其視蘗習於

世尚者豈非夢而不覺者哉魚鳥之夢設言以見未覺之類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意則識天機也排猶俳也有意造作適情之事自不能笑若獻笑於人則不及俳優之事矣俳優棄其廉耻者安於俳優則與自然無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縟至於寂寥其天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即去化之極也此言反應孟孫才之居喪不鑿其性不失其天也

通義 前章子祀子輿子犂子來相與爲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慴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毋喪也欲脩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擗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而死者免於驚怛

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棲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疑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潸俟天地之氣應則蛻甲於此而化形於彼矣方其化也或謂爲他物所觸則恚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由於感召之故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眞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出勉强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爲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耶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毋喪薄親悖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

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毋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辯禮教文質之殊非淺觀不足以語此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通義 軹夫駕車御馬者此言堯載天下人物而終日馳驅於途路無寧息之時者也盲瞽

之疾有輕重造物息補言由能孱迪之即天之補息也噫之爲嘆傷其昔而許其今也未可知猶曰未可必也蓋去故即新脫棄復素存乎當人立志何如耳吾師乎蓋反觀於內而指其心之自然者猶曰吾惟師夫吾之本有之師耳一句非二句此所謂遊正孟子所謂鬻鬻也

【鬳溪】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安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內方外之分各安其所安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逍遙蕩恣睢轉徙之途方外之遊也意而爲內禮教黥湼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而逆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镕鑪錬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

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劓可補吾誠復爲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行仁義非由仁義也）矣曰可矣猶未也（待忘之訓）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通義】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後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爲極而乃先仁義次禮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忘仁義不落騃虞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并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仁則吾不知也離形去知總上二句而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礙也人之情惟有好斯有惡無好者無情也與萬物同情而

無所向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此則廓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雲流水故日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請從而後正尼父忘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孔顏之所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孔顏處而他章操跡之旨益昭然矣

【[illegible]】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矣而夫子猶以爲未者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駭反問詩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已而後能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蒙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興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

今一致惟得道者我非欲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寘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而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眞則夫坐忘亦學道者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以奬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子輿亦有故裹飯不[illegible]）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通）

義 知其貧非天地父母之所欲加而又曰命者蓋以氣運流行吾之所遇爲命耳窮通休戚有一定之分而吾生適然遇之則安以處之正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子桑子其自反無愧而不怨不尤者乎

纂微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餓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我貧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爲至此極備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

處之有道此子輿所以忘言也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褚氏總論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師無以任之其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也首論知天知人明養命以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眞人眞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爲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眞者乎眞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長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不容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之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于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斯無遯矣是乃聖人所游一化所待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爲老登雲天而處玄宮皆眞人之妙用大宗師體之以爲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爲命者也女偊之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犂來之眞逆相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馬尻輪聽造物之化隨遇而安之古之所以懸解也曾何蟲背鼠肝之足較而妄啓

羅冶之歟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涉世爲勞反眞爲幸此遊方之外與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爲人則壽夭窮通不足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爲魚鳥而戾天沒淵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間而異情哉昔者南華夢爲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言爲覺爲夢惟超乎覺夢者知之顏子墮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夫出藍之青實爲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爲之者不得卒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眞人以得道則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而道無損益焉所謂其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子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通義 此篇八章次第相承其意義只是盡性只是人而合天入於忘情識而已矣即所遇之順逆不逐於時不滑於欲各盡其當然之道惟天惟命師又何方乎故曰大宗師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通義 四問四不知洗問者之心也問者退而去其有問之心即得其本性矣故躍而大喜有虞有思度也泰氏則泰然於世無心思也此皆擬名以表上古之風者其知之應世惟順情而不詐是以其爲德也極眞而無粧飾所以行於世者似異於人而實無以異於人也未出非人未出類也未入非人未同天也未同天未出類形也事也而其心則天而已誰其知之啫

通義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也此篇復舉以標其首明眞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聽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不偉與故齧缺因王倪之不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乃今知

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泰氏覺用自得知德知情俱眞未始入于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藏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古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臧則是借臧爲藏而以藏代臧之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以已出經式義度言凡所以範圍天下必繇常之道標示準繩必此心所安者皆由已出爵曰辟爲律身爲度也此二句已與人對經與義對式與度對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其能事而已矣言聖人不期於正以爲治決於人情之良能而已矣經式義度正也易曰百官以正萬民以察悲非結繩之淳龐也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孰知以無事取天下其無正正復爲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即此外乎正確乎能事之謂謂不以法度把持天下也曾二蟲之无知言不能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爲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如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懸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无欲无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解多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埌音浪之野。汝已何帠音藝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合氣於漠氣者性體無知之本來者也心屬人氣屬天此二句自治也自然之道也順物而應亦惟順其自然而我無有爲之心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

天根喻自然之道本當隱晦涵畜任物自化而令趨於蹙期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何謂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陳無爲放曠之樂兢以黙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行無迹壙埌虛豁貌言我逍遙自適在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復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已而懷寶自迷哀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

既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嚮者向也明白惡惡也凡有感者即與物通之猶曰因材而篤此言疾惡而勸善反物者也在自處則學道不倦也胥易技藝技言天巧藝言習熟技藝相交易惟役役於外物

秖成自苦耳無益於已也天地篇內孔子問老聃語有執狸之狗猨狙之便則此斄作狸無疑末句立言安身遊言應物也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嚮倫庖丁章砉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嚮疾為應物之速彊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倦為功脩以技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彊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猨狙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蹵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斄說之不通斄有釐來二音玉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
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
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
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

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通義】吾與汝非但已與列也蓋言我輩衆人
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由來而遽輕易
稱道其神此猶衆雌生卵未得雄爲之真機
又孰知卵之爲妄耶汝以道有能所是與人
世相亢之物可以校短論長故信季咸爲道
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歆羨畏慕之心隱然於
中是以使彼得而相汝正易機動於此誠應
於彼之意其曰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大
沖莫朕衡氣機三淵九淵未始出吾宗等語
未得其情因仍舊訓鬳齋曰棄走者畏其言
之驗也地文杜德機天壤善者機太沖莫勝
衡氣機三淵九淵鯢桓止水流水未始出吾
宗皆是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觀也大意
地文者如土而條理不泥也故曰濕灰謂無
活動意也天壤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猶
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
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此處三焉指上文
三次所示之機淵者幽深玄遠不可測之意
餘從褚氏間有未明者如云宗者指性指無
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
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
動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
見我如此以爲無特然可畏可象之容而
信從之衆是以自疑不能相人慚懼而逃也
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赤子之朴以琢而散
此言雕琢復朴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刻治
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朴之意
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土塊
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身更
無他慕故曰一以是終此篇爲季咸而述其
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而不
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煩文

【參附】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
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使人得而相也
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
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
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楗閉莫
窺機則微有可觀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
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
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以杜而今微顯
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
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
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爲浩然之
氣廣而爲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
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
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
太沖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
而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作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亦以示之旨言也三
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
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以屈人也特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
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遠而
季咸所相者愈迷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
戒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爲哉
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眞紛
而封哉一以是終潰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
實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
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旣
其文一本作無其文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
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
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第靡舊註同頹
未詳所據今依列文草靡爲郎草
上之風[illegible]下文波流之義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纂註有人之形有能之累是爲名尸謀任知
皆名尸也無窮道之大也無朕道之微也身
服此道曰體動靜無愧曰盡周旋不離曰遊
無見無得性體本然之虛也天固虛也我亦
虛也故曰盡其所受乎天也首四句戒不虛
之習以起下文體盡至無見得狀虛之功若
鏡譬虛之象不將不逆以下狀鏡以表虛之
體用鏡之爲物妍媸取決於我是勝物也彼
此無損故曰無傷此條論學道
者以虛爲極則不必拘上下也
表海趙虛齋以此段爲連南海之帝爲一章
其註意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先季咸立說

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
知主言季咸恃智謀以察物而任事要名也
體盡無窮以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
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
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善勝
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咊無窮任
技則其能
有限也
南海之帝爲儵音淑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
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

句義此言聰明之喪天德也混沌倏忽陰陽
太極之旨也故曰南北中盡有形之外故曰
海倏忽者時速如電而不少留意象恍惚而
下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即大化
以考一身即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
之血誠哉林云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混沌
也情欲既開是竅鑿也不
失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纂註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經一言以
蔽之曰爲者敗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
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南華經所
謂渾沌猶道德經所爲渾成沖虛經所謂混
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
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隆化而爲有隆
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
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境則物交
物而心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
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倏忽不能忘情而思

所以爲報則渾沌之德秖能不德故不免夫
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
而渾沌死則情實開而沖和喪宜矣
是以帝王之跡著而大道之體亡也
褚氏總論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
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
試之效三代法之以垂統立極豈若後之
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齧缺問
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諭多慮泰氏喻無
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
而應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己出經式
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鑿而
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
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
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君臣之際
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
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游氣漠順物無私乎
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志功善貸使物自喜

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本凡有天
下國家盡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禍
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
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耆龜然而一
見壺子喪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旋
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
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
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智謀
術數不越乎人爲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
之主憲天體道垂拱一堂精神四達與化
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
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
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儵忽卽有無同異微
妙之所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
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惟其善待之必有
善鑒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交化也萬斛
之舟不容漏針何惟
乎七日而死渾沌哉

褚氏槩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淵綜
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
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
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某雖學未得其要
鮮不怵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
且有文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
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
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
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
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脈爲萬世開迷雲
大宗師之本立矣指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
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貫之一
身而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
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積世真淳措民清靜
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
生而混沌死精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
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爲真修渾
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
或舉例獨繁渾淪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
合者配於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義當歸
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
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
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
通也養生主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糺
養形散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
義當歸之蘧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毋
攖物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義當歸之
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
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
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
帝王之極義惟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
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公舉往古
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眞人之所造
詣卽內篇而不混離內篇而脗合所以外混

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不可
以形教拘也。善學者盍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纂微 此上七篇褚氏亦得大意但以心跡
異觀內聖外王彼成此虧爲說則全書之
旨要未免於口耳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未徹也且功成不自知又何內聖之虧
乎內聖虧又何以成外王也若林氏謂其篇
篇結束不同如逍遙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之夢覺養生主之火傳人閒世之命也夫德
充符之堅白鳴末篇之儵忽渾沌復結以七
日而渾沌死如此機
軸是精蘊者所當知

莊子卷第四　參元朱得之傍註幷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音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
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
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
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音跂）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音翹)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篇首合說此乃分說

總評 此篇只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損而已卻多方馳騁鋪張畢竟是詞章之枝篇首性字屬形不屬理猶曰天生此形骸各有才能今駢拇枝指是天生此無用之形於有用之體而使其誇多有才能者徒足爲累耳贅疣亦形之病也以生於有形之後而言者駢枝則與生俱生故曰性曰形之不同駢明以下四非乎字不但是文法亦反詰之詞也蓋曰若此言者人豈以爲不是乎告子杞柳桮棬之喩意正類此

義海 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謂形是皆秉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

骽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爲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爲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爲大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高大而故薄仁義也蓋聲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憤聚礽無痛癢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齕之其爲害愈甚故眞人善巧談喩以袪其惑覩學者心宜體會師僞明眞則天命之理可全人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徼也但不徇其跡以求善於物愚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

後引下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正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岐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緣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枝不爲岐長短各足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已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已之樂也與竊詳經文累尤當是累字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爲跂當作岐皆傳寫之悞仁義出於性情非其人者僞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爲見世之尚仁者舍已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爲之不出于安行是攪天下之患爲已憂者也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捄之而猶不勝蒿目以遊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齕枝之謂與彼不

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兇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偽惡夫假禽貪者囂囂以罔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何三代而下仁義其澆澆浮薄耶夫物之本性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爲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今昔之殊成虧之易道德渾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跡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拔道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奔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僞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命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遂爲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异而弗悟其迷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爲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德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賞祿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失其本然之天而滯於一篇之見反指不徇者爲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邪若白黑漆圂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跡聖人猶不逃評議而况跖乎大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惟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之外觀之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

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淫僻况以所短睎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强跂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强通亦不强閉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之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藏於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爲道德之正也與

附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篇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矜自見者之遠於道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爲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爲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真轉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鳬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爲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柰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爲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真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能辨之者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王者之居)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治毛)剔之刻之(治蹄)雒之(烙同)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頷下纓)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自然不拘)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滿足)其視顚顚(直視不傾)當是時也山无蹊隧(陸不行)澤无舟梁(水不通)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去規反)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蒲結反)躠(悉結反)為仁踶跂(行立不安)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流蕩)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聖人之過也

通論此篇意不多而詞費其擬莊之作乎大意只是法立而弊生見至德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也愚則天性不鑿立法則加損於性外矯揉而爲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介倪云云孟子反其旆倪此言介者有去就也倪者認牧豎也倪抲曼衡轡馬之所俤也介閨鷙詭竊馬之智也

義海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眞人爲見世俗澆薄以人戕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請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

立喻以明治之所由失覬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檢飾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幷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皆由之而出焉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于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君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喩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已能而有心以爲治倚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古至德之世民性眞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徃來所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闚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於囿

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樸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爲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爲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爲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爲聖人之過然而樸王不毀何以爲器仁義不立何以衞道自天下之樸散久矣無忠乎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爲刑名至是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爲己任惟恐一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眞道德之正在己所當爲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不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趼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途變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

尚適事之宜而爲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喩之所以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眞知亦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爲自得之意繫見於此則上之人不攖可知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柰何世道交衰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言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爲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畧其詞可也介倪舊音憂睨聲聱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慝爲詭銜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知也

褚氏總論是篇一意諸分四節首敘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

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
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
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
演上文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攖拂天下之
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
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戾伯
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名步
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
設爲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
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榦衰政迹彰而
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
上下交亂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
博喻以啓之使天下舍僞還眞知所趨向
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恝然於世也末
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然自樂以證皇王
無爲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愈以仁義
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
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胠篋第十

將爲胠（祛切二 音發也）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
則必攝緘縢。固扃鐍。（古穴反）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
盜守者乎。（一問）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
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
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
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耶。（又一問）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勑紙反）
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

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
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四閒
弓弩畢弋有柄網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
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本性
所外物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從我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進己之獸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收息動物附地者
惴耎反耳轉之蟲。肖翹小飛動如蜂蝶者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各色實事之民。而悅夫役役曾史楊墨之佞。釋夫恬淡無
爲。而悅夫啍啍多言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通義 此因上篇之旨而歸罪於好智故專論
好智無道之害原夫智之所由倡實自聖人
始而襲之者違天背道假仁襲義以亂天下
之真故曰絕聖棄知然後可以反朴還淳復
於無知而人性不鑿也都見以此乃擬襲莊
文者田恒弑君孔子請討在魯哀之世後二
十一篇中周見魯哀謂魯少儒此言恒卒齊
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
趙魯不得援事在魯哀以後今舉以並啓齒
之論是指以爲往昔故事也篇末又謂好智
之亂天下乃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余
直謂此非莊子之文不然莊子年幾四百乎
龍逢四事言聖智之害人跡事言利人也不
能復天德之良未見不知之知則以識情爲
聖是必利少而害多然舍知識無以作聖悖
知識所以賊聖也其曰好智而無道則亂使
有道焉則智者神之發也有爲無爲何適而
非此種種之民各稟所長各習所便如農工
商藝朴實生理者也或謂得祖氣迂且鑿矣
役役務外之佞啍啍務言之多今以役役屬
佞啍啍屬意蓋交互
以見馳騁於言行也

義海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穴室
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
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
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

廿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
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
耶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
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
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負乘致寇之戒不
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
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
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奸雄之彀中未
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
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
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爲君而
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
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物乎漆園慨立是論
所以誅千古奸雄之心䟽經直筆之嚴可以
並行于世矣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
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
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
夫天生忠賢臣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

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疏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盜之幸也昝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層階非一日之積必覬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機以遂其悖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爲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治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之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爲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爲所奪猶魚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與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

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以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義以前民性素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鄰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盡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爲僞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信其所已善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知辯尊卑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爲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已善已自以爲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情各歸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爲之悖爍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褚氏總論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惟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覇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爲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盡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爲盜蹠之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

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許覬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辭至胠篋而極矣柰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惟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輔世之君子皆潦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喬音橋

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猶洶洶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亦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言尚無爲之得。蓋示前三篇之歸宿也。在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役然事。身貫於天下也。宥者。寬以待天下。不以知力骨骨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宥則事不滞。不滞則化也。神則不淫。化則不遷。喬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鷙殘忍也。喬卓詰鷙指桀跖曾史。此篇只不得已而臨涖天下一句。足闡抱道者之幽微。其情必安於無爲也。我以物託於彼曰寄。彼以物寄於我曰託。貴身如貴天下。則天下雖託於我。我不利之矣。愛天下如愛身。則我雖寄於天下。天下不外之矣。此二句只形容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爲亦無爲也。解召藏。神散而氣血不聰屬也。擢聰明。外物淆亂。而耳目無管

搖也尸居無爲也而純陽無私之體常自見淵默無言也而一陽之復常自閑如此者其動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違也此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順帝之則義相近此則就自己所獨見者爲言欽累古語也炊蒸也猶相感也累生生之多也其義謂萬物囿於無爲之德各以氣類自相熏烝至於繁阜猶日茂育也

【義海】在宥存之而天下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洶洶然以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眞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彼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遇有逆順喜怒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

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喬亢其行窮詰其離卓異驚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曾史惡者爲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哉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在念覬有以救藥而蒼復之其言雖叙說而心則義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聽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爲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亡之不爲失存之下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傖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傖囊之攘附獰字條引爲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傖攘上音傖任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傖攘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於漢書

傖攘音訓同臠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傖攘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僇優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淵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儛之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柰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涖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爲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輕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於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其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眞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吹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其胈。音跋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嵁（苦咸反）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虛交反）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通義　此承上章何暇治天下意發問蓋舉證無為也藏之必有作為以攖之無攖之則惟順之而已排下驕也進上諂也言人心好利好勝視勢而縱情亦如此上下因殺何承排進意上下抑揚起伏也因殺拘繫裁割也形容排進之心為累之狀或以綽約降伏剛強或以圭角入乎彫琢皆勉強順從是以冒中冰炭一瞬息之間而神馳無際一念起伏居若淵靜動若懸天憤激亢厲而不能自制此人心之不可攖也自昔者至脊脊大亂言攖人心之弊故所謂賢者至攘臂乎桎梏之間言今日之俗噫以下則歎其迷而不悟也心無愧而事不知恥又原攖人心而不悔之故無愧則不知前日之非不知恥則不改後來之轍也故又曰甚矣吾不知云云

義海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藏然後用藏之之術治術之設與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之徇迹者所謂木埴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攖之足矣何乃作為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為柔剛強之道遂廉劌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觸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寧靜飛揚天淵不足為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漠焉黃帝

為治始以仁義攖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攖之之愈深攖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內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釿鋸椎鑿之禍與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治亂之由實為自召無異置人於塹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為恩非惟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為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為桀跖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原本脫年字）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音泯合也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問者物之質言不必問也官者物之殘言不當問也雲氣二句只形容氣不寬和與前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意同窈冥者至道之體昏默者造道之極此道之虛也無視無聽一氣抱神自然靜者形將自正此身不治而本治神之虛也必靜必清三句言用功煉神合道之虛也目無所見三句言煉形合神也前言乃可長生神也後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也慎女內承必靜必清三句意閉女外承目無所見三句意戒辭也內慎則極清靜外閉則塵清靜也我爲女四句乃言我今日此言爲女直發盡陰陽之極與女同還太虛也大抵天地陰陽萬象各有其職不必參之以我但慎守女身如上所云民人自得其養羣生自得其遂矣是以我惟守此一之虛而與物無乖戾故久而不衰也前

言收精促發官氣遂生皆善守身之餘也出
在本末先後之間耳彼其物無窮至循終只
是言自家將還造化與他人之死不同也千
二百歲而入無窮之門形長生也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爲常而獨
存者神之長生也
音義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
山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
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斡運萬化而戴斗
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
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瑶又以
人心中無所有而無適不合故以名山廣成
千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
渾淪白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女所欲問者
猶近乎道女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
何足議哉黃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
始告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

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
二百歲特挨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
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
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古乎今乎前乎後乎巧
歷莫筭斯爲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爲極者
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
爲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
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
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爲
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也百昌之生生
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
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化今將去女言我不
歸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
矣當我近我者緡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
昏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
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
妙虛微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
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

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
白若此後世尊俗好奇尚恠設爲存想抽添
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駢冰車
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
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
以發余之狂言或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
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通義　此與上段皆言無爲之化雲將鴻蒙擬名以寓言也倘然或一止也贄然特一出也皆就游行之中而見此一變之貌也拊脾雀躍猶今孩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嬉樂也天氣不和四句與在宥篇陰陽并毗三句黄帝立篇雲氣不族而雨三句意同只是變換文句而已不知所求不知所往無求無往也觀無往復其真也不得已於民欲辭謝之而不得今乃爲民之所依不得不任其責矣蓋有心立法以爲治則亂真常之道是以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也玄天深遠無涯自然之道循曰於穆天命也弗成循曰不位也意毒哉意其心中煩苦不寧也意者惟在心自養耳墮體至無魂詳心養之方只是無爲而已倫與物忘人倫庶物皆相忘不見形骸猶言我忘親親忘我我忘天下天下忘我也有

知有爲出於心神解心釋神則窈冥恍惚立功可推故曰漠然無魂即所謂塊然以形立也萬物云云至不離言物自化也不曰養心而曰心養則不落騎驢覓驢將心捉心之弊後世執志操心辯志求心諸說可辨矣凡此無爲物化之機皆出自然不用吾知者也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纔加一知即有意矣此語指點大同之道最精彼此立而名生好惡起而情見無問無窺則任物之自然矣物不自生哉默乃德之功德乃默之成此篇三意字皆不決之辭蓋深疑有知有爲之弊而重贊無知無爲之得也實則本於心養之一訣是訣也豈惟讀莊子者所當知

通義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搖之枝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雀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化育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

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消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樊常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答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敗其默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極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墮至莫然無魂乃養心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紛紛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弗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務乎知倘能絕此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

羣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爲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荁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通義 此段又原不知無爲之化。而偏知自滿者之爲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擬

汎者意以莊文翫事法而薄仁義若爲之補
過耳文辭平易與特文不遠惟挈汝適復之之
撓撓一句欠明暢舊疑有缺文姑與就文強
解大人者處乎無響端洪穆清也形乎無太
無在而無乎不在也其教足以配天下而其
神挈形軀往來於世俗之中而實造於天地
之先也挈指神就天地公共者言汝指形就
一人之自有者言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
撓撓世俗之擾擾者此句猶佛氏言終日芹
負死屍走來走去也稱須詳論其形軀雖同
於衆人而大人則無已也況外物乎自若形
之於影至與日無始皆言大人無已之義天
人主臣之道只是有爲無爲亦在一念之間
非言職位也謂相遠者見於勞逸也誠以無
爲爲心雖有爲即無爲矣況君用臣臣成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極於勢分
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
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

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
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總論 惡異而喜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
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
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
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矣
乃再唱奇歎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爲
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
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
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
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也有斯道非至貴而
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
違民願爲天下配則不敢爲主而爲客應出
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言居無不在也響
字舊無他音以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方
也養生主砉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強

梁舊註云如嚮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
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嚮字混淆差誤耳行
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
煩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
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
主在動而化物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
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謂論大人之形容合
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
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既無矣何物足
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
而所覩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
者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
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
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
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
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衆類揮斥八極出有入
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

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爲本高以下
爲基之義次敘事法仁義禮德皆不可不爲
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缺者也繼以一而
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所入者
之存亡無益損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
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爲者天言其皆出乎
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辭序前十條以歸
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
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
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爲而不可不爲然
則物之於人難去者矣但能明于天通于道
純于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
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去識惟不通乎道者
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
別以明君臣之分倘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
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
去遠矣則又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

者也就謂南華之論一
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
褚氏總論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
涖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肯衆爲德未
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
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出蓋
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勢故民易從
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術世長
民之要而事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
之是非下有析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爲政
者不務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
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
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南
華所以頻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
所寄託濡需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
不至於搖擾人心不至於奮壞從容無爲
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
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肯明乎爲治

者罪在攖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
繫蹠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黄帝問道於空
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
家國次之未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
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
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
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
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
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
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根於其
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
所當爲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

莊子外篇第四卷終

莊子卷第五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不偏）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自安之情無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入心之同然）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所）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猶名）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因才授任）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以德論）上治人者。事也。（政）能有所藝者。技也。（以道論）技兼於事。（不作無益）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合而通之）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通義　此篇論君道也。化均即含萬物所受而言。其主君也。言人心本知是非從違舜界之義。蓋天下之君皆本之吾心自然愛敬順從之機而立者。即出言善則天下從可見君道乃人心之固有者。玄者玄理玄德玄聖凡造極者皆可名玄義即藝就事曰藝就心曰義

以位而服人以能而善器亦止爲事與技非道德也必其器足以協用治由於慊心是乃本於道德而合於天然之物理也一者生生之本也通於一則萬感皆此一矣又何有於事非曰萬事不過一理以貫通之也無心於得無慾也猶曰不計功不謀利蓋鬼神情狀無慾無求我能無慾無求則與鬼神合德彼豈不服哉

【義海】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道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虛受　能虛心者）无爲爲之之謂天。无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大）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何利顯之有）

【道成】此申上節言道不可離之意觀後篇問老聃者則此夫子亦孔子也刳心首道十德無數則萬象森然往來無異矣呼而應問而答皆無爲言之之謂性靈內蘊而不顯曰韜包括宇宙而不遺曰大事心者敬奉天君而不違也沛者浩瀚而無礙也爲萬物逝者爲

萬物之所歸順也金珠之藏各安其所也顯則明三字衍文強爲之解顯承十德完者言能如此則此中明白洞達無一毫形骸故能見萬物一府云云事心之義無知其非頭上安頭之疵正與上文刳心上節無心之旨相貫斯得矣

【義海】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衍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爲以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言而言則謂之天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備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斯能化人物矣至使

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爲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爲己私志利也不以王天下爲處顯志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刳心之極致數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通義 夫子亦孔子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其極則淵乎無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即金石非道不具有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不體也至於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發是人之考金石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物之能天乎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道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行素逝也不願乎其外恥通於事也惟立於性天之機而無一塵之攖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道不生其生非德不明如金石之鳴德也金石無聲孰知其爲金石考金石德也人不考焉孰見人之能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者務存其形盡有生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立德如上篇天德仁大覓富以明其道而已人之仰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亦無心而天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於萬物之從而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平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海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鑾和之鳴是以不可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物接也本無而應不窮不虛不屈動愈出也時騁而有所歸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是今語不結而結王德非位也如孔子爲七十子之誠服者也

義海 道之淵乎漻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性恥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爲器知通於人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已德斯能明道之自然見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浙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修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修遠當是近遠膚齋之論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通義】此段擬象顯真。最爲易見。山海經所紀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曰其北。猶在八埏之內也。曰登丘。則趨高矣。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也。喫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卽得矣。得無所得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不以索。贊謹嚴哉。莊文也

【通義】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惟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爍地。靜則凝聚。動則分散。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得之。蓋欲人屏其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者當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通義】此由借師以明君道。而教堯者。其所短者非不足也。隱然言其不屑也。以人受天。法天行政也。審乎禁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過之所由生。無將迎也。乘人而無天。率性而忘天也。本身異形。出於非人入於非人也。尊知火馳。尊德性而無停機。側隱常存。視物猶己。是以爲事所使。爲物所絓。見而民莫不敬。體物而不遺。物各什物。而忘我。已上形容歸宿。只見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也。衆父有形之始也。衆父父天也。不能與天爲一。必於人之優劣有分別也。衆人不能及。則臣必賢其賤。君必賢其跡。如此不爲君道臣

道之禍害乎此正教堯意謂堯能如此則不必要鈌也堯之如天如日如雲如神蕩蕩難名者蓋有得於此也篇內事無與於被衣者而序見被衣豈以被衣忘言忘能能使天下兼忘之乎抑亦論齧鈌節所以論被衣乎不然冗也

義海由謂齧鈌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將瞻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絯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鈌之學亦有宗有君聚當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爲其不

可爲衆父父故以有爲治天下道所以亂之爲君爲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夫齧鈌爲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爲帝王師入則爲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爲哉故由不須齧鈌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爲蟻慕之羶而得以全其高是爲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朱曰內聖外王不可分離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通義此亦後世之言欲破受累之情故示善處之法觀其嘻則富與多子非所以祝天子者然而堯之無欲亦因以見之矣聖人成德之極君子好學之黨堯請問封人曰退已此與接輿趨避尚嫌夫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蓋一機也不可優堯而劣封人

義海大哉堯之爲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爲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爲道之贊及觀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爲言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俋俋直立反乎耕而不顧

通義 聖知作法而巧僞生於法以致世降風移聖智者將欲何爲因時之制要在因其良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義海 顯明無待贅釋 已上經旨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通義 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

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漠漠無也何所有乎何所名乎萬有生於一無此無乃一之所起一雖起而未露正萬物所得以生之本虛靈之竅也此無雖未形露而其機則絫然之次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強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其運動不已適然一晉則成物之生理也物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生之所感爲我之形於是百骸所事皆有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天能也故謂之性慎獨日修外歸日反性得其修而能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無物不容如此而有言皆天機之自然合於鳥鳴之機矣其聲既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緡緡然如水之流如絲之續不息不驟豈非玄同之德而順達宇宙之哉有一而未形各有儀則謂之性言一起於無而成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惟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義海 一氣未兆無迹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以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居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鍾於斯而爲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然猶齗齗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惟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覩世俗以此爲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惟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修今謂修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

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縠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緡緡若皆猶子母氣應啐啄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泰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天下至順莫大於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

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義 仲尼以爲放古爲治因革不苟如辯者分析堅白同異昭然不隱是猶用人謀也故老聃謂以技能相易但拘係其心徒使之勞且怵焉如執狸之狗以能而成繫縶之患猨狙便捷雖深居山林亦爲人所計取也人所不能聞不能言即下文无形无狀者反其問之可聞可言也故又數具形骸而昧於神者衆世皆然形神相依相成者曠世而罕見誠

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皆有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因於人情而其順物則忘天忘己則非人所及也故曰入於天

義海 今有人焉若相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以律衆與教化以導民法度不近乎人情化不循乎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胥徒在圄以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猨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无形无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

汝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己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葂覤覤許逆反然驚曰。

苑也。汒（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通義 拔迹因其標榜之迹而拔除也。言其風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涬無志而廾下之意。欲同乎德所欲不踰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參考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滅賊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而奚必拿之爲。凡溟涬然弟之。犹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拂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云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溢）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謨官反）然慚。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

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通義 忘汝神氣三句言心放於機事不知精神之所在怠惰其四肢將近乎一身不能保也不自得若失已也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搖蕩於世故而不定也假非真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滯於一不通於萬也治其內不治其外守其心不屑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偏蔽矣不通於二不屑於物不明白矣是以知其非真修也渾沌之道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若此人者離世絕俗汝乃爲之實驚駭耶且渾沌之世用渾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夫子貢昔之所聞者修德之指也事求可可欲之善也善以爲質而要於信以成之此正通於一事畢者也不亦用力少見功多乎惜乎了貢之用其知不於動而未形之幾而執於機械猶幸漢陰丈人之一斥折衷於尼父也

[illegible]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畎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辯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與此雖本於氣稟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師其勝已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照曠。（此句言人事）致命盡情。（成功）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至人忘己）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應滅亡）

【補義】諱芒苑風大壑皆莊子擬名擬景以發胷中之蘊者芒猶茫也多言而出於渺茫無心之言也風出於苑有限之用也橫目惟人之目橫生於面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審也聖治乎一問即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上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故曰乘光雖有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無事蓋樂者安而無累天人之本性天地樂言胷次與天地爲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即神也謂不可以形骸觀也

【補義】諱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築其注酌不形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毋見其人情物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爲行者言者皆出於自爲而無矯揉之弊以試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達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共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則財有餘儉則容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用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蓋於外而可覩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

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己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擬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木於我無爲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音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通義　標枝不自知其高野鹿惟自親其類相使不以為賜相從相助不以為惠自端正至末俗之澆漓觀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為賜有助而無責望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衆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生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

此五句皆形容悶悶醇醇無名利爾我之意悲者悲至德之世不可復道諛之風不可息也折楊皇荂比俗言也缶鐘諸解皆謂弄題之誤應上文二人惑余謂不應重出前言祈嚮不得指至德之世後言祈嚮不得指道諛之風比二人又進一層蓋以瓦缶之聲爲鐘旅其惑甚矣況以二缶而亂一鐘何適而可得其正俗言勝至言之喻明者更詳之釋之而不推則誰爲可比誰爲可憂蓋亦張潘稽趣方人之問故門無鬼以至德之世進其所見至此盡滌其有見之垢也

[illegible]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病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髢有病而後有醫也夫孝子修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

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二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雖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强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長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通論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厲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絕穀之念。取舍汨心。失其無知無識順帝則之本性。故以大木所遇貴賤不同。均於失性。繼之餘義不發

精論結以厲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醒者猶不願子之似己。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亦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洸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而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爲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爲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章

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窮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無物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物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師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己大惑者終身不靈戕樸

爲樽滑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
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若窳離爲吉
也至比之鴟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
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以明聖道世世稱
之以爲功不在禹
下余於南華亦云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

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於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
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

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
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
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
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
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
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
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

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
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
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
而已矣

通義 以靜虛立意靜爲本然時詣善故靜一言足蔽天人不二之義水之明與平以靜也惟明惟平故燭物而人取法焉中准循射禮設中之中器也虛靜恬淡寂漠無爲從靜中生出其言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者言修德而復於無爲者止息於恬淡寂漠之天則本體純陽如乾而無一朕虛也流行變化萬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髮實也流行感應旣無髮可間則其先後抑揚親踈尊卑物各付物莫不得其條理矣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明設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沾悲於其身也猶曰聖人不避憂患而憂患不近聖人也整萬物而不爲戾二句卽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和者合也天樂者和之所生也波者不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喜怒哀樂無情也無天可怨無人可非無物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堯舜問答天合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意人合乃所以爲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甚讀者當會而通之

通義 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爲皇下爲王者是也其自爲則入而治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爲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鐃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役不知止僬不知息以至澌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之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爲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推之故也若是則爲君爲臣無不合道進爲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

無積之效也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所不爲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明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鑿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義一心定而無爲天下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體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夫以天地爲宗道德爲

主者豈有他哉以無爲爲常而已無爲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爲有爲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說能不自爲無爲之本也天不産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此無爲之效也日神日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常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生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道以

者實事上畜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細誅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演上文餘意云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無爲而爲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而爲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而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爲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居謁反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纂微 此章大意務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李相見之因耳。其相聞必久，故有相規相正之言。後篇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正周之禮樂，與春秋為天子之賞罰也。十二經，春秋是也。中其說，半其言也。後言猶贅言，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者也。各親其親，天性也。兼愛則作意而思求名，故曰迂。意求無私，意即私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順性而行。卻庫節謂掉臂行是也。擊鼓求子，失其子而求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倡仁義以亂人性之喻。

義海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其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譏而非要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怨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修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古顯反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道義 此與老聃死秦失弔之一章，皆在言外見老子為人所愛敬。此言饋遺之多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處，是不愛物也。食品生熟者見在，已用不盡而又收積不已，是貪也。漠然不應，不可與言也。服猶行也，謂吾所行者乃人性之常道，非以舊嘗有此格式而行

之者猶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繫馬而止
言坐馳也動而持舉動莫非矜持也發也機
察而審言動莫非機察之心而且精密循曰
刻核太至也皆用其知巧自以爲得故不覺
顯露其驕泰之狀凡此皆由於爾衷之不誠
此等人雖在擴野無禮法無知識之地亦名
爲竊蓋以不盜物而盜情也此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爾獨不自知乎去此而後可以語
修身
也

成綺見鼠壤餘蔬而棄老子非聖蓋謂
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
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
濫前狼戾也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
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
以不應應之卻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
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
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

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
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
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
常如是非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復當是
徒發不躡跟也其行勿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衡則奔突顙則高亢口闞則欲言而未出兆
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
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察爲明也知
巧而覩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爲
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
痛鍼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講之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此亦後人托爲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
語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莫載
莫破大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
顯露於德而爲仁義故曰神之末奮棅起而
把握事物也審乎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
眞之無待假借者是以雖遇順利亦不貪逐
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守其本眞即知
雄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讀書者可
以深省其末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言也
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
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尚冀人
之內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與道德經語

同意觀彼此上
下文當自知之
【通義】夫道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神化之末惟至人能定其本耳至人者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其能遷窮物之理而守其本故天地可外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哉惟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通義】此承上章貴言傳書之弊而指明之也書者言也致用之方存乎獨覺不能自言況可傳乎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夫木理之堅脆運斤之重輕前舉不爽乎後舉其疾徐甘苦之節惟自知自用而已豈能措言豈能傳人邪即此而觀知古人之不可傳者在我則糟魄乃我醪醴之所出也得意忘言古人可不死矣修己者將何所從事乎

【通義】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表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而明道迷者舍道以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得以進詮以粗論精卽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得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卽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乎雖父于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矧之數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盡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於斲輪豈揣揣於推鑿之間而勞劬苦骨爲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爲輪用力少而見功多故終

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徧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誦讀乎紙上之糟粕邪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柱世人泥像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同視秕粃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牛章相類但末後欠桓公領悟語耳留此一語以惠後人必有承當者

褚氏總論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事業以道德爲主無爲之常此乘天地馭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中敘德教禮樂仁義分守形名賞罰治世之具無不畢備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何也蓋善天道者必本乎人能盡人道者可配乎天天人混融本末一致廣無不容淵不可測又安知天之非人人之非

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多尚無爲而略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在出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由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書而繙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惟至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天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

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狥跡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宜作無）方。一西一東。有（或作在今 擬作下）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順治之效）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此猶屈原之天問欲人反觀而知天機之在我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問以知天答以知人天依於人也六極只是十二支五常只是十干合陰陽而言也寅至卯而木極巳至午而火極之類十二辰皆有盡處故曰極五氣順布自有不易之度常猶經也不當指人倫餘說尤與天道不貫此言天運不爽君子當奪奉其消息盈虛而不違也

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所以運處往來人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興邪。雨爲雲而作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遠其舉問之人或以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敘斁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允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俗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校本作在

上陳詳道
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至仁無親之言）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猶不及孝之來）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有心易無心難）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五　四十一　汶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至此心猶未之而盡）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自以德）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屛棄）焉是以道不渝（至孝何足有不足）

通義　大道之常太虛無朕有仁可名有孝可見皆有心有跡已爲道之一變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也過孝云者包括之謂不能盡仁則事其親必有所不足故曰不及也忘者不係念也人子能情如赤子不貽親憂親自忘我矣天下熙熙莫知帝力天下忘我矣至貴至富至願乃天之與我者性焉而已虛靈不昧萬有從出豈不貴且富哉內重而外自輕故爵財名譽忘之若棄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也莊子不伀於仁之問乃託以道之常必也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施萬世而物不知而後仁孝泯矣

通義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爲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爲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兼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十二　四十二　汶

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爲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功蓋天下而不知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勸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八者爲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屛除猶以道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爲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狀惑）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一作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通義】樂由人心生者人和而後天地之和應此樂之本也故乾坤八風以樂而宜咸池之

樂非後世所得聞韶舞無傳僅存於齊況上古乎此殆方外天民或有聞其言而傳之者非子悅世還淳之志不得慰又惜古德之不作故書此以寄無窮之心惺惕如曉曰懼非恐怖也心形坦蕩曰怠非情慢也恍惚無稽曰惑非疑二也懼怠惑非一時所感蓋黃帝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不在知識也不自得忘其心知也殆其然矣而評之之難猶曰汝乃能如此聽哉其間精義非余淺陋所能及不敢臆說此篇論樂全不及器正謂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

【[illegible]】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胷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

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
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
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和
問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
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清
谷滿阬以物爲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
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包裹六極
法天行之健而自然無閒矣至是則達情遂
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
聲者在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
怒呺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呺者求之而
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
聲采窈爲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
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
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匱體黜聰也
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
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

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
弗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喩道使學者
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物不在乎
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焱氏之頌明至
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
故忽此猶顏子不可及之忽見聞知識一時惑
都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
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容
豈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瞽曠驚土偶歌而
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
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
氣則以虛合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
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聲潛之下必有聞
道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作泰和
儻然當是倘然惝怳自失貌焱氏一
本作焱惚氏蓋太古無常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眯音美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

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五輸不知人）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六輸不自知）故西施病心而矉其（一作干）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一作干）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音義 此篇六㬪設論大意只是因時制宜自量材力而已其文理次第秩然可尋脉重於

夢蔽漸深也蘇覺芻狗夢䰡自息下乃釋其故以見芻狗之當㷊不可依棲也舟車言隨時桔槔言隨人柤梨言當可此況論也猨狙強以不欲言不能知人里矉效跡失意言不能自知此直指孔子以實其取窮之故

音義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法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議夫子而惺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遑遑然覬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美矣必強猨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子眯音米物入眼為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司馬云厭也

音一玦切成法師跣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為當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注］此後四篇見孔子入道之漸中無主云云言志不專則道不凝外無法則事不違正猶政聖人不強聒不自私蓋以常人之情有成心者不能虛受能受善者其中必虛虛則無性而非契道之地矣此言孔子志非其志中不能虛所以道不凝也觀而多責一句上下疑有缺文意言久處仁義則標榜成迹迹有可見則趨名趨利者皆因之而起責望之心也蔬食曲肱飯糗茹草苟簡也無所鑒以闚不休畧無懲創而役役於所務迷而不返也循大變則苦心志勞筋骨等意無所湮即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意用之用八政也末二句諷孔子言凡人聞此而不信者其天德有蔽也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何由而可得道乎

［義海］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斲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怳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瑣瑣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爲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逃乎前夫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偽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伸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逍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惟正人能用不失宜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爲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翳心之虛明心法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盍反）膚。則通昔（夕同）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總論】此首屢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小大
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
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鵠烏白黑不由浴黔
以喻自然之質無取於好惡毀譽者令人奭
然令世以呴濡爲事者病在不
能忘我雖善亦僞矣況自多乎

【總論】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
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揣𥡴眯目蚊虻噆膚喻
仁義之憒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
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
身也玄德不失奚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
爲道之極致若建鼓以求亡子無由得之也
夫鵠烏之質不待浴黔而白黑之質亦不必
辯雖在衆人知之審矣至道博大不可名言
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涸
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
何如然今世以濡沫微愛爲仁
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
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
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
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
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
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指人姓名）則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
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
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
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殺其殺凡其親所不厚諸子蓋特以無
情非以喪服爲言也自爲種而天下而字本
於字傳録之誤也言自立一種方法於天下
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作始有倫而今乎婦
女言其立法之初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
相編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爲正莫非妾婦
之道矣蓋丈夫者綱常之主苟無自立之志
而惟順從於人則婦女而已曰婦而又曰女
女尤不能自立也或訓婦其女禽獸之行此
豈聖賢所忍言天下古今亦豈有此俗哉

評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
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
動静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
者也故古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
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
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藏用更相
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尸居龍見則冥冥
而見暁淵默雷聲則聞於無聲發動如天地
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顧
見之老聃方將倨坐於堂嶷然入寂寂而常
應應出微形之問也子貢謂三王五帝之治
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心一以致使民
心兢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薄矣親死不哭
殺其親服此皆禮文之畧未甚害事也十月
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欲
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
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
强天下之從已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
三王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
憯於蠣蠆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
其名聲可知况後世任情識而恣知巧者
乎是豈足以語夫治國不以知之福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干同）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
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
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評知迹之非履則經不足恃矣知言之非
道則内省當豁然矣物生相感性不盡同亦
猶人性剛柔昏明不可以禮法易窮通壽夭
不可以知術變如時運流行不能挽而止之
大道不當起是非以成執滯也順自然者無
性不違不然道斯壅矣烏鵲與魚與無腹之
蟲生生不已生乃有相妨之患不若三物
順性命而無我也此句正起丘之爲人不能
與造化爲徒而役役於時日見相妨而患其
不鉤用之意安能化人言有我則形骸角立
豈能使人相忘於道化邪前章見孔之許老
此見老之許孔二聖之心二聖者自知之

鶂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情相搆而神遇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也烏鵲孺至有弟而兄啼四句作讀雖通然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宁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觀夫鶂蟲之風化烏鵲之孕魚之傅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事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乎自然之理事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月而後得聞則大化之妙豈容輕易哉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發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循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倚而五官倫則隨物潜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夷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巳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相梨獲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攻治貫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治間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

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莊子外篇第五卷終

莊子卷第六　參元朱得之傍註幷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外篇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

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總論 此章大意，只是貴精養神，誠哉學莊之學者，體而為之也。善讀者因言可以知人。**音義**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惔，憂邪莫干，以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

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猶不可為，況禍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實無為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㪅中而不思為避，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喻水之清平安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行之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動靜不能淸，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于越之所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

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褚氏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厲其意，逵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說人之從已，無異乎穿井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亢，孔孟之為修，伊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閒，老彭之為壽，以跡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者，以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非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為，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羈，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靜虛恬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干越之喻，緐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很，而終於能體純

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神氣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也。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

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此章　此章原後世失其天性至於名實紕謬之故。足開俗學偏蔽。開其蔽而莫挽其趨舍。何隨時順應。要於不失已而已。繕性於俗。束於教也。生而無以知爲者。生其心而無所住也。彼正而蒙已德者。守格式而昧其真心。則不足以庇物。強欲爲天下庇。則萬物皆失其

性矣順而不一者其心欲順便自不一不一故不安不安必不順治流忘本是生法度也心與心識上下彼此以心識相角至王於亂時之不可止也反一無跡守其真淳與民相忘於無事也深根潛龍在淵窜極萬籟俱寂智窮天下以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所明者推極於言行之間求無滲漏是有心造作非率性之自然也此章聲氣體裁皆類東漢蓋因莊子少仁義而耿禮樂故原仁義禮樂之初起於良心而徇名失本者之基亂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無所待也今日深根窜極而待即此一待有爲而爲非天德非王道矣根不深窜不極矣杳冥之幾聖狂攸判豈莊子之心聲哉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治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矜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是滑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關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滯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飫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綺是也欲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道矣道以恬淡爲貴俗以華競爲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惟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柰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頻而道日踈此真人之所哀也若夫全然天性而不爲俗所滯者本初不期復而復正性之欲而不爲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皆聖賢資之以進修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內學爲學近思爲思聖人以絕學爲學無思爲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極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生火焚和而真性罰矣惟知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文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敘仁義忠禮樂忠字許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爲彌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原夫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而不用非在混茫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真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爲心則離乎至一衆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爲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爲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質猶嬰兒之未孩大則能言笑喜怒由茲已降喜怒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覬其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伏戲燧人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哉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真人超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已之遇不遇介懷此特爲世道而言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哭

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避身避地者隨迹彰不安其所故有行推而召禍者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時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於此辯知者喪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莊言獨立不離羣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為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惟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眾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當是存身

免當是喪

褚氏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軼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滑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而北其轅也真人又慮學者惟其虛無渺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論使人易入為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於性命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茫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其間尚何以知辯為而其

求耳此聖賢處時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音俟）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虛猶居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
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
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
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

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
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
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
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
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孚又音裒
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
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
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
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
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
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
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
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
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
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
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

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

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
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
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
在乎天。知夫天崔作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德誤
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德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通義 此承上章小識小行之意而明其病下
道德也大率模倣首篇鯤鵬之論而枝葉加
繁中間自細視大一段意亦精到可謂大理
卽下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觀此結構豈能
淺莊者哉遙而不悶二句外物不動於心也
之噲讓在賤國所稱曰二者則非孟子同時
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一段去非不遠反衍
倫曰反復凡物有餘則復迴也幾乎若有君
一段與仲尼問仁章意相似不位形形日衰
而不定君也年不舉夫壽不可預論也位乎
得無以得殉名二得字強解亦可通但不若
德字爲平易耳謹守而勿失雖承上三句何
能反眞卽此一言斷非莊
子背標餘義皆明不贅
[illegible] 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爲言故秋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
歎無怪于海若者引井蛙夏蟲之喻極形容
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

國之在四海實帝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
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
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鵬鷃之論相
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此
士求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爲大方
之歸而已矣辨論極致詳于後人能知夫物
量時分之無常文何終始小大多寡之足睨
哉明今古之不停則此理自可見矣遂謂歷
時之久掇誚推移之速不悶無厭其所生也
不跂無求益其生也修短定分安之而已人
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
若未生者蓋爲世人不務眞知而求妄知不
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
而希分外在已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
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
閒是也不若未生體不顧人閒之勞是也
然旣生旣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
生不知爲知則於吾生何累於知何有哉自

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
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
之極垺者大之藏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
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
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
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
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惟
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
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
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
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爲辨文何爵
位戮恥之足爲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
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
之分內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
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物無貴賤已物
兼忘也自貴而相賤設此未忘也貴賤不在
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卽物所
宜也以至功趨之有無知非相反而不可以

氣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哉乎旋之迹各惡之行貴賤有待而來可以爲常循沫路之異用所技之異業亦在之異怳不可一槩詩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除而無限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不然也禪機頓迹各因其時而已汝之不多言也縱使言之虛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富於未始有物求之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貧有所辭復以辭受趣舍爲一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參差矣若君之於民無不祓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毀無常處之惟一不以形名爲宗而守之推虛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矣物生若馳其幾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爲不爲於其閒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爲累也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遠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真中荷虛泄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倣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神從世反要語極則弗失其真若然所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羣疑窒心與河伯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見月則昭昭靈靈求諸己而足何暇他問哉

中論

夔憐蚿。音賢 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勑甚反踔敕角反而行。予無

如矣。今子之使衆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蹴蹴也舊作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說 此言天機之在萬物各有自然之分非敢羨畔援所能與又解河海之校量也與大鵬大椿之義相近彼言素位此言願外故有勝負相形亦與莊意相左夔無角一足而行紀在山海經目力乘虛高則天象遠則山林一舉目而見勝於風矣心則轉盼之間而再撫四海其出其入絕無聲臭心勝於目中論遺之者心目歸諸聖人也目猶囿於形心則非形所囿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可形容故不言且欲人致思於此得其無所校量者而成大勝也

通議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衍前意云夔蚿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惟風有體有礙而實無體入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遂蓬入海盡噓吸其非造化之運而已耶聖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貲止處兩全終不失道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主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竊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通議　此言入軍不被甲兵以實秋水篇前知安危等意而緊之以時命以見君子之所守也匡衛邑去宋甚遠疑宋即匡君子於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則安處而不去知命有所制也故曰由處矣其安於所遇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人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富至貴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致將甲者知非請辭而退亦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微自知之明何以與此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音坎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音寒蟹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

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巨劫反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通義 魏牟公孫龍事列子籍中與此不同蓋二子皆當時辨士互有得失故紀載若此列在莊前或者牟龍二子學有消長故此優牟而劣龍與此章大意只是形容莊子之書不易讀非得莊子之心不能讀也亦以申明小行小識之傷道德者以愚諭之莊子必不自術若此豈猶二蔵之權出於衆人之所記故多擴入附會者乎邯鄲之行濶步麗容動人觀而起人欲者國能猶曰國是言其行動之態優於一國也失故步而匍匐者要孺學成人之威儀則勞而王困力不能支是以匍匐而志槖也義海公孫龍趙之辨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茫然失措蓋

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故牟以井鼃海鼈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奭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而反於大通與道爲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辨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illegible]知適性之爲真則名器非所負矣

[illegible]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爲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成功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牽於鞿羈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illegible]此二子相識之因後淌交密是以有過墓之悲鴟得腐鼠而嚇鵷鶵又何足以知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illegible]游濠梁正天機活潑中心無累時也見魚而契其性本無可言惠子逐言起識遂生辨詰循本者撤點物游未言之時肯次自適故曰知之濠上也不在濠上不知魚樂見草間鴟鳴天機觸於無心者

[illegible]明已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適情昧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莊子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問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辨視南華之學無所容不足攻擊闢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若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攻惠子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而復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於犬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猶言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全名齣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協經意

褚氏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分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辨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以才知短長爲愧衒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別之意消斯爲要極也與孔子遊匡臣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橫逆沮屈何以見聖人之勇非靈海驚郎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沉

洄所見監陋雖知有聖賢在前欲企美倚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遞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肯嗜於腐鼠皆歎時之濠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骸而不相知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命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辨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譏惠子之膏肓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而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前篇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士爲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胡挺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通義 此章大意言世俗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曰吾以無爲爲真樂又世俗之所大苦末證以天地無爲而結以無不爲也則其所謂無爲者可識矣

[illegible]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蘇保者生故是篇首𢿙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擒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蔡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物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哳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無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善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無爲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吊古反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illegible]物外逍遙者情定於理應跡無滯固如此莊之言不哭之故也蓋就衆人之常情者而開論之也若莊之胸襟一了便了不必推求其歌者蕩滌其槩然者猶登木之歌倚門之歌也鼓盆登木自滌也倚門滌人也

[illegible]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姻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眞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無成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壽眼觀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明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爲喜則亦不免於

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物外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槩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芒芴宜讀恍惚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寓言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議論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通詁 柳者瘤癭之名如鎦腫人面之類蹷然之惡痛莊也子惡之乎憎惡也故曰亡吾何惡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言此身借太虛之氣會合而有生今柳又生於此生之肘亦如塵垢之集於器物之上耳人生曰觀化今曰化及我者還於化也

義海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畧而不論獨呂註偶與管見同乃爲説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乎用之臂臂乎用而木易生猶無心無爲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爲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治之中者例莫逋焉倘悟吾生之爲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爲物耳何所容其覩蹠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身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爲無情者無情亦或化爲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巳下可見皆造物所爲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無適而非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反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毋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通詁 枕髑髏而卧示死之不足畏也所問五言而誅復其生正人間之勞常情所迷者不能棄所樂而復生枯槁斷滅之見也皆非天機之自然也若然乾坤息矣順世無情免夫

義海 南華致髑髏五問所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制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爲息則委而順之不忻忻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陳碧虛名此章爲兩誤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里轉反）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通義　此言世無大受之人，使帝皇之道不能明，亦所謂不是知音不與彈也。

通義　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與[illegible]。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以為反復其言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大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種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音況）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音權）。羊奚比乎不箰（息尹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通義　生機不息無所不爲入於機自有而無也出於機自無而有也此舉一端以見之也庸齋謂鼃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者鼃蠙之衣苔近岸則厚故曰衣馬與人本是草却不明言此其弁奇處是也

義海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差畧其文夫動化生植之理耶目不可徧及非知性君子不盡其故也蓋撫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鼃字爲句次九猷腐蠸炎羊奚至清寧爲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疏乃從頤輅黃軦瞀芮爲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

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豹山海經南山多貘豹郭璞註豹之白者貘是貘之別名貘文豹之別名也

此篇褚氏不爲總論意其指無不明也即其以至樂名篇首唱無爲繼以死不必哀疾不足惡見意死者不願生則以有爲之累明矣孔之憂顏蓋見有爲之徒勞不若順物守己之不擾末引列子乞食一段以見物化之無窮智慮不能測終於無爲而後已也

莊子外篇第六卷終

莊子卷第七　象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澮錄校刊

雜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通義　生之來去不可卻止言氣機之往來有一定之命所謂循是出入不得已而然者正

平者心體虛明必正必平功造正平則形神
湛寂如光而魋是更生也更生則所存者淮
幾惟神而應跡不撓事與生不必遺棄而自
無累矣心不逐事即無累形精不虧四句足
養生之義形損而全精耗而復則反本還元
去敝就完是能移也工夫如此不息日新日
精漸臍純氣之守命本百年今可倍蓰非推
不失其天年丘又加於定稟此命在我不在
天之意是謂
反以相天也

[疏]許由齧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爲也
夫子陁陳而絃歌知知之無所柰何也儻不
安其生而蓋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
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
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
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
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也然

有不可不爲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
免以有世有爲耳故欲免爲形累莫如棄世
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
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
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
忘之也然而形全精能復則本於棄事遣由
相以致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與夫世間
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物之體出而有
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
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爲人
遇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
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幽造
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
爲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
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
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
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
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
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
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
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
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
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
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真

[疏]此列子以所知者設問答以自決亦以
闡道也潛行於水也造乎不形無始也止乎

無所化無終也不厭其大不自滿也不忽於
人不棄事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
物不滯其太虛之
證也餘義皆明

通義　列子得風仙之道故其問若此以純氣
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
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
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
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
奚足以相先畢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
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
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之分
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
與天合德道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
矣其形可志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
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
鎮干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

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
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
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
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
耳讀者
詳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
謂乎

通義　此即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
也承蜩持竿粘蜩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
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槁
枝言其形之不擾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
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
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內拙

通義　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
重者雖習不能熟尤見志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鞾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
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
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
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
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
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
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
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
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直轉反）楯之上聚

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
之所異彘者何也

通義　鞭後勉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也中央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畏塗之喻日用之謹也牢彘之喻名利之謹也夫是之謂達生

按註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痀僂承蜩用志不分似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拔篲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鬳齋口義同振拔之拔拔篲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篲皆服役者所執

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帗傳寫小差監韻拔音拂與翇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腞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輴畫輴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蔞翣蔞同柳菆也聚木蓋椁而塗之龍輴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蔬之生彘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呼該反）詒
（吐代反）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

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車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辴（敕引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通義　疑妖而病，闢而愈，固常人之情。或謂鬼之有無，盡由心造，此則迂儒執一之見。達幽明之故者，知鬼神之情狀。易曰：載鬼一車。伯有爲鬼，禍盈福謙，謂無鬼神可乎？此見桓公之霸，有命存焉。幾故先見，或曰霸以得仲，得仲亦命也。尸蟲出戶，亦命也。

發揮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與蓋戰屍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攝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高池君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通義　此即雞以狀進德脩業者之始終也。具美質者，初焉自大，無所用而誇。既知養矣，時或逐於聞見。養漸深矣，神定氣充，不畏外感。養既久矣，則外感不辭，而中存坦寂，已忘其機，物忘其類，不動如偶，動則物從也。

發揮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嚮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爲之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勝者，以此。雞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文作雞可鬬已乎，莊文脫略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前操舟大旨畧同。雖言入水不溺之故。實指素患難行乎患難。未嘗不自得也

呂梁丈人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同無忤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與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此言因材而篤。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歛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鐻者筍簴之端。刻爲禽獸形者。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志。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是謂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惟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爲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君子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況馳騖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己傷物。類如此

【[illegible]】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illegible]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鈎百謂圓騶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客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口義】此言忘之為德以見無為之境像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為方圓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疑其無式而後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字應在句盡猶言職此之故也忘足忘要知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特習而悅四體不言而喻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真適

【[illegible]】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膚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倘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通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虵。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通義】此亦明小行小識不足與聞乎大道以表失言之可悔也孫休志在要譽非誠自修者不過而怨小人之尤矣慶子語此至人之德豈亦聞見自信未臻身有之域乎明汙者自潔以明他汙也驚者訐所聞之異遂至惑於趨向而廢業是以仰天而歎也不然者知教當因材不可躐等也然啓者隨件開諭漸次引拔也養鳥之論義見前篇末繳中復設載鼷樂鴳二論亦是文藝中引氣充神之一技

【總論】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爲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宰耶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攪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生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柰何者達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

臾離也請觀酧者之墜車醉者之於鍼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寘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止可謂詳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虞不爲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惕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鍾鼓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通義】此篇首言達生可以相天後至人潛行不窒至篇末皆紀事實以證生之不可不達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
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
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
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
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
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illegible]笑而曰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此莊子工
夫間斷時開難而逐言詮也出口即有覺故
隨曰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
非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
不以免累爲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樣
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大抵物以資用
而受戕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用
必以材命定於禽獸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
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具則木不召伐
鴈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論哉試觀天道
之循環得失不可以心思必也

[illegible]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
往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
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
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
乎所遇焉故其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
以爲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
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
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
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
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材
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斯入乎
聖矣是以必至於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物
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他音今
疑從去聲
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與人相遠）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
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
德之國其[illegible]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舉相皆指吾固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反猶老子語南榮趎以偕來者衆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爲己之道若堯不以己役物亦不爲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後取喻以無心爲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當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狐豹棲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之爲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乎文皮之買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矣到此恐侯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理之所適將哉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

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舟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鄰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若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皆欲平日相從諂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追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於人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遊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遙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爲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文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illegible]】爲壇於郭門之外來者弗禁多寡弗議也往者弗止無亦弗惟也蓋謂喻意於民而聽民之自願是以令不煩而事易集也一之間無敢設也者誠心爲國專一而不用智巧況有大塗云者言抱大道以御事則一而不設又豈持此小成哉

【[illegible]】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斂於民以爲之則宜難成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鍾上下各六所謂編鍾是也惟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奢無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強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辦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賦斂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族）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誤）行而不名（明誤）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illegible]】凡序仲尼深造者必極其精純則知凡言其未至者皆其早歲求道發憤之時也觀論語從心一章可見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孔子實事蓋設言以見意所謂重言也

【[illegible]】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得三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

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在彼此無貴故能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爲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令字誤）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林回林木遺回祿也赤子沛寡不知火怖也故曰藉利合天屬一段誠足以開外逐之蔽無揖於前不修世係之禮也真冷乃其令之誤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乎已無待於外也孔子之因皆有待於物之故

通義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友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爲世道泛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捐書至於無爲指書而究其所以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爲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適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此淺夫托爲南華之言使南華而言此何以爲南華况原憲子貢之言已盡之矣此復重出况以比干剖心爲徵尤見紕謬魏王聞言而不色動其賢矣哉此章取莊子而褒魏王者乎正廡帶中結也係屣屣敝而以繩約之也

外利祿而守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猨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邪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槁木槁枝非樂器也有具無數有聲無音而又能當於人心此正形容孔子聲律身度之意餘義皆明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與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似相反彼示人以處貧富之功者蓋曰富者不可誇作事之易貧者不可苦日給之難而此則以理勢論受於外者之物也

槁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猋氏厲傷今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爲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爲損，此所以爲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卻，此所以爲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變窮如通，故不遲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鷾鴯畏人，襲人間猶屢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任，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曾鷾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爲優，桎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各）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呂救）。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illegible]）虞人逐而誶（雖遂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感周之顙，忘機而物不避也。此何鳥也，則逐外矣。噫，捐彈而走，即自覺也。三月不庭，自省也。此言饑渴之害爲心害也，心害而身殞矣。逐而誶之，故曰以吾爲戮。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美則有所恃而不修於行，自惡則常抱歉而樂勸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之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褚氏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爲不能鳴

而見從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然矣夫木以臃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齊天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淆訛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欲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遠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褊心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趨避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爵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綮橋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一真自如者也故真人不憚詐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通義 數稱者因文侯之造詣與之相近也稱道數當論大道而得情也為人真者言行率真無一毫造作也葆真者養其天賦之性不雜以人偽也上真見於外下真守於中者意消無道之意忘也上言物下言人惟無道也故曰物惟其消也故曰人此以善養人也

義海 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為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為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累其為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得虛緣則無為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人此為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惟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絕學為全真悟魏為身累則知忘位之可又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覲炙規誨者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毎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音義 此見魯人久習於儀文務於聞見而孔子獨出乎流俗也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諫似子道似父自賢而好爲人師也魯國一儒與此互發語而條貫默而道存孔子也

口義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脩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常與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不言恭恭若不足與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君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敕庚反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通義此紀孔顔之授受也步趨馳刑行言辯道行也由緩入急為學而做於形跡見於事功所以瞠若而覺夫子奔逸絕塵也此形於容仰鑽瞻忽末由之意四之傚於形跡心死於物也故使之反觀心之所在又即天運與人事相符而不息者以日為準以起萬物之於虛靈亦莫不然太虛之靈熏烝和煦无淵宇宙生生化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知幾者知此命有定惟素位而行不能計乎將來丘以此之故所以此生與日俱齊而不敢將逍也人苟相親以形而失此天性其不可哀乎汝之所學皆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巳化汝乃以為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壁之屋肆市也鬻馬者於此而聚既鬻則散而無馬矣此虛室也乃復求馬不亦謬故服醒而衣之也吾之語汝者語過而忘其所語矣汝之聽我者聽過而忘其所以聽斯則虛囊之體也至此汝無謂無栖箔而生慮此雖文

忘其知而湛一無知者千世而不變也此所謂物有待而生死日夜無隙者

義海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楊子所謂顔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為春日夜無隙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馬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揄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巳化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屬齋說為近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竹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巳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有不古者存凡矣竊觀此章問答發於出入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對群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獨顔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三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隱情均天屬德意懇然夫化機之不可停生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者常存非化所從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洪世之述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
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所存惟常也耳）喜怒哀樂不入（蓋以）
於胷次。夫天下也者。（天地之內）萬物之所一也。（性之尺方也）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身外所有）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失字衍）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衆本能解）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不修）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為
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
離焉。（如）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

通義李孔之授受莫此為精吾師乎吾事乎
議乎其將句其者指人性之原天地之根柢
也將者自無而有將然未然之謂蓋以性之
體不可言其幾畧有可言者陰陽互感而萬
物之生無窮其幾不可見不可窮而實為萬
物之王遊是者心盤桓於無朕無方也顧聞

其趨向之方得其所一而已貴者至美至樂
者也得至美至樂則死生禍福與所隸之事
皆不足以累心矣已為道者解乎此言神明
之含全體是道而無我者惟解乎此而已假
至言以修心指前不能知不能言為至言伏
於中以默自修不忘於修也老子猶然孰能
志修乎不然者謂修而至於無修非不修也
醯雞甕中之蠛蠓也包覆於甕中自安於
小不見其大也
道莫大於自然

通義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
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為之
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知
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
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
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
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褱也
不褱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而有餘
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達斯理者涉變而通
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
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
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
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
性自然也騐至人之德無假修為而物自歸
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
斯其所以為大全也與此章要旨在生萌死
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克
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為死生轉移且人處生
死〻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
厚犛比比皆然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
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作開此言若莊
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
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
無氣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

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爲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无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illegible]此見當時信莊孔爲真儒也前胠篋篇中謂陳成子傳世十二享有齊國此言見哀公與陳恒同時矣計其壽將幾何乎余故謂外篇雜篇多後人所擬而附會之者

[illegible]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illegible][illegible]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illegible]作思盡職惟恐曠何爵可計何祿可靜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裕正易地皆然之謂無求在乎將心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吐但反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illegible]舐筆和墨矜能逐技於目前不趨不立神營景色於圖外是故謂之真畫若元君者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返舍也即舐筆和墨四字決非漆書壁經之時所作也

[illegible]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
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而占反乘駁馬
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
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
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
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
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
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无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通義 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臧仲尼苟
斯須雖鄙夫猶羞爲之何以爲文王仲尼

補注 褒植說者不一司馬注云行列也散群
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
士故成疏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
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
散群則撤戍罷兵撤封泯一此尚同之俗也
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於汶水竹
田田隍植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可
證餘義備
見諸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當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
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
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
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通義 事見列子此亦述之者御寇自表若
此可見道無終窮學之不可以自滿也

補注 此章明借藝而神耗睹窮以道而通藝
者不慄當發矢寄寓而知衆人可謂盡射之
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悚汗而不能立況欲射
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
以是爲極至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
神之道者詩觀諸此或疑御寇者毒而自貶

若是何耶蓋柳已所以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學射羿之弓者不侔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照証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爲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通義】此章只是敷演老子既以與人己愈有一句義亦散見於前趙孟之與奪人己之得失一無可以入心者 彼指人非指造物也

【義海】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徐知爵祿之來不可卻去不可止以爲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己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爲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通義】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指點却明矣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三曰凡亡欲王不禮乎凡君也楚不禮人楚先亡矣故曰不足以存存

【義海】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己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忘己之所存者己亡以國爲重於己也己重於國則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己則國雖存而己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褚氏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爲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廸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詁之間

顏子歎廻逸絕塵瞠乎在後則大化密移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與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僞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戎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爲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

國存亡之論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解】此章人名地名皆撰爲之者大旨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敷演老子知者不言之意于歸狂屈而不果無爲謂終於無言也無爲謂不知荅守虛而不遂問乃所以爲荅也狂屈忘所欲言方遂問而即還守虛也皆所以滿知者之外求也黃帝之荅落言詮矣雖其知無安得皆本於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是故不近也自此至篇末數章頗精純

【義海】知此遊於玄水豁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弅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爲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荅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爲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志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無思無處無從而已真是則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爲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爲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成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且聖人貴一一則混然無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爲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通義】此旨已散見於前辭無隱與扁然者去去不已之意係以固存蓋日生死相代往過來續之物自古如此由於造物之精常如此而無去來也觀天法天之自然也

【義海】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死爲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爲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無爲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川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以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學道至此如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爲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通義　此與孔子見老聃新沐意同睡寐非昏然不覺比也心冥意棄形神俱化也正形四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猶曰太和元氣全也攝知收斂覺性也一度氣止不索也神自已神明也如此德潤身道爲廣居矣若造於此則瞳凝定何所似乎殆猶犢雖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膚齊謂此二人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彼忘聽此忘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通義　忘形骸泯知識者而後可以語乎此此紀古昔君臣之爲師友相授者如此既知爲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皆適然耳胡可得而有耶

音義　丞或云舜師諸解竿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皆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性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爲人脫韁解鏁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
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
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
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
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
者喑（音陰）醷（於異反）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
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
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
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
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解其天弢（敕刀反）。墮其天袠。紛乎宛
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
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
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
此之謂大得。

【[illegible]】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蓏有理一句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弢天袠。猶曰天刑。蓋以人之丼於桎梏。如矢之在弢袠。亦天限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必復其無知無爲。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道。此章不若新沐章精粹。

【[illegible]】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無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無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搭繫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淵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匱。雕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爲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人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將反於宗。將乎物物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之須臾。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餘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求離乎自然之弢袠也。若以理燭破。則弢袠自解。魄往身從之。乃大歸耳。何足哀邪。不形之形

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闔失可知矣還量萬物而不遺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匱義長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疑獨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流雖曰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揀擇之心何往而非至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徧曰咸三者雖異名而實則一指也若無固必而游乎太虛視萬為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為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道遠天撓通明無際矣蓋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性物則有際識纔天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甓之類非道也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義海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

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屨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畢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具矣混三者而遊於無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調閒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物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全從源趨流出乎貴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音奢）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

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仰）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大虛

纂微 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妄也天非吒老龍猶今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也夫子君子之稱唐虞之世尚無之況又古乎於是者猶言是即也因此而知上古之論

同也泰清無窮無為無始皆擬名寓言也

纂微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荅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嘆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無而未能無無也泰清問無窮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為無為知道之數而已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志者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卬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無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強問因問而窮道無應而強應是無主於內汲汲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

之不適義當是卬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悞耳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通義 及爲無有矣此有字指上文予能有無之有字謂無其所有所能也

義海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無不則損而至於無爲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茲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

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通義 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精於藝與庖丁解牛義同心純而已

義海 捶鉤之於物無事不用世間之用能無有之謂也非鉤無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無

謂也至於無不用則無無之謂與天下之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互顯故物孰不資無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無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至此精藩有忘一刀兩段）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通義 如此問如此疑如此荅點鐵成金之訣也惜乎冉求不足以與此也

義海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

也雖亦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之不知氷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物出涉乎形器使不得為無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為澆漓太古無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為之治其惟善求已之先天者

與經文猶字疑當作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過)(存神)(忘己)(逐物)

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是)

通義 無將迎而湛湛於中此真遊也古人過化而存神囿圃宮室以漸而隘聖人處物以下言遊於無將迎之方遇猶悟也適然有見故曰遇不遇迷而不見也能其材之所能藝也不忘其所能則蔽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不能矣是不能所不能也大抵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固人之常也求多知多能以免無知無能者有限光陰有限足力有限心思而求欲免此是役役終身徒敝精神而卒歸於無知無能也不亦可悲乎此非顏子所宜問

義海 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

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
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
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
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圄圄宮室言聖
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
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甃傷
況今之人其能處物無傷而與相將迎乎無
怪其棄囿圃宮室群居之樂而爲山林之臯壤
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鄽市者慕山林之清
樂山林者無不厭之理蓋性情容移與化同
運不自覺其身爲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
神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
爲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爲也人
莫不以物之去來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
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
乃真知無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
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

役役以至於斃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
能無言無爲但無心於言爲之間則言爲之
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若齊限以爲知則
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
褚氏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
之所自也北游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
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
譬無爲無謂則寘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
答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
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智墮體黜聰
無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
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
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噓醞
而自生勃然出寥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
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張弛
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化而
化化安化安不化哉勞況愈下故道在瓦
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揑鉤以今日而知天

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
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
者無所不靜化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
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
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
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旅
性性以所遇所能而發生傷性無異沉檻
就爐騰發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
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
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
去爲終知北
篇之旨云

莊子卷第七終

莊子卷第八　衆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澮錄校刋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此篇敷流曼衍固非老子之言亦非莊所述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匹么反)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

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
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
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
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
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
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
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
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
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
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
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

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
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
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
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
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
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
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
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

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
者。猶未病也。若趎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
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
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
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
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
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
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
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
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
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
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
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
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

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之有修者。乃
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
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
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
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
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
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
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
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
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
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
者志乎期費。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
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
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
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憯于
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

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
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
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
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
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
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
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
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
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

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
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
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爲首以生爲體以
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
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烏感反也披然曰移

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
者之有膍胲音毘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
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
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
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
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
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

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
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
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
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
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
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道者
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
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
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良乎人者唯全
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
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所逃是故湯以
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
者拸勑紙反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義初曰弟子汎論也後日南榮趎舉好學者以發老子之機也思慮者心也又欲使之無營營將心挺心此正求而不得之故營營趎之病也趎不盡言以趎執心不一不厭若與指破益增其障故使往見老子猶著才之五十三發也道遠日久此意漸覺故老子皆

來之衆一斷而膽喪寃消所以忘答失問也忘答失問者多者死而一者生有知者死而無知者生欲答欲問者死而覺失覺忘者生也知仁義失已失人之憂皆功利識情也蠖汝幹也外障於事本以才能自居若以繁多而拘之其病必將盡閉其天德故曰將內揵內障於理本以見識自安若更以繆者而縛之其病必將盡棄其事而枯寂故曰將外揵若其有一障者雖以天性之良自然之道振厲之而不能攻況望其順道無心而行乎飲藥加病趎自悟多聞爲病而後問以益其所聞因聞生見也然則至人之德已乎一問是將任於所聞不察乎衛生則道德在矣故聃曰非也掃其成心也水凝於寒曰冰物困於寒曰凍今也少喣春和解汝任見之冰釋汝受見所縛之凍而已又曰然則是至乎又將任也故掃之曰未也若果非果未則告之當有不同者今前後無異而即趎之問辭知

其爲拂塵也天光明則日月不明素問之言也言陰崖覆盆日月不能照幾微杳冥之地良知所獨明是吾之天光明則日月不足爲明也宇泰定也靈臺湛一無微可隱高明配天衆人視之以爲人之有修於恒德者是其不取於世獨得乎天矣學行辯皆於自然者而安身此則得乎天之道也不然喪其天矣苟能盡性體物以範圍其形骸蘊眞純者不將不迎惟虛靈者不昧篤恭以達於天下則無往而不吉也靈臺六句言存神之功至於化而不自知或乃每更頻復必有其危券內者求合乎天則券外者求合於多聞合天則闇然而日章合多聞必如貨殖而後可聞見日多良心日喪至於無親是其忍心甚於鎮鄉盜氣甚於陰陽以其分別多也道本合萬而爲一各以分而足不分不偹也今不然是爲物所迷也故曰見鬼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是衛生之要訣也有實而無乎處神

無方也無方故同於宇有長而無本標易無體也無體故同於宙上下四方之無際古往今來之無盡此吾之性也生死出入自有矣而無形可見是謂天門惟一無而已萬有本於此不直曰無而必曰無有者萬象皆有也本於無蓋曰無其有也雖曰無而亦無所謂無者此千古聖人安身立命之所繼天立極者在是衆人有有無生死之分猶公族分姓臘祭剖牲與爲室有寢廟理一而分殊者也苟各是其是則在我在彼去來不定故曰移是故今之有蜩鳩之笑鵬鵬之小蜩鳩也學之市人無心蹍他人之足則自罪以驚而謝之蹍兄之足則陪笑而已蹍父母之足彼此無言所以無心而率真乃爲至德此惟去四六之蕩胷中者而已嬰兒之視出於無意曰覞應感而謀生是知者之所知也其謀之所自生與應之所以出則非知者所知矣正猶嬰兒視而不知其視之所出也故凡動以應

物出於不得已而能知其由於我則德之無
知治之有覺實非二也不得已而有爲天亦無
人人亦天猶飛潛動植各率其性物也亦天
也不可分別所惡於知者分別天人也羿雀
之喻言雀有好故爲羿所得起下文羿奚事
介首二喻言忘美也全人不得已而有爲是
無所好而忘已者惟爲已反覆自習不以誇
於人不誇於人則忘人矣忘已忘人非無形
骸者而何敬侮二句狀其爲天人也下又原
其不受於外由其不動於中此衛生之真常
道德之郗會非至
聖其孰能與於此
評論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
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君經其經云庚
桑子居羽山之巔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盡然
摯然皆顯示貌爲仁智而不聯藏則不仁不
智者疾之而患至擁也窜與推鈍者居彼此
無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曰

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爲
不知已恐民歸附而爲已累也夫春生秋成
天道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于
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尚是
立的於此以召矢石吾肯爲此乎然則庚桑
之居畏壘韜光未容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
子居鄭爲闔而混融無迹也弟子謂尊賢先
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爲失當答以
至人藏身不厭深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
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
義而行若無可譏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
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爲
首意在拔本塞源拂塵洗跡不得不爾觀者
當求其主意無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
以爲辯猶植蒿取蕪櫛簡髮徒自勞何足以
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爲可以致治
儻无道以統之但狥其迹將見奸弊橫生豈
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梟薄竊爲利誤則

恒子之分有所不安吾父之惠有所不畏叛
倫悖理將无不爲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
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
哉越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
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語以全形而勿損抱生
而勿離忘思絕慮勿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
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爲之損形離生之
本也越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
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物亦然聾
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狀曰豈惟形骸
有聾盲哉知亦有之今越非形有聾盲正坐
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開即覺也我
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無所蔽及物入而爲
主所謂我言反爲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
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
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
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
其巧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無不解之惑

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
挾已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賢弟子於
成材者也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辯甚力
此楚老爲人真切處若内無真見聞此鮮不
懷疑禪宗諸老慣用此機趣於言下忘吝失
問遂以第二機該之及其懼消漸釋陳述三
條覬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
竿求海言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
欲爲仁義以索之於無涯世事之中愈求愈
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欲反性
情而無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
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爲反性情
之道也與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
株遇取形若橛株之義請入就舍廬留而受
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
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邪自愁
一本作自愁又作愁自俱未通審詳經義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自已怨艾日前爲

學不九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闡鐃王於洗心後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汝洗濯孰哉鬱鬱乎勇進於學充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漸之志也內韄即六根之盤固外韄即六塵之染著捷則開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爲讀繚獨從繁從繆絶句有理內外二韄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進猶未悟引聖人有病猶能言已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深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必無失無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也知至則能止造志則能已舍人求己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兒子乎此誠切諭使人皆可以求諸己而後本來之天其嗥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冲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列子載陳大夫使魯稱吾國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無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趎問者三洎趎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無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冰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供給也交樂乎天鈞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謀事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蓋詰其至文後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用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自與物接客氣承之相戕相剝皆吾敵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反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翻覆荅問至此辭

窮理盡亦無所施力矣柰何誌之載道力微卒無領會一誑惜哉身者神之宅神安宅葆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無爲而國寧諸也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無非定不在乎堅剛強執似繫焉而止也天光即己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無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爲徒矣若能修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得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志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不學是也行人所不能行行無徹迹是也辯人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是爲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無以陶成己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倫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無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死心敬在中而自達彼身修而物化之謂至此猶有無妄之灾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于其中則枉而不靈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己則非敬中發不當則無以達彼皆有爲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爲之事不趨乎惡則歸於善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無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爲幻況於惡乎然而爲惡者心常有歉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爲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胃中愈爲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乎天地間俯仰而無愧也凡人

務內者貴實故行乎無名而建德若偸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惟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貫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無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詡矜然頑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循歸也與物幽斷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向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無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齊陰陽之寇原其所由心爲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樞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攖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無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潤舊音閒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欠筆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道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毁也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無不備足衆人處物繫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

惡乎備者爲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愈備而道愈疏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無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無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夫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分也萬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逐物則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亦以道免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戮藏其真性認物以爲實形雖存而與死無二所謂行尸是也唯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無本也而人莫知其所歸入非無窮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虛而靜故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剪所歸乎實謂真性長謂性所自來真性道虛

發見而無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宰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是也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無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真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無乎處者爲宇則所居而安以無本剽者爲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無有也若執於無有猶不免乎有併無有亦無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無有故能無所不有也剽同標末也稟質爲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

爲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無有死生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亦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蓋謂貴賤滋行而封建制度之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贓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贓耳依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膍胲備牲體以薦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無褻慢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承而不已果孰以爲名實因以爲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其非無異鵾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

爲異也顯足以親疏而分敬蓋則世俗之所
謂禮者相僞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夫親則不踰而愛敬常在脫慢疏足無
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
有爲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而不用
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微志解心去累達
塞則由乎人爲文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盡
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
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
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
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
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爲物得以生
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
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
其性未嘗動爲之僞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
爲未嘗真也之任知者與接爲搆相與爲謀
惟恐接之不絕知之不博以自苦其形神而
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

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蹊者恃其所
不蹊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
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
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
道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弗不工乎
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止乎治百姓安得
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必
至之理工天而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
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俍人所
以爲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鷄飛
跂行蟲能蟲也烏慈鴿友蛛網蜷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也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人惡
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
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爲
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是雀適羿羿以威得
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
爲籠所得豈止乎一雀雖有所好然後可籠
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顧飾胥

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與而已
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而於形
謂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
入於自然此言處惡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
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
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
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
出爲無爲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
無作爲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爲己私而動
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怒爲所當
爲一以百姓之心爲心有所勸善懲惡亦猶
不怒不爲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
經文不傀難釋作不愧是
褚氏總論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
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意居畏壘而民稱
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
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

以南榮趎所見亦由畏壘也庚桑恐已德
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
心而警發之是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
疑然後至言可入拔其入門一撥棒喝不
施問荅俱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
何而一過耶借乎南榮趎不能直下承當
而受衍支離鋪陳罪詁老子揣其病源而
痛鍼之乃退舍自然灑濯復見亦可謂善
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垂機直指
盡去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趣自授受
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
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未已還嬰順物常
生之經槩見乎此問結至極又復歸結於
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諭泰宇發
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虛室而生白不
必以有心有爲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語
志憯鎮鄉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省
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

厠勢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惡有生之本無
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物志繆
心則知志欲一而心欲慮爪涉物累而障
靈明者不可不絕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
復乎道也胍具臉肢而可散不常異工中
微而樹乎藏舉此皆解執滯之爪見靡虛
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樹而超乎物我是非
忘毀譽敬侮而造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
養浩在不擾也動則順心好和而惡奸也
如是則澹然得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
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與君顏子
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
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
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

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

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通義 使武侯知鬼一之爲上是勞君之道也
武侯悅於鬼一之爲木則自處與用人皆有
省也故大悅而笑寧靜爲上躁率爲下其所
人之言意也臣之告君以物則君不爲
越而無家告君只寔君也心欲淨而得之
伏此無鬼之所自許武侯之所聞而喜也
有匡弼之責
者宜究心焉

義海　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真亦未爲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邪蓋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籠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伯樂九方皋之技至是亦無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郵佚者一又善述其難爲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兵器也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空虛之地而聞足音跫然喜哉久矣夫以下乃歎惜無人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悅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涵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瀾沛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無鬼賢士也見武侯

而突然語狗馬似無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無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之中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爲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邪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无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義海　登高非長居下非短遇也貴賤不可自異以成驕謟之失害始兵本用知成僞必至於兵害也苟不知省必危殆而志不成蓋凡有心成可美之事乃聚惡之因故曰惡器也以仁義爲心而有所爲是有爲而爲其幾微之■僞而已是以有形之心而造有形跡之

事設一有戚必自誇許中存愛亂外與物角
是在宮壽之內愛欲之地而畜兵以鬬其欲
也外得土地內耗神氣勝負安在哉以我之
見其若釋此一念復其真總以近天休則兵
不求偃而民
免塗炭矣

無鬼再見武侯豈爲身謀而希進用哉
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
厭慈悲而干酒肉其尊已薄人甚矣無鬼不
爲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藐之亦
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背
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聞告茲然無鬼又陳
天地之養也一以槩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
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真而武侯以
爲義偃兵爲問失義而後思爲義因窮兵而
後思偃兵遷反其常豈真情哉夫恩害相生
理之必至无爲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
者皆爲惡器謂迹之者見愛民偃兵迹之尤

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
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況列兵
陣虛驕卒夸耀於世覬天下之歸已得之不
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久乎
巧勝則事物之間無非機知謀勝則圖度浸
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焚郊
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纍致然愆愆之細
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燼矣故當自微而謹遏
之今乃藉君臨之勢恣無窮之欲以養吾私
與君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惡乎在
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修誠
以應天地而勿攖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
與已爲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潛暢物無
疵癘人無夭傷何在乎區區求偃兵哉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爲天下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此承上章勿攖民意而揭黄帝爲準又
擬人名地名皆寓言以闡無爲之意害馬者
能害馬之事物與牧羊鞭後意稍[illegible]
不同天師者純乎天而可師也

黄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
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黄帝輔以六
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辯爲聖雖
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
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邪
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歷廓洞達暢

于無垠非性賴之以求道者與之適從而一指明之主亦眛然無所向矣然猶能問途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猶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與群牧之去害馬者爲天下亦若是言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義同瞽病目瞽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徧燭無外斯爲病也猶牧之去其病者爲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瘥而遊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分所以未云全愈而爲少瘥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爲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之難者多中道而畫當十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超形器而逍遙具茨之山不待問途而可至矣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无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此章評世燭情與憐而極撒也囿於物者三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於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其間貴際以上稱士者七無知與丸農夫以下者五則農工商賈與勢利全用力者也不物於易不爲物之能變易者也物而能易則形維物而能神矣不物於易言前諸藝情狀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爲能變易之物也猶言物於不易此言物以天能自許安於此不逵於彼自成一物失其神也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闕文不可復考其詳智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之所悲何皆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推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與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固當榮以官爵後敘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

用爲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爲悲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害作矣常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設施注措志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文安望其無爲哉貪者不積則憂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者也所以猶涉秋冬夏之統溫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物於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耳惟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通義 此發好智者之蔽而覺之也蓋上章固於物之類冬爨鼎不用火也夏造氷不畏暑也陽召陽陰召陰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也廢或訓置余以爲發之誤五音無當改調而聲亂也二十五音皆動聲響雜然而宮商之所主則無可見故曰未始異於聲而音君已聾

成文謂之音也此應天下非有公是句置鏑子於閽不求完求亡子而不出域求鈃鍾則束縛而愛之此皆能所見而有失偏者故曰有遺類楚人寄而蹢閽者蓋論已開其蔽而五子反以爲怨也

通義 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鐵惠子自是之病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召陽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弦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推未爲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已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真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思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寄閽而鬬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愛友惠子之篤事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烏路反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之矣。

此見莊子愛惠子之真心正意只結二句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哉質猶本也地也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抵論端無由而發使一惠子可與言時得伸其汗漫無涯之說以豁暢胸中之奇載道鳴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沒過墓而慨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嘅可知夫匠石之斲天下斂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工臣之質死久矣故我運斤無失而彼能志形以聽斲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為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所言臣之質死久矣必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斲今惠子既亡此斲雖存而無以對是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就相激發者無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平生時有機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清談雅論先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後猶致意焉

聽而斷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是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此章義明不比之不與之並立也鉤君束縛也逆民強逼也上忘而下叛忘君之勢不親乎民也以德分人猶曰教人以善也國家有不聞見能包荒也此見管仲之知人

管仲病桓公問而曰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云為當惡乎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為言仲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亂慮其執中無權鉤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己善而私其衆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也勿已則隰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畔按列子作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忘下之離散也足以証非文誤逸古

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隰朋之德似不可以背叛言者若從逸畔說文不通宜從列文下不叛為正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言其為政寬恕不衒聰明以為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以成覇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義實兩得也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闕誤】取諭明惟鋤其色去其驕人之色如鉏闢草萊之用力與去樂辭顯皆言其勇也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生長其間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邪然則覩吳王而擾揪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不免乎射而尤能搏接捷矣可謂敏給也已王怪其過巧趨射之則左右莫非敎中寧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群之招患也因成其友顏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鋤色去樂辭顯非勇於進善曷克彌邪循閱三年而後國人偁之蓋修爲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田禾即田和齊君也此章大意見前惟後三悲乃見昨非而今是故曰其後日遠也

不自悲而悲人。由其不自悔而憮人也。今則自憮矣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吁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因往事以對田禾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賀其得賢共理可以治也我有則彼知我賣故彼鬻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貴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悲也吾悲自喪者跡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文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柰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稿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惟能脫世網鴻冥高舉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鬳齋】誠之動物不待言也。弄丸秉羽此不言之言。解難投兵是物動於誠也。即執爵受酒二人往事以見德不在虛言也。竊意此章言大言一言誠。蓋一者誠之不貳。大者誠之無外。意實諷楚之君臣不當狃於功利富強。故舉二臣之善以迎其信道之心。以明己之不言之言也。狗吠二句正破其求言之意。反己循古二句見大人之所以備。隱然自許以勸人也。結句冷軟言大言誠一在其中。

【義海】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而十以斡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游戲然。宜僚楚之智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以敵五百人。則其才可知。隱居市南。適意於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欲將謀不執而覲其相成之。何不知己之甚。宜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阻白公作亂不成。子西免禍。是二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已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甘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夫子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初。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言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涵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謚不立。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爲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合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己者。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者見物焉。有不化者哉。無求不當疊無求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爲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

與之一委虵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
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
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无
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
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音義】此推邀樂於天邀食於地無求於世是
大意術之謂祥道之不祥也意外禍福如此

【義海】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
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知分
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奚移
安知術之不適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

不祥之撰請觀塞翁之馬爲中之鹿其得失
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未嘗牧
田而羊鶉忽生奧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
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詭
與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
事無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
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志也無怪行而有此
怪徵幾天與之既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
至人燭理之微應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
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
無幾何而下其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
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昔義註渠公
齊之富室爲術正以此與刖而論則相術未
爲全驗不若理占之近道而无所希倖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

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
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
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
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也夫堯知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
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
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
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
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
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
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
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
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
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
聞舜之賢而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

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

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

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

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无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通　由之逃蓋所以洗堯之跡而成其無名之德且以教後世化跡免患忘其仁義之爲利而率性以行之是乃所謂誠也舜貪者露利仁義而自誇者衆也一覷盡斬也言貪者滅其天性也暖姝濡需卷婁亦莊子自立之名又復自解只言德不可以有跡名不可居也螘至微且慕羶而未能忘知忘意其人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巧與意一如魚之悠悠於水而忘水以爲自得也目耳心物各付物不越私智一身自足若然者其

平水也其直繩也其與動以應世也猶此無知無意乎直之道而行此其待己待人惟天而已不以人爲而入於其間也得之也生四句皆以死生得失泯然一視爲解亦通推玩其言蓋曰古之所謂真人得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之生一息失此無知無爲之道乃謂之死原其初之入道也得此者無知無爲如死人然失此者逆詐閒巧千帶百撤自以爲生也不知死生得失之於人世其實不過如藥之互相與其低昂以成一時之用於木杜無所加損也至如稚之於何踐明於人而闇於己亦猶鴟之目不明於晝鶴之脛不能自短皆役於所長不能化其物者也惟風日有損於水在河可見而水不自以爲損源之長也物守物本上二句言理定於一無容私智而耳耳心之殆者以能自用也原夫殆之成以不改苟不及時而亟改則禍之長也於此而槩矣見禍而思反必因於修省之功修省

而有成必待於久於是而脆禍乃遂以爲真其愚不可憐哉世之亡其國戮其軀相尋而無已由其不知審此自然無爲之道故也意若堯舜所爲涉跡也足跡之博不盡地之廣以譬知識之少必資於無知之天太乙造化未分也通之者於此而流行不窮也太陰極靜也解之者靜極而不染塵也大目天聰明也視之者無所不照也大均大分也人物所稟各有定量不外形而爲神是緣之也大方天地形體也渾然一體故曰體之大信真實之情自可內考無疑可決也此一定之理總持萬物而無外者人能盡此道使是天命循此不已則吉凶禍福於幾先是謂真人也此非知巧所能與其真之中自有執其樞者故萬物之始以有彼也彼指造化言既及此則其解不解知不知不敢自許皆有天知問者亦不知其崖涘也此道之在天下無方無體無臭無聲不可執持而又不可謂之無從

古至今未嘗或變萬物資生未嘗或窮此造化所以大有發揚給取於世者古人者亦惟聞於此而法之而已又何必暖姝濡需卷婁以自惑哉誠能以此不惑解其所惑而後於不惑亦庶乎從來不惑者矣此吾所以有望於堯而逃之也御此章觀之此篇有脫有訛如暖暖作暖姝作暖姝其平作其羊亡之存作亡之有未之字上作宇上無計宜後而先羊意繩直水平今曰其羊也繩得非誤乎故凡艱險字句必傳寫之不謹也讀者詳之

齧缺許由皆能貴其真以治身而無以爲天下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者顧尊俎之間不可越逆方內外有勞逸有跡無迹之分耳夫仁義五帝之道不可輕皆但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迹爲筏愈失其真既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行利心存於中不免矯以僞似之而非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

仁大義潏天育她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闢之有仁義至於堯已爲澆薄許由恐其爲天下笑蓋察形而知影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皆無爲而自化偷孜孜焉欲以愛惡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皆合不然則營夫貪貧之人而假之繒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瞽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推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序暖姝卷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諸解亦倫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疏而以德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蟻魚羊三語皆以喻舜有羶行而發直言其旨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羶之所

化蟻棄知也不著蹟行以動人羊棄意也知然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跡鮒魚不厭水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役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乎如繩爲天下法其應形變亡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迷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爲役衆蟲以豕身爲役進退猶成敗也以天待人其意灼然謂以天理爲主而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爲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真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華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頹天跖壽之類皆藥中之烏喙豕苓隨病施用主治則爲君佐使則爲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忠於謀國抽於全身循臨目鶡歷各有所適強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攖人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爲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蚤虻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密而互生互剌或然或流有若外締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知之所徇爲能殆成而不給以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元歸本當致功於敗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爲已實此真人之所惘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之所徇其狂謬過其源耳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知其所知所踐而以無用爲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湛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其所不知斯真知矣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既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

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過陰則解化全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爲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爲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之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秘文何所施其頡問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漢書揚推古今揚攉也推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人胡不問是而恃其妄知之惑明夫自己之天文安足以知乾元之所謂始蓋心天無照有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不惑者妄情之僞不惑者本來之真本來之真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真造不惑之地有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褚氏總論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其道言良駿以啓其心燕魏君之於臣不可不具眼也遂能始作終合命救其虐民奉己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茂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好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得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問人之六識俱昏而心君不能獨朗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寂之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虐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爲義

傶矣哉惟其後世君慮不深所尚非一遂
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恒性而逐萬物無
復望其歸根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
惣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
論意撥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循郢
人聽斵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有隱明
之才然後足以收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
私愛而易之也祖以徹人而速堯人以忘
色而致稱此所以譬世俗之驕慢也又豈
若厭心搞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之
辯可解乎九方歅知相祥而不言其刖計
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幾
外賢而廢利者也董梗蘧零牂爲帝以喻
人之移化蜮日河水相攖以喻化之移人
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
惟知足恃不蹍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夫以
燭物之失已爲惑則
可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
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
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
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无德而
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
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

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
嚴其於罪也无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
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
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
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
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无
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
之亦无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
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
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
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

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无歳无内无外

【疏】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公閲休宅於擱藍山樊無求於世也夷節本無德而有知不自知其疵以此爲良法而交於上下是迷亂於富貴而損德之友也聖人其窮以下言公閲休之爲人也樂道之適而保己成物而不失己也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言彼之所爲惟安居守己而時或一有所施莫不如父子之相愛非有心於施也聖人應時精審曲全而不自知其故者性之也在聖人惟復其所稟之命而恍惚作爲以法天道之自然不知所謂聖也人自名之曰聖人耳大抵人生之憂患皆生於知及考其所行終身亦不多成就况乎時有止而不能行者若之何而務知以自役也美鑑言妍者不自知其妍以䢼聖不自聖者舊國舊都比喻得復其性者之自慨也見見聞聞謂見聞其聞見之主正指性也冉相氏古聖人也得道應世隨物曲成不用智者是以與物相爲終始幾復天非皆歸於無知日與萬物遷化者以其所存之一未嘗化也此即過化存神之旨闔嘗舍之者幾彭陽何不舍其貪競之習以師天之自然乎夫有心師天而不得其自然之道雖師天與師物無異如之何其可以應事聖人之喪忘天忘人忘始終忘萬物與非偕行而不息應萬事而不亂豈有心日如之何擬於合天也湯得尹而師之得意忘言而不爲法縛惟隨物曲成之爲主是湯尹得善治之名一見也已落有爲及仲尼又竭慮以求爲人傳是所見也豈若容成氏過一日除一日不知有歳隨感而應不知有内外乎

【疏】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爲公閲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強於知不知内有神者可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

相助徒取消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理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德於己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今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知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乎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閲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閲休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我與物爲敵故也惟聖人能以道通之使周盡物理歸於一體而不知其然蓋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於大而化之之域人則從而命

之以爲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淺世人沙愛乎知之不足而所行亙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踰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人之真性渾全久而內虧者外爲聞見所移浸遠其內猶去國都之猶漂寓他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惕然者雖陵木緡合十失其九猶爲之欣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無幾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者前媮非後媮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何嘗舍離哉夫無心自然而有心殉物則不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

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物而无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若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傅師其道之無爲而不爲政術所用益賢臣之政術所以圍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合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剩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論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爲聖湯非三人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內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皞皞熙熙民忘帝力則聖治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歲之義也又何內外之分哉經文入

之難釋疑只是台字連上文續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德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反也。吹劍首者。映音血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通義】伐齊爲亂事。非道也。弗伐亦亂。無道以止其事也。謂二說爲亂。未有以釋君心之怒。則事之亂未巳也。末言君求其道而不見其說。啓其深思也。惠施子知此意。故以戴晉人見於魏君。君竟惝然自失。善利君也。吹劍之映。將聲而無聲也。此言季子尚仁義之弊。犀首不足論矣。兵寢七年。固非仁義以易好戰之偏。君而聞道。則知足知恥。畏天畏義。內重外輕。道大物小。凡從人之忽遽紛之怒。方將自反自責。何假爲匹夫從仇與兵結怨之事乎。又況視士爲豪末而動心於形骸之間哉。卽此觀惠子。蓋深於莊子之道者。故莊子重惜之過墓而興思也

【纂論】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強輕敵。固亂人也。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靖國。何爲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復說。故以此抗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而復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

是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二國。所爭者甚微。吹管有聲。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是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通義】此章惟陸沈之義。或謂沈不在水而在陸。以喻大隱。余謂視世皆空。萬物沈寂也

【纂論】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性情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從而之高。隱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已之窮達。常以拯濟天下爲心。與彼陸沈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爲聖人僕。役而未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子路欲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各從所好也。其室

鹿卽語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剃甚）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音丸）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illegible]粗鹵草莽棄滅訣裂不盡治苗之方變劑卽深耕熟耰也

[illegible]鹵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飧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惟其逃自然所以離真性以至滅情志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卽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真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漸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物誤）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之力竭則以僞繼之（上去入）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illegible]立人之病聚人之爭原其罪之所由來在乎上也又思古聖責己而不求諸人以數今之不然未言於誰責而可乎意極婉切

[illegible]栢矩請之天下游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侯政化可知幕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間凍餒疾厄縲絏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耶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

信乎而至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其來久矣禍其可免乎此語有幾及時政之意次叙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惟恐一夫之不得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令則不然已下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也結以於評責而可乎又有嗟歎不足之意覬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

一形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通義　改舊物新謂之變舊盡新成謂之化萬物之出生必有所自但人不能見是其不可知者衆人不知求於此非大疑而何未云然與然乎即前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意此一轉自警自省之功與欲寡過而未能意相發

補註　明有所易謂之變晦有所易謂之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爲彼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勢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皶虛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在實真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己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之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所言以爲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通義　諡法不勤成曰靈謂不自勤勉以成其德雖生而近死之義二人之答大義已明今

觀名既黙定於前則其德之善惡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可知也堯舜所以有朱均而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竊意天不生朱均則堯舜徹侯天下而天下之爲公器者不可見也不然何以堯舜而有朱均瞽瞍而有舜禹此性之立命命之顯性之幾微一微也

謚靈之爲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大弢答云惟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黷甚焉又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帷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言善矣狶韋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篆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哉同處父之棺槨公住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事以應天理其是非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

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識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無滞跡無嚮無謚翛然順化使人無得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理一定以跡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理之定耳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

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

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總論】此擬名闕義寓言也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調者謂獘於其閒不可有知不能無知惟復其本覺之性而不參以思慮之營營是則所謂公而調也此篇七百餘字只是闡明此義以見人之於世本不必知亦有不能知者如赤子熈熈視而無意於視聞而無意於聞悲喜而無意於悲喜而視聽喜怒之良能又孰能知其所自來乎通篇文義平實無庸訓解惟其閒字句稍與他書不同者略爲一通聚井爲丘聚丘爲里其言一里之公也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凡人天性不迷則內有一主矣故開見自外而入者可否有辨自無執一之偏天性不迷則中心正矣故其思慮由中而出合於人情自無拒拂猶四時殊氣不自知功云云也巳有之矣乃將得比哉言本無名今巳名之曰大道丘里之言豈足以盡之橋起者兩崖相拱駕虛可通爲橋亦無中生有之喻雞鳴犬吠之不同猶莫爲或使之二

說而天下大同莫有異於此聲者大知者聞之亦莫知其意也自此言之小大不可盡也彼二子莫爲或使之說未免因物而見而未盡夫道之不滯於物也故曰終以爲過曰虛曰實曰疑皆就莫爲或使言意而推見其疵終不足以盡无言无名之妙故曰胡爲於大方大抵立言虛者無與於實用所見迂者終入於無稽此非知幾者不識

【[illegible]論】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爲丘里之言合異以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百體以爲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寘之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亦猶是也

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
下之所歸安往得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
子之學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
君子之思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
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
倫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
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此理之必至然而時
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
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於殊而譬
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太
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
理而歸於道復何同異之辨哉夫道之爲名
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大者
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
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
可與無名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
下莫得而名也是章同齊物論之談有無生
死此則頗覿治道者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

說愈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不
可知者所當請問也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
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
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而有因皆出於天人
萬物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聚散
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人數人據紀述
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
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始反終之機者故其
言之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事方內之論
也若夫方外覩道之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
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
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
一偏猶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
以雞鳴犬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知所
以鳴吠則於二子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
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
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
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皆之語道者

[illegible]四何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
[illegible]是道含東西南北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
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徤而不息海噓吸而有
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
之者鳴吠爲風氣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
時日月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
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
身中而不可覩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無
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造化者往
古來古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
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爲則有言有名之
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
則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所處有無
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
道若季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
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
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
載超乎言默之表斯爲道之極議也與

褚氏總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
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
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
和而使人化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
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
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之者世人往
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
蔑盡猶思所以來復苟能見所自見聞所
自聞其欣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
天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非獨
以利一時尤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
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
歲功又何內天外人之辨哉次因魏齊敗
盟而舉兵遂以觸蠻爲喻以恥當時好戰
之君明所習之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
子舍蟻丘識有論之可羞封人論禾爲未
志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
於栢矩數辠人以失爲在已以正物也蓬

後德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文論治民化物之方實公之爲實定其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爲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衆以爲公萬物殊情而道脩備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産而同歸不滅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立無得之域則道物之極議化焉斯知可道可言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莊子卷第八終

莊子卷第九　宋元朱得之傍註幷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陳音蜳惇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頹音然而道盡。

通義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碧玉。晉元帝杜運狼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讒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亦史所明載。可謂之無者。孝己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參芸瓜。犬杖則走。皆爲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外物之不可必也。世非無中生有。猶物情相感而生。此天機也。人持兩端之

見而不能脫然自省者必懷憂不能自安心中如焚月比良心火比私欲

[疏]外重者內拙物得則已失凡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也而俗認以爲真殉而忘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邪蓋湯武所尚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無過者足以補國家與教化故也上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枉殺卽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卽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視色正黃喩性中和木之爲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木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之者物爲之累

而氣動於中喜怒并毗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本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內而修身養命皆不外乎憂患心僤迫而志不成若懸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脫慰暋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順明皆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內攻沖和焚燼而悲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明雖大而尉多盈火出於天理也火之明雖小而然之蓋烈由於人爲也天道惡盈其尉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月盈而尉則有常度尉而復盈明何損焉火之熾也燎原滔天及其薪盡灰土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孝子所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蕭然而道盡儻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

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通義]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爲之若有不足於莊子之往貸者且不能知監河侯之平昔非定其交而後求之道也其曰忿然作色尤非莊周之常其爲擬附無疑也讀者詳之

[音義]監河說苑作魏文侯吁音去聲義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鯽魚波臣舊註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畧之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上畫耳說頗倫明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失道於身欲假之於外頻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音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音權）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此承上節，雖求而無必得之意，自不忿；雖得而無專利之心，故不驕。莊子與監河侯二子之病，胥見之矣。

大鉤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累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淛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鯽魚下忽然作色四字，誤重出。縣平聲，高名令聞之說爲優。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音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詩禮，孔氏趨庭之訓也，以爲起家，下文全不相關，況藉誦習以取富貴，非所謂儒也，亦非周時之事也。以爲發冢，謂盜死者之珠，正竊聖人緒餘以自多者比也。下文陵陂口中珠與冢字相應。大儒，首倡者也。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具誦詩之意，以含珠者爲非，盜珠者爲是，謂接其鬢以下大儒語儒之言也。無傷珠者，戒之無敗古訓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與立也。聖人世不常有，故其爲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之弊，出於禮，較於法，合於禮而法可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柰何季世薄俗有資其跡以爲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安於泉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書以諷世，可謂爲所不當爲，用所不當用也。南華惻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曾號多儒及聚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爲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葬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綱舉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修上趨下。上長下短也。末僂後耳。身恭而不露耳也。躬矜言矜驕之態。指上末僂容知動容不見。村實指上視。營四海猶今言眉毛會說話也。抑固窶邪。言果無術而爲此自窮之道邪。亦志其簡畧之性。是以弗及邪。凡以惠及人。必以得人之歡爲自足。是中民可

愧之行。知進而不知退。不過相推引以虛譽相結納以隱秘之計。而已。終不若毀譽之兩忘。其機惟在志譽。譽志則毀志矣。反此而嘗心於毀譽者。動必從邪。是以動無不傷也。聖人之蹈踏應感。不得已而後起。事有成功柰何終身擔負矜驕之勞。而不悔也。

老莱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何似。得聖人之心。非真絶塵眼。未易道此。與闕吏仇埠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謂全身是誇。標容之。色知多識。皆足以召患。故令去之。驁一作驁。爲傲。言不忍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弊。驅驁而不止也。抑固窮窶輕於用世邪。或無謀而慮弗及此邪。何歡於爲惠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邪。蓋譏夫子遑遑遊聘。從自困其形。桀是驅驁終身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若兩忘非譽。其

奚辯哉。反謂反前所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也。動內無定見。莫譽惡毀者則隨物趣舍。於行爲邪也。是聖人待時而動徐以興事。每有成功。柰何自負其能。終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莱。猶出爲莊而隱爲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販之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此章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是正論脩用心自苦。去所長則無不善矣。末言嬰兒能

言甚言習之不可不慎言外見忠臣義士不恤其身而惟以啓迪其君上爲任不欲輕廢於小人而甘死於知巳所謂盡其才而不侈也其能其不能皆天也患非有心之可避能非有心之可違也去小知去一事之知則心體虛明而全體天光不爲物蔽是以大知明無不照也

音釋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神使河泊之所則以知而見役乘由濟入淵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泯也龜陰陽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上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巳私雖不利於巳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清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

龜策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郎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鵜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不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巳小時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巳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巳。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𡟕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
戶楷反 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
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亦善毀爵爲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
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
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荃
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
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
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通義 惠子問意在言莊子答意在無用故即
地之見用於人者尺寸其爲廣大者無窮其
廣大者尚可謂人人尺寸而用之而其深厚
者之爲用斷然人不見之矣然非深厚則不
能廣大非深厚則不能載萬物是無用之爲
用不可一息一方之缺焉者言外見吾言之
意包含博厚在世事中若不屑屑於用而生
天生地[illegible]冺神帝者非此意無以立極固非
徒以言也惠子不能窮詰以盡其蘊故非了
復申言反覆而數得意忘言者之不易得也
游者超然無方之名能游者逍遙物外無物
不貴所謂至人游於世而不僻心有天游也
不能游者甘焚溺以隨流俗寒賓監宮百骸
相佚有用無用可知矣流遁之志至相踐言

小人求用得志於一時世變而無據矣不罣
行行無所往也設教於我而承其意順人也
下輕信從亦不棄忽不失己也惟五官通明
是非不殊不同尊古卑今之流遁叹於道行
則重足而生害也今有知者莫不恃其氣息
之往來設有呼吸不繼必至於死非天之罪
乃我之不善養耳天之息貫串於有知之形
體日夜無隙而人顧以一菑自用塞其不窮
之竅夫身內之重闔心中之天游酒室容而
婦姑不相容正耳鼻口之欲交相撓擾豈
天之罪哉觀今之愛山林者不其精神不勝
役役之勞是以見曠而喜山林有用無用
乎勞神者有用無用乎大抵德以好名而失
名以自暴而損諸急語也循躁人之辭多諄
必多言爭起於智柴者呆蠢不動之象此象
生於有所恃守不變者職守之事不過取決
於一事之宜而已此皆世謂之有用果有用
乎至若春雨生物銚鎒各率其職不見
底致得喪之異謂之有用乎無用乎靜然三
句然守是默守之慎收心變質之方然亦不
能無意是以有勞而非佚者之所問神不潤
擧聖不問賢賢不問學學不問衆道不同不
相爲謀用不同也善毀善居喪孝也毀而至
於死慕其得爵也逃怒清也致於水踣於河
求得弔之名也效跡之弊如此謂之有用可
乎故求魚兎者用荃蹄而忘荃蹄聽言者不
得其發言之意而謂其
言爲無用也不亦謬哉

通義 游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
大用惟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遊不
能游者不可強也蓋謂將俗逐物而流遁者
多矣則又爲決絕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
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
備死者有之何與乎逍遙游哉故皆非至知
厚德者之所任熱多煩覆奔馳於名利以
求愜其心纔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世

漸無以相貴慈唯道爲天下貴倖道則無以
不厭於世也故至人聽於流行而不豈其之
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乃其常理
我能轉物則可視今猶古豈貴耳賤目定有
尊卑分別哉且以上古觀今之世孰不爲波
蕩之人心忘古今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
人不失已以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故反
令成古何尊何卑仲尼答非求以古猶今也
即此意是以人求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學
其所不能采彼意而順之不以彼從異也如
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後千萬年相
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異合堂同席於漆
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
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游所
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耳目
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於知微爲德所
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閼竅哽塞一物
欲踐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

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
不衰當老益壯令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
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爲以壅閼之則非與
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
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竅凡動
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氣皆其所倚以爲命者
也胞有腔子重閬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內又
有重閬以含畜精液天游謂心中能虛則無
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婦姑勃奚心不虛則六
鑿攘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擾
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嘗厭
忽覩虛敞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
爲所勝山林皋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
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被物而
樂故不因化而哀豈我真能轉物故也然則
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斷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
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可暴

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
知出而爭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也又
滴在柴柴音恣塞而無變執一已之私者官
事則務在衆宜衆宜謂前六者皆激而無私
則其視聽思慮與天下共否則皆欲紛
也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遏農器於
是乎始修言治之不異草木雖搖得雨而生
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爽之降
而不殺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
哉要在知其持而已此又南華翁示養生之
秘旨學者宜深思之顛同癲跧同跳捕病休
老山漸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非佚者之事
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人聖人之於賢賢
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合於時則去君子遠
矣皆以大觀小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
問本使自化則等而上之可致及也故凡物
之在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
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未嘗

相背不過闡人心資治道同歸於善而止耳
驩同驩德充符惡駭天下惟本作驩演門善
毀當人慕之遂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
踣河是皆認迹以爲真併已之真失之而無
異指筌蹄而求魚兔何惑之甚邪故南華
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
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
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多務外求求而
不得悲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
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
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
命之內無非道皆之則全性命於無非物
必之者失唯憤然無爲闡與道合斯可進
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中檄魚之喻則惠
物在及時任公翁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
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
其物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月禁

傍化有所不依及不若下愚不學者之循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也則姦民之雄者僭聖知而竊之矣後寓言於老萊仲尼以非聲兩忘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自覺非見夢而不能遊網則伸不自伸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愉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夫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譬遊心於炎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末者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遊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傾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欒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間山林爲養而放蕩終身盡此遊性而辟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謫以身貫六鑿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貫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循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寓重卮三言大意起信歸於忘言而止自訓已明茲復淺近爲之說寓言者如逐臣思君托於棄婦或托於異類如岬之谷風周之鴟鴞本籍少知大公謂之類是也重言者引先哲緒言爲重以申已意猶孔子法語之言本籍義黃孔顏之事是也卮言者按所好以破其固蔽然後盡所覡以要於中正如相狗馬說劍之類是也借重先輩本以德信於人設使齒雖先而性昏昧徒以年爲長者不足爲先輩也無人道者不能成已成物以盡

父師之德者不言則齊謂不形諸言則事物各安其所理無不齊今三言出於不得已然已有言與理之本齊者不能為一故道貴無言苟其所言皆指無言之體則言不言無所異矣蓋天下之物其異同各有所本不可以狀而是非之也是以巵言順物不起爭戾以傷其天機之微不然何可以久於道而成其成物之志哉末又原萬物並育無始無終亦莫知其故乃天運之自然均平者正天機微渺而不容測者雖欲言之惡得而言之故孔子曰予欲無言必即天運以明之也

發揮 寓重十居九七之論為優則出智臆而言者無幾蓋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巵言解者不一夫巵之貯水猶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巵所能量遂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巵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蓋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辯哉父不為子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言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為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迹也重言亦出於己言經綸其才言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巵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又隨標其迹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為一齊諸言猶無與有相與妙異理惡得而齊哉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此又明夫未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言之迹于天下風聲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然出於寓然可可其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巵言所以循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

過也本經末篇自敘有云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絕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將未若忘言而無瑕讁忘讁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幾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辯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是亦遣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通義 此承上章無言之指以見其篤信孔子消令是而昨非日新之覺也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周旋於覺性而不離蓋倣論語吾十有五不知而作等章而為此品題也謝之言脫化其志與知而無事於勤服也未嘗言其謝孔子云者猶曰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也夫受才以下雖若泛論正指孔子之所謝者才性之所具大本萬物之所同出猶曰根本復

靈以生謂形生德發之後不爲物欲牽引復其天賦之靈覺而居於世出聲爲鳴成文爲言聲協天地之和言爲人物之表應感不謬此但可以服人之口豈能使人心服不敢對立以定天下不易之理乎言外見孔子無言而服人心舉世莫敢並天下不易之道於孔子而定也已乎已乎者不敢望也俯願乎歎夫子超軼絕塵而瞠俯若乎後之意蓋逆也迎而立也

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爲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事既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請原其由患在於有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爲真是故蘧父子亦有五十九之歎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已靈生道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爲律身爲度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已之好惡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今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蘁從無隱茫先生點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不得及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無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充養而樂無匱乏之憂無親之悲無承歡之樂是曰再化縣係係累也學以無累爲善有累大道之罪也可謂無所縣其罪者謂其豈可以無所係累許之乎疑而問之也孔子言既見祿見親不可謂無累矣若無係累者知親死之還大化哀亦忘矣況祿之厚薄又何足以動心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傃祿之外掟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心樂三千

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問夫子謂參於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思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倫賢者之意所以勉人以孝行爲重仕祿爲輕親之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於分又何所係累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通義 野從通在應感上見。尚未蹟根物來鬼入在存主處見外感可無言矣天成不知死生則合內外大妙則忘內外矣此猶列子之九淵必入其室者言之而後能真切然惟以意畧爲之通以俟深造者取焉野質朴從順世通彼此不疑物心神凝宗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意依依日親所謂厥修乃來也鬼入者恍惚不可爲象來者入於其中而不出所謂存神也天成天然成就無造作也鬼入尚有形神之分天成則渾然無內外之可見不知死生形神俱忘心如太虛也大妙者體天地萬物無內無外不容思不容言也生有爲以下皆言大妙之意疑而不決之辭以見不能思議也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間有脫誤畧爲強解九年之序隨資禀以爲久速非定律也生有爲死言即物理觀生矣而有爲死者風雨霜露揹栁猥蟠無非至教天之示教甚公無物不死也死果有自乎即生之本於陽動陽非有我之物也道聚而爲存豈真有所自乎雖如此言果能盡其蓋乎今觀氣之在太虛何所適何所不適稽諸天則有律數考諸地則有人跡以爲據人之可知者此耳然其不測無端者不可盡也吾於何而求之終始不可知似無命也而又有命也虧盈益謙變盈流謙禍盈福謙相[illegible]不爽有鬼神矣而或有未盡然者又若無鬼神者此道之所以爲大妙而我之所得者如此命言禀受之初鬼言人爲之應命常也鬼變也

[illegible] 人生隨俗消衰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又損所以求復其朴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已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見理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極數造微神化莫測矣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求益已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邪天有歷數可推不爽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存亡又何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育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死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所以謂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已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斯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承上章生死出於陽氣而不測故復寓言以明之搜搜若隱若顯之狀指罔兩也異稍問者本無問何忽然累問及此也予蜩有而不自知意者其猶蜩甲蟬蛻乎蜩蟬比形甲蛻比影而甲蛻有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故曰似之而非也屯也而爲有代而爲無此影之待於明暗而又待於形者形之生待於造化而其動靜亦待造化而然也形影不相離皆不能自有強陽者健而無息之稱萬物者雖因待之而有無而亦適然不可知又何問哉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非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問然而影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寘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罔待而或有或無非[illegible]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夫影生於形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主親者其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眞宰而不得其朕正明此義旁謂眞宰者卽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聞和則獨化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強陽謂人稟造化之氣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聚則有其散則本眞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眞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不肯教

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往也自賢故人敬之睢盱矜衒之貌聞敎而歸人忘之以其知不足故樂與同居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邪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嫉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敎子居聞告蹵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絕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矯飾去而眞實存使人忘外敬之

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褚氏總論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揆立言既多恐後人爲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巵言如水在巵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曰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濟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心當世猶說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微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始是卒非當身之是不可常也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問乎爲親爲祿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遊一年而野王於

大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巵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閼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閭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示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遺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除列繁而意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獨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粗迹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言者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

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

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天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

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

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此歷舉先哲內重外輕之德業而各斷其情曰不以天下害生曰不以易生曰貪生曰不以傷生曰養生皆所以申愛生之旨也故末結以生豈隨珠之重哉其閒魯君幣聘使者聽詒而還審世俗之見也以其居陋閭衣苴布事飯牛亦不足以應君聘也

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倫育萬物贊天地也君位之存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

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非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胸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太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況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也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與乎俗也太王之避狄而不恐害民土子搜逃民而恐其害民恐害民則能愛巳恐害巳則能愛民此越人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者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

寔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祭闓之心真惡富貴者迥出世俗所見萬萬矣皆乎不汲汲以蹴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彷徨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然愈久而植愈深於閻固不容多讓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君之共理大業以濟昇平實山林之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偷以爲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邪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出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脫矣之重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不幸去莊子非達必得其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今官遺粟傲也傲則狎虎之德也因人言而遺我粟因人言而罪我淺言之以答妻之疑也即其以得佚爲歸宜不足以知列子之所存也末句非莊文非列意汁欲也

子陽相鄭衆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爲因人之言而遺我粟知不因人言而罪我邪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所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爲此哉夫至人之所爲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夠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眞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各得其分 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言外見有欲賞失國者 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反國有倖意 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言外見[illegible]之在朝者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說誤）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公卿）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君而失國不君可想矣其得反國幸也以反國而賞從行尚覺之甚終非知過進德之志故說辭而不受即其三辭之言則昭王君道可知此眞良士也眞君子也安於其分不易乘趨榮君子又何學焉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要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

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祿者爲創見王命見之而其行而欲識其人說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舉國臣人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相與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徙）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音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通義 此章三引見孔門號學者自得於良貴天爵不外慕也子貢之達適足以爲鄙耳逡巡愧色良心未泯道義猶存也

通義 原憲安貧弦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撻樂不離其身故述子貢榮居相位是聖雩之貽者能枉駕而過頓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絕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躡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爲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者深淺若子貢之游說列國樂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爲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通義 上章言素貧賤之自得此言素富貴者有超乎富貴之志彷彿乎顏閔而陋子貢矣無惡乎言不可從不自勝也重傷者知不自勝之不順神是有傷也強於抑遏是加傷也隱處巖穴雖寒素者亦不易安況奉養素厚者故曰雖與能自勝未同亦知內外之辨矣

【觀闕】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宮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
謂從順性情不強抑閉或逆神爲何謂從心
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
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怨乎
不能自勝也又云強閉而不從此之謂重傷
則是使人任情從樂以爲道有類列子載管
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弗閼者也原其
本意蓋謂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
爲難能若過閉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
進進不已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爲富貴學
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
國強兵爲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莊
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
必審人而處方
期於療而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修誤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
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
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
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子路扢（魚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
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德或作得）於此。則
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
而共伯得乎丘首

【[illegible]】藜羹不糝有菜無米也於丘其幸乎危
古之難人生不可試習以自考今得遇此厄

則常言死生無變於己者我得身親見之其
卓然與大化爲徒者不成空言矣貧賤憂戚
玉女於成非幸乎
此亦承上章意
【[illegible]】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
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
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
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柏臨難乃見聖人此
所以爲幸夫子援琴而弦歌一安於命而不
損其樂子路執干而舞悟理而心悅不知
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
窮道德於此德當是得許由共伯之自樂亦
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
本松柏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
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
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說之不通諸解遺而
不論獨膚
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淸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illegible]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

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洞一作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illegible]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周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illegible]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總論】此與前子州支父支伯善卷太王亶父王子搜之逃位子華子論隨珠彈雀章大意相同。彼言愛生。此言避辱。愛生者所欲有甚於生。避辱者所惡有甚於死也。末於夷齊論

其苟可得已則必不然可見無擇卞隨瞀
光之自沉皆得已者所謂是皆已甚也
總論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
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
投清泠邪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
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會
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銳卞隨瞀光無爲者
也而湯因之以謀是錯適越而北其轍也後
得伊尹成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
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投稠水洎讓瞀光瞀
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
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二子者皆高節厲
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
此以激厲頽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
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
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
天下之議卞隨瞀光稠水瀘水之事蓋言其
避之極存而勿論可也夷齊乗君往觀於岐

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
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
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
祀不祈福社稷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
望也則治國以無爲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
於已與治爲治不攖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
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則視人猶已物
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
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
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汚吾身不若
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及身患
也節行之斷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月刑犯
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已而有足以障頽
波與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
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闇
周德衰陳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所謂殷德衰
故周滅
之也

褚氏總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
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
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類闔曾
顏公子牟之徒祿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
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問魏牟較諸聖
賢若不足然以闢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
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
所彼貪婪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
淨無爲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
著也世之忘已狥物者才臨利害一毫必
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則矢夫
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
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遯
王自沉而喪不貲之軀邪蓋士不得中道
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
之無厭必至於塞逆讓者避之無所至自
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欠
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雖聖人

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
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於首
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
者此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
高舉抱道獨全雖死奚恤若夫爲君而讓
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
志本同惟其
時而已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相。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illegible]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之從。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通義】此反上章之意形容自暴自棄者之情狀并棄天命聖言而縱欲敗度者所謂小人之中庸也謂武爲後世滅絕泆非先秦之文矣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絕不類莊周口氣亦不知孔子之爲孔子也

【發揮】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下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經暫爲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爲對形迹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文王三劍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強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

義注不可墾過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一擔戶義當是樞苦鉤切伐木之樹取嫩木皮以爲冠縫夜縫腋之衣大袂禪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

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滕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通義】此亦上章之意而以無約折衷之也擬名滿苟得言滿其苟得之心他不恤也無約者以至無至約爲指的也小人殉財以下擬爲無約之言匡子不見父謂上世之所傳決非孟子同時矣其曰殉天從天相爲天極將棄而天不過與時消息執圓機徘徊於道而枉直是非任其自適而已

【義】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出中出行見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

故考名利而義真是也若不以名利爲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日不爲也蓋謂行義士所當爲名利之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爲是若不以名利爲意而反求諸心則爲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苟得立論于張子之徒苟得乃跖之徒宜其相反也至論藏獲恥稱桀紂相不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爲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爭與訟於無約小人殉財至章末皆無約之詞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稱成其真而不貪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反僵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致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爲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

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

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破盜跖滿苟得之意攢名無足知和而復結以觀之名求之利之為惑也言世無足為之事惟知和之以天倪是也

無足就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為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就於人御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故恃而賈患速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議持名苦體無異病阨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為福有餘為害適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為之心服矣此後至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為其心術機謀不進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為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也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附之者足以戒云侅音該侅非常[illegible]音[illegible]憒音嘉

不逆也槩同焦棲踐管膚緜繞其
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褚氏總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揚已
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爲之屈此天下累
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與出於後
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
固不待辯而明設爲是論者蓋欲彰夫子
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
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
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
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
子雖受抑而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
則天下之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
解班班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
寓而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爲疵使至理未
伸於千載之下輙爲之辯正云經意本以
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可
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故此

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問滿苟得
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乎跖此皆以
辯勝人不悟夫喪真背理而遠乎道也繼
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與名就利以安體樂
意爲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
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爲
命而免轉徙填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産
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
其爲害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
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
而害愈深卽塢金谷之覆轍可鑒矣不若
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
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緊顯聖賢之
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
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然爲清淨之
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
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
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歟矣

卷九終

莊子卷第十　叅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說劒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通說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扰於前而後至者不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顧甘心焉世道若此謂之何哉趙王聞竟趙敬起信非外飾也卒得謹文有以哉示虛開利後發先至人皆信其為劍術之真訣而不知為匡救之良法立言者善藏用乎此稱王君曰殿非嚴國時之名也餘義皆明

[illegible]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為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泣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則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胸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為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猶夜光為魚目者有之伯

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中為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夫子以儔國為固諸侯以賢士為脅庶人特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闕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翻毒亦為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就食而不能饕惟義悅心劍焱有不足羨者使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爵性出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幾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盡工技者去和技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眈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為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警心綫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為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為太息茲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于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與論

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評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之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愼守其眞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
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

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
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
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
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僞
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
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
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爲後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通義 此言安分守眞之爲貴八疵四患以孔子好學老而不倦猶且不免況其下乎禮者世俗之所爲眞者所以受於天也二語故足以辨世儒之學孰知禮者天然之物則非止於器數也此曰世俗之所爲則指後世習於儀文之弊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也

補遺 漁父或謂范蠡偏所五湖屈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猶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蓋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真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斷過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碌碌而受變於俗也宜矣及強哭強怒二者甚精當事親則慈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爲者聞無爲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則一敬至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俗之疵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實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五漿先饋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張人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賣漿之人利薄權輕而猶以漿表敬適有見君不爲其所任用不任用必責效則彼之身勞知盡者我得代之其驚忠也爲何如汝處已言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汝矣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於常人耳外既不常內必搖其性人方以[illegible]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余子又莫汝若言自必偏蔽是皆成性之毒蔽逆而不悟又何能相誰何而辨其是非也此是莊子述舊聞者非他人所擬也

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儉已亦微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乎適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從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與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奚覺悟何相重丞習熟若此古文熟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爲也無爲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

多餘之齕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若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通義此節中間有缺文闕胡嘗梘其良既爲秋栢之實諸解無意味愚謂緩父之夢父心之明也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特之秋如栢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甞弟以致我死乎死十年而怨宿不忘其爲儒也可知矣莊子引此而斷之以爲今世皆緩先原天之報人不以其能以其心能者天之所使也緩以成弟之功過於人而遽懟其親鬼夢相校猶齊人雖剛於氣其相爭者以醉非以性今人皆以能相勝是故皆緩也有一德者不如此而況有道自稱儒者乎秋比緩栢實比弟上彼指天下彼指弟夫人指緩共飲言洒所安言性不安言能大意以才能自多猶醉於酒者骨肉傷殘不知其非且至於自殞其愚可悲也言胡懟之至也言闕文

[illegible]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爲儒翟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爲儒又能使弟爲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能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槩之以理而偏助翟爲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已冢上其精靈已化爲楸柏之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遁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爲異物不復其形[illegible]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illegible]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

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木然則養生之得理盡年遁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眞性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爲楸柏譜之以怪於若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衆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物矣夫人以已爲有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聖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誂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爲別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指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很愎自戕者之戒云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太寧。

此亦似有缺文強爲之通知而不言猶屠龍之技無所用巧也其志之常存者以爲事屬於天不可必此理之必然故雖不用亦不怨不言也衆人以不可必之天而期必於一己之私故多爭言兵者舉爭之大者以爲言也苟習於爭而忤其情欲之所格則凡有行必出於機心熟於爭而不足畏犯刑憲如飲食悖此而行必至於亡理也勢也此常之議不過貨與言之屑屑耳其神蹇塞淺陋而欲兼通乎道之玄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不能矣何也小人者迷於身世不知太初之不容言也覩至人之知彼則小人所爲不亦可憐哉故曰悲哉乎知爲太寧者心神本寧無我之前是太寧也彼於物而不寧物去而寧復而後可以見太寧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夜學設閭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貶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人蓋以瑜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青響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何

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寘而用亦忘所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必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撤精神亢亦自兵也何壄乎志存兼齊以尊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寧即真性之未動

此心之萌物感而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驕小人也今鄙之過甚殆非莊子之氣宇也

誰皆商以車自後南華以道自尊車後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人之趣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註】受乎心宰乎神言其心安於偽而不信者反為神之主猶久假不歸惡知非有之意彼宜汝與言其與汝相得不與也欲與養之歟不知而失誤養之則可矣若以為貞幹而養之使民離真實而學虛偽非所以為治也彼以難行之事施於人而不忘豈自然之常經哉商賈取以為言也商賈交易猶羞偽而不取惟學偽之士或一取之而中心之誠然者亦弗取也宵人猶日夜行即為盜者畏人之見故曰宵人此比飾偽之內歉者陰陽食之胸中冰炭足以耗其血氣非真人孰能免乎此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盜正謂此也顏闔嘗遊魯聘今出而言若此亦亢倉子之徒歟

【註】哀公欲以仲尼為佐觀其國政有瘳是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闔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而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於汝與汝能自顧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偽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為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為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為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偽之宵

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再考動謂心念妨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宼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為何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尒反）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於丈反）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通義　此非體道者之言也，而誣孔子，寃哉。以言不言，懋人皆穿鑿之類。九徵皆設詐以為心者，李克之下相彼。但即平素無心之應以為據。君子以為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而況於聖人無將無迎，明睿燭微者乎。亦非莊子之言也，通篇只成就一箇機變之巧。

[illegible]　天有寒暑晝夜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淵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

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而形見焉，蠱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為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揜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貌惡在若熱言其內外相反，自遠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守之蘊，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因善矣，然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告而信之，安可逃於衡鑒。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更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墻，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

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為德而有心，則分別生而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惠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為賊之大。內視，謂忖度其所欲為，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咎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為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為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皆敗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非為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轉凶為吉，在人力行何如耳。八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倚伏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

爲雖故不周而招背達生者俛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

此校懇痔之諭大意頗同亦非莊子語也

緯蕭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足爲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纔賊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甚不然此四字是奇筆膚齋說爲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功成不居乃免後患然不居之道非自成之後可行也當立功之始先有忘功忘非一段工夫則雖立功而不自見其功乃能不居惟迫於不得已而後動斯得矣伊尹三聘而後出復政厥辟而退居自老其內外更以之辯亦明矣乎當其安於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其亦見有位之爲累也不得已應聘而出亦因夏之昏德非天生人立君之意也故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云云

犧牛之喻與龜曳尾塗中義同不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或謂此爲當世厚葬而發竊惟莊之寓義非聖哲之爲心大抵只是洗滌拂除其有爲之心耳其財者民之命厚葬費財莫非奪民心而傷其命者達觀之人故不屑於厚葬在人子之於親則亦隨其力與分不敢過也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

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澆偽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埜陡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侍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埜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埜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故假以天地爲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湯王孫裸埜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於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亦於無而外烝蚤聚內變蜣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視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徵者叩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親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數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眞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埜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爲一日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褚氏總論南華沖虛二眞人應期弘教跡世清箏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邪愚嘗致思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

言出衍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六其眞海章列文甚畧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特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富列文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迹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心編末猶以樂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爲郭氏刪易也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惑人未幾而戶外屨滿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爭憤死化爲楸柏遁自然而之刑發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屠龍廿祗痔者得車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祗痔皆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楨幹以扶國不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驕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儘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雖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乎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
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熏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
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
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
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

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
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
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生同毀
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
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
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
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
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

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輐五管反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

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五管反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
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

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
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
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
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
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
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通義　此以天下名篇雖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爲正是斷案謂其非堯舜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爲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謂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爲恩至養民之理言就人事中修道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令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效跡也故曰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爲天下裂言百家衆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自二至六皆稱道術聞風第七獨無此語關其爲非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關尹而次老聃從前至此歸宿於老聃從偏而全也次莊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離於宗及論老子則曰主之以太一論莊子則曰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達明其爲內聖外王之道他皆非一離宗矣信其爲序者從前序之見詩予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籍則繼老于立言乖訓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子所可並欲學者知所辨也郭子玄謂其書雖不經而爲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偏也術言道無方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家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道之因也察古人之全言一曲者用心偏智窺測神聖之全體不能冥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之人生不歌而非樂死無殯殮之服而節用不近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宥爲始言其惟以在宥爲心故凡遇物有過必別尋一路可宥之方或不得已而不宥非物心也語者心之容

也故曰心之行令驩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活圖傚乎救世之士言自苦者非欲久生之故亦以警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耳無主無因必也泠汰於物清泠潔淨無物可提之謂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言若求知其不知知以良知爲薄故外來者得以蔽其明是以欲言不言而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人之非也惡可言言無是非之可言魭斷如小魚之斷死人之喻也謂其不知道又曰聚乎有聞執已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人不以智累已其聚聞者如此而已知白守辱遺累與衆互言也博大真人其與明詩書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莫足以歸無物可者也不倚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宗本之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物表而出之不窮源源之來不煩剝損深遠絲縷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惠施之多方漸其外駁不中不必釋矣扁齋之辨十得六先

七今參互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餘五
車之多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
中又分大小以見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
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大無厚之積也天
氣下降則亦卑矣澤氣通於山則山澤平矣
睨側視也日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矣萬物
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
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
必有窮獨言南者天傾西北而海之所南者
遠於三方也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而
環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
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國
中亦為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樂之
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其性已
具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
為三矣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

矣犬羊胎卵之名因於人立變而更之亦無
不可蝦蟆楚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科斗既有
尾則謂丁子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
容谷傳聲非山有口乎行繞着地則不可轉
足不躡地乎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
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
分絕也竅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
方規圓納鑿之論皆指其情不定於體也鳥
飛影隨鳥動影不動矣鏃之去雖疾其在弦
也則謂之止其射侯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
射侯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物也
名既可更則黃馬驪牛羊白狗黑物與色皆
無定名也名以孤駒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
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
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
凡此以上又皆學惠子者推廣其說與惠子
相應終其身強辨而不已此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辨者特其聽明說多異於人此其徒

能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不和不適也
盡其一人之身尤不甚害乃以為最貴之道
術之於人其日微也宜矣在惠子且不能自
安況厭衆於衆情乎此惠子迷而不反其才
可惜也馳放也聲響
形影不知本之喻也
音義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徇己能以有所
施用為不可加而不知無為自然之妙理所
以達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後人自為其方有以聞之固與宋殊而
流為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聖神明而行治
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由之不知歸於自化
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為而天民之阜也
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磁應雖為非為
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徵自不離於宗
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
至在其中自以仁為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
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

言之次敘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
之具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
醇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
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為本
王之所成因二以濟本末相須而治道備矣
古者聖王之為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
理於一時直欲為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
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有治亂者為聖賢之指
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己陳之芻狗
治異致而妖異與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為大
全無異指蹄涔為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
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為其
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草數語言意激切有
以見南華用心倫夫子時哉之數有為不可
加為下當疊為字欲焉應是欲為不侈靡於
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
急此禹之行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
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拘而枯

積無類所爲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卽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汎愛所以兼利非鬬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厚也好學務博觀人同已則心猶好勝未能忘已至於毁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强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殺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善苦爲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成厥績非可以爲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與病已而鈇矣徙增齋滴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墨爭相訾辯推其業成者爲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非

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君首致治則下衛也然而墨子真性所好天下真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聖人之道喙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詐迷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中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存其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非學也故學不可不謹不累不飾則心虛而牛素不苟不技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裕接物普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關風而儉繼行其道並山之遁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類術愚彙爲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原風佮典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

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鬬不怒晉安足養而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欲置以爲主願奔承其教也耐辱救鬬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強聒強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五升之飰見其自爲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爲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頭陀道者勤儉於已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弊及遠矣圖做乎此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做猶謀跡也言其弊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已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者不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踏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共聞語有主賓宜審詳之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已見爲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已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已之源以清冷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謑髁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爲治者大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鞭笞輐斷卽後文魭斷謂刑戮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

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塊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己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蜚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則彭蒙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焉道爲生物之本精微莫覩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爲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逈神明

所含弁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胷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着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卽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一揩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虛空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以己忘物而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物之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淸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巋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疾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美世巧人皆求福我之福已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禍莫大焉深根謂内固約紀謂謙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寛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凡此皆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眞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知白守黑非文小異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見己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巵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敖倪於萬物不譴人之是非故處世而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瑰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卽所謂荒謬諔詭可觀卽所謂瑰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

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是卽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爲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爲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爲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脫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爲造化也信能冥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爲人矣此沒南華首於論化大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己能窮神知化所以横說竪說無非道也 ○此卷擬莊者十八九出於莊意十不及一三

莊子第十卷終

之士為校經得所義蘊若以意思無益莫究
以求合至說理數何補於是家以[illegible]旨形
後垂覆而轄乎日而精性聖矣禾訓所通
後人宗海宇源所從人畫學注之學究有羌
等須還得此以傳存免多岐之暮曾得觀在
道觀內裡善西達當界自足一閱雖多方互
車不過一轉乎古語之取學不如求得至於
得思吳王國並存因纂集諸解凡百數十家
恭經解者如望九經儼乎其位讀諸之在前

三

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鑒誡昭於上也取當時同學
南山琛之舊校得海成乎闕遺未悉貞心言
琛嗟呼乎得諦應元字希甫為之順崴人學
通內外後究乎人靜重得方當成中雖經取
得不之與語人以和之人雖云無奚人化者是德
江湖宿德諸君至今後頼述仰請得隱蒙
云之因敘其末俾後來者不道源所自云
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伯秀謹書

莊子通義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得之撰得之有宵練匣已著錄此書以爲莊子之書命辭跌宕設喻險奇人多謂其荒唐謬悠不知異者辭也不異者道也故爲作通義并加旁註以詳釋之先是宋咸淳間錢塘道士褚伯秀嘗作義海纂微未行於世王蓮錄其遺稿以授得之得之因附刻於每段之下先列通義次及義海前有得之自序案伯秀義海纂微採掇詳博今原本尚存已著於錄得之所解議論陳因殊無可採至於評論文格動至連篇累牘尤冗蔓無謂矣

解莊十二卷

〔明〕陶望齡撰　郭正域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元年茅兆河刻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解莊十二卷》提要

莊子翼序

老子在晚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而列御寇楊朱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諸子惟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末書始行疑後人取莊子為之者故太史公作列傳獨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關尹子雖高嬰兒蕊女等語聃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為非其真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疑其偽者乃內篇

斷斷乎非莊子不能作也然則老
氏門人之書傳於世者唯莊子
耳余既輯老子翼若干卷復取
莊子疏義閱之采其合者為此
書名之曰莊子翼老之有莊猶
孔之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
莊子与孟子同時孔孟未嘗攻
老莊也世之學者顧詘詘然沸不
少置笪以孔孟之言詳於有而
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歟
嗟乎孔孟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
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

引之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彼老莊
者生其時見夫為孔孟之學者
局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為必
通乎無而後可以用孔孟之有
於是取其略者而詳之以庶幾乎
助孔孟之所不及彼禮樂仁義之
云孔孟既丁寧之矣而吾復取而
贅之則何為乎此老莊之雅意
而非其創為高也不然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固孔
孟之言也今第易道器為有無轉
上下為妙徼其詞異耳以其詞之

異而不知其言之同是攻之者之
的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
老莊閔學者之失其性也而為之
書以覺之不知反其性而嘵嘵然
同異之辯此余之所知也

秣陵漪園焦竑

序

莊子持世之書也古今善言莊
者莫邃於竹林之阮矣其大旨
謂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函連
物得失在心結黨聚徒辯說相
侵莊周起而述道德之妙敘無
為之本寓言假物托以廣世
而救俗然則空虛曼衍非漆園
也則放達荒湎者非竹林也召
戎墮構誰實貽謀即莊所稱

本上末下主要臣詳荀賈庸奴
疇堪斯語猥以銅駝之棘橫
坐幽谷之蘭逍遙一篇遂為
爰書之槩引繩操墨迄於有
宋君子而酷矣其間圓機之士持

論自精故庖祝之義至淺也郤
竟夫以為即君子思不出位之旨
鯤鵬解牛之言至恣肆也楊
中立以中庸無入不自得孟子行
所無事解之至子瞻之論出則

直指為助孔子者而王介甫父
子一以為有意於天下之弊而
存聖人之道一以為通性命之分
而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然後
蒙莊之精神面目煥發洗滌

於萬世之後其遺言亦鼓之為
雷霆之為風夏蟲井蛙之見
卒無與於寥廓顛此猶
然道術言也養生以善已而應
世以善物內則為聖為神外則

應王應帝彼其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鑒然於禮法度數刑名以詳之上而豈以供犀握麈送難當機之用哉荀卿剛愎自尊其於吾道僅樹

張皇之幟後儒已從而偉之管子八匡井伍兵農之跡奉為救世善物以入南華大海中何翅一漚一泡人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蓋晉賢從而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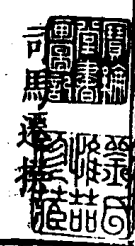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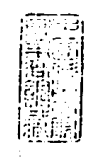
莊之神宋賢歷而無讀莊之智彼其所用所讀者出世之見濁世之文而無持世之識也江夏會稽兩先生非持世之人欤一觸駭機而全身於馬蹄一謝浮名

而掉耳於鴟嚇要皆內絕味柵外屏纓繳用天下有餘者而亦借歸於無用之用其於以用莊而讀莊也不更有餘乎兩先生各有評解合之子玄庶

不失知本之意余久蓄帳秘諆諸巨源爲錄而廣之若曰時方多故不著崇有而虛談玄著也彼竹林之外垂曲裾揚旋鵠者實繁有徒無兩人且置掌中松爲齊物論矣

辛酉長至日苕溪後學韓敬書於郭西灣之隘菴

莊子列傳　司馬遷撰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莊論　　阮籍撰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遥夜
之月先生徘徊翺翔迎風而遊往尊乎赤水之上
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
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
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
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
合句啓所常疑乃闖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

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腷腷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
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莫肯先占有一
人是其中雄傑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
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
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
飛翮垂曲裾揚雙鶡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
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
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
貴生地道貴貞聖人脩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
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
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
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爲誠是也
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
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
之上者資端冕服騑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反
端冕者常服之飾騑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
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
之上鐘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内今吾將墮崔巍之

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
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
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
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
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
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
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
朝晦謂之宜逼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
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

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驚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失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

爲天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讐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

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痛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永存也馮夷不遇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則無以知

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咸池不留陽谷之上而懸車之後將入也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脩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其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利舛倚横馳父子不合君臣乖

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
郭外之仁也竊其雄經者亡家之子也刳腹割肌
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流瀣者昏世之士也履
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己以尤世脩身以
明誇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
之倫也誠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
者桀紂之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
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
醇厚之情爍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

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
者生又安知貪誇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
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淳固不貳其紀淸靜寂寞
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
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竝起吉凶連物得
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雄三晉之
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
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脩衣裳美珠玉
飾帷牆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

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
剝繁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吹
萬數竅相和忽焉自已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
其文死生無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也故至人淸
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
懷道之談也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
疾也二心者萬物之患也故夫裝束馬軾者行以
離支慮在成敗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
人也舉山塡海者燕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

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
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
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
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
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
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
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大始之論玄古
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
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

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脉亂次而退蹜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南華眞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遘而遊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

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生死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化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熈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

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淸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撰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

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莊子口義發題

林希逸撰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巵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

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

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畧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禪家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着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强生意見非以異端邪

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

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共之

解莊

郭云此篇極意形容致廣大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無累然後進道又恐人疑無用復結以

大鵬大樗在人取用耳又形狀其高飛乃下視下文雖是高卻以視上蒼蒼比之又突入野馬等句此倒插法無端無跡

風在下是高卻又先以水

解莊卷之一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內篇

逍遥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物以往來爲遊故曰南徙鵬飛風息六月乃息

此世界亦大遊廊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大喻無竭上[illegible]

鄙云喻淺夫之見

忽又插入大小年無端無端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
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
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
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
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

數句精妙亦是云史不古

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郭注　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
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
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
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
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
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
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行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

此裏便簸弄成前一段文字奇幻變化不可[illegible]

鄙云此正小大之辯榮子未大列子大而不大

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
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大小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
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
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
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

鄙云三語極贊極[illegible]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
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
名

至人無己而無所不己[illegible]辯而
為氣而其功散而[illegible]其名[illegible]何[illegible]倘
何[illegible]何云謂之[illegible]禪[illegible]無[illegible]名之

遊耳郤注曰遊於無大無小者無窮者也宴乎
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係於有方
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然則大觀之破小知
靈遊之遺實累雖狀極於鵾鵬妙至於御風終
對待中事耳非逍遥之本致也
蒙叟在當日畧無分付處惠施奮耳死而衰
之至此為郢人其懷甚苦矣故曰天下沉濁不
可與莊語乃為謬悠荒唐卮言寓詞以寄其意
故曰寓言十九然則所謂莊語者今觀每篇之

中偶露數句如乘天地之正以下八句之類乃
莊語也
郭注云大鵬之於斥鴳宰官之於御風同為累
耳正以斥鴳比宰官大鵬比列子乃莊文本旨
大鵬培風而從列子御風而行摶扶搖者六月
而息泠然者旬有五日而反句句影切成文乘
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
莊子甚尊老而其學與老異冰觀末章所列道
術可見甚取列子而不許以神聖與己地步亦

自然是增語乘天地之正即是順萬物之性亦隔一層語

殊觀此可見
郭注　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
六氣之辨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
何往而有窮哉所御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
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則
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
所待然後逍遥耳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
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
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

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
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
猶不足以殊有待况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巳故
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
與至理為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
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郤云不讓不見堯不辯不見許此言堯許而後及神人竟許大而[illegible]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
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注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守

郭云未詳何言先形容起有然

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樽罍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

郭云恐世人幾欲學問離世絶俗莊蕩無用故後設瓠樗二喻

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郭云莊子之意不是必似逍遥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逍遙遊

幾上聲 摶團 埃哀 且夫扶 覆入聲 坳凹 培裴 夭上聲 閼遏 蜩條 鷽學 決血 搶鎗 榆俞 枋方 小知智大知同 菌君 蟪惠 蛄姑 春敕倫 鷃晏 夫知音智後章夫智同 比毗 分去聲 數數朔 泠零 惡烏 已紀 鷦焦 鷯僚 當去聲 怖普故 大太 射亦 淖綽 癘厲 狂誑同 與預下平同與 女汝 礴薄 蘄祈 窅烏了 喪去聲 瓠互下瓠落瓠戶郭反之 種腫 盛成 剖普口 呺詡 爲去聲 洴平 澼僻 絖曠 說稅 難去聲 將去聲 樗抽居 中去聲下並同 卷權 去上聲 狌星 敖遨 罟古 斄狸 夭上聲

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分明畫出風來

鄙云主之者天

有吾我即有耦喪我即耦亡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即道破

聽聲如響則是非路絕故寄之爲籟音響無從

部云十二字攝寫接助之情

部云禪家求真心

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
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
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
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
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
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
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
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
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
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
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
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
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鷇音文換一喻

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
大哀乎

法塵之起識等聲塵之萬殊究所從來如樂出
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知其萌之者無朕之戕紛
然觸滅繼爾此所謂天均乎
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
不識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
心也真心曰真宰妄心曰妄宰迷真心而後認
成形受成形而後有成心此是非之窠窟衆論
之根菌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
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
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
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
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

土論之旨為破儒墨

即後兩行意是非雙泯故亦可是非兩行也

應前莫耦

解得道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注　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矣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解環中即空莊是環圓物也隨那說處皆可事之為中如日是圓牀隨所因處皆是為是非

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彼亦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于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不自是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道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

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兩行卽通一通一卽論齊

以無是非處齊是非乃此篇主意

莊生看世人作胡孫、已作弄胡孫人、亦太倨侮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曠好音故枝策而聽至於假寐惠多方故據梧思索至於瞑去假寐語不審所出郞必有據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

郭注以二十八字作一句亦有理

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竝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不見其形不滑其朕莫知其所萌不知其所爲使皆無也即此無字亦無着處所謂未始有無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無即是一有無即是有一

道未嘗有封天地萬物皆成也多以至一是以齊衆數矣而不知衆數々爭起於一也故不若以天還天地還地萬物還萬物是還衆是非還衆非萬吹參然而行不悖之爲齊也故曰無適焉因是已無適者各適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已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懷如兒於父母之懷抱也聖人之於是非兼納而兩存類々又如懷諸侯之懷

無封無常者圓也有封有常者方也

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illegible]之所
出特不知其由来耳然則知固自知矣豈特知
之而後知乎十日並出炳然照燭而無照物之
功又況進於日者也是非生於辯辯生於知知
既無知辯且誰辯乎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
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
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
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
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
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
謂無謂、而遊於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
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
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謂汝妄
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

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
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
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飮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

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注正如今日尖巧時文非無理詣而苦不切題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齊物論

綦其 喀答 喪去聲皆同後 居姬 嗚胡刀 寥良救 畏偉 隹萃 枅鷄 圈起權 注於花 謞孝 譹豪 宎杳 咬役 嗃悬 泠零 和去聲 比吡 知智 間平聲 詹占 覺教後皆同 縵慢 窖教 惴之瑞 詛祖 洫厖巳 樂洛 慹折 態諳 藏去聲 賅該 遞弟 靡如字 薾涅 與預 㲉寇 惡烏同後 故為去聲後是皆同 為 莛梃 楹盈 恑詭 憰決 幾機 狙七徐 芧序 好去聲 滑骨 天上聲 畛軫 兼謙 囩荆 葆保 [illegible]泉 溼濕 鰌秋 恂荀 猨爰 豢患 蝍即 蛆子余 鴟尺夷 猵編面 嬙祥 女汝下皆同 鴞于驕 為去聲 旁去聲 脗吻 涽昏 芚徒奔 弔的 解上聲 黮貪闇 倪覓 曼萬 景影 曩奴黨 與余下同惟周與如字 蚹附 栩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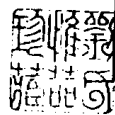
釋音　卷之一

解莊

卷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解莊卷之二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養生主第三

郭云神識猶弄主人無有休歇此是知無涯

又云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不近刑名無因可知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

郭云到此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法操縱省力處

郭云人之貌皆天與之者

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蓋猜防患至周至慎此神之王也豈期爲籠中之畜哉[illegible]未善此與無心順物遊於虛無者異矣

雉最難畜在樊中安得神王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郭云薪喻四大火喻元神○此三句奇文也

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本非人何須哀故三號而出老少之哭忘其所受矣故曰遁天

庖丁章言養生之理極矣此又指之未嘗有生方為探本之論

如楞嚴波斯匿王不妨淺解何必更求之會生

趣生之案本文不知其盡曉世俗斷滅之惑耳

養生主

知 知智同下 為 養 尚羊 踦 彼居 砉 畫 嚮 亨 騞 麥 中 去聲下皆同 譆 熙 好 去聲 郤 却 窾 款 軱 孤 硎 刑 謋 獲 躊 疇 躇 除 惡 烏 與 余如字下有 王 旺 聃 吐藍反後皆同 號 平聲 少 去聲 樂 洛 縣 玄 傳 直專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
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
者也

至人無己人無病焉故可免灾而及化此所謂
至虛行不以地飛不以翼孔所謂心齋顏所謂
未始有回者也若有己則有扶以喻人者雜矣
多矣有己有人以捷相鬪此菑身之媒耳何能
化人哉端而虛則不靈勉而一則不一有天有

人有今有古則又不虛不一虛一者師心而强
爲者也故聽衡之曰太多而絶迹不行非行而
不行者也衡之初有思於虛矣未知所以爲虛
也此孔子所以有心齋之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
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
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

郤云齋之義一虛生白又矣又云回一聞師者似知虛之義盡於與我又云人處世有不得已者若一切屏去如外道斷滅真易易耳

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
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
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
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
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
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

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
終而況散焉者乎

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
本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
坐而馳耳此絶迹者也非不行於地者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
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以安字荅陰陽之患妄則無陰陽之患溢則有人事之殃以傳其常情二句荅人事之患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竝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

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專對之術密法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鍵之秘密法也莊叟精於世故至此與妙乎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

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養生主洞生理之至要矣又歸諸無生入間世

悲涉世之至隱矣又歸諸無用能為之而不能為山莊生之本旨與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時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人間世

行去聲知智下同為去聲軏乙入矼苦江聞問強上聲惡烏路不肖同惡

惡烏者下並同不音熒戶扃逢皮江傴紆甫擠子禮好去聲扈戶勝升

語去聲後皆同訾紫上上聲後同比跂其里譎直華諜疊易去聲下皆

同知知並如字上音舊智闃苦穴散去聲葉攝使去聲待使下同夔逵

與餘下與同慎樂洛下樂同奇易亦惡烏路傳平聲下皆同惡如字後惡

成同治去聲行下孟喪息浪音去聲茀怫知智蹶厥町徒頂畦戶圭

勝升為去聲盛成蜄市忍溺尿蝨音僕朴櫟歷散上聲下散

人同構下訐柤查蓏力果天上聲下同捂剖覺教診軫來去聲芤

庇藾賴呧呧楸秋上上聲杙弋會檜撮子活鍼針繲殺

食嗣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羅取刑故
置有反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産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

聊去名爲累
[illegible]不能去桎梏

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産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刖者人刑也人刑不足笑天刑足哀耳

郭云形容

郭云許多形容一句頂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

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郭注推之於理安之若命似矣此理屬虛位命如適然終為無因那見耳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知約德工四者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

郭云有情者之因

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德充符

駘臺　而王旺　喪去聲　彼爲去聲　其知智後一知而知用知皆同　最最
要腰　暇格　拜諸　中中地不中去聲　佛佛　蹵子六　見現　行下孟　壽去聲
諔俶　幻患　它陀　和去聲而和同　期基　傳平聲　悶門　氾泛
幾上聲　樂洛　使去聲　㹠豚　眴舜　翣所甲　取娶　復扶又　離去聲　闉因
跂企　脤脣　說稅　脰豆　甕盎　癭一領　惡烏下不喪音皆同　喪去聲
謷敖　好惡並去聲　選去聲

解莊

卷三

目錄

郭云兩句開口道破

解莊卷之三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未成乎心者也不特生死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件即知之一字真兒孫邊事耳惟真人然後有真知惟無知大知能登假於道然則所云無知之知亦濟道之舟筏矣而况於知乎况於仁義禮樂

郭云不覺露出玄言

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説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

郭云以刑四句下手工夫

郭云掉句玄妙

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

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天即人人即天故不勝也上文知天知人猶二故曰有患

其卓其真謂之大宗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

郭云藏負等字奇甚只言會深而意失藏天下於天

下即相忘於江湖也物之所不得遯妙喻

郭氏從妙之義

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物係化待謂之于師

郭注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爲我載生爲我勞老爲我佚死爲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

我奚惜哉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生亦善也然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内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也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本

非人而化爲人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内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生死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況玄同萬物而與化爲體其爲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此黃宗師之義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

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郭云莫盛否

郭云泛寄

郭云平視遠狀

郭云盡寫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毁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

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

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

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池水江湖皆水也魚遊亦在已汝與方外皆道也人相與遊道而已耶天者畸人侔天者君子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

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

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𩐋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
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
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恐當在顏回問孟孫才之前無有錯簡

大宗師

知（其知是知音智餘皆如字）天（上聲下同）當（去聲下當而同）瞢（模）假（格）覺（教後不皆同）
嗌（益）哇（胡瓜）耆（嗜）說（悅）惡（烏路）訢（欣）翛（蕭）捎（沿）頯（仇）
煖（暄）樂（洛下皆同）他（陀）邴（丙）滀（蓄）好（去聲下皆同）悗（亡本）知（以知去聲）
得與（音預）涸（鶴）呴（呼）濡（儒）沫（末）勝（升）傳（平聲）長（展兩下年長同）
豨（希上聲）戲（羲）坯（胚）崑（昆）崙（論）大（大山音泰）項（呼王）禺（愚）
少（去聲）說（悅）相（去聲）偊（禹）獳（孺）惡（並音烏下同）倚（錡）易（去聲）
參（三）朝（彫）攖（嬰）於（烏）尻（苦羔）僂（縷）沴（戾）閒（閑）跰（駢）𨇤（僊）
女（汝）惡（去聲下同）亡（無同）惡（去聲）鴞（于驕）炙（柘）縣（玄下縣疣同）解（蟹下同）

叱（昌失）怛（丁達）鏌（莫）鋣（耶）惡（烏下皆同）挑（兆）和（去聲）猗（於宜）
行（去聲）女（汝）疣（尤）潰（揆）癰（於恭）覆（芳服）倪（詣）憒（工內）觀（貫下之觀同）
造（去聲）畸（居宜）特覺（如字）軹（只）黥（鯨）劓（魚器）雎（許維反）與（預）
好（如字）其知（智夫知同）棰（之垂）息（與皆同白也）爲（去聲）齏（躋）長（展）復
（扶又）蹵（蹙）隳（許規）去（上聲）好（去聲）食（嗣）

此段正表於不測遊於無有有莫擧名其民不恃所以爲明王之治也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

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

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

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應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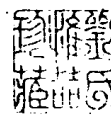
齧(臬)要(腰)覺(教)語(去聲)度(渡)矰(增)鼷(奚)埌(朗)帠(藝)復(扶又反下同)治(去聲下之治同)勸(倦)易(亦)猨(爰)便(平聲)治(去聲)天(上聲)與(音余下與世亢如字)相(去聲下同)鄉(向)齊(齋下同)復(扶又)鯢(倪)蛇(移)弟(頹)爲(如字下爲去聲)食(嗣下同)知(智)朕(直忍)儵(叔)沌(徒本)

解莊

卷四

外篇

郭云此段波瀾浩渺

郭云擢德逕取好題目也

解莊卷之四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外篇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莊文真偽如讀今古文尚書最易識別駢拇篇有一二段近莊耳其辭冗散衰索摸之知為偽物也臨形大而意强心數多而神慧多方仁義自列五藏何關道德之正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而趨之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質有兼通性有獨至如鶴脛獨長何足慕之又如雀脛之長由鳧脛之短長本非長何足羨之

郭云語激

郭云憤激之語

郭云常然即自正以結語作起語大字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

郭云詰曲痛快

郭云又起極健

郭云又起波瀾

此段亦佳

郭云雄跳

郭云含眉鄉責著之眼中何異糞土

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郭云語刻畫而論亦纖微亦自咏得寸勝之道

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淺率之語）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駢拇

拇（母）縣（玄）疣（尤）藏（去聲）行（去聲）槃（步彼）跬（屑）去（上聲）齕（紇）饕

叨呴（况於）纆（墨）與（餘）上（時掌）塞（悉代）惡（烏）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是謂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

郎云着力形容俱是名言

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馬蹄

樂洛 剔教力 雒洛 皁才老 㯳其月 埴植 中去聲下同 填田 闚綖

惡烏 蹩蒲結 躠悉結 踶提 跂其 摘教歷 知智下馬之知同 介古八 闉因

鷙至 曼武半 詭九彼 縣玄 好知並去聲

未必爲家莊真乎然其文字也

郭云世俗物荒在在駭

郭云一間其快

十二世有齊國的昔人已疑之

郭云齊此見憤悱之雄處

郭云反覆推說求勝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

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

郭云愈精

郭云然緘縢

郭云累累發問都是求匱處

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

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發揮不遺餘力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者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

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極力形容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胠篋

胠祛 鐍古穴 鄉向 知智 胣勑紙 殫丹 攦所綺 倕垂 爚藥 戲羲 笱鉤 罘浮 耎耳轉 翹喬 啍惇

郭云如此起伏妙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在者存之宥者釋之存類操然操近鉗急在者但不縱耳宥類縱然縱弛置宥者但不操耳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

評云到此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宗旨

真

評云安不進之〓語伐

評云極力模寫

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
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
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
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
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

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
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

聖由道契說聖殘跡乃相於藝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
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
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
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
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
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
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
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
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
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
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

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
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
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
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
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排下進上好勝也上下囚殺排而不得則囚進
而勝則殺也廉劌彫琢銳而巧也焦火凝冰倏
冷倏熱也俛仰撫四海坐而馳也或沉而淵或

郭氏政侵世 衰世亂而起

郭云長生久 視之術此卅 經宗祖

郭云若而真 聖人不徒言 而求之身矣

懸而天動靜無常也民心原自僨驕難係又可攖之乎在而宥之下乃恬愉如虖巻若去其殺機乃帖然親媚耳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

郭云神一也 便於未神反 身中氣自回 如此動動並 纂纂自然赤 子經實諦

郭云先天道 樸不受變滅 世人不曉卻 謂此生有涯 安得長世

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莊子書言大小清濁方内方外髮生害生皆在破之微詞開遮之權説非其本旨也初經濟圓齊生死不應復出長生之説意後人所傅會讀至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已分明道破乃知前段益順情之談耳如此類甚多所謂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者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

郭云萬法由心起

郭云藏狂千言萬語不出

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

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

此又云幻化有[illegible]

真

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

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

真

邵云抑又說剔者爲又云戒法不謹剔棄損又云佛科西有爲漏偽棄之與功行不成又云聖人有爲中六無爲

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在宥

愉瑜　喬嬌　臠欒　傖倉　齊齋　淖[illegible]　劓衡居　縣玄　胈跋　峗危　釿斤　鋸句　椿[illegible]　[illegible]　熠習　[illegible]　滓[illegible]

解莊

卷五

郎云[illegible]妙

解莊卷之五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

頭云內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弥山

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又云珠心之明明象則非無罔則非有莫測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重關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北處陰而存南望陽而遺明[illegible]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

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

郭云却有理會

郭云幻身雖識非幻不識

郭云此章性命根宗謂之性以上自無入有以下自有還無又云萬物之

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出機乃動物有動之流留而成形有者

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有無併無有無之名無亦不可得也一之起處併無一之形一亦不可得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㝢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

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

郝云形狀備見

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覷覷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郝云寫葂

郝云名言

郝云大通人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郝云寫意

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郝云聖人之道用百姓之心耶孔子貸術今向古甚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

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

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楊黃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巳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惡美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

天地

漻流 被披 要遥 圾岌 數朔 絯胡户 佹跌 寓宇 詈誤俚 蒞苦 軼轍 覤許逆 搰苦骨 泆逸 槹橋 汻苦 愮超 瘍羊 髭剝 皇 茍本作 懮俊

郭云運字指字俱妙 又云六合四方 又云昧者泥實之義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矣、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

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

郭云千聖傳心之秘世俗法莫不由此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

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

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郭云有為法

郭云所以生是虛靜恬淡

[illegible]賞罰為又云自天至形名為五至賞罰為九

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得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

郭云大天德以出治而萬物有寧

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

郭云十二經六經六緯亦作十二公春秋

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郭云不佚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

郭云服事也言我常如此非有心如此

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

郭云奮棅威福之柄也

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夫

天道

蹵子六 迕悟 繙盤 偈居謁 趼古顯 揀栖

郭云居無事三字是主宰

郭云一作洪範六極五福又云一作九州聚落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又抑揚簸做也、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天地運處日月代明雲行雨施飃風噓吸皆事也有居無事者誰耶詠嘆言下吐露盡矣而藏者謂之自然以是知此老爲郭子玄帶累不少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

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淸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樂是寓言莊生自寫其入道次序耳

從事於道者其始必以道爲一也而欲守之欲

郤云人籟

郤云塗郤塞兌也守神者

一心志以當青

郤云地籟

郤云追之不及儻然自失身如空虛弛放而不收

郤云天籟

郤云所謂蕩蕩默默

條達

直遂

一段六喻

待之所常無窮一不可待故焦然而憂懼也已
乃知道之無不在雖無不在而未始不一也以
物為量隨處充滿以為變化而實歸一以為齊
一而又不主故常豈可以知慮逐者哉故望岫
而息心矣
形充空虛是悟境在放下故郭頌
領子仰鑽前後懼也欲從末由意也終日如愚
惑也忽閃止於道矣吉甫曰樂即道也甚然
充滿天地是諦境

孔子西遊於衞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巳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
爨之而巳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
王巳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
削迹於衞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

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
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二喻）
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
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三喻）
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
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四喻）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

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五喻）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
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
出貧人見之挈妻人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六喻）
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

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爲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

郭云月物皆風氣所生又云類物名山海經曰亶爰

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吾婦女何言乎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

之山有獸如狸名曰類 [illegible] 耳

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天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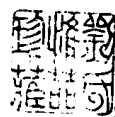
𧹞執 盛成 瞋扶真 噆子盍 憯七感 嗃許劫 厲例 蠆許謁 鵙五唇

釋音　卷之

解莊

卷六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目錄

解莊卷之六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

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

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刻意

問 聞

呴 煦亦作

悏 苦夬

覺 教

罷 皮

樂 洛

柙 甲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冐冐則物必失其性也

有爲之謂俗學也有心之思俗思也此道遠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矣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

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繕性

滑 骨　樂 洛　行 去聲下同　澆 洸

郭云[illegible]二語[illegible]大何必多慮之賦

郭云此是[illegible]大覆不盡[illegible]大有[illegible][illegible]窮矣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

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

[illegible]自快[illegible]

郭云人生一[illegible]議論

郭云莊子受[illegible]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秋水首章文勢紆徐[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俱爲可[illegible]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

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鄉今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

郭云道無精粗論精粗者精之粗矣此即中庸不睹之旨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不但事不借人亦不爭若[illegible]己力庶士之操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非不[illegible]第於莊太甚不類蒙叟口吻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

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郤云不用心目文不板樣半間蓮花妙措者得之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

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蹴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妙絕處在不解心目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

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大勇者大勝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大通者大辯大辯者大勝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郭云一字形容鄙夫嚇怯之態

郭云儵下添上一條同觀

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

涘俟 礨壘 説悅 垺孚 瞋赤人 蹢又益 躅濁 蚿賢 趻勑其 踔卓 踖秋 父甫 埳坎 鼈救側 虷寒 縶豬立 距巨 跐比 呿祛 鶵仕俱

郭云語有其決言其有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

郭云世人皆以恩愛生貪着遂有瀾々無明煩惱不自解脱

又云此種無情學問究竟總今警要得力

郭云栁多指胝以喩疣瘤

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

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

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illegible]爾閒手佚於齋諸凡言死勝生古勝今內勝外天勝人之類皆詭言非本懷也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

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以鳥養鳥以人治人忠恕[illegible]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

認云一款變化非死非生胎卵濕化俱從此出

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却露出本懷諸篇多如此　一段之評大是虛妄

至樂

惡(烏)　誙(耕庄)　芴(忽)　噭(古弔)　蹙(御紀)　髑(獨)　髏(樓)　髐(苦堯)　矉(枕)　䩭(格猛)　䡷(繼)　軦(況)　瞀(莫豆)　蠸(權)　箰(尹忍)

解莊　卷七

解莊卷之七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雜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能移作與化俱解同是予意謂遺字之訛

棄世即棄事遺生之謂然所謂遺與棄者不過

學道之津茂達甚本無生本無事而是所渭天也知天則世即非世不過與彼更生而已求其始終了不可得即本無世也

為萬物父母者寄稱於天地耳豈天地式生天地生萬物者又天地之父母矣合則成體豈真體耶散則成始豈誠始耶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

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

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累丸之與承蜩不瞬之与習射戒定之於學道事不相蒙而能寄徑焉所謂方便法門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

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
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
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
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
者内拙

操舟畢竟無法游沒即其法吾益信經世無法
出世即其法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於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
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
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
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
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揚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
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益生者寵於内外則生不足養矣惟紫立無心
者乎無心者無益生交忘内外故權立中央之
號耳豈以豹毅未工而復執其中哉害不關道
則一息一瞬支馳於險塗不獨衽席之上飲食
之間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
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
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
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數語多少調[illegible]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月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角影反裹惟心炳矣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梁水衝撞乃有洄齊旋而入若投大涌而出焉

遊陵山險巇之極勢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心境文丞館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

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達生

遲悟 痀傴於 豫患 豚直轉 楯食準 族黑 詒給 渻致 鮭胡作 蠪

吡 䍐举 䏰引致 渻所景 憍恃喬 鑢據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舍道德而即世路未有全者材與不材俱[illegible]
之[illegible]樹雖亢猥病俱亡身之捷徑此聖人所以

点論一火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羅網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

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亦非有人則刳形去皮矣非見有於人則免網

羅機辟之患矣涉江浮海望不見涯此不有人之象與送者皆反君自此遠此不有於人之象與

虛舟狀非有人也偏心不怒狀非有於人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

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明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

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

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爵祿外物有命之者吾取之非盜竊而何先輩言逆境上易打不過一念順受便可遣去此所謂無受天損易也若爵祿並至未易與之漢此稍有濃意便是取與竊盜同科故曰無受人益難也取字與受字正相照若說辭之不克豈累

取之義乎鷾鴯不畏人而襲諸人間不過暫時依棲棄實而走是明於憂患者取益之喻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

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山木

訾 疵　惼 善必　翂 紛　翐 秩　雽 戸　[illegible] 節賢　鷾 意　鴯 而　誶 歲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

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知緣俱妄故離虛緣知緣即真故離葆真如此則人貌而天謂之真人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嘆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嘆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嘆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也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說仁義偽態如畫

尊孔子極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

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仲尼所示者步趨言辯迹耳豈所以迹哉迹屢徂矣而回方追之方逐之此求馬於唐肆何其

癡哉夫著而可見者日間之羣動待日而有非日也作息如生死所待以生死者如日生死者遠化者也故動者日新者也新陳換于呼吸生死代於剎那至神至變至妙至妄恐之如捕風言之如鏤塵乃欲核後先於掣電之間分凡聖於泡影之內所以趣之愈遠求之愈艱耳雖然故吾者失之交臂矣何可求新吾者滑之靚面矣何用求孔顏相與語道未有親於此篇者也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即此意

哀莫大於心死心亦有死乎曰心有生滅是死路無生滅處是生路以生滅言之徂謝者是死路日新者是生路若執著于守株於已徂之迹是全身埋在死路上豈非以死而可哀耶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

有貴於身則身爲隸矣

尊孔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

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至言以修心明非忘言絶學之致故以能脫爲問後方道少消息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顋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

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
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
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
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
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此莊叟寓言本旨言世人不足與正告故巳權
與之說夢耳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
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
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
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
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
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
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
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

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
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
乎巳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入
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
人巳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
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
亡而楚未始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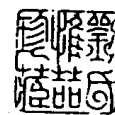
田子方

瞠敕庚 洶灼 句矩 玦古穴 儃但 䫲古雨 䝙庚

釋音　卷之七

解莊　卷八

知北遊

庚桑楚

江夏郜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

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

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莊生嫋逗之言哉於寂後說法華矣其所謂莊語者與篇中無一段不妙列於外篇之終乃稱性之談畢竟不可覆藏也

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淨名文字即解脫之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

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

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巳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巳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

棄予而死巳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

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太淸虽不能洎火談上良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

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未有天地而有古今是未有子孫而有子孫也

此反詰之詞

老子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破其義宗門多提父母未生前一着而[illegible][illegible]因禁曰切思未生前正此義也

郭云無將迎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𩐈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

郭云無情識

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知北遊

弇紛　唉烏來　喑陰　䗣意　弢刀牧　妸河於　奓奢　㖖剝　弇奄　堀

剮　極累之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

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

郭云韄者以皮束物之稱揵者門關之義

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

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外束於物者善事之而把捉之則繁矣將使心

志閉塞而不通內錮於欲者若以念制念則繆矣繆亦繁也將使耳目惑亂而不達所以然者召其所好去其所惡繁繆二病之祟也豈非飲藥以加病乎放道而行則繁繆病俱除矣老子所謂衛生之經者不過放下而已然先教之以抱一勿失者以放下之方便法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

趎物問知仁義反愁我軀是有處犯世患之意故答之

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知止於不知則宇泰定、則視聽言動皆天光非人耀矣天光發則徧備常、人見其恒人我亦乃今有常言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

郤云隨寓而安備可也分可也成可也毀可也

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不必進責於人鬼惟明乎兩以爲人鬼者耳券外者乃賈人以知仁義爲質本憚易於世者也

期費之志紛然不寧皆未者衆寧待開口發言而後見耶明乎人鬼者知人鬼本無幽顯皆我故能務乎分內行乎無名獨往而獨來耳物本無物乃與物窮物入者人所舍也若與物且然相靡有同市賈何能容潔是故人棄之則慘於鏌鋣鬼責之則寇以陰陽喪心爲賊志爲無以自愁毒豈外望乎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郭云宇宙虛而包函萬象宙長存而歷劫不壞聖人生死雖与人同而不墮形跡進乎天門

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分即是道、一事皆合全理也、何成何毀、何所不備而求有以備、則不知分、分而備矣、分者其有形者耳、無形者未始分也。以有形各象無形、即事即理、理具也、定然是謂出而滯也。達摩曰凡見有法即是見、見出其宗而不反、是即心外有法、非見性而何。不知道本無形、出無本、入無竅、四方上下有實而無處所、古今有長而無本末、生死出入於是而不見其跡、此所謂天門無有而萬物萬有從無、無一是亦不可得矣。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不藏身、豈分合成數之可言哉。上言明乎人鬼、然後能獨行、故此段遂極言之。

郭云臘祭底烟氣聚而成靨即如人生也

郭云不知膍胲一體廟偃一地人見可移而不見有不可移者在故曰移是非所言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中有試守）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未始有物者天門也。其次以生爲錫喪、以死爲反。其次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三者皆能齊生死、而旨趣已異、如昭景著戴甲氏著封、雖均爲公族而非一族。最下者以生爲本以…

知者所不知
知虛子視物
不起分別

知爲師以己爲質是非名實與而名節始至
以死償節榮通醜窮溺而不反流俗相朝如蜩
與鷽鳩同搶而共咲耳披然移是一段不可强
解通節大意不過如此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蹍市人之足則卑詞以喻之兄則嫗之耳夫親
無文也然則子之煦煦以爲仁義知信者豈其
至者哉徹勃志解謬心去累德達塞道而靜正

虛明出焉道德爲隨在而名之耳豈核利害分
人己如南榮趎所問乎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聖人工於天而拙於人工乎天而又俍於人聖
人者知有者也全人不知有者也不知有乃能
行乎異類與蟲同天而天之一字亦埽而去之
趙州所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以天下爲籠

無復失爲全人之保於人以道也若以智求知以仁求愛以義求宜如弋獲然雖工射如羿所得一雀而萬有失矣此皆越於間也夫全人尚矣其次莫如外非譽遺生死而緣於不得已斯乃聖人之道拙於人而工於天者也

庚桑楚

杓的　趎疇　蠋蜀　鞟獲　揵蹇　翛蕭　嗥號　嗌益　嗄夏　掘

蓺　臏嚬　䵮滅於　膍毗　胲來古　蜩滌　蹍女展　鷔五報　佷良　謵習

解莊

卷九

郭云[illegible]神守[illegible]形骸[illegible]

解莊卷之九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

郤云勞生之極反本之旧

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韮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

郤云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行列麗譙錙壇矣

郤云民死生在此一念

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故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郤云只在眼前

郤云神經如是之意

郤云六合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

郭云害馬謂[illegible]之斷

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

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云惠子狹骨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

郭云與彼造陰陽者何擇而以誇弟子此名見其若也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

郭云求唐子而不出域求不遠也夜半之鬪不去也

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云此相天下之法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郭云不痴不聾不能阿家翁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鮑叔之進仲管仲之退等千古知己乎其論相道備之矣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云色乎色淨其容貌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

彼之自施于則有賢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皆由內不足也

郭云此乃真槁骸死灰心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郭云三千言無心于爲喙三尺不言也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

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其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注簡而有別致其高ノ也

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郭注　仁者爭尚之原故禍後世仁義既行將

僞以爲之其迹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覤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僞矣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蘉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益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絶迹而玄會也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𪇰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注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新傳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

之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得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殉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與殉則不免於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人知多知爲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爲之累世俗

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慱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徐無鬼

擘宰 鼪生 鼬由救 踉良 跫巨恭 脫奪 鉶刑 堊烏路 默因 牂子郎 覕薄結 姝昌朱 蝨瑟 榷角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

郭云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嘗進不已故王果以音之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

郭云達綢繆不滯于物同盡一體莫非我也

郭云心無窮而力有限

[illegible]及

如[illegible]

[illegible]

可[illegible]

[illegible]

郭云[illegible]師乃謂師天

師天猶未免桎梏

郭云羸法法之無用者老子所謂除佞辯行也而見卽兩端一役一世也

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

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

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有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矣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郭云性[illegible]纖級欲萌生耳目口鼻氣閉已易離其[illegible]不嘗病交[illegible]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

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

郭云是在非初非在後

謂然與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戈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

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

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

郁云莫同相去不遠

或使外道神或見於莫爲外道有所見

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則陽

擉 捉

腸 喝

扶 軼

吷 血

稯 總

馮 憑

萑 丸

外物
寓言
讓王

解莊卷之十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巳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郭云賢愚同歸

郭云天地之火

郭云人身之火

又云清明之性如月不足勝焚和之火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

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云此段譏剽世儒無道淨而求以剽竊古人爲事古人死人也古人所言死人口中沫也發冢取珠之喻極奇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

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云以身出結人而驁無自悔眺行也郭云有心反於古有心動于道皆非也郭云載以天下自任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

郝云遊師道 逸遁之遁

郝云無貴賤 無古今

郝云六根頭 頭見陣出徹 而宰之則一 了百當矣 又云跈蹍踐 泥滞之迹謂 失其職也 又云明之德 之意 又云六鑿[illegible]

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
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
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
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
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天而
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
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
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胞有重閬心
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

[illegible]

郝云[illegible]

相攖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
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
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
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
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
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
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爲官師其黨人毁而死
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
申徒狄因以踣河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
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
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外物

絯該 螴陳 蜳惇 暋昏 僓頹 搰窖 輇權 顲鵜徒弓 跈女展

徯奚 訟賢 銚七遙 眥子斯 搣滅 駴戒 踆存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

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郭云孔子不與人辯而使人心服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云自有而無故人以其死也有自也合情之斷不能無悲而不知其未陽之始窕無所自而太虛而已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何所欣戚而曰湛不過乎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蘊悟

寓言

郭云看他已氣絶不以天下爲事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

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

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屠羊説曰大王失國説失屠羊

大王反國説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説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説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

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郤去三句說。亦從乎以天下傷其生矣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淸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

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讓王

捲權　稠直留　隘厄　扢許訖

解莊

卷十一

盜跖

說劍

漁父

文醜劣太甚矣太史公豈於文者也不應不依撰識豈史遷所見者僅止而後人又妄托之遂流傳於世耶陋云不見不

知跖作辭者[illegible]

解莊卷之十一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會稽陶石簣先生解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

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

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

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

跖丘竊爲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

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

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

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

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

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

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郎云以[illegible]爲安以[illegible]爲[illegible]

郎云形容[illegible]貴律[illegible]謂賊作子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挾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

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

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刧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盜跖

橡象 磔竹客 侅礙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

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

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匱竭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旣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

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

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

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

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

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不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漁父

揄 遥

挂 卦

解莊

卷十二

列禦寇

天下

解莊卷之十二

江夏郭明龍先生評
竹塢陶石簣先生解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齏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

為墨成而謂

前世因又云井非一人有此意非一人有也

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

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淸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

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爲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

吡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

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列御寇

捽 骨 泙 平 詵 訊 㦎 佷 呲 訶止 佚 於大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得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聖有所出王有所成成之出之者果安在乎此

道術之大宗也宗之强名曰一得一而內聖外王之道在是矣不離眞精謂之至人老聃關尹是也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叟所以自道者是也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大小精粗無乎不在安往而非宗安往而非眞精乎然則本爲精物爲粗雖博大眞人如關老已不勝裂況翟墨之識淺者乎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聲聞其風而説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日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别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

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悦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

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緣彼不得已止於不知其所承循也何以非

慎到非夫無知者性體也知性則本無知而無

不知本無爲而爲於所不得已而不知性者乃以無知爲之學則非生人之行而爲死人之理矣

三子不知道無存也於所言是而不免於非雖然三子用心亦内矣比夫儒墨宗尹者有間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淸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芴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爲谿爲谷虛靜不積近二聖人之學無門無易四達皇皇近一聖人之學寞無形變化無常則無有精粗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者異矣神明誰與何之何適則無棟擇與謬悠獨與神明居者異矣故而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明已與老子宗派各別也夫老子之學有塗轍可

可守有窠窟可尋故上中下士聞之者尚多矣之者尚少莊子則蹤無朕曰雾矣謬悠荒唐蓋自傷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

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偏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惠子列於古今道術之外諸子尚有實當處施則學談不足術也

天下

觭寄 䫋面 謑胡奚 髁禍跛 輐五管 䜔亦作 魭五管 㧚抔 蛻悅

厤歷 蹍昵人作 騈殆

解莊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陶望齡撰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謚文簡事迹附見明史唐文獻傳是編僅寥寥數則歸安茅兆河取與郭正域所評合刻之均無所發明

南華眞經副墨八卷（一）

〔明〕陸西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李齊芳刻本

南華眞經副墨序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著

外史既測道德經已。遂復測南華。華者。道德經之註疏也。其說建之以常無有。而出之於不爲。破尺八之貧。執六八。去聖遠。並怖之風微。儒墨並起。各持其似以扣星沠。上仁義。崇聖智。而首亂之民。爰竊之以嚮矣天下。以故識者病焉。以爲先疾而施劑。則君參佐者。適以滋毒而戕人。善攝生者不輕試以无妄之藥。故曰上德

窮之而無以爲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仁可爲也義可窮也見素抱
朴少思寡欲淡寞而天下治矣至矣
至之不可爲也將欲取天下而爲之
吾知其不得已若乃虛靜恬淡寂
寞無爲則其於道也幾乎古之
至人守宗保始以爲而爲之以不爲
世出世法莫不繇此所謂以其真
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亦自
乃邁以逮羲軒莫不通於道而
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明於本
度係於末數理之所以窮也性之

所以盡也命之所以至也明此者謂
之大道迷此者謂之俗學若乃斷
言語絕名相混溟莊洸迥出思
議之表則竺乾先生譚之西方
未始相襲也而符契若合故予
嘗謂震旦之有南華竺西之
貝典也貝典專譚實相而此則兼
之命宗蓋妙竅同玄實大乘之
秘旨學二氏者烏可以不讀南
華緣督守中則衛生之經也地
文天壤則止觀之淵也藏神守
氣則食母之學也忘言絕慮則

樞括之要也有情有信則重玄
之秘也無實無虛則實相之理
也因是則玄同之德也忘我則
無相之宗也生死一條可不可一
貫則解脫之門也若乃采其
文擷藝圃之華資其辯給
懸河之口則操觚揮麈之徒又
多取焉嗚呼文字上起唐虞
以逮鄒魯孫性之譚精絕閎
肆然逾南華矣尒其矢口寓
言正而若反從心曼衍處而中
權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則惠施呿口公龍結舌季真
接子之徒又烏能測其涯涘哉
若吾人部象首經與經影響
支離多涉夢語儒家口義猶
孫蹠暢而通方未徹挂漏仍
多是知千慮一失在賢知猶不
能免商賜啓予回非助我仲
尼大聖不無望于人人而況其
數焉者乎是啓鈍寡聞素無
前識而二氏之學載之末季猶
窺堂奧乃復添註是經補救
偏毀以匡若賢之不逮名之副

墨。於與二家之說。參訂異同。而一
二同志。僉謂發所未發。勉令寫
業。將歷江海。佩之篋囊。三易
歲乃脫草。嗚呼。抵導窾。則
庖丁之目無全牛。索隱旨。則
九皋之肆無留良。千載而
下。知莊叟者誰歟。若謂悔
聖畔道。之大而無當。則是
也與叟均之不白於天下矣。
萬曆戊寅四月溯望日

南華真經副墨序

吾少讀南華經。意謂是陳
芻狗資章句耳。頃讀其
書。心目大駭。讀之七日。恍見其人。
秉龍鞭霆。逍遙于赫胥氏左
玄冥。若參寥。演天游。天放之奧。
三十三篇語語皆道德性命自
然之情。有問及仁義禮樂者。三
問而三不答。創為必有之人不
必有之物。又或世所必無之事。玩
奚百出。自五帝三王而下。往往
遭其戲劇。如顛如狂。雖其逡巡

而不敢進彼何為者又敢乎咳唾如懸河天上在阮湍阮在谷湍谷酌之莫可涯竟無論其他即西來大藏衣被而細繹者何限又詞人如百家纖乎精英如入海煮鹽傍山鑄銅嘻無安從得此語也

無儒或詆其梏斗折衡不經之甚或謂乎差與孔聖爭衡而畢孟子專言仁義太史公則曰著屬書離詞剽剝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嗟夫南華乎人不易知亦不易讀古有至人游于

方之外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以道德自然為宗乘雲氣騎日月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與大椿齊敝而不為壽將無非其人欤彼以步虛御空之姿適弗逢無下視大盜攘攘竊聖人仁義聖

智以濟其篡奪之謀曰世喪道道喪無矣索何哉必聖人死而后混沌復矣深念至德不可見而深嘆仁義無救于亂已險語破朦而後人遂嘖嘖譏之夫酒之流生禍有不罪酒人而罪上世之始

為酒者人曰吾必黜其人也將信之乎吾竊謂世人不易知書亦不易讀吾叔氏方壺先生天詠之靈夙有異骨才雄學博洞百氏外家語童時即志仙遊嘗曰人云浮華石火耳安用名為

一日即謝去親知長甯入栖霞山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鵝居鷇食徐徐于于舊注陰符道德參同玄膚等書頃著南華吾鄉 塩村李先生博洽羣書一見愛而讀之曰吾當

為世人傳之命余序之陸子律曰自先生注出而諸家注可盡廢矣何者南華經注汗漫肆語多隱惟讀者要在悟其宗旨不必字解句裂如諸訓詁語先生逍遥若鯤鵬怒揚若戟

餘直悟性靈不假言詮非注南華注先生也自閒自見自娛自寒自飲自知又烏知南華注先生耶先生注南華耶予之讀先生註也益欣然大醒當乎心者終日適一蝴蝶翩翩而下予異

之甫文成，益夏廿有三日也。蝶復來，嘻，大異哉！渺溟自兩來哉！渺溟自兩來哉！蘧栩栩者，夢蝶耶？栩蘧蘧者，南華仙耶？吾願乘成以隨先生遊，相与徜徉於寥天一也。

萬曆戊寅益夏

從子湜吾律頓首書

刻南華真經副墨序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撰

李子蕃曰：南華經吾讀部註，憾已。讀口義通義，憾少已，而更憾。讀方壺外史而後洒然暢然，知外史氏之發吾覆也。外史氏，予里閈先生也，聞性命之學于溟涬先生，遂屏棄舊所，栖真乎操山之陽，注南華道德，以遣已志，明大道之要，俾后來者知鄉方。書成，予爲梓之，僭序其首。序曰：吳天下事有大難二，作述是已，作之

南華經　副墨序　四

者之謂聖述之者之謂明明也
者明也謂以己意明作者所以也
作者之意明則知言之功與立言
等夫為南華述者更難之難
耳何以故非等見故南華後
仁義首道德左先王之法言經
生學士騷而閧之强者仇餟者惧
蹇淺者瘝躄彼若萬困慢中
顙黄口不嗛也迺狄牙俞兒舍而
畜之且以餌客而稱旨故南華經
有不可讀者三不可不讀者三東
於教不可讀也內外雜不可讀也

南華經　副墨序　五

法眼不具不可讀也不可不讀者
三一卷舒變化雲龍天鬼二蜀
辭比事善体物情三兼綜條
貫集二氏之大成故通人旨南
華而曲士守邉見衆謂侮聖
畔道非然矣夫作者繼緒往
聖梯筏后昆俾誕登于岸
仁天下不薄也迺今視其言如鳥
啄之瞑痃而莫之敢試則不游于
言勿求于心之過耳天下不盡瞶
瞶也而希不以其書覆瓿夫衆
內天下則六經尚矣若迺郊祀上

下則臟腑廢而玄酒陳其故何
以道之入口淡乎其無味用之不
可既其出口也亦然將使斯世
斯民漠漠無為虛緣葆真
去排治化而入于寥天則南華
道德之所稱述此其謂歟古之

為道者准此故先堯舜而
帝道德有升降后堯舜
而師功業有差等儒者立
極于堯舜而萬世師仲尼
止矣然而未出於非人不止于盡
處則至矣而又有至焉者所謂

神堯窅喪於姑射仲尼往
後於兀駘彼讓溟者固不自
大也夫至道聖人不能盡也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稱理而
論胡謂乎侮大聖畔大道耶
夫小知不及大知則蜩與鷽鳩

羣大鵬而咲之且也守圭竇
而窺容光纖芥粟細察毫
芒自謂明之至矣若與登日觀
而眺滄海紅紫互飛光耀無
極一時耳目何如哉又況乎乘
雲氣挾日月倒景而下視者

焉。夫學然後知不足也。人根不自廣耳。有能詩外史氏之書而讀之。相與解執情而馳習見。若之何其不洒然暢從若發蒙覆而覩寥廓乎。而其也又得公之四方。亦大雅君子所樂聞也。

萬曆戊寅端陽日

讀南華經雜說

南華經分明是道德經註疏欲讀南華先須讀道德經大要識其立言宗旨是經篇章雖多闔闢鼓舞一意貫串但其言突兀驚人其詆侮聖賢正如禪宗中喝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棒打殺與狗子吃了責在天下太平此中深意如何理會識者謂其深報佛恩於此悟入然後許讀此書

南華經還是一等戰國文字為氣習所使縱横跌宕奇氣逼人却非是他自立一等主意如公孫龍惠子之説讀者但見其恣口横説以為滉瀁無當却不知一字一義祖述道德正如公孫大娘舞劍左右揮霍皆合草書熟於道德者始可以讀南華

南華經如山肴海錯别是一種却不可與菽粟同味者然使並席而陳合口而食亦自不相妨害今儒者見其突兀以為非聖之書掩卷厭之殊可惜也

南華文字中有平易可解者有艱澁不可致詰者讀者但當解其所可解而不致詰其所不可詰乃為得之若一一為之曲說非惟支離破碎不得其旨而我會文艱澁之機熟抽毫臨紙忽焉入於其中而不自覺此害事之不淺者正如禪宗中謂搵可食却不許汝滿口食也

南華宗旨不二法門也但見有名相分別心便不喜以為竅鑿混沌其詆侮聖賢正如司馬公謂好箇僕被蘓學士教壞了也

一部南華經止有三等說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寓言者意在於此寄言於彼也重言者假借古人以自重其言也寄言如大鵬社樹之類重言如稱引黃帝堯舜仲尼顏子之類巵言者舊說有味之言可以飲人看来只是巵酒間曼衍之語寓言意在言外巵言味在言内重言徵在言先

道德言為道者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逍遥遊却如此放曠閒適盖老子是說心小莊子是說心空心小是工夫心空是體段

逍遥遊說生物之以息相吹生物即造物但換淂字新以息相吹分明是自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化来

南華經皆自廣大胸中流出矢口而言粗而實精矯俗而論正而若反讀南華者先須大其胸襟空其我相不淂一以習見忝之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不獨以其文也

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的有真見

未可輕議儒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此一邉說也莊子所謂且也相與吾之耳巳詎悪知吾之所謂吾之乎

告子謂不淂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亦謂之曰可當時有此一段學問却是二氏了生死脫輪廻宗旨莊子說保始之徵不懼之實一夫雄入於九軍佛言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便是演說金剛般若今學者如何看此一句道理妄加譏貶大造口業於巳何益

學問只一个究竟性命是切己的經綸爕理皆其應迹有為之法幻妄不常顏淵問為邦那裡去試只一心齋坐忘却終身得力受用不盡也

一部南華歸究到此有為事相皆粗迹也

看莊老書先要認道德二字道者先天道樸無名無相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德則物得以生本然之體一而不分大要在人不起情識墮支黜聰絶聖棄知則復歸於樸而道其在是矣故曰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又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通於道而合於德退仁義而賔禮樂古之至人其心有所定矣則二書之宗旨也今儒者直謂不然徃徃斥之以為異説反以老氏為見小是蜩與鷽鳩同其同也悲夫

退之原道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謂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便是虛位不若仁義實實在在故曰定名亦似有理趣然以性空真體而言清靜之中一物不着道亦強名而已安有仁義定了名相是為太虛生閃電也論大道者不作是解佛語說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

批點莊子法

標題 ┃

主意 ┃┃

肯綮 ◯

精粹 。。。

段絡 ━

莊子音叶

從四聲等韻叅訂玉篇直音隨註於本文之下以便誦讀有不可以字叶者但云其平其上因其字而調之則其音自出

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虛字卷之一

內篇

逍遥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靜字卷之二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恬字卷之三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澹字卷之四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寂字卷之五

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今篇卷既不同而世代遼遠不復得見古人之全書姑準郭本定為三十三篇而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亦從其贗入云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一　虛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内篇逍遥遊第一

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内篇首之以逍遥遊逍遥謂心與天遊也逍遥者汗漫自適之義夫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横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士君子不可無此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曠蕩而無所用末復結以大瓠大樗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宇宙無是喻其大者此篇首以鯤鵬寓言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有時盛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陲故曰怒而飛其翼若

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於南冥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不曰南海而曰天池看他文字變化之妙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摶音團飛而上也

又引齊諧以實已言齊諧古書名所言多志怪異之事扶搖風名尒雅云飈風也郭璞云暴風從下而上也蓋鵬翼過大難以輕舉必摶扶搖然後能沖舉而直上擊海水者水為鵬翼所擊也三千九萬皆廣遠之極名去以六月息者也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意去謂徙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後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

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而太白鵬賦亦謂六月一息至於海隅只為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文不相蒙而難於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

[illegible]如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野[illegible]
闘游氣也塵埃日光中游塵也皆氣至而後
動者比之大鵬去以六月其理則同故曰生
物之以息相吹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
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嘘鼓舞秉以
出入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明摸寫一
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
際天蟠地絪緼交容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
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
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
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一氣蒼茫充塞無
間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夫是以以息相吹而
生物莫之能外也此数句極精極容諸解皆
輕易說過至視下皆謂大鵬淺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
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
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
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音扶　覆音復
坳音凹　閼音遏　培音裴

且夫以下又自以息相吹上轉生一意言此
鵬鳥必得風力之厚者然後能舉故以堂坳
杯水為喻堂坳堂之凹處也傾杯水於堂坳
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
有勝不勝也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
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
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摶鵬翮於九萬里之上
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
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
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
也閼不通也如下决起控地即夭閼之義圖
謀也南南徙也此段意在充積之厚然後有
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寔用其力
真見得自已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渺人
褱空宇宙出門有碍如何去得

蜩與鷽鳩笑之曰我决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粮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蜩音條鷽音學決音血枋音方搶音鏘飡音餐

此喻淺夫之見蜩小蟬也鷽鳩學飛之小鳩也決起疾飛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地投於地也模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亦無他願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

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粮設喻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飡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有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舂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粮行愈遠者其積當愈厚彼二虫者決起榆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積者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粮意是自風積字面

上換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知音智蟪蛄如字菌音窘

此段又自二蟲何知上生下小知大知又自小知大知上生下小年大年二句意亦相承

以年小故知小也朝菌糞芝也朝榮而夕瘁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於造物者如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理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壽年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

以所知所歷者而自是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符契事意同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小鳥末句小大之辨也結上意生下意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比去声　己音紀　數音朔下同　惡音烏　知音智　行去声

此下正言大小之辨智可以效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馬獲乎其君而下馬信於其民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於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殆小廡小節也適為宋榮子之所笑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斯其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才德數數然效用於世者固有間也雖然樹德猶未廣也何者以其能忘矣而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不能忘辨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旬有五日而後反非不泠然善也彼其乘虛馭氣視世之數數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於風也若夫乘陰陽

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神扵無極之先則彼且悪乎待哉無所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已也功也名也皆有所待而後成者無所待則無已矣無功矣無名矣至人也神人也聖人也盖極賛極美之辭此明小大之非榮子未得為大列子大而不大也

尭讓天下扵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扵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扵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巣扵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爝如字

上言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則試舉尭由見意而後及扵藐姑射之神人盖尭由是亦大而不大者夫功與名之大者莫過扵有天下使其有見扵己焉則誰復讓之誰復辭之而二聖者方且視之若傳舍輕之如棄屣斯其所見似亦幾扵無己無功而無名者雖然不讓不見尭不辭不見許是亦列子御風雖免扵行而猶有待者也且爝火讓明浸灌讓澤則是猶未離功也鷦鷯以巣自安偃鼠以飲自滿尸祝不以尊俎代庖則是猶見扵己也故曰尭由雖大而不大尭由大年之冥靈也

肩吾問扵連叔曰吾聞言扵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皷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

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庭去声 射音夜 淖音綽 狂音誑 女音汝 觀去声 與去声

此方形容神人之大藐姑射山名肌膚若氷雪言肢體清瑩也綽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狀肰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擧一世而甄陶之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蘄之言求也亂之言治也神人無心於治世而一世自來求治於神人是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哉若堯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惟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故一切外物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叅同契云入水不濡跨火不焦非得道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扎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堯舜語至德者自合如此徑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斷音短 汾音焚 窅音窈 喪去声

此数句結上两段文意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宋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尭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四子無解當作許由齧缺王倪被衣也四子道存師友故尭因許由而往見之汾陽尭都也窅然涖然之意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将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瓠音戈 落音 掊音剖 瓠落 呺虚平 洴音萍 澼音辟 絖音曠 說稅 難去声 龜音均

說到神人已是大之極了又恐人疑此種學問離世絶俗将涖蕩而無所用之復設大瓠大樗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閒曠可以全生蓋君子之學無入而不自

得者此所以為逍遥也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呺然虚大之貌掊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澤手不文理龜拆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龜世以為業慮以為樽言何不以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蓬之心謂蓬蒿之見言短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厭平二　中去声　跳音條　同　卷音權　去上声　狌音星　斄狸　辟音闢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狐屬敖物之閑遊者機辟掩取禽獸之機檻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於禍斄牛旄牛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以况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斷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根本鄉蔭休影是以自樂且免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喻機黠者雖有用而有害閒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愈謂其言大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識故篇末言此箇廣大學問煞有用處但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怎地廣大逍遥原汝合下本體與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衢蕩蕩鳶自能飛性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

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顔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大剛毅任重道遠皆是這箇莊子篇首以逍遥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於無迹而後已惟大故能逍遥也篇末兩段是說大之用處須要仔細看他文字眼目前段大瓠是憂其無所容浮之江湖煞有容他處後段大樹是患其無所用樹之廣莫寢臥其下煞有用他處此便是逍遥煞合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

辭

大鵬上扶搖　九萬立可期　野馬及塵埃
均以息相吹　斥鴳翔蓬蒿　蜩鳩決枋榆
小知不及大　嗤笑理則宜　見大自遺小
二蟲尔何知　所以堯與由　萬衆固譏辭
大哉藐姑人　至德安可跂　氣冲腹不枵
神全民無疵　粃糠鑄堯舜　詎以天下為
神人乃無已　汾陽喪其巍　大小固有量
蓬心苦憂疑　大瓠浮江湖　利涉無傾危
大樗樹廣莫　斤斧安所施　碩封龜手藥
不學候教狸　用大豈無當　大用始為奇
博哉逍遥翁　萬古開群迷

文評

意中生意言外立言絖中線引草裹蛇眠雲破月映藕斷絲連作是觀者許讀此篇

内篇齊物論第二　虛字集

夫知有大小見有淺深物論之所由以不齊也小知閒閒日以心鬭主司是非意見起而道益虧矣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所以至人憫其死心灰其勝心解其鬭心為是不用而照之以天教之以因是語之以滑疑欲其泯物我忘是非和之以天倪休之以天均因之以曼衍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我猶然如莊周之蝶化然後與物渾化而逍遥之遊可遂也此等議論見識蓋自老子玄同上得来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隱去声　喪去下同　綦其　嗒答）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體之貌喪耦即喪我謂忘形也蓋神與形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

形如槁木無生氣也心若死灰無烟焰也皆嗒然喪耦之情狀昔前此也子游言前此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荅言今者吾喪我矣女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己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忘而優入於聖域矣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夫

夫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啓教推本聲氣所出之原而歸極於天籟籟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萬不同正以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君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噫乙戒反 翏六救 畏佳上於鬼下諸鬼 枅雞 洼於花 汙烏 謞孝 譹豪 宎杳 喁愚

子游一聞三籟便要討箇道理故曰請聞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

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噫氣者翏翏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摇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汙者數句描寫竅穴意態如畫又復描寫竅穴之聲激者憂而聲止謞者去而聲疾 簡文云箭去声 叱者出而聲粗吸

者入而聲細咔者高而聲揚譹者下而聲濁宎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于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盖以形容聲氣先後相和之變態泠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為之一虗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之調調之刁刁看它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聲筆端如畫千古橘文罕有如其妙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既說地籟就趂此文法補一句繳斷人籟此是作文之妙處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聲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盖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不知何以厲風濟而諸竅為虗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必矣知此則聲氣所出之原不歸之天而謂盡取諸人可乎分明寔有箇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眹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

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知去　閒平　覺教　縵慢　窖教　惴堅

此下模寫人心許多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上透來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別樣天巧非人可及大知閑大知之人忘已忘物意見不生灰心槁形幾於喪我故常閑閑閑閑者從容暇豫之意

孟子亦言知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閑乎小知則日以心鬬故常閒閒閒閒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知耳至於發而為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聱齊前後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則魄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搆之心生焉大知之人不生意見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

常閑閑小知之人間間分別是非海濶人我山高日以其心與物相鬬不能已已是故有縵者窖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變萬態終身役役直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縵者心慢為巽懦為無斷柔惡人也窖者潛機不露深不可測憸人也密者分銖較兩筭無遺策細人也小恐惴惴心事不寧大恐縵縵緩散自失餒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尋其肯綮發若機括刀人也

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己見山石不移如留詛盟誓不敢動拗人也小知之人心鬬若此但見人欲日萌天理日消消之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字當一讀與其殺相對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其溺而不返也此等機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洫老洫之人其厭如緘厭如大

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中有如許新奇字法句法如奇峰怪石當作別觀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慹摺 眹直忍）

以上備言小人心事此又以十二字面模寫接物之情狀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者變者慹者姚者佚者啓者態者通上一等人皆有如此情狀變態百出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者反覆不定之意慹者憂疑不動之貌姚夹庠也佚縱逸也啓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作作作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暗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之風離於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無所取取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眹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此作一句看眹眹兆也不得其眹即不知其所萌也必欲求得其眹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眹可得無眹可得終屬朦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眹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是為此篇之斷案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藏去声 賅該）

上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此又教人試在有形上體認一番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骨節揔言百以該之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

通命門而六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数件最親厚者誰歟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焉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是以相治乎不是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不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焉亦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来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同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足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又似遞為君臣其果若是乎哉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遞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恕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只要求得其情情即上文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如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不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真字即上真君之真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悟之即聖迷之則凡耳此篇求得其情正好與孟子因情見性之說叅看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illegible]

此段言人迷失真君至死而不知所歸者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讀莊子至此自是不忍釋手不敢以異說誣之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来便與我相守不忍亡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将他與外物相刃相靡於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惜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者

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衮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者惘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事成甚功果苶然疲神勞役日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者哀其無下落也到此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七待盡者在古来聖真仙佛只存得此箇是以空刧之外超然獨存是以自慰今却迷失

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無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與去声

若能認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凑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必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搆日以心鬬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

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必乎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才適越便謂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者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無有為有也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

柰何哉發揮到此方露是非二字作後来許多議論之眼目盖是非乃物論之祖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又一篇之肯綮物論所以不齊之故皆由於此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鷇兒

前面皆是推原聲氣分明有箇天然真宰循此天然真宰便是能師成心只為小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所以有紛紛不一之論到此方說本意言非吹也又度上吹字下来夫言亦聲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非吹則非天籟矣何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鷇任天之便啾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

於鷇音者其亦有說乎哉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鷇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鷇等耳與鷇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辯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體認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可自夫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真偽是非雜然並出於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而後是非可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知者明得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已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見天下何物非彼何物非是若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已則知之何者我亦嘗嘗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於彼是亦因彼而已何必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出扵是是亦因彼昔康節先生語二程曰你

說生薑樹上結底我也只得依你此便是因是之意其在釋氏則所謂隨順不二實無諍之要旨而老子所謂德善德信亦不外此會而通之得之言外可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雖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扵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扵無是

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耦一得其耦遂爾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方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聖人不由也而照之以天照之以天則如天籟之竅然而未始有言雖有所言亦因夫是而已如是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

之意見矣此一天字最為肯綮後文天均天倪皆自此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扵我在我則放身依之而不復求偶扵

彼此便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意見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寔在那邊終難定奪若只因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者不得其耦則我與彼混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環者圓

而中虛凡物奇圓而偶方圓則終始無端中又虛而無物以此應物安有窮極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遊於是非之場而常得夫無窮無極之妙此必聖人照之以天者能之故曰莫若以明明此而已若也彼是此非相持不解便膠固不通而學問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又發明所以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已度人執於有我決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吾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而均於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哉但見無有是者

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既又申言天下原無相非之理即舉天地萬物而論天主乎覆地主乎載各效其職而天不非地地不非天也飛者自飛潛者自潛各適其性而鳶不誚魚魚不誚鳶也天地即指也萬物即馬也天地萬物各不相非人亦天地萬物中之一物耳而以一指一馬橫起意見互相是非不亦愚乎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為是去声 莛庭 恑詭 憰決

若使不執有我不起意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行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牴牾之患物謂之而

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於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知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常怪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二矣故曰道通為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互融交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泯矣莛屋梁楹柱也厲癩也西施美婦人恢大也恑詐也憰詭也怪異也破碎曰分圓就曰成敗壞曰毀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為是去声 幾平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

而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可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於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也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所以然者因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

所以然之謂道道者自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狙鉏芧序

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騰口說之煩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甲曰然乙曰不然彼曰可此曰不可而不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本自同也故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譬之朝三朝三者狙公養猿猿術也狙公之輸芧栗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夫本數之未嘗加我則知之衆狙不知也使我不因其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故朝四則狙不我怒因是則人不我爭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和是非而休乎天均〻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於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惡平声

上言達者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次以為有封矣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淳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生而道於是乎

虧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成與虧成虧皆起於有物之後也嘗論莊子之書字面新文法奇讀者直謂其難解便廢閣不讀大是可惜若仔細理會此等說話煞有至理入聖工夫亦只在此未始有物之先即無極也有物即太極也有封即動靜

陰陽也有是非即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學道之者更當體認此心寂然不動之時便是未始有物之先感而遂通便有是非善惡更當戒謹恐懼以致中和不可一有偏着以成其自愛之私常使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一如未始有物之先然後謂之歸於無極而道自我出命自我立蓋此心有所向便是欲一有所着便是愛而去道遠矣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滑骨

上言愛成而道虧此又自成虧二字上生出議論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亦不能世其業而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來作證佐師曠恁地聰明其人卻以盲廢枝策而行此亦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拄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刊寫者之誤既又引到惠子卻是愛成而

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辯莊子雜篇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持又曰惠施之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據梧者以梧為几據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異乎人故嘵嘵不止嘗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成其愛而虧於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絃也終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此昭氏之虧也若使惠子不與人強辯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

聖人不居其成自無虧理不見已是何處生非若是之在彼者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成也何必更言其非若使是之在彼者不可謂成乎移之在我亦無成也何必更以非對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滑者捉而不住疑者見而不殺皆為是不用之意疑滑之耀乃不明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是則無愛成矣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劌同看熟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林鬳齋自謂看得莊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為是不用中是字生下意来言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者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於我而已蓋我執已

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一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般前段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便是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均是一般然亦冣忌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以形而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溟溟涬涬莫可措語俄而說個有無兩字大是惹草粘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何者當初原無箇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俄然說箇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無了又對上一箇有卻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果孰為無也如是則有無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哉有說則不異於鷇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無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亦可稱大太山亦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

彭祖亦可稱夭四句雖是矯䪨然亦却有至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来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體混合為一曾何大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得無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

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對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来只是言有言之後遞遞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於筭曆之人亦不能筭其未盡之數而况其凡者乎看来當初只是因箇一字引起遂至無窮自無適有尚且如此况自有適有乎有即有謂之有自意見上生者無即無謂之無自太虛中来者何謂無適即因是之說是已蓋因是則自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

起分別然後謂之未嘗有言謂之㲉音謂之于均天籟此處又將因是再結一結看他回頋題目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争此之謂八德畛軫

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封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箇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畛也這是

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左右倫義分辯競争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在物曰倫處物曰義群則有分族則有辯互逐曰競對辯曰爭即上文自無適有之事蓋至是而道始有封言始有常矣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

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故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議春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論議三者何異論是統説道理議則細較短長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幟也小知閒閒日以心鬬與天下相持以求必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懐之者不欲自見也衆人則辯之以相夸示雖然這等夸示求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説到底支離纏繞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稱去聲　嗛謙）（忮寘　园刓完　幾平　葆保）

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胸中了了見得理透自無言説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嗛嗛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人此等説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来何以故道而昭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咙咙然與人爭辯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愛常繫一邉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清則近於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

成其為勇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機本园若昭焉辯焉常焉清而忮焉則大露圭角幾於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則其知至矣今天下之人皆以不知自愧往往強所不知雄其辯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謂之天府耶盖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来人能知此則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葆之言藏也葆光即滑疑之謂不知之知也然所謂不知非茫然一無所知也以恬養知藏其知於不知也故曰葆光此章止其所不知句寂為肯綮盖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寔無所容吾知處而藏其知於不知則是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

葆光之人不起爭辯不見人我堯伐宗膾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廣之若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褊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日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之無私也而況德之無私又進於日者乎寘之不辯而照以天可也此後引齧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構與逍遥篇同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

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鴟梟　涅濕

鰌鰍　虵痴　猨猴　猵騙　即且蝗屬小而黑見尔雅　嬙祥　麗平　決血　帶蛇也　沍互

一篇縱橫議論歸結到止其所不知至矣又將此意大發揮一遍以王倪作箇不知樣子而歸結於至人蓋止其所不知者非若世人之所謂不知也不起識見不生分別之謂不知也故以王倪寓言言眼前一應起居食色孰為正者人物各安其安各適其適而已世人則起美惡分別之念此過識神最為害事至人則迥出常情一切不起分別若不知有箇起居食色之正者又況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紛然殽亂彼惡能知其辯哉此箇不知却是真知故曰惡知不知之非知耶齧缺又深一問子則不知利害耶至人亦不知利害耶此利害字意是自處味色上影下王倪答豈但不知利害便生死之變他亦不知爾其元神獨露縱橫自在不受變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所變而況利害之端乎蓋至人無已其於一切世故已解脫之盡故學問至此然後謂之極至而物論至此則其是其非又不待齊而自無不齊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遠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説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觧者是旦暮遇之也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著實也瞿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所知雖使黃帝聽之亦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子便輕易許之諭如方見鷄卵尚未孚化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墮丸便求鴞炙不亦大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聽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

道貫今古直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且爵禄不入其心而死生無變於已故曰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此數句煩艱澁難解蓋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管汨汨昏昏馳逐於榮華埶利之塲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役聖人愚芚此道情

上事也芚渾沌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無變於巳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夢覺耳萬物盡然而以是故蘊積胸中不自解脫悅生惡死妄起執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舊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得還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者蘄生之誤乎故以驪姬設喻既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還造化反似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觀劇場幻

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弔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後而有大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而不惑矣嘗觀古之達人皆以還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為至樂其言曰生滅滅巳寂滅為樂盖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後可以言樂古之至人所以旁日月挾宇

宙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者盖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耗散不存蜉蝣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常沉苦海求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黮音坦

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思來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樣辯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暗處不能相知人亦被若與我瞞了受其黮闇暗昧不得明白將使就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別立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倒的人也正不得如是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來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寥濶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辯和之以天倪也就是了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不是然彼之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無辯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聲之變化或是或非不能取正必待於彼固也若其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儘可優游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即游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抑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辯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應事無窮也寓諸無竟言吾身亦可寄於無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碍安得無竟乎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
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耶惡識其所以然
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
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
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
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蜩附志與乎栩許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
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知此則不消待彼
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

罔兩景之澹薄者問於景曰子之行止坐起
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
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
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
蛇之蚹蜩之翼耶蚹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
者蓋蛇以蚹行蜩以翼飛而蚹與翼不能自
行自飛必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
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這箇
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

其為在彼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還是
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已取証昔者莊周夢
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志
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
則蘧蘧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来的蝴蝶
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
矣蓋以夢覺而分彼我我是夢中之蝴蝶彼
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曩為夢
裏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必有分

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
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
言古今夢覺混融為一也蓋必到物化田地
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
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他誰為蝴蝶誰為莊
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爾時方壺
外史説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爰有至人　南郭子綦　隱几喪我
形槁心灰　指陳三籟　訣我天機

吹萬不同　怒者其誰　非彼無我
若或使之　小知鬪心　心死可悲
言隱榮華　而有是非　各是已是
自忖則知　彼出於是　是亦因之
彼是無耦　物論自齊　齊物論者
執此道樞　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圓神不滯　無始無終　以指喻指
是非蠭起　非指喻指　視人猶已
何是何非　只爭彼此　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　各不相非　我何為者
無物不可　無物不然　莛楹厲施
通為一馬　知通為一　惟彼聖人
和以是非　休乎天均　為是不用
而用諸庸　惠不據梧　昭不鼓桐
何成何虧　渾然大同　他人有言
是究是圖　因是而已　其有謂乎
無謂之旨　滑疑之耀　秋毫可大
太山可小　殤子可壽　彭祖可夭

不立封畛　自絶爭忤　大道不道
大辯不語　止所不知　葆光天府
堯德非進　孔知亦微　神矣至人
大覺不迷　今我有辯　孰待正之
和以天倪　寓用待而　吾喪吾我
天均則休　夢為蝴蝶　覺乃莊周
猶然物化　千古悠悠

文評

鈞天之樂鞺鞳鏗鏘常山之蛇首尾相望驅車

長坂倏爾羊腸過脉微眇結局廣洋尋其正眼
開卷數行
先以喪我二字為一篇之眼目繼以天籟提上
一步說為眼目中之正眼如下照之以天天均
天府天倪皆從此生小知以下皆言有我又自
我中提出箇真君來暗應天字迷了真君便有
是非提出因是二字作為齊物論之眼目以下
反覆議論只說因是以和是非而休天均作一
結是非之彰道之虧也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又

将滑疑二字作因是之眼目至止其所不知至矣以天府作結又将止其所不知作滑疑之眼目引尧舜孔子歸重於大覺之神人将和之以天倪作結總結欲齊物論必待此人末却道我亦從夢中覺来者應上覺字首尾照應斷而復連藏頭於回頓之中轉意於立言之外於平易中突出多少層巒疊嶂令人應接不暇奇哉妙哉

内篇養生主第三　　虚字集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盖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日夜與物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得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将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然後謂之善養主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禅家謂之識神播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嘉禅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来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智虚幻之身不

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将箇主人相刃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塲豈不殆哉言瀕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已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老子清静經有云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着萬物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性所謂殆而已矣意盖指此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来太虗之體本自清静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虗閃電非所宜有况復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宜虗静恬澹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汝本来面目善惡尚不許思况復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此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通此督脉引氣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脩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體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軱乎良庖歳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

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砉然嚮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譆而善之譆歎辭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脈骨節各有虗處可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踰如初學道將人間世務看不破覷不透只見萬事叢挫擺脱不開功夫純熟之後則見事各有

理理有固然因其固然順而應之大大小小全不費力又言臣當時解牛尚以目見審視虗實而後下刀今則但以神遇而不以目見官知止而神欲行官謂手足耳目之官知止者遇有齟齬便知止而不行依乎天理牛之天然腠理也大郤骨肉交會之處也大窾空處也批開也郤讀曰隙導引刀而入之也肯綮骨肉聯絡之處筋節所在也大軱大骨也言我之技精妙恰好未嘗經一肯綮况大骨

乎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刀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郤窾一遇大軱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年爲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節嘗見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又焉得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爲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必怵然警惕寧視止觀遲其批導徵其運動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謋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柃是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拂拭盪磨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必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踈恐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末結一語有萬鈞之力

為去聲中去聲 時居後諸豪 吾呼歷批備結 騎呼麦窾坎 綮苦挺鮲 為戒去聲下二為並同 謋化百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與平 王去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既以身犯虎口苟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撚指蠶鼎遊於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而胡爲乎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爲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刖而彼獨刖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生也皆天與之形道與之貌故人之貌有與也然人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着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飲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乎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喜也今右師豢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

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於其身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来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縣音玄

夫至人無恩不以戀戀之情係乎其人老子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荅故兩然之却說老子死而老幼哭之皆盡哀翻覺老子有不是處必其所以會合人心者必有深於用情之處故不求譽而譽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遁天理倍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違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盖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一来去耳適来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子而教之之詞一来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變於已者如此則帝之縣解矣帝謂天帝縣如倒懸之縣困縛之義帝亦未嘗以死生縣人人自縛之翻疑為帝無變於已則帝之縣自解矣今人謂死為盡直哀其盡也而哭之又非也不知自大道而觀同在大庄廓中一氣混茫嗣續不絕滅於東而生於西喻如火相得薪則傳指薪而觀會有窮盡然盡於此者續於彼自古及今曾見有火盡時耶薪喻四大火喻元神薪則不可謂此薪為彼薪火則不可謂此火非彼火達觀者可以無變

於死生之故矣此秦失正教弟子所以三號而出之意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緣督之經　鮮牛之丁　可以保身
可以養生　利害不涉　存沒吾寧
澤雉畜樊　介者其刑　哭死盡哀
畊必倍情　適來適去　胡喜胡驚
薪盡火傳　莫指其窮

文評

此篇凡四段謂養生主者守中順理利害不涉於身死生無變於已其意皆在言外要人深思而自得之所以為妙不似今之作文一開口便說主意又或立作柱子皆下乘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靜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遯世也夷明養晦和光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王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宜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已中得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田甞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矼音江菑灾同

衛君蒯聵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鬭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矼者貴乎達人之氣矼慤實之貌達人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乎達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悅而誠服

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必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然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不幾於為人菑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惟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知巧鬭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熒熒馬而眩惑色將靡靡馬以求平口將營營馬以自解容將蹩蹩馬以為恭心且曲曲馬以順成夫彼方鬭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所謂

殆往而刑耳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勝升 叢[illegible]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透下意來昔者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為者也是皆脩其身而下傴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脩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其用兵不止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況若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則可乎回盖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為充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倏而敬倏而怠倏而喜倏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往助之為虐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成案肆加譏貶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模樣美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大德乎哉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成大德而子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若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之君可也以事庸君詎可乎盖古之君子量

而後入不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比去惡俱平

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質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俞其咈一任自然詎以已之私意蘄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已

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為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己臆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則也諜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逆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夫化人者使人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意必固我者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回先化己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皥天不宜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諜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聽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謂氣息精神愈歛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徹故心靜則聽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道家火符之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物也故曰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

學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讀者容易勘過故不
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
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
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
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
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
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
焉者乎散上聲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
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
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
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嘗
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

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
辱汝若不眩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
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
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
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
已猶言不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
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
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絶迹不行如外道所説
斷滅相者直易易耳故曰絶迹易只為天下

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
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
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
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
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
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
偽為難以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
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等
之人闇見罕儷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為庶幾

大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闋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盖不知所止者叅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耶夫惟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歛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於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伏羲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几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盖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問孔子於子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於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懽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懽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

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司火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凉無有苦於炎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以教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觧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巳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

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於有我不

夫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己死生無變於己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此段道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言無當觀此寧不少省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隣國也隣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於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樂洛 茀拂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故

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鬬力者如今人戲劇格鬬之類其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盖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莚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呶而常至於亂何者飲太甚則多奇樂樂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於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君子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喻如懼死之獸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

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厲忿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尅核太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應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矣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必稽其所獘行必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遽勸成盖以過度則益溢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柔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僨事兩心生厲惡戾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於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報盖事求其可功求其成耿必於知為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易耶必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静而能應茍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矣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王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王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寅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盛成 蜄宸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間世所難也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而伯王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王終之人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顔闔將傅蒯聵問於伯王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殺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欲敗度將來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不旋踵且彼之知適足以摭拾他人過失而自已不知吾其柰彼何哉伯王於是儆之以戒慎教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帥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

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湎涊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己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卽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違徐加點化入於無

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得其可違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己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食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異類亦將與養己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蜄適有蚉䖟聚噆則當僕僕緣拊而去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銜勒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己量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而奈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
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
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

櫟歷 散上 樠瞞 柤柤 掊剖 幾平 覺教 趣促

亦遠乎
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
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
速敗門户則液樠然而洪為柱則蠹不適於
用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櫟
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文
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柤
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

剥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
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
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剥即辱且
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
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哉以彼
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
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
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

覺而軫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趣
取無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
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
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
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衆異
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
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異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乘去上 上 茈庇 杙弋 蘈頹 樿禪 善 咶舐 酲呈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蔭茈之蘈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舐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酲如醉三日而不能已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材故精神凝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荊氏其地宜楸栢與桑固亦有大者然其拱把而上則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樿傍者斬之矣樿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才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此在巫祝則以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歟大意謂處世之道太忌恃才揚已故寓言大木以無用自全非謂必蠢然芒然如懸疣如附贅者而後得免於禍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為巫祝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會責解隹責

筴策食以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頤口旁兩頤也齊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腧也髀人大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其狀若此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足以餬口足以自食也鼓筴播精簸米出糠稗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徒而力迅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不徵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復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諭此以人諭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但以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利害者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然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耶将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於三代耶来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已矣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於羽殆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

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何必畫地而趋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郤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火而自煎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難　回也請行　匪量斯入
殆往而刑　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
未達人心　胡以彊繩　若惟無詔
暠揚於庭　王公秉鬬　而目將熒
不信厚言　剖于殺逢　求實無已
技攻危兵　內直外曲　上比而成
政多不諜　及化胡能　回爾心齋
庸以氣聽　入遊其樊　無感其名
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　相入則鳴
不入斯去　耳目內通　外於心知

無地而行　靡翼而飛　惟道集虛
瞻彼闋矣　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
萬物攸化　行終義几　葉公使齊
心甚慄之　飲氷內熱　兩也生疑
天下大戒　惟命與義　不擇而安
忠孝之至　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
悅生惡死　匪則攸聞　言或傳之
類妄實難　無傳其溢　則幾乎全
忿設無由　巧言偏辭　尅核太至
不肖應之　風波易動　實喪易危
遷令勸成　寧不殆而　何作為報
遊心養中　若為致命　虔始令終
顏闔傳儲　伯玉教之　正汝身哉
戒慎不遠　形莫若就　就不欲入
心莫若和　和不欲出　與彼嬰兒
與彼無畦　匪顛匪蹶　幾則達之
伐才非美　犯順奚宜　養虎可則
螳螂可蚩　意有所至　愛有所遺

無學養馬　拊之不時　決御毀首
鬪爾狂馳　處世全生　無用者奇
乞為社櫟　頤學支離　彼德之衰
鳳兮鳳兮

内篇德充符第五　　靜宇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怵亦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㝡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襲篆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盖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從之者半魯國且虗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忘己往往牿於形體之私悅生惡死橫起貪着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同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真體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主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宗即所謂大宗師未始有始也者之謂也守此根宗則能以無生有以虗造實

法由此出命由此立故為命化之樞紐古之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化而不為二五之所陶鑄者率用是道常季蓋不知也故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為已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稱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也人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者以水定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於地則松栢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栢所以獨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寂可知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狥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於物而

死於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乎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已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則何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士一喻尤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今以數語該之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生死關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者便可雄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死生學問等閒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亦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

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未之有得也故嘉爲詼塵鑑之喻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者謂不省已過而徒讁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而謂吾是之不當亡者衆矣不陳已過而謂吾是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説者也惟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

機而不禍者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以幸而全我以不幸而不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乎哉今天下之以全足而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始也怫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而遊先生之門則㦒然自廢其形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是耶今我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知吾刖吾與子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内而乃索我於形骸之外失其

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

等是者全則視棄其是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等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裨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已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惟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覺詭幻異常故至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必欲解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於一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詭名此箇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縛本来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

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朞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

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
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
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
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　食似　眴瞬　翣衫入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以濟人之死無祿以望
人之腹言其無富貴聲勢而不能利濟乎人
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
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詫也和而不倡不見其
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
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
來聚成也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狀其無
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愧其不若也卹憂
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
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夫子設喻以對㹠子
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
瞬不見己也形之僵不類己也是有其形者

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翣
刖屨無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
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
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
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胼胝
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當至尊之眄睞而結
新昏之懽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況全
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
者於焉取諸決矣然則它也是必才全而德
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
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
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觧之数
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
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
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

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於滑和者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郤者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郤無郤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郤中生出多少爭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郤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謂應萬變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此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全其天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説齊桓公桓公説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說去 長乎 脰豆 知乎

惡乎 闉因 食似 脤辰 謷遨

闉跂曲跂也無脤無脣也甕㼜大癭之狀項瘤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說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觀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己若忘是謂必見其所短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之則必自伐其所長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忘也是謂誠忘誠之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居何乎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惡用知未雕也未斵也質任自然而已惡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所積於己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用夫商盖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

用則游以天矣游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故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是非不以得於身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者似乎離世絶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謷乎大哉浩然天游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意盖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選去聲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故而已之故謂本来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来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来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隤然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窮其強辯却説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来盡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不能順其自然横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唫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却乃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説嘵嘵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兹不謂之益生而何哉觀惠子與莊子辯論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為交

方壺外史說是篇已於是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兀者駘　聖以為師　死生無易
大變不遺　審乎無假　守宗保始
能正其生　以止衆止　遊心德和
一知所知　擇日登假　人則從之
僑謂申嘉　我行子止　索人形骸
僑則過矣　刖人鑑明　忘勢忘形
匪齊孰跌　取大先生　尊足者存
叔山胡足　惟爾名聞　解其桎梏
惡駭駘它　式重寡君　允矣才全
而德不分　滑和靈府　與物為春
日夜無郤　生時於心　有跂有甕
形短德長　充德之符　忘所不忘
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　勿以好惡
而益其生　何哉據梧　以堅白鳴

内篇大宗師第六　　靜宇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故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之自然也而不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為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為有命則非真知自然之所為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消貪鄙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

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脩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

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裨益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蓋善終者天夭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寡薄也成成全也謩謀也士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謩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

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接日以心鬬故

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於内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蔕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説廼玄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

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等閑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藉口談資華障耶屈服者其嗌言若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聾也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應對嗌咽若哇哇者吐貌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調美吞不下吐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子禪家以此機勘人一受其勘便見底蘊其耆欲深者其

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聽自是浮淺天機二字下得㝡好機者發動所由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者自是沉機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字一語參透的有根宗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觧上文出出世也入返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也距逆也倏然往来不難之貌往即入也来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以来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更不必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訢即承上不恱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懽喜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狭其所居厭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

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始終如一死生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静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頯者廣大寬平無愫慼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温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人至仁無恩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黙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之中往往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幾奇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名失己學求諸己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亡其身是謂受役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以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然以務光辭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箕子披髮以請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辱者其他可知故皆不取

古之真人其伏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劌真人則與乎其觚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後應之之意滀乎其進我色也滀者聚也進我色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

厲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也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悗乎其忘言而聾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悗者俛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刑主肅殺故以之為主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和謙退所以輔翼人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故曰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循是以登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於丘者同而人真以為勤行也勤行則未免有欲速苦難之真人只知養其自然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允囿於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者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父也寄體之之身而猶愛之而況其卓焉者乎人特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身而猶徇之而況其真焉者乎盖真即內篇所謂真

君而卓焉者則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也知此則知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惟不可勝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之褻之可知矣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

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呴相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況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一者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人更當精心理會所以鮮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大藏上乘義諦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得遯

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
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
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
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
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
下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
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

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
我之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遯
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盖一者真實
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
求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
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
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
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
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
而以其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
皆存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
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
之又況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
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
為化樞故曰一化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下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到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强名之曰道無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忽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閟密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何謂有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徼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更為閟密

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欵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太極即六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之

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山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賢聖不得不可以為仙真賢聖正如老子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辭比事更覺奇特狶韋古之帝王挈天地言整齊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

下母襲取而有之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守母食母維斗四維斗星不忒者不易其度也日月不息不晦其明也堪坏崑崙山神馮夷水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鼎湖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禺強北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彭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覇傳說商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傅說為列星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上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卜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僉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矣有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何別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疎而物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

能見獨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死生去來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相對而貞勝世人以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怕毀一心成之憧憧往來無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烏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

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攖寧攖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解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盖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也烏乎聞之聞之副墨之子以下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此未聞副墨文字也洛誦誦讀也瞻明審視也聶許目聶而心許之也需役耳有聽手有書皆待役於主人者於謳歎美謳歌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之始盖言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此段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文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夫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犂子来四人相與議論所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来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

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僂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頤隱於齊肩高於頂髻指於天陰陽沴厲之氣內干我心閒嘗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其狀之傴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

惡是惡死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為鷄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鴞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於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

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莊子萹萹主意只論死生孰知人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死作出多少有為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故此重重發出死生一條道理欲人猛將此箇悅生惡死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此竅者三十二萹莊子儘可置之空虛無用之地

不消山野為添註脚矣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此叚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叱避無怛化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荅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鏌鋣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中必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然而寐蘧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死生二字者此叚議論着實脫洒可愛然以釋氏輪廻之說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中急難自脫脩行之人為求斷此是以割愛學道今者郤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知何為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為鏌鋣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升沉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也只說得他一邊逍遙學問不曾統為衆生立箇方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佛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生不死之鄉此莊子喫緊為人咽喉下刀更不為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彼又烏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悦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閒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吊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来桑户乎乃琴曲也返其真謂還造化言女已返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歎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盖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来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唤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内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大患乃解喻如決疣潰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

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遥乎無為之業而一任来去之自然又惡能憒憒焉以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丘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女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結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
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
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
國也㽞一怪之一常怪之也夫子言孟孫氏
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
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芟煩
就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
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謂簡
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
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慼無喪服不得
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
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
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
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
先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
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
為以汝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
所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
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方且不化
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
等之夢覺今吾與女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
以女為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有駭形而
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
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
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死
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言實也
彼之見解若此不忝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
世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
簡也所以乃三字亦奇猶言乃所以如此也
且汝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
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

烏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
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
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
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直将化
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
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
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
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
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盖自然而然一

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
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於有方之外謂
之畸於人而侔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
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為軹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
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

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
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
其力黄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
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
略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何以資女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言
是非乃人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軹軹語助辭
言女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潰仁義之
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女将何以遊於逍
遥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横也轉徙變動也即
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願遊
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奥願遊
其藩籬盲瞽之喻言女無受道之資難以語
道無莊美人據梁勇士黄帝神知之君言至
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

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具之義言昔者斂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劓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返其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是言大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齏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齏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齏粉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溟溟涬涬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之辯乎哉

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借顔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顔子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義忘禮樂墮肢黜聰心齋坐忘别是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又道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然又須知此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滅者萬萬不侔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乃其竅肯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知慧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竅鑿把作不好字面看承老子云絶聖棄知絶仁棄義意盖如此讀莊老者當具别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

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斷煞曰然而致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莫知其然　養所不知
何人非天　越彼真人　乃有真知
登假於道　生死無靳　不悅不惡
脩然往來　自適其適　容與乎懷
彼天誰子　曰大宗師　有情有信
無形無為　得之者昌　傳亦不易
獨惡乎聞　遠自疑始　彼祀來者
及以琴張　旦夜生死　倚歌相羊
子貢守禮　顏回坐忘　許由惡黥
孟孫善喪　同於大通　化乃無常
桑戶寠貧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與天為徒

内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齧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此箇知字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此為最先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徐紆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己為馬牛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情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己出經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大率本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

心議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於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内乎治内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吾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卻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矰弋罿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帠為字

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適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淡與擾雜也合氣於漠與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為天下而以天下為一人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蹴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

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勇於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疎通明達可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胥役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来人之田獀狙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已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数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
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来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鄕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苐靡因以為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頻第

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来盖凢心
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
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
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
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卵腹於雌而
眹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
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
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来以我示之則見壺
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

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盖壺子倏觀以地文
示之地文者藏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九地
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不定也
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
吾杜德機杜者閉義德機即生機也明日又
来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
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
機意盖壺子倏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
於虛空諸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

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大
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本於此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機猶言好機明
日又来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義
故待其齊而復相之盖壺子示以太冲莫勝
太冲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太冲即冲
模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機亦即生機
衡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機之發於衡者可
見如此而林鬳齊直以衡為平義以為半動

半静不若以動静互融為平方得太沖莫勝
主旨鯢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
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機
發於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鼒
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　他日又来神巫
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宗即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
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
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順化
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頽靡因
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
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
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
也者故反執妻爨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如
人食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
知其有人事也返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
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封即齊物論中
所謂封畛言尚不知有已孰知所謂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
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
妙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
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
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為
名主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
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
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得箇集衆思廣
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不為
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
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
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之
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有窮無

為則何窮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無有無眹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也者吾自未始有始以来所受以生之理本来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来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

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之妙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儵曰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混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奈何欲以色聲香味

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渾沌死夫人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體之真渾然如未彫之樸此箇渾沌人人有之自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然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賢吃緊為人往往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云

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蓋謂是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南華三十二篇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於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書有玄學亦有禪學有世法亦有出世法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學者苟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齧缺四問　王倪不知　知亦無有
奚以問為　虞不及泰　藏仁要人
于于徐徐　其德乃真　出經式義
是曰欺德　正而行之　不立矰弋
游心於淡　合氣於冲　順物自然
天下化中　嚮疾彊梁　物徹疏明
難比明王　怵心勞形　立乎不測
遊於無有　壺子淵默　神巫却走
聖心如鏡　勝物不傷　儵忽竅鑿
渾沌以亡　虛而委蛇　不迎不將
無為自然　以應帝王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終　靜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恬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大和散人徐𫊸隆夫同校

外篇駢拇第八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用一句吽出予媿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滛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乎得之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滛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滛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滛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縣玄　眉

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枝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卻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

手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瘿瘤也盖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却非本来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亡羊始多岐矣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為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黄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

也自以審音辯色為天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辯是以善體道者逐吾視收吾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階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笙簧曰是人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及也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於仁者非歟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曾曰參史曰鰌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或宜然駢於辯者滑稽如纍瓦佶屈如結繩竄句於古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求以自異敝跬即衆同所謂敝髮腐齒之意言終身以此無用之言互相推譽彼所謂駢於辯者非乎而楊墨是已

凢此皆多駢旁枝之道而非天下之至正也至正則道德是已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瑕義儒者讀之殊覺刺眼於此勘過許汝抹過上頭關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鳬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跂岐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跂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故鳬脛短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脛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情失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焉意與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鳬者無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饕叨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齕駢枝之故招之也使其無駢則無庸於決矣無枝則無庸於齕矣無決無齕又何啼泣之有焉是啼泣之憂又駢枝之故貽之也然駢者以不足於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於數而見憂其饒之雖不同

其為憂一也以況為仁義者以蒿目而憂世人不行仁義者决性命以饕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適其適矣不能自適其適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而憂者天下何囂囂也囂囂喧雜之意蒿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瞠視故半閉其目則見其睫蒙茸如蒿故曰蒿目蓬首蒿目皆詞人下字之新巧莊子以前未有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纆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於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其性焉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呴俞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呴俞者嫗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纆音墨 誘與秀同

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然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纆索之兩股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削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

惑矣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歟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惑之大者至於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耶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何以獨舉有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於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筴策

又以亡羊設譬讀書博塞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伯夷盜跖人之善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於是雖若駭觀然卻有至理蓋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死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佛書所謂金屑雖貴著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損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於君子小人之辯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末段分明指出己意屬其性乎仁義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䏻別淄澠之水蓋古之善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

則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殉外以喪真故夫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泯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

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聞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視而復歸於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内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滛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滛僻之行也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者當具另眼爾時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駢拇枝指　非性常然　駢枝仁義
天下惑焉　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
虞招仁義　天下奔命　死名死利
夷跖同籌　臧穀亡羊　何問讀游
師曠非聰　離朱非明　自見自聞
性命之情　仁義之操　滛僻之行
愧於道德　是以不用

外篇馬蹄第九　　恬字集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錡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齕　棧

馽縶　皁皂　雒絡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放於義臺路寢也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馽皁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與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貿貿焉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雒與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皁棧

槽櫪也馬蹄曰橛馬纓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埏刻削為戕賊矣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

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填田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曠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也其視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

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烏巢可攀而瞰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烏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大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此篇所言至德之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

更當理會此箇景象其在吾人即赤子純一未發時也父母教之而知識開猶聖人治之而真性失也所以體道者復歸於嬰兒論治者追隆於上古

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釆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蹩撇　躠泄　踶第　澶憚

此言聖人治天下之過蹩躠踶跂字皆從足蓋勉強不安之意澶漫即汗漫也摘擗屈折手足之意言聖人以仁義強天下而天下之心始疑以禮樂亂天下而天下之心始分疑與分而大朴散矣朴散則為器故純樸不殘之先孰為犧尊乎犧尊成而純朴殘矣白玉不毀之先孰為珪璋乎珪璋就而白玉毀矣以況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乎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乎以至文章烜而五色迷六律作而五聲混道之所由裂也亂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偏之矣故殘朴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饑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踶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機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之以衡扼衡扼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額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

睥睨也獨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闉馬頸曰扼曲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鷙悍鷙也曼奔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偷嚙其轡言馬之知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體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其制度審其聲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伯樂治馬　馬死過半　聖人治民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無欲無知
素朴乃得　蹩躠奚為　道德不廢

安用仁義　朴散為器　工匠之罪
伯樂之馬　詭銜竊轡　聖人之民
好知爭利　返其純朴　赫胥之世

外篇胠篋第十　恬宇集

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

将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剌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袪鐍決）

胠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亦開也三者皆盜之小者言人將欲為此輩而作防守則必攝其緘縢固其扃鐍緘縢徽纆之類扃鐍鎖鑰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巳矣然而巨盜至則挈之而趨惟恐其縢鐍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積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齊之開國自太公始經制立法曷嘗不法聖人法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旦田成弒其君而盜之國豈惟盜其國哉將併其所謂聖知之法而盜之蓋田成以私量貸公量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以縢鐍之固乎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耳後世

若操莽之金滕惠卿輩之周禮皆挾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十二世注子何以知之此三字疑後人改竄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胣以

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萇弘子胥四子之忠幾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緘縢扃鐍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誅萇弘胣而子胥靡則何故蓋四賢者本欲以忠蓋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擠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惟不足為大盜妨而反為大盜劫矣故跖常自言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仁義聖知而兼之勇者也是善人舉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適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萇弘周靈王賢臣刳腸曰胣吳王夫差殺子胥倒地曰靡子胥賜劍死者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掊剖

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

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脣齒然脣不與齒同生而脣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乗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脣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偏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掊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

以示天下無釁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盜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極厭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假其

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夫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於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於淵云云蓋魚而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掊 擿

此為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殫殘請盡去也盡去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局士道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火無幾矣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攦列 爚藥

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攦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鑠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

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
役心於外以立其德適足以爚亂天下爚註
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
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
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
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
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
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
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
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
亂矣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結繩而治至不相往
來語出老子下面分明寫出季世三游之風
而歸咎於上之好知好知者以知謀相尚也
相尚則高下相傾長短相形而天下日益多
事矣
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
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
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
矣故天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罝嗟 解去聲 罘浮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
育於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
起機事起而機禍深於是有弓弩罾笱罝罘
之事遂使鳥亂於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
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緩頰之士知詐漸毒
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罾
弋其禍尤慘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
於好知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
有柄之網曰畢削格木柵也捕兔鹿者用之
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罘翻車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
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喘耎微息而動之物蝸牛之屬也　肖翹輕飛之物蝶蛾之屬也）何謂好知好知者率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是者也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持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耎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闚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種慈實之民而悅夫役役慄人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治而悅夫啍啍諄複之意不知役役啍啍求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結句歎羨有無窮趣味深可咏嘆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將為盜妨　緘扃堅固　大盜者來
負之而去　妨民之道　聖知仁義
田成竊之　得國延世　賢以道誅
跖以道昌　為利則短　為害則長
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　殫殘聖法
民始可議　削滅曾史　攦塞曠工
人含其德　歸於玄同　獨不知乎
至德之世　恬淡無為　天下已治
三代而下　知詐蠭起　俗惑於辯

堅白同異　山川消鑠　日月馳悖
誰為亂階　惟上好知

外篇在宥第十一　恬字集

夫天下不可以治治之也以故聖人在之宥之使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無不恬不愉之患總之則無為其至矣黃帝堯舜之仁義三代以下之賞罰皆足以攖人心而賈亂以故論大道者無取焉篇中廣成鴻濛二段乃治身治國之要樞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末復自無為中翻出箇不可不為者又自不可不為者而為之以不為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抑揚闔闢妙意無窮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寛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制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卒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雖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臧穀亡羊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喻人太喜則氣并於陽太怒則氣并於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疾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令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至是而民之失其常性者多矣失其常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鷙盜跖曾史之行接迹於天下喬者矯已而過於高詰者責人而過於察卓者特立而過於亢鷙者狙擊而過於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亂天常滅裂和氣總為失真亂性之

民君人者分為善惡定為賞罰舉天下以賞之然能賞於賞之所及而不能賞於賞之所不及故曰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之然能罰於罰之所及而不能罰於罰之所不及故曰其惡者不給夫以善多不足賞惡多不足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柰之何自三代而下者匈匈焉日以賞罰為事乎彼方趨之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

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悅仁耶是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悅禮耶是相於技也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悅聖耶是相於藝也悅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㑯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者性命之情恬澹朴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違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耶是淫於色也悅聰耶是淫於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聽明察則為淫亂悅仁耶是

亂於德也悅義耶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辭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耶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技倆悅樂耶是相於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耶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有以多能為聖者悅知耶是相於疵也疵謂疚病知詐漸毒則疵癘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皆人不

安其性命之情而後有此若人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臠卷者傴曲不舒之義傖囊猶言搶攘亂之意也然而臠卷傖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弟子以是而受於師臣子以是而獻於君父明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於詠之歎之鼓之舞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若是矣吾亦如之何哉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到此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為天下者以已之身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不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後可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分解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薰而上烝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綽

綽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也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蓋因真心撓動而後生如水之有波浪者然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如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即菩提宗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觸境則殊排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為人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憂愁苦惱日夜相煎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儇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盡將平生廉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殆幾於盡以求容悅於世故曰綽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縣絕也忿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蓋信乎其不可攖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胈股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而堯舜則之

於是股無胈脛無毛胈一作紱蔽膝也股無紱者薄於自奉也脛無毛者勞於跋涉也愁其五臟苦其心志也矜其血氣束其筋骸也尭舜之為仁義以攖人心也可謂至矣然猶有不率者焉於是乎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何者尭舜以刑戮施於下而湯武以刑戮施於上故天下大駭故夫尭舜之勤勞與湯武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蹠上焉者得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於已者則喜之而異於已者則怒之有見於此則以為知無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識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蹠嚆矢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釿斤　嵁堪　桁行去　枘鋭　嚆蒿
脊藉　椄槢接習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於是乎不得已而以刑戮威天下若釿鋸繩墨椎鑿之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於是乎天下藉藉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以免禍而萬乘之君孤立無輔以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

事有參差不等而該同以死斷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懼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乃有儒墨之徒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娩而不知耻也吾不知天下之禍而可以侥倖苟免為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枘鑿也椄槢者桁楊之管枘圓鑿方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槢製桎梏則必用枘鑿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聖知則必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而以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於刑戮而已豈知桀跖亦後竊仁義聖知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乎嚆矢者今之響箭行刼者之先聲也曾史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矣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撰出黄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文之歸宿原来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閎寄藏也昔者黄帝問道於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此二問甚有分曉盖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渾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主宰而調燮之使羣生各遂其生性點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

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無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言自女治天下而元氣巳彫喪矣蓋黃帝始以仁義攖天下之心天下之心既亂則所謂素朴渾沌者不期散而自散故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益荒而佞人之心翦翦離披解散之氣徵於陰陽驗於三光符於草

木著于人心有如此者寔汝之治為之也又何足以語至道乎

族聚也翦翦便捷之貌

黃帝退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於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近裏著巳之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至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逈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若何而體之要當無視無聽喪其耳忘其目抱神以靜而巳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體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亂聽則精搖於耳心

多知則精搖於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櫽括無遺妙哉妙哉

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握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關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泯絕其思慮也如斯而論可謂體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不可不知也吾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則肅肅者發乎天故太極判而兩儀分則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互藏之陰陽求為吾人返還歸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使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脩之能事始畢盖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鬳齋自謂看莊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盖緣此老不曾於丹書上究心是以茫無印證只將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訣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云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於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序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察寒溫是

處和也和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
謂藥物也以之脩身則形神妙而道合真矣
度千二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緡

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
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
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
蓋先天道樸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
不能洞曉陰陽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
得長世何見之陋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
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
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
為無為上照出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
光下則為土見光猶生也為土則化而腐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百昌猶言百
物人但見其返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
失道之倫任生任死者耳非所語於得道者
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
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
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
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

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
自去吾不知其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
乎緡即昏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視之意
諸解失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
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
何人耶叟何為此鴻濛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
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柰何
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
得問又三年東游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雲
将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
稽首願聞於鴻濛鴻濛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将
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
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
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
鳴灾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 放倣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
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
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将雲也扶摇風也
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
然自失之貌贄然拱立之貌鴻濛對雲将曰
遊視雲将曰吁皞皞自得之意有出于言語
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潑地
畫出宛然願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之意夫雲
将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濛以弗知荅之曰
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荅弗知正所以為正
荅也不觀乎渾沌死於竅鑿大樸散於雕琢
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遇再問猶以不知
荅之故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
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紛汨
之貌言物之遊於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汨汨
然其作止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鳶自能

飛魚自能躍天真游衍萬象一如體認真切
直是不容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者而朕又
何知焉雲将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自以為
猖狂矣其如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
身民之放也放謂是則是效朕誠不得已於
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
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
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
解禽獸之群而鳥皆夜驚則亂經拂情之徵

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解別其羣便生嫌忌機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讒警爭戾之氣上干災變禍草木而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攖人之心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毒哉僊僊乎歸矣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鴻濛言毒哉僊僊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藥救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雲將屢問鴻濛不肯遽荅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養汝徒當作一句諸本皆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育優游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衆也言人心攖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恬澹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盖如此又恐雲將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心終非自然故下復申其義墮其形體者去其蹩躠踶跂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頡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辯也倫與物同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溟涬溟涬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心識神莫然無魂此箇心識二字又當別看解去妄心則心養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解心釋神則莫然無魂矣莫即冲漠無朕之意魂即人之識神也

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人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渾渾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渾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闚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闚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

心毒天下哉柳宗元郭橐駝傳意蓋本此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理發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箇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千卷丹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哉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絶俗之談人多以為異己就此便說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所以喜者其心以為己之聞見同出於衆人人不得而議我

也既同出於衆人矣則是己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超出於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己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又多矣蓋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見者必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於己之是矣曷嘗求同於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悦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必曰絶之棄之大是駭俗必欲因衆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

尊也是其見猶夫衆馬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不僥倖而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必不狥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行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来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孰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虚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綱維乎是物也夫苟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哉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乎九州元神獸運獨往獨来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與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一頭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響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

之感其象如此盡其所懷以配天下配字下得最妙配如匹配之配與人相合而各得其宜也盡其所懷即孔子無隱叩兩端而竭焉之意處乎無響寂以待感也行乎無方因人變化也挈汝適携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復来也之往也言其往来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無旁者獨往獨来無所依旁也既無端矣焉有始耶既無始矣焉有終耶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教將挈

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須論其形軀則與大道脗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寧有我耶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己焉得有有乎故以有為有者覩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紀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覩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有之人孰能與於此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承上覩有覩無之說又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段將箇所謂無為者一切淪於幻空則是大人之教為說斷滅相矣蓋有無道器本不相離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佛語云我法不說斷滅相大人立言語上而不遺乎下語理而不遺乎物故物雖賤而不可不任也民雖卑而不可不因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樸散之器聖人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事雖微曖然皆分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可乎義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禮雖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具言有為之法佛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於此會而通之方知三教聖人宗旨不殊至於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於有為然而無為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

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矣道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不分一而易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天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謂莫測神而為焉則盡人以合天矣此亦相矯之辭皆無為中之有為所謂覩無天地之友者覩此而已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世之談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讓一本作辭宜細考之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於天而不助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於道而不謀無心變易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於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於仁而不居於仁也薄於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近於義而非集於義也應於禮而不諱諱者拘忌之義言節於禮而不拘於禮也直己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於事而不讓與民畫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狥民矣因于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逐物而喪真矣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着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德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於德則不通於道矣不通於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倚於物焉耳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

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挫之義耶觀世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有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人君欲體天行道而不以無為為尊可得謂之知道者乎在宥一篇自無為說到有為復自有為而返於無為抑揚開闔變化無窮末自鴻蒙雲將以下突起三峰斷而不斷文字之妙非言說可盡讀者宜詳味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在宥天下　恐其遷淫　不恬不愉
德乃非真　大喜毗陽　大怒毗陰
二氣平和　其反傷人　堯桀殊治
亂性則均　君子蒞政　莫若無為

淵默尸居　萬物炊累　無攖人心
僨驕難係　不勝而刑　天下駭異
大德不同　儒墨聿起　離跂攘臂
為駈嚆矢　卓彼至人　絕聖棄知
黃帝叩道　雲將遇天　無知無為
物自化焉　無為有為　為以不為
大人之教　盡其所懷

外篇天地第十二　恬宇集

此篇言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其所論聖德聖治一以無為自然為宗但頭緒別起不可串為一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末言大愚大惑困亦可以為得讁浪世俗切中今時局士之病邵子有云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二老千古踈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想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

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衍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主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遂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

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樸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事使之義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正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技則

兼於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於德矣德則兼於道矣道則兼於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離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正結上意通天下而皆以道觀則君自正義自明官自治應自備可見畜天下者不須有為法天之道焉盡矣天之道無欲也無為也淵而靜也故無欲也而天下自足無為也而萬物自化淵靜也而百姓自定記有之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然則所謂一者孰有外於道而無心得者又何莫而非道耶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刳枯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體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體道不可不刳心焉刳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於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之天矣天何言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化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體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執大象天下往故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
冨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
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
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貨財不近貴冨至貴至冨者存而難得之貨
不足貴也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而
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
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冨有四
海而不以爲冨尊爲天子而不以爲顯有天
下而不與焉也若夫所顯則有之其明之謂
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萬
物一府言聚萬物而歸之大同若夫死生之
變大矣彼則視之旦暮然旦亦暮也死亦生
也何易乎心何變於已哉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

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
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漻乎
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鳴語其感也
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
而非聲聲者以感之則亦無自而鳴而聲聲
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性也即是而觀道
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以爲
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聲當
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聲直是未能
定得如此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前內篇
中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
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考
者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
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去聲

王德以德而王天下者也素逝以下辭頗艱澁今姑以意解之諒在不遠素樸素也逝先性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沉着於有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於事然雖恥通於事而事至能揆物来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自爾精明瑩徹載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則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沉着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人無心於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於天則謂之曰道即立之本原也立於己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和上

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透下意来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者超乎聞見之外而行乎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泯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

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處發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倏遠也而實近道之體如此大小以下六字郎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倏遠當作遠近或作近遠亦得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還旋

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離朱明察也喫詬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上機關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則清淨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數朔 絯核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圾與岌同圾乎殆哉言危也缺之為人蓋恃其聰明聖知之資竅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人受者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開邪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必粗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知慧逞其

辯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巳而後人故曰本身而異形尚知而急用故曰尊性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受束縛不得自如故曰為物絯夫道貴乎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之性矣故曰物化而未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

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面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適以害之耳蓋君

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冨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冨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曰多男子則多懼冨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冨而使人分之

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巳

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於物多男子而多懼者懼其生亂也多冨而多事者勝心不巳也多壽而多辱者嫌其易侮也封人以是祝堯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

便有意必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之道盖行乎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多男子而分之職則分各有定而人不亂矣富而分之衆則知足常足而心無事矣何謂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鶉不擇居鷇不擇食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復如是故天下有道則與物俱亨無道則脩德就閒以免濁世如此性體閒適不以一毫事物累乎其心度世千歳亦不為多縱

使厭世而去幻身雖滅非幻不滅乘彼白雲賔於帝鄉為玉清金闕之仙真三患不至身常無殃三患即佛氏所謂三災水火風也如此則亦何辱之有封人盖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於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俋邑

闔與盍同落荒廢意俋俋勇壯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

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性命根宗而示人以返還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盖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體勸便硬将朱子作證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無乎是雖窮蘇張之舌亦不能辯看南華者

直須吐去舊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無者以主張於溟涬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迨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閒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諸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

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脩性者貴反於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之初同乃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脩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太初無無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𣪊音也胡為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𣪊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緡緡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如是則謂之玄德而同於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己私與之也脩性返德其道如此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

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来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寓字同

此段措辭繪句迥出思慮之外所謂不食烟火語者夫子指孔子治道謂所治之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苟同於衆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為異説所淆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離析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而縣之天宇是則可謂析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不聖人而能之乎不知

夫子之所謂聖乃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技皆庶人之在官者易謂更番直事係謂居肆計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猨為人所愛則必係之杙之故犬以拘縶而愁思猨自山林而就捕烏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具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踐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竅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哉

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死亦死衆生亦生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非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則入於天矣入於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於天矣而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汨忘於淵而後能入於淵也此為聖人也已矣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葂見覤覤 汒茫同

閭葂見季徹因舉昔之所以告魯君者若謂恭儉用賢而心無偏黨帝王之道不是過矣而季徹笑其不足以當帝王之德蓋帝王之德貴無為而賤有為以若所為猶人之高其觀臺多其景物以示於人人皆悅之往而投

迹者衆矣不知乘興而來者亦興盡而返進觀之人詎能久乎此意却在言外而閭葂不知故覤然而驚茫然於季徹之言也而願聞其風意以往投者衆則是天下之人皆來歸之矣何以反不勝任耶於是季徹告以大聖之治何謂搖蕩其民心民心本自蕩蕩廣平搖搖活潑若草木之動搖於春風者自聖人過為之防攖以仁義禮樂紀綱法度於是民始蹩躠踶跂失其本性愈求其治而其治愈

遠易有之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朱子註云既已無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意正如此故聖人順民心之自然搖之蕩之使之自得其性則教由此成俗由此易滅其相戕相賊之心而進其朝徹獨見之志大順大化若其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由若是則豈兄堯舜之道而弟溟涬之德哉使民心之所欲者同於德而心始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覷與虩同易曰震來虩虩註謂蠅虎進退多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

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能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搰苦骨仰一作卬 泆逸沸也伯

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郎今之塘坳鑿隧所以近水而酌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羞為子貢之械槔以機心存焉故也機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白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體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轇轕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發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乎

子貢瞞然而慙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者於是丈人復譏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耶於于夸誕之貌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既譏之矣又復教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聰之意言忘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謂幾於道無乏

吾事即無落吾事之意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頊旭

卑陬愧恧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未聞性道之先貨殖億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是焉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况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内者也形在外者也内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

曰形全者神全𡗝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行而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盖汒乎純白之備哉而所謂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譽之若慽於天下之口矣而謷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若不理於天下之口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玆不謂全德之人乎哉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

動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脩謂假人事以脩渾沌氏之術渾沌氏上古之君純乎道德者也盖𡗝人抱甕灌畦而不知其勞語之以械橰而羞為其事其心即上古淳質之心也即事即道也故曰假脩識其一不知其二者守其純一而不雜也治其內而不治其外者得乎已心而自忘乎物也是𡗝人也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是汝將固驚之矣且夫渾沌氏之術予與子皆不足以識之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桴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於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而人

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挠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惟動丕應傒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来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怊音超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静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身寄托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汜汜乎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乘兮不知其所歸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從来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迹而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若此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也盖神人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視虚明洞焕曠蕩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昭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盖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溟者約其情使復歸於性也盖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於中歸於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溟所謂脩渾沌之術者脩此而已此段語至德而歸重於神與中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旨亦相似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
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
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瘍羊 髢替
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
讓也尚矣雖然有遺論也故設無鬼滿稽一
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罹

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
下橫罹此禍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
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
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尊此而薄彼也以故無
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抑亂而
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庸於治凡治之云
者對亂而言也有虞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
已有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以得人
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

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
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
哉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
外焉耳已故曰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醫者癰
疽之醫治病於外者也夫髮禿而施髢病篤
而求醫皆亂而求治者也孰若無庸於治之
為愈哉蓋無庸於治則與天下相安於無事
之天而同修乎渾沌之術一治之則有心矣
有事矣猶之孝子操藥以修其慈父其色燋

然用心非不善也孰若子之無心與親之無
事之為愈哉故聖人羞之羞之者恥其心之
將日勞而事之將日煩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
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
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有虞之不然堯舜
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何者

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終
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
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相忌之
嫌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
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而已矣不自知其為
忠當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
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岸故無迹
也事無歆羡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
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
不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
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
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
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不相蒙言
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使之
不陷於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
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必以為諛諂之人而思
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必然無足異者然而
世俗之人又未知其必然也故自我言之人
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
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世俗之所
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諛諂於君
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
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當同顧嚴於

親而尊於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
非是於必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必然也今世
俗謂已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
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人終身諛人在
君親則一言不肯受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
能改其行世俗固無定見矣君子可容無定
守耶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
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

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夫

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欲人之易曉飾詞者不欲直遂致為潤色之辭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衆而終始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衆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之衆人此段分明譏貶一時聚徒講學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輩務空談而無實行者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如人之不知何哉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矣大惑則終身不靈矣藥毒熏心墨黥入骨醉其說者斃髮腐齒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易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惑迷途猶可致也何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何也惑者勝也又況三人俱惑乎今天下皆惑於斯人而予獨欲有所願往誰與從之又自悲已盖深有所激而憤悱之詞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缶鍾准郭本作缶踵

太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欲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華則聞之莫不

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華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俗言之勝招之也衆人皆惑於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反為大惑也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謂惑而不前坐垂其足也以況天下俱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往以行素履之願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勿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比者和同之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敢絕望於斯人莊生憂世愛人之心有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厲惡癩也厲人生子惟恐其似乃好惡之本心也人莫不有自知之明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曾厲人之不若故設此譬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此莊文之三昧藕斷絲連似結煞而非結煞於此悟入保於文陣中殿後收第一功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而不免於泥塗同質異遭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朽腐而失其靈氣以譬曾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狥名一則狥利均失

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籠之鳩鴞抑亦可以為得矣

困惾衝逆之意中顙言氣味上達於顙額也

厲爽病也爽猶失也滑汩亂也離跂即馬蹄篇所謂踶跂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柵塞 纆墨 繳灼）

柴義有三一者蘊崇二者錯亂三者梗礙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視窮欲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蔕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鷸冠搢笏紳脩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拄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於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於衣冠之纆繳睆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得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遭其詰讓者方壺外史説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玄古之君　無為自然　事藝道德
乃兼於天　得一畢萬　立之本原
知通於神　天下逝焉　道漻乎清
金石以鳴　窮生明道　王德之人
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　獨聞獨曉
神而能精　黃帝遺珠　象罔可得

詔鈇配天　南面之賊　堯觀於華
封人請祝　子高退耕　神禹讓德
泰初無無　性命祖根　德至同初
若愚若昏　可否然咈　堅白離分
執犬成思　技胥怵心　大聖之治
若性蕩民　匪兄堯舜　而弟涬溟
尤人灌畦　諄芒遊壑　假脩渾沌
入素復朴　至德無思　上神乘光
混溟昭曠　與形銷亡　徹畢葂論
稽鄙周師　〈魯猶蜋臂　虞亦瘍醫
導諛苟同　天下大惑　失性離跂
困可謂得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三 終

恬字集